

飞铃

第十六回 天侯七英 驱虎吞狼

白天平心中大奇，暗道：就算这老苍头和人勾结，现在应该听到警兆了，怎的偌大府第，竟无人问事一般。

只见巴二娘把十位煞星分别安排在庭院暗影中，埋伏起来，单单留下了白天平。

那老苍头已然自行回到大门后面一座下房中。

巴二娘回顾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你跟着我。”

白天平知道对方已了然了解自己的身份，心中很是怀疑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干什么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你跟着我就是，看我的手势行事。”

白天平心中虽然疑云重重，但他却无法多问。

巴二娘低声说道：“紧随我身后。”举步向大厅中行去。

白天平急行一步，人已到了巴二娘的身后，两人相距，也就不过是一尺多些。这时，白天平只要一出手，掌力就可以击中巴二娘的背心要害。

暗算了这位统率煞星的人物，十煞星自然会威力大减，但他对巴二娘了解得太少，分明对方已发觉自己的身份，但她对自己并没有任何行动。

默察巴二娘，确有绝对控制十煞星的能耐，只要刚才她一声令下，九煞星立刻可以出手围击自己，但她并没有这样作。就这心念转动之间，巴二娘已进入了厅中。外面夜色幽暗，厅中更是黑暗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

巴二娘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燃起灯火。”

白天平吃了一惊，暗道：难道这厅中早已藏的有人吗？心念转动之间，忽见火光一闪，大厅中燃起了一支火烛。烛光下，大厅中的景物，顿时清明可见。

只见那大厅中端坐着一个鬓发如霜的青衣老人，在那老人的身侧，站着一个小十四五岁的童子。那童子身着淡蓝色紧身短装，足登鹿皮软靴，腰里挂着一柄短剑。年幼不识愁滋味，小童子紧紧的皱着眉头，小脸上，也是一片冷肃的神色。

只听那老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巴二娘，只有你一个人来吗？”

巴二娘笑一笑，道：“老爷子，还会有人来的，只不过，我先到一步罢了。”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原来，他们是旧识。

白发老人黯然说道：“堡主会不会来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大概会吧！不过，他几时来，那就很难说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老爷子约的人，几时会到？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老夫要他们五更时分到，但他们几时来，老夫也无法肯定，有一件事，你们想的是太如意了……”

巴二娘道：“哪一件事？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他们都是见识广博的人，这法子能够骗得过他们吗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如是骗不到他们，那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了。”

白发老人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老夫明白你言中之意，但我只能尽我之力，能办到多少是多少了。”

由两人谈话中，白天平感觉出，这老人受到了威胁，同意了武家堡中巴二娘带人在这里设下埋伏，要对付一些人，而且这些人，都是受这老者邀约而来。

巴二娘虽然是受命作为屠手，但她对那老人仍然很客气，笑笑道：“老爷子、你是明白人，这件事不能怪我。”

白发老人点点头，道：“我知道。”双目中暴射出两道森寒的光芒，扫掠了白天平一眼。

白天平只觉他目光如刀，分明有着很深厚的内功，不知何故，甘受这巴二娘的威迫。

只听白发老人接道：“你们来了好多人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不多，老爷子，只有十几个人。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我想，那都是绝顶的高手了。”

巴二娘笑一笑，道：“等一会，你就可以得到证明。”

白发老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一生从未做过这样的事，在人威胁之下，做出这等叛经离道的事来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老爷子，任何事，都要有第一次，是吗？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这是我终身之耻，倾西江之水，也无法洗去这个污点了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老爷子，你一生行事，受人敬重，做过了千千万万件好事，偶尔做一件不太妙的事，那也算不得什么。”

白发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也能分辨好坏，这倒是一桩很奇怪的事了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我是替你老爷子想，你如认为这是一件好事，那就不会痛苦了。”

白发老人冷然一笑，道：“我只是把他们约来，但我没有答应你们，帮你们对付他们是吗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不错，以你老爷子的德望，这等杀人的事，我们也不敢有劳。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好吧！咱们就这样决定了，你可以出去了！”

巴二娘道：“为什么？在这里和老爷子聊聊不行吗？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不行，我这次受你的威迫，以一生信誉，替你们办了这样一件见不得人的事，心中很悲痛，我不愿看到你，因为，看到你们，我很可能会改变心意。”

巴二娘笑一笑，道：“老爷子，我想，你没有机会改变了。”

白发老人霍然站起了身子，道：“为什么不能，我可以先行示警，让他们知道我这里早已有人埋伏于此。”

巴二娘笑一笑，道：“老爷子，行百里者半九十，你如是一示警，你那一对可爱的孙儿、孙女，岂不要立遭处死吗？”

白发老人突然间，泄了气似的，缓缓坐了下去。

巴二娘突然神色一整，道：“老爷子，你就在这大厅中接见他们吗？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不错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有一件事，我想告诉老爷子，如是有了出卖我们的行动，你那双宝贝孙儿、孙女，会为我们填命。”

白发老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们如真敢伤到他们，老夫会要你们十条命偿还一人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老爷子，大家在江湖上走动嘛，用不着这样吓人。

白发老人道：“老夫一向言出必践。”

巴二娘回望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我们说的事，你都听到了？”

白天平不敢开口说话，只好点点头。

巴二娘笑一笑，道：“侯老爷子虽然已封刀归隐了十几年，但他的声威，仍然在江湖上十分响亮，而且，十几年来，侯老爷子的功夫，也没有搁下，反而是愈见精进了。”

白天平心中忖道：这巴二娘奇怪的很，他和我说这些事，不知用心何在？”

但又闻巴二娘接道：“侯老爷子当年纵横江湖，五十年中，未遇过敌手，七十封刀退休，如今该是八十多岁了，但却鹤发童颜，不见老态，六十花甲大寿那年，被贺寿的武林高手，尊称为天侯老人，那是天下第一的意思。”

白天平望着巴二娘，但却始终想不通巴二娘的用心何在。

天侯老人也有些不明白巴二娘的用心，那白天平，明明只是从人的身份，巴二娘似乎是用不着把这些事，解说给白天平听。是故，两个人瞪着四只眼睛，望着巴二娘呆呆出神。

巴二娘笑一笑，望着白天平接道：“现在，你可向老人家领教几招试试。”

白天平暗道：好恶毒的女人，我还道她有心向善，故意替我掩遮，想不到，她竟然是要借刀杀人，要我和天侯老人动手。

天侯老人双目打量了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这位是什么人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武家堡一位杀手。”

天侯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一位杀手，也要和老夫动手吗？”

巴二娘笑一笑，道：“老爷子，有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替旧人，老爷子虽然武功盖世，可惜的是年纪老迈了……”

天侯老人冷哼一声，接道：“你不用激将，老夫虽然年迈，但自信还可以和人动手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所以，我也想让老爷子求证一下，看你是不是真的老了。”

天侯老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老夫封刀之后，就未再和人动手，但对武家堡中人例外，但老夫倒希望和你动手一试。”

巴二娘笑一笑，道：“老爷子，你只要能胜了我的属下，再和我动手不迟。”

天侯老人似是对武家堡中人，积恨很深，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好！现在就动手试试吧！”

巴二娘笑道：“可以，不过，现在的时机不对，要动手，也得有点限制才成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什么限制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时间，因此我希望你们拼搏限于十招之内……”

天侯老人接道：“太多了，何不改作三招为限？”

白天平对那天侯老人，原本有着深深的同情和怜悯之心，盘算着如何帮他免于威胁，悬崖勒马，别做出这等不义之事。

但见他为人自负和狂傲，不禁心中有气，暗道：你已是退休的人了，怎的还是这大的霸气，倒要试他几招才是。他心中风车一般，转了很多的念头，但却一直未开过口。

巴二娘回顾了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你出去，向天侯老爷子领教几招，不过，双方只限三招，而且点到为止，不许伤人。”

白天平口中应了一声，缓步行出。

他心中已对天侯老人有了成见，也想到了这天侯老人武功的高强，所以，举步而出时，已暗中提聚真气。

天侯老人双目凝注白天平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亮剑。”

白天平双目中暴射出冷冷的寒芒，凝注在天侯老人的身上，既未开口，亦未拔剑。

但天侯老人已从白天平那双冷厉的神光中，瞧出了他内功的深厚，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人双目神芒精湛，内功定然不弱。

只见白天平突然一扬右掌，近胸拍去。

天侯老人经验是何等的博广，一看白天平拍出的掌势已知道暗藏着很多变化。但他心中恨透了武家堡中人，右手一挥，直向前面推来。

白天平暗道：天侯老人年过古稀，还如此火气，又不能坚持晚节，心疼爱孙，身受威迫，就做出离经叛道的事，该让他清醒下才是。心中念转，掌力加速，硬迎上去。但闻砰然一声，双掌接实。

白天平被震得退了两步，但天侯老人，也不禁被震的向后退了一步。

天侯老人呆了一呆，暗道：武家堡中一个杀手人物，武功就如此了得，看来，这武家堡中人，的确是不可轻视了。心念转动

之间，白天平欺身攻了上来，又拍了一掌。天侯老人暗运十成功力，迎向掌势，准备一掌把对方重创手下。

双手触接，内劲交拼，立刻间，卷起一阵掌风，旋流激荡，吹起了巴二娘身上的衣袂。天侯老人大喝一声，又是一掌劈下。

白天平是有意让他警觉，全力接下一掌。

三掌硬拼过后，白天平顿有着血气浮动的感觉，暗惊这老人内功的深厚，千万不可使他落入武家堡的控制之下。心中盘算，人却飘然而退。

天侯老人望着白天平飘然而退的身手，呆呆出神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对方那点年纪，竟然能和他对了三掌，而毫无损伤。

他呆呆的望着飘然退到巴二娘身边的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巴二娘，他是哪一门下弟子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本门网罗天下士，出身于哪一门派，并不重要……”笑一笑，又接道：“我要他和你老爷子对拆三掌，用心要给你增加一些信心，要你知道，武家堡中，人才鼎盛，我们能应付任何的变化，也好让你放心。”

天侯老人默默无言，心中却是暗暗盘算道：只瞧那人和我对掌的情形，确已具有消灭今晨来人的气势。

登时，眉宇间泛起了一重隐忧。他不再瞧看巴二娘一眼，缓缓在木桌旁一张太师椅上坐下来。他目光痴呆，望着厅门外面的夜空出神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白天平和他硬对三掌，不但打消了他的傲气，而且也似是打去了他的希望。

巴二娘低声对白天平道：“天侯老人靠不住，咱们先把 he 收拾了。”

白天平心中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老人武功过人，千万不能让他身受暗算。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收拾天侯老人吗？”

这句话说得声音很高，至少，天侯老人应该听得清清楚楚

但天侯老人，不知在想什么，竟似未闻一般。

巴二娘回过头来，双目中冷芒如电，逼视着白天平，道：“你这是背叛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巴二娘，谢谢你给我很多的掩饰机会，所以，我不愿伤害你，其实你是个很重要的人，至少，你可以指挥九名煞星。”

巴二娘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还有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有！所以，我也替你留下了很多的面子，但你不能下令杀死天侯老人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但非杀他不可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巴二娘，你能统治这些煞星，只怕是别有奇术，而不是凭仗武功，别忘了在下不是煞星中人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你敢和我动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为什么不敢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你还要不要再回武家堡去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去了，我已经知道很多了，用不着再去。”

巴二娘心中似是有着很大的矛盾，沉吟了一阵，突然转身向外行去。

白天平突然急横一步，拦住了巴二娘的去路，冷冷说道：“二娘，希望你多想想。”

这时，天侯老人已经听到了两人争吵之声，不禁一呆。他对煞星人物还

不太了解，但他知道巴二娘统率了一批形如半疯的人手，这白天平自然是其中之一了。

原来，天侯老人还未把这些煞星中人放在眼中，但他自和白天平动手之后，突然有着一种悲伤的感觉，感觉到巴二娘统率这些人，确有伤害会聚于此几位故交的实力。

忽然间，白天平和巴二娘冲突了起来，天侯老人自然有着极大的关心。

但闻巴二娘沉声说道：“你受不住九大煞星的围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知道，但他们出手之前，你将先受在下的全力攻袭。”

巴二娘笑一笑，道：“我统率这些煞星人物，难道就没有一点真才实学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，“也许你巴二娘确有过人之能，不过，你未必能胜过在下和天侯老人的联手。”

巴二娘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根本不认识天侯老人，怎会联手？”

天侯老人冷冷接道：“为什么不能，你们不守信约，自然也无法要我守约了。”

巴二娘楞住了，她心中明白，如是天侯老人真和白天平联手，自己决难抗拒三招，如是两个配合的佳妙，也许连一招都接不下来。

心中念转，人却转向天侯老人，道：“你知道他是什么人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不管他是什么人，只要事情对老夫有利就行，他只要一出手，老夫立刻出手。”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老前辈，就在下所知，今宵到此的人，埋伏在天侯府中的，就是我们这些十大煞星，在下除外，还有九人，这些人，都为巴二娘所统率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老夫听闻这些杀手，个个身受控制，难以自禁，但你……”

白天平取下脸上的人皮面具，道：“在下白天平，混入武家堡煞星群中……”

天侯老人双目凝注在白天平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年轻人，你的武功、勇气、胆识、机智，看来无不上乘，老夫又看到了一代新希望了。”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夸奖……”

目光转到巴二娘的身上，接道：“巴二娘，你们组织的残忍、冷酷，你已目睹，难道定要等到火烧身上，才会觉悟吗？”

巴二娘冷冷说道：“我又没有背叛上司，有什么好怕的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话虽说得不错，但贵上允许你这样狡辩吗？”

巴二娘沉吟不语。白天平道：“二娘，你肯为我遮掩，在下就有了一种感觉。”

巴二娘道，“什么感觉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二娘似是早已存下了改邪归正、弃暗投明之心。”

巴二娘冷冷说道：“我未入邪道，怎会改邪，你胡说些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前辈不肯承认，但你举步行态，早已流现出对那武家堡的不满了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你信口胡言。”

巴二娘举步向外行去。

白天平一横身，拦住去路，道：“二娘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你难道还要犹豫吗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老娘可以立刻下令调入九位煞星，对付你们。”白天平笑道：“果然如此，不论成败，你就非死不可。”巴二娘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奉命尽出煞星，对付那些人，对贵堡而言，那定然是十分重要，所以，才让你尽率十位煞星出手，你如无法完成此行任务，只怕是很难复命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再说，别人怕这些煞星人物，在下却不怕……”

巴二娘接道：“新来的五个不同，他们武功，强过前一辈的煞星。”

白天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论那些煞星武功如何高强，我都不怕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煞星之所为人所惧，是他们那股凌人的煞气，和悍不畏死的猛攻，就算是武功强过他们的人，也被他们这等气势所震慑。其实，他们因为身受控制，刀招、剑法，纵然诡变万分，但他们因为神志不清，有不少破绽，那就是他们的致命伤。你们可以训练煞星，在下就是煞星的克星，我相信，和我一样的武功，我可以杀他，就算是他们武功高过我的，我也一样可以杀他们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什么理由？”

白天平笑一笑，接道：“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别人怕他们，他们就愈为凶厉，我不怕他们，就能找出他们的破绽。”

巴二娘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可要试试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可以，不过，目下的时机不对，他们快要来了，不足半个时辰，天色就要大亮了。”

巴二娘心中也的确有很多顾虑，强忍下胸中的怒火，道：“你的意思，过了今日之后，再和他们一试吗？”

白天平笑道：“二娘怎么想，都无关紧要，但在下只是想说明一件重要的事情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我在听着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江湖所以道消魔长，因为正大门派的人，平日太仁慈，不及邪道中人，心狠手辣，所以，往往会功败垂成，在下不愿再犯此病了。”目光一掠天侯老人接道：“老前辈，令孙落入对方之手，确然十分可悲，但你助他们围歼应邀而来的好友之后，未必就能救出令孙，如是不幸为他们所用，那无疑助纣为虐，就晚辈所知，今宵到此之人，是以十大煞星为主，领

导十大煞星的，就是这位巴二娘，如是，咱们能一举制住巴二娘，至少可以使十大煞星失去了统一联手之力，他们各自为战，力量就会减弱了不少，但咱们要一举制服巴二娘，并非易事，所以，在下一出手，老前辈最好能接应。”

天侯老人叹口气，道：“老夫糊涂了很久时间，经你这么一提，老夫如大梦初觉，我宁可失去了一对孙儿女，也不能坑了朋友，你只管放心出手，老夫自会助你。”

白天平轻而易举的说服了天侯老人，确使巴二娘大感意外，但见天侯老人脸上坚决的神色，知非虚张声势，如是这两人真的联手出击，自己确难抵挡。一时间，竟有无所措施之感。

白天平吸一口真气，冷冷说道：“二娘，事情已经很明显，二娘应该作一抉择了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什么抉择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无法完成此行的使命，必然会身受重罚，再回武家堡，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你可是想劝我和你们联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要你巴二娘才能决定，在下只是说明利害，二娘觉着应该如何？悉听尊便。”

巴二娘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白天平道：“二娘发现了在下身份之后，未予揭露，而且暗作掩护，足证二娘对武家堡中的人人事事，并不满意。”

巴二娘道：“就算不满意，但也不会和你们合作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和我们合作，你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死，他们不会再用一个对他们有过不忠实纪录的人。”

巴二娘冷冷道：“你说够了吗？”

白天平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二娘，你在武家堡未揭穿我的身份，也许是别有用心，也许是基于一时的仁慈之心，不忍害我，不管为了什么理由，我都很感激，但目下情势，我和天侯老前辈对过几掌之后，心中已然有数，你率领的九煞星，如是单打独斗，无人能胜过天侯前辈，但如你们另有援手，再加上九煞星的灵活运用，我们就很难抗拒，能够调动九煞星的，似乎只有你巴二娘……”

巴二娘接道：“你们准备对我下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委屈你了，看来是非得如此不可了，如是二娘甘愿服输，让咱们点了穴道，既可免去参与这一场杀戮，亦可不致受武家堡中的怀疑……”

巴二娘道：“我不会束手就缚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就很难说了，动手相搏起来，就难免失手伤人。”

巴二娘突然一侧身，直向厅外冲去。

白天平身子一晃，右手五指疾出，扣拿巴二娘的腕穴，左手却疾快的拍

出一掌。

巴二娘避开白天平的擒拿，但却无法避开白天平的掌力。只好挥手硬接了下来。

白天平掌势甚猛，震得巴二娘连退三步，又到了原来的位置。

巴二娘未料到，这年轻人武功竟然是如此的精纯，不禁微微一怔。

白天平神色凝重，冷肃地说道：“二娘，一身卷入武林是非恩怨之中，只怕很难免死于刀剑之下，这就叫瓦罐不离井口破，将军难免阵上亡，不过，人生百岁，难免一死，只要能死得心安，那就死而无憾了。”

这几句话大义凛然，不但听得巴二娘垂首不语，就是那天侯老人，也不禁听得暗叫了几声惭愧。

白天平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二娘，我想你必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但目下的情形，已到了无法两全之境，二娘如不肯改邪归正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咱们作一场生死之搏了。”

巴二娘叹口气，道：“你可是想指挥九煞星吗？”

白天平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在下也能指挥吗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能！只要我告诉你如何指挥，你就可以指挥他们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二娘如肯指教，在下感激不尽。”

巴二娘淡淡一笑，道，“法不传六耳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”

白天平依言行了过去，暗中却运气戒备。

巴二娘口传手比，竟然真把指挥九煞星的方法，传给了白天平。

白天平很用心的学，那只是几个简单的动作，白天平很快的记熟心中。

巴二娘叹口气，道：“你的确很聪明，现在你和我一样，已经完全可以指挥九位煞星了。”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二娘，你把这些隐密，传授于我，用心何在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传授给你，就可以考虑我自己的事了。”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听她口气，似乎是自己早已有了打算，不知她要准备怎样？心中念转，口中却道：“二娘准备……”

巴二娘道：“我要走，准备离开这里。”

白天平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二娘到哪里去？”

巴二娘摇摇头道：“我没有一定的去处，不过，我并不畏惧这些，大不了一个字，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其实二娘心中早已辨明了是非，所以甘受人困，自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因此，在下希望你能够多想想，既然二娘连死都不怕了，为什么还要顾虑别的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年轻人，有很多事你不懂，不是身受的，你也想不明白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正因为在下不懂，所以，才想请教二娘。”

巴二娘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用管我的事，我要出去了。”

白天平闪开身子，道：“二娘一定要去吗？”

巴二娘道：“我要去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二娘一定要去，在下不便拦阻了。”一闪身，让开去路。巴二娘举步向外行去。

天侯老人望着巴二娘，不知道是否应该出手拦阻。

巴二娘的举动很快，就这一眨眼的工夫，人已行出了大厅。一离大厅，巴二娘的脚步，突然放慢了下来，缓缓向前行走。

白天平望着巴二娘的背影，心中忽然生出了黯然的感覺……但见巴二娘向前行走的身子，突然停了下来，缓缓的倒了下去。白天平急急一跃，穿厅而出，一伸手，抓起了巴二娘的身子。

只见巴二娘脸上带着凄凉的笑意，一把匕首，由前胸直插进去，直没及柄。

白天平急急叫道：“二娘，你这是何苦啊？”

巴二娘脸上泛现出凄凉的笑意，道：“年轻人，我没有别的法子，我也受到了控制，无法自主，我只有这一条路可走……”

声音突然低弱，终至难以听闻。

白天平伸手一探巴二娘的鼻息，竟已气绝。

白天平放下巴二娘的尸体，黯然说道：“我要把她埋起来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唉！少侠，把她放在原地……”

白天平冷冷道：“让她曝尸风雨日晒之下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少侠，别误会，这是她选择的死亡地方，必有她的用心，她可以死在厅中，也可以再走远些，但她却选择了这地方。”

白天平哦了一声流目四顾。这是大厅中九步以外的庭院中，每一个厅院角落中，都可以清楚的瞧到这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。白天平心中明白，至少，布守在庭院四周的九煞星，瞧到了这幕悲凄的画面。但九个人却无一个出声，似乎是巴二娘和他们很陌生。

天侯老人低声道：“少侠，请入厅中坐坐，老朽还有很多事情奉告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二娘的尸体，就摆在这里吗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是的，她选的地方，一定有她的作用，再说，等一会儿的恶战，很难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，如是咱们还能活着，再盛殓她的尸体不迟。”

白天平没有再说话，举步行入厅中。他心中明白，此刻的时间，宝贵得很，他必须争取每一寸的光阴。

天侯老人随后入厅，道：“少侠，你也许还不太了解老夫的出身，但现在，咱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说了，先说今晚发生的事情。”

白天平点点头，却未接口。

天侯老人道：“老朽今晚约好了六个人来，这六人都是当年老夫知己朋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也都是武家堡指定你约集的人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他们只指定我约集了四个，但我约集了六个。”

白天平哦了一声，欲言又止。

天侯老人，脸上是一片神驰往事的奇异神色，缓缓说道：“我们七人聚齐了，曾经对付过武当的五行剑阵，和少林罗汉阵，因此，武林中曾一度传出了天侯七英的盛名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叫天侯老人，想来是七英之首了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不错……”一顿，道：“老夫这次约了六个兄弟到此，准备和武家堡好好的谈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谈什么？”

天侯老人叹道：“要他们放出老夫的一对孙儿、孙女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定然要有条件了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自然，他们不会白放了老夫的孙子，不过，我也没有想到，他们准备得这么周密。”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现在，老前辈准备怎么打算呢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看到了巴二娘的死，使老朽很惭愧，唉！似乎是太过自私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巴二娘的死，使九煞星失去了指挥之人，也使他们的威力，减少了很多……”

天侯老人奇道：“那巴二娘不是把指挥九煞星的方法，传授给你了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的，老前辈，但我想他们还有指挥九煞星的人。”

天侯老人双目中突然暴射出冷厉的神光，道：“少侠，就算九煞星不听你的指挥吧！合我们七英之力，也可以和他们一决生死。”

白天平无限诚敬地说道：“老前辈决心不受他们的威胁了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巴二娘是个妇道人家，一旦觉悟到身处窘境，无法两全时，就不惜舍身而死，老朽怎会为一对孙儿、女的性命，受他要胁？再说，看武家堡这等布置，也没有准备放过老朽和六位兄弟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好！老前辈有此决心，咱们就好商量迎敌之策了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少侠只管吩咐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第一件事，我们必须设法，接应你那六位兄弟，进入天侯府中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不错，七英联手，威力何止增加一倍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能战则战，不能战立时撤走，目下不是意气夺名之争……”

天侯老人接道：“咱们撤向何处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和丐帮中，有一个约会之地，能和丐帮合在一处，实力就更为增加了。”

天侯老人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！就依少侠之见。”

白天平简略地道明了和丐帮会合之处，天侯老人一一记入心中。

天侯老人略一沉思，道：“少侠，你可记得那九位煞星埋伏的位置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记得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你何不试试巴二娘授你指挥九煞星的办法，看看能否指挥九位煞星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是老前辈提醒，在下倒是忘怀了，如是她传授的方法很灵，我先把他们的位置调动一下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老朽暗中接应，少侠只管前去。”

白天平行入庭院之中，仔细的看过了四周形势，立刻用出了调动九煞星的讯号。果然，埋伏在庭院中的九位煞星，一齐行了出来，在白天平身前列成一队。白天平心中大喜，立时调动了九煞星的位置，一面暗中观察他们反应。

只见九位煞星中，有三人目光转动，神色间有些趑趄不前。

白天平暗暗吸一口气，把功力凝聚在双手之上，如是这三人有了反抗的举动，立即施下煞手。但见三个煞星呆呆站了一阵之后，缓缓转身而去。

九个煞星愈走愈快，行向了白天平指定的位置。

白天平又望了巴二娘的尸体一眼，缓缓行入厅中。一面却在苦苦思索巴二娘死于那大厅之外的理由，除了要九位煞星瞧到之外，还有些什么作用？

天色微现曙光，已是将近黎明的时分。

白天平镇定了一下心神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前辈，你那六位兄弟该来了吧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是的，他们该来了。”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会不会失约呢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不会，除非他们死了，只要有一口气，他们都会赶来。”

白天平听那天侯老人说的斩钉截铁，倒也不能不信，话题一转，道：“老前辈这府上还有些什么人呢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我，一个看门的苍头，一个陪我的剑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别的人呢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那已离开了天侯府。”

白天平正待接言，突然一阵长啸声，传了过来，划破了黎明的宁静。

天侯老人道：“是老二。”

语声甫落，一个人影，疾如陨星飞泻一般，落到了大厅门外。

借厅中烛火看去，只见来人年在六十开外，一袭青衫，留着花白长髯，背上插着一柄长剑。一抱拳，道：“见过大哥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老二，路上有什么事吗？”

青衫老人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事。”目光一惊白天平，转到厅外的尸体上，道：“这地上的是什么人……”

天侯老人接道：“巴二娘，武家堡中煞星的领队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小弟一路行来，发觉了天侯府外有很多的埋伏……”目光突然转到白天平的身上，道：“这位是什么人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白少侠，晚一辈中杰出的人物，混入了武家堡煞星群中，唉！如非白少侠，也许老夫会造成一次无法弥补的大错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什么大错？”

白天平已瞧出天侯老人确有悔意，如若据实说出内情，徒乱人意，立时接口说道：“天侯老前辈约晤诸位的隐秘外泄，天侯府外，已被武家堡中人团团围起。”青衫老人叹口气，道：“大哥封刀归隐时，曾约我等每一年驰报平安一次，三年聚首一次，这次大哥遣人传柬，邀约天侯府中会晤，小弟已想到了必有非常变故，所以我来时，十分小心，果然，发现了天侯府外甚多埋伏。”

天侯老人目睹白天平替自己掩遮了过去，心中大为感激，暗道：这年轻人不但武功、才慧过人，就是这份气度，也是人所难及了。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二弟，看他们埋伏的情形如何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人手似是不少，而且厅院中，也有埋伏……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厅院中人，都是武家堡中煞星，也是这次对付咱们兄弟的主要人手，但巴二娘临死之际，却把这统率煞星的机密，传授了白少侠，目下这些人，倒变成咱们的人手了。”听得如此夸赞白天平的能干，青衫老人忍不住多看了白天平一眼。白天平有些不好意思，讪讪笑道：“天侯老前辈太夸奖了。”

天侯老人突然一整脸色，肃然说道：“二弟，咱们十几年前，封刀归隐，那时，江湖一片平静，但咱们却忽略了那只是表面上的平静，事实上，却正有一空前未有的组合，正在扩展阴谋，如今，这组合已然正式的出动了……”

青衫老人接道：“大哥，说的可是武家堡吗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武家堡只是他们分舵，但他们却借武家堡和江湖上各正大门户，一决胜负，不幸落败了，他们就销声匿迹，准备日后卷土重来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，“小小一个分舵，能有多大力量，敢和各大门派对抗。”

天侯老人叹口气，道：“自然，那不止一个分舵的力量，照老朽的推断，他们是把全组合的精锐，集中起来，借武家堡这处分舵，和江湖上正大门户对抗，唉！老二，你知那武家堡中的堡主，是何许人物吗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小弟不知，咱们归隐那年开始，除了三年兄

弟会晤之外，就未离过居处一步，对江湖上的人人事事，隔阂甚深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唉！这个人，咱们都认识，而且还和咱们订过交，尤其和你最谈得来。”

青衫老人笑一笑，道：“那是什么人？小弟实在想不起来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田无畏。”

青衫老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！不可能吧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如是别人告诉我，我也不会相信，但他确实确实是田无畏。”

青衫老仍似有些不信地道：“大哥，是你亲眼看到吗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自然是亲眼看到了，他还访过天侯府，唉！二弟，如不是田无畏那身武功，谁能轻易掳去你那一对侄孙儿？”

青衫老人双目一瞪，道：“怎么？他们掳去两个孩子？”

天侯老人黯然说道：“老二，别激动，坐下来，咱们慢慢商量一下。”

青衫老人已感觉到处境危恶，似乎也不是单凭武功能够解决得了，依言坐了下去，叹口气，道：“大哥，田无畏一代人才，小弟和他交往时，发觉他满怀抱负，仁侠自任，怎会跑到武家堡去做了堡主呢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咱们二十年前和他论交，他只是一个二十三四的少年，那时，他还心性未定，满怀仁侠，可是他二十年后，却变成了一方枭雄，更想不到的是，他竟然找上了我的麻烦。”青衫老人脸上泛现出一片怒容，道：“想不到，这小子竟然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。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老二，目下，这天侯府内府外的埋伏，都是田无畏派来的属下。”

青衫老人似是突然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，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大哥，你约了我一个人来吗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我的齐了咱们兄弟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大哥要他们几时聚齐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今天黎明时分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他们应该到了。”

天侯老人向厅外瞧了一眼，道：“应该来了。”

青衫老人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小弟去瞧瞧看。”

天侯老人摇摇头，道：“老二，不可冒险，再等一会。”青衫老人道：“他们会不会受到拦截？”

天侯老人道：“你没有受到拦截，他们也应该不会。”白天平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两位老前辈，有人来了。”两人微微一怔，凝视倾听。果然，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，传入耳际。抬头看去，只见两个身着青衣，年龄相若的人，先后行入厅中。

白天平细看来人，大约有五旬以上，每人背后，都背着一柄长剑。

两人一进厅门，先对天侯老人一抱拳，叫了一声大哥，又转身对那先来的青衫老人抱拳一礼，叫了一声二哥。

天侯老人道：“现在还有老四、老六、老七三个没有到。”语声甫落，厅外已响起了笑应之声，道：“大哥函召，小弟等怎会不如约而来呢。”

又是三个青衣人，鱼贯而入。

天侯七英背上各插着一柄长剑。

天侯老人目睹兄弟会齐，豪气顿发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你们过来，我替你们引见一位高人。”

白天平一抱拳，道：“不敢当，晚辈白天平，见过诸位老前辈。”

天侯老人一一替白天平引见。

依序是天侯老人，昔年的天王剑侯瑜，老二多臂剑沈天义，老三追魂剑韩山，老四飞凤剑施进，老五三手剑何刚，老六飘花剑彭俊，老七寒煞剑苗雨田。

多臂剑沈天义缓缓说道：“诸位兄弟，可曾看到天侯府外的埋伏了吗？”

韩山等五人齐齐点头，道：“发觉了，府内府外，都有很多的埋伏，小弟不知内情，故而也未予过问。”

沈天义道：“咱们兄弟封剑归隐，但却被人欺上了头。”

寒煞剑苗雨田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二哥，怎么回事，什么人欺上了头？”

沈天义道：“有人掳去了大哥的一对孙儿女。”

韩山道：“什么人这么大胆子？”

天侯老人侯瑜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那人原是咱们兄弟的旧识，且为咱们兄弟一向许为后起江湖之秀的田无畏……”

飞凤剑施进双目一瞪，道：“田无畏，这小子，竟然如此的倒行逆施，掳去了大哥的孙儿女。”

沈天义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咱们兄弟封剑之时，曾经金盆洗手，决心不再问江湖是非，如今情势迫人，咱们不得不重出江湖了。”

追魂剑韩山神情冷肃，缓缓说道：“咱们虽然洗手封剑了，但也不能眼看着大哥一对孙儿女被人掳去，而不闻不问，兄弟之意，咱们立时焚香告天，启剑重入江湖。”

侯瑜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为大哥的私事，让你们毁弃誓言，重启杀伐，小兄心中不安得很。”

沈天义道：“大哥，不用为此难过，就算大哥那对孙儿女，没有被人掳去，咱们也不能眼看着江湖上魑魅横而行，坐视不问。”

韩山回顾了侯瑜身侧的剑童一眼，道：“摆上香案。”

剑童应了一声，立刻动手摆上香案。他年纪虽然不大，但手脚却是十分迅速，不大工夫，香案备齐。

白天平一直静静的站在一侧听着，眼看几人摆上了香案，就要焚香告天，启剑重入江湖，立时，举步行向大厅门口。

沈天义燃起了一束线香，交到了侯瑜的手上。侯瑜神情严肃，双手捧着束香，缓缓行到了香案前面。

这当儿，突然一阵衣袂飘风之声，三条人影，陡然出现在大厅前面。

来人正是武家堡主田无畏，左右两侧，紧随着两个青衣剑童。田无畏目光一掠巴二娘的尸体，脸上突然泛出惊愕之色，神情不禁一呆。

白天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田堡主，很意外是吗？”

田无畏厉声喝道：“什么人杀了她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没有人杀她，她自己用匕首刺入了心口，以你田无畏的阅历，不难看出内情，在下说的是真是假。”

田无畏冷冷道：“她为什么要自绝而死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因为她人性未泯，自知活在世间，对武林大有损害，但她又无能自拔，所以，只有以死谢罪了。”

田无畏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死得不值。”

白天平心中听得一动，暗道：“听他口气，并不像对一个下属的惋惜，这巴二娘在武家堡中，身份纵然不及田无畏，但也不会相差得太远。”

这时，天侯七英，已然在天王剑侯瑜率领之下，拜于香案之前，口中喃喃祈祷。

白天平心中大感紧张，生恐田无畏突然下令，分由各处冲入大厅，自己纵然能够守住厅门，但却无法防止敌人由四处窗户冲入，或是用暗器偷袭，自己一人之力，那就无法防止了。

天侯七英，大约是也知道目下处境的凶险，焚香告天，只求再解除心里一层束缚。很快的祈祷完毕，站起身子，撤走了香案。

天侯七英撤去了香案之后，每人的脸上，都呈现出肃杀之气。

多臂剑沈天义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田无畏，你还认识咱们七个人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沈二爷，咱们久违了。”他撇开天侯七英，单单叫了一声沈二爷，那是显然对沈天义有一份特别交情了。

沈天义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田堡主啊！你还记得我沈天义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昔年沈二爷和田某论交，岂不记不得的道理？”

沈天义道：“咱们天侯七英和你田无畏论交，大概也没有屈辱你吧？”

田无畏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沈二爷，言重了，不过，人和人不同，田某和你沈二爷，特别投缘，一别二十年，情意如昔，念在故交份上，田某放你一马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沈天义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让我走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是的，沈二爷，岁月不再，英雄暮年，你一把年纪了，何苦再为江湖是非，沾染杀孽呢？”

沈天义道：“唉！田无畏，咱们多年不见，你练的好一张利口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田某说的实话。”

寒煞剑苗雨田突然大声喝道：“二哥，用不着和这小子罗嗦了……”一闪身穿出大厅，接道：“姓田的，你过来，让七爷掂量你一下，这些年来，你有了多大气候，敢如此狂妄。”

田无畏森寒的目光，一掠寒煞剑苗雨田，冷冷说道：“苗雨田，你真想试试，咱们自然有动手的机会，不过不是此刻……”

苗雨田已然向前行出了五六步，手握剑柄，冷冷说道：“为什么不可以，在下觉着现在和等一会并无不同。”

田无畏突然回顾了左侧的剑童一眼，道：“去带他们进来。”

苗雨田看那田无畏对自己全不理睬，心中大怒，刷的一声，长剑出鞘，正待欺身而上，突闻侯瑜叫道：“七弟，且慢出手。”向前冲奔的苗雨田，只好停下了脚步。

照武家堡的计划，天侯老人约来之人一旦会齐，十煞星首先冲出，和天侯老人约来之人，展开一场激战，先杀去天侯老人约来同伴的气势，然后再由田无畏带来的高手，和天侯老人一双孙儿女，威迫天侯老人就范，如是天侯老人仍然不肯答允，那就全部搏杀。

但巴二娘的突然自绝，使得整个计划受阻。田无畏虽主武家堡，但他并不能指挥十位煞星，一时间，大感失措。

苗雨田一叫阵，反而使得田无畏镇静了下来，他觉出这庭院之中，自己的实力很弱，立时，遣人去招呼属下。

白天平虽有指挥九煞星的能力，但他在等待着，等待着看看武家堡是否还有别人能够指挥九煞星，如是再无人能指挥，这九煞星很可能是自己一股很强大的力量。他要等到最适当的时机，使九煞星一齐出手，让他们自相火并。所以，他示意天侯老人，暂缓出手。

片刻之后，青衣剑童，带着十二个身着青色劲装，脸上带着黄色面具的人，行入庭院，一字排列在田无畏的身后。

白天平一皱眉头，暗暗忖道：这些人，都戴着面具，定然有见不得人的原因了。心中念转，口中冷冷说道：“田无畏，你带这一批人，又为什么都戴了面具？”

田无畏双目凝注在白天平的身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原来是你。”

白天平笑一笑，道：“堡主直到此刻才发觉在下的身份是吗？”

田无畏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没有死在那小岛上吗？”

白天平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好叫你田堡主失望，在下还活的很好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全是你一个人捣的鬼，你假扮煞星，混入武家堡中，此刻又杀了巴二娘？”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也许巴二娘还有亲人落在他们手中，我倒不如把这些全顶下来。心念一转、淡然笑道，“不错，你料断得很对，只是晚了一些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一个人该死时，总是会处处遇上，你逃过了两次，我不信你还能逃过这第三次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次也没有逃，只怕你们眼高手低，口气太大，没法子自找台阶。”

田无畏左手一挥，左面剑童拔剑领先，带着四个青衣人冲了上来。

白天平目光一转，只见那冲上来的人，两个用刀，两个用剑。

白天平厉声喝道：“且慢动手。”

田无畏喝止剑童，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问你，这些青衣人，为什么要戴着面具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恕不奉告，还有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带来的人手，到齐了吗？”

田无畏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先胜了本堡这十二个武师再说，武家堡中，多的是人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田无畏，这十二人比起九煞星如何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九煞星在巴二娘死去之后，已无人再能指挥他们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武家堡中无人具有此能耐，但区区却能命他出手……”

田无畏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年轻人，你不觉着这玩笑开得乏味吗？”

白天平脸上泛起怒火，道：“田无畏，没有人和你开玩笑。”缓缓举手，发出暗号。果然，四个煞星，疾奔而来，一字排在白天平的身前。他们脸色冷肃，手握剑柄，只要白天平一声令下，他们立刻可以出手。

田无畏对这些煞星，倒不太怕，但却因为白天平能指挥这些杀手，而大感震惊。他强自镇静，目光一掠四个煞星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认识我吗？”

这些煞星人物，并非是全然没有灵性，八道目光，望望田无畏，道：“认识，你是堡主。”

白天平大吃了一惊，暗道：难道田无畏也会指挥这些煞星的暗记吗？

但闻田无畏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！你们知道我是堡主，那就该听从我的命谕了。”

这四人反应不一，使得白天平和田无畏同时一皱眉头。四个煞星神情冷肃，有一个点头，三个摇头。

田无畏虽不惧怕这些煞星，但却知道他们武功高强，如今真的听白天平的命令，和武家堡的人动手搏杀，那将是一件很大麻烦，立时暗提真气，指着白天平说道：“这人是武家堡中的大敌，你们先把他杀了。”贯注了内家真力的声音，有如光芒一般，钻到了四个煞星的耳朵之中。

四个煞星望了田无畏一眼，目中寒芒如电，显然，因为感受到内功的刺激，而大感不安。

白天平突然作出攻敌暗号，而且指向田无畏。四煞星突然拔剑击出，四道寒芒，电闪雷奔一样，分取田无畏。

田无畏冷笑一声，正要出手，右面剑童已挥剑指令四个青衣人出手拦截。霎时间，刀光剑影，大厅前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。

四个青衣人的武功也不弱，力敌四煞星，暂时保持个秋色平分之势。

白天平心中暗暗感激巴二娘，虽没有堂堂正正，改过向善的气度，但却在死去之前，把指挥九煞星的暗记办法，传给了自己，使得自己平添了九个一流武功的助手。黯然的望了巴二娘的尸体一眼，默默祈祷：二娘，你临死向善，传下此术，足以抵你的过失了。

四煞星剑如飞芒流电，攻势猛烈至极，但最重要的是四煞星连出险招，四个青衣人神志虽然清明，却无法和四位煞星一般，用出那些不顾自己安危的杀着。这一来四五回合后，就被四煞星抢去了先机。四个青衣人被迫落下风。

田无畏一皱眉头，还未来得及措施，耳际间已响起了几声闷哼惨叫。四具尸体，倒卧在血泊中。四个青衣人，全都伤在了四煞星的剑下。

这些煞星的剑法，似乎是有着相同的剑路，四个青衣人的死亡一般模样，

全是胸前中剑，肚破肠流，死状甚惨。

田无畏望望四个横尸的青衣人，突然冷笑一声，举手一挥。但见寒芒一闪，两个煞星的人头，离体而起，飞起了一丈多高。鲜血喷洒，两具尸体缓缓倒下。

白天平呆了一呆，暗暗忖道：“怎的这些煞星，攻击之力，十分强大，防守之力，如此薄弱？”他不知这些经过手术改造的冷血杀手，在一定的信号下可以出手攻敌，但心神却受到一种信号的控制，白天平不知解除对他们的控制，就算他们受人攻袭，也不会还手。

这是一种严酷和奇妙手术配合的产物，他们虽然还是人，但已经是无法自主的人了。

但白天平够聪明，立时警觉到，这些煞星，还在等待他下一步信号。立时，做出了第一个指挥九煞星的暗号。两柄长剑，同时飞出，像两道闪光一般，袭向田无畏。

田无畏冷冷地说道：“叛徒敢尔！”挥手洒出一片寒芒。原来，他随身的兵刃，竟然藏在袖中，而且长短随意，可远可近。

只听一阵金铁交鸣之声，两煞星手中的剑势，已被洒出的寒芒震开。但剽悍的煞星，并未退避，身子一侧，直欺进去，两柄剑同时斜转过来，击向敌人。

这样不顾自己凶险的奇招，除了这些身受控制的煞星之外，天下第一等剑术大家，也不会如此冒险。

但见寒光闪动，两柄剑横里伸出，封开了两煞星的剑势。是两个青衣剑童，挡住了煞星的剑势之后，立刻和两煞星展开了激烈的恶斗。

白天平突然作出另一个暗记，立刻又有五个煞星冲了出来。

田无畏回顾了五个冲来的煞星一眼，沉声喝道：“挡住他们。”排列在田无畏身后的青衣人，迎了上去，各找对手，展开搏杀。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也许田无畏只带这十几个青衣人手，巴二娘和十煞星，再加上这田无畏率领这班人，确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了，但巴二娘的死亡，十煞星倒戈相向，实出了他们的意料之外，目下能把田无畏这般搏杀于此，必可大损武家堡的实力。

心念转动，还未及出手，耳际间已响起寒煞剑苗雨田的冷笑之声，道：“田无畏，小心了。”喝声中，挥剑刺出。

田无畏冷笑一声，一挥手，手中已多了一口缅铁软刀，挡住了苗雨田的剑势。

但闻三手剑何刚高声喝道：“替大哥讨回孙儿女，不同于一般的江湖上争名夺利，咱们也用不着和田无畏，保持君子风度了。”说完话，仗剑扑了上去。

白天平冷眼旁观，只见何刚和苗雨田双剑疾如蛟龙，合攻的威力，十分强大。这些成名于上一代的剑客，并非是浪得虚名。

但田无畏的刀法太精奥了，在天侯双剑的迫压之下，仍然是攻守兼具，运用自如。

只听老二多臂剑沈天义高声说道：“兄弟们，咱们摆出玄天七星阵剑阵，先把田无畏困起来，以便逼他交出大哥的孙儿女。”

白天平目光一转，目睹天侯七英中，还有一两个面包犹豫不决，立时高声说道：“对付武家堡这等巨奸大恶，用不着顾及江湖礼数了。”

天侯七英全部出手，立时间，一拥而上。

这时，两个剑童和田无畏那些随行的青衣人，正和七煞星搏杀的凶险百出，七煞星险招连出，占尽了优势。

田无畏心知那玄天七星剑阵的厉害，如是一经困住，再想脱困，必将是艰辛万分，刀势一紧，全力向外冲出去。

但苗雨田、何刚，两支剑合力截堵，虽然两人都被迫的向后退了两步，但仍然是把田无畏困住在剑光之中。但两人都被震麻虎口，感觉到田无畏深厚的功力，和那精湛的刀法，心中不心暗暗吃惊。

天侯七英，个个都是武林中一流身手，行动快速，侧身一转，绕过了煞星和青衣人的搏杀，围住了田无畏，布成了玄天七星剑阵。

多臂剑沈天义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田无畏，昔年咱们忘年论交，对你期许甚大，你也曾以仁侠自任，想不到二十年后，你竟然变成了武林一方枭霸。”

田无畏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沈二爷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，江湖无是非，全在人的看法而已。”

追魂剑韩山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咱们没有时间，和你谈论是非曲直，天侯七英，早已封剑归隐，你们为什么要掳去我们大哥的孙儿女，逼我们重出江湖。”

田无畏怒声道：“你难道不管侯瑜那一双孙儿女的死活了吗？”

侯瑜道：“老夫若不关心他们的死活，也不会约请几位兄弟出山了……”仰天大笑三声，道：“白少侠指引了老夫一条明路，也破了你田无畏一番心血设计，十煞星临敌向善，反而成了你们的强劲对手，田无畏，你这叫作茧自缚……”

田无畏笑道：“这和你一双孙儿女的生死何关？”

沈天义冷冷说道：“你这位堡主，田无畏，我们生擒你换回大哥的一双孙儿女。”

田无畏回顾了一眼，纵声大笑，道：“九煞星倒戈相向，确出了在下的意外，那至多使区区这番计谋，功败垂成，伤亡一些下属，如说你把田某人留下，只怕诸位是一番妄想了。”

沈天义道：“好狂的口气，我不信玄天七星剑阵，困你不住。”长剑一摆，当先发动。一动全动，玄灭七星剑阵，立时发出了无比的妙用。

白天平凝目望去，只见剑影重起，有如一道剑山似的，向田无畏不停冲击过去，心中暗道：这玄天七星剑阵，果然是非同小可。

但见田无畏右手软刀，左手突然从腰中取了一支黑色的手套戴上。

不知那手套是用何物做成，不畏刀剑，只见那左手一振，推开了施进的长剑，五指一合，竟然抓在飘花剑彭俊的剑面之上，软刀疾斩，劈向了彭俊的右臂。

彭俊如若不撒手丢剑，一条右臂，就要被利刀斩断。只见寒光一闪，苗雨田的长剑，斜里刺来，挡开田无畏的软刀。田无畏大喝一声，用力向怀中一带。彭俊全力握剑，未被夺去，但却身不由己向前一撞。侯瑜一剑飞来，刺向田无畏时间的曲池穴。剑芒未到，剑气先至，迫得田无畏松开了彭俊的长剑。韩山一剑横削，划破田无畏的左臂，顿时衣裂皮绽。

田无畏长啸一声，左手横扫，挡开何刚、苗雨田的剑势，左手一挥，软剑暴长两尺，刺伤了韩山的左臂。

这一来，玄天七星剑阵，因彭俊的迟滞，使整个阵法受阻，田无畏压力顿减。但田无畏中了韩山一剑，也不敢再躁进求功。

就这样，双方保持了不胜不败之局。

田无畏不但武功卓绝，而且左手上的奇异手套，不畏刀剑，当七英剑势发动，立时抓住对方一剑，破坏剑阵的变化，迫使七英，各凭本身武功和他搏杀。

白天平冷眼旁观，发觉田无畏不但武功深厚，手法怪异，而且智慧奇高，在适当的时机中，阻止玄天七星剑阵发挥威力，破坏了七人合搏，不禁暗暗一叹，此人武功之高，只恐不在玄衣少女之下，无怪他那样狂傲自负了。自然，那只不畏刀剑的手套，也帮了他很大的忙，既可免去了左边的防守，又可用掌指拨打长剑。

天侯七英以轻易不动用的玄天七星剑阵，竟然无法把田无畏制住，内心惊骇莫名，侯瑜潜运内力，长剑攻势愈来愈强，凌厉的剑气，激荡如风。

但七煞星和青衣人及两个剑童的恶斗，却是占尽了上风，但闻惨叫之声，不绝于耳，田无畏带来的青衣人，全数被歼。只余下两个剑童，还在勉强支持。

侯瑜对白天平十分信服，当先一收剑势，疾退五步。天侯老人一退，沈天义，韩山等也随着退开。

白天平早已暗作了准备，右手一挥，空下的五位煞星，立刻合围而上，把田无畏团团围住。

独斗天侯七英，田无畏尚无惧色，但被五位煞星围住之后，立时脸色大变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们识得本堡主吗？”

五位煞星，十道目光，冷冷的望着田无畏，一语不发。

田无畏接道：“你们如敢对本堡主无礼，以下犯上，必将身受最惨酷的制裁。”

白天平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田无畏，这就叫自食其果，你们化了无数心血，造就出这些煞星，杀死了多少武林同道？今日，你如死于这些煞星之手，那

才是现世现报。”一面发出暗号，五位煞星立即挥剑进击。

这五位煞星的攻势，和天侯七英大不相同，他们虽然配合的不太好，但攻势的凶恶，却非天侯七英能及。

白天平曾经搏杀过四位煞星，心知这些人攻击虽然凶恶，但攻势中却有很多破绽，只要胆大心细，不难找出对付之法。所以白天平一直很留心的监视着他们搏杀情形，必要时，准备出手助他们一臂之力。

田无畏表现的才智、武功，使得白天平心生杀机，准备借五位煞星的力量，搏杀田无畏。

五煞星凶险的猛攻中，田无畏确然被逼的手忙脚乱，打了一阵之后，田无畏逐渐冷静下来仗着手套不畏刀剑，封开了五煞星几次险招。逐渐的，他发觉了这些煞星的攻击中，有很多破绽，立时精神大振，潜运内力，软刀展开反击，刀光霍霍，硬封五煞星的兵刃。一连串硬接硬拼中，激起了五煞星的野性，攻势更见凶厉。

这田无畏果有人所难及的武功，只见他软刀引动，常使这些煞星手中的兵刃，互相撞击。

天侯七英都是身经百战的江湖奇士，目睹这场凶残的搏杀，也不禁为之触目惊心。

突然间，田无畏刀光展动，一式“天外来云”，封开了两个煞星的刀势，右手一挥，拍出一掌。这一掌并无奇幻之处，但时机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，掌势落处，正中一个煞星的后背。这一掌内劲外吐，力道奇猛绝伦，那煞星整个身子，被打得飞了起来，跌摔到八九尺外。

剽悍的煞星，人虽摔倒，但立刻挺身而起，返身奔来。这等重伤之下，仍有再战之勇，实非常人能够办到。但他奔行了几步之后，人却忽然倒了下去，口喷鲜血，重又倒摔在地上。原来他伤势过重，内脏都被震碎，口中流出带着内脏的血块。

白天平奔了过来，一按那人鼻息，早已气绝而逝。

要知道这些煞星，如是不到气绝而逝，决然不会住手。

白天平缓缓站起身子，目光转注到田无畏的身上，冷冷说道：“田堡主好一身武功。”

田无畏击毙了一个煞星之后，信心大增，一面挥刀拒敌，一面应道：“白少侠，本堡主一直未能和阁下放手一搏为憾，今日希望咱们能一决生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田堡主对在下似是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。”

但闻一阵金铁交鸣，田无畏封开了四煞星的刀势，冷冷说道：“留你在这，对本堡是一大的威胁，杀了你，在下才能安心。”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田堡主似是看重在下，倒是叫在下有些受宠若惊了。”

田无畏口中虽然在和白天平说话，但手中的软刀却是愈来愈凌厉。

击毙了一个煞星之后，田无畏感受的压力减去了很多，更重要的是，他

的心理上，已不再对这些煞星存有畏惧，打得十分潇洒，步如行云流水，刀如落英缤纷，拒挡住了四位煞星的攻势，等待着对方破绽，施下杀手。

目睹田无畏的深博武功，天侯七英暗暗叹息，忖道：近二十年来，这田无畏的成就，似已达登峰造极之境，以天侯七英而言，任何人都无法和他单打独斗。

突然间，田无畏又找出了一个破绽，身躯一晃，闪出了围击的刀光，而转到一个煞星的身侧，软刀封住了那人回击之时，一掌拍出。别说他手上还带着那刀剑难毁的手套，就是那一身深厚的功力，掌势也足以开碑碎石。

但闻一声闷哼，那黑衣煞星，飞起了一丈多高再摔了下来，只摔得血肉模糊。原来，那黑衣煞星，被他一掌，震碎了内腑，早已死去，摔下来时，那还不摔的头碎骨折。

五煞星转眼间，被他杀了两个，但余下的三个，仍然是奋勇抢攻，丝毫未受同伴伤亡的影响。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这些煞星人物，虽然是神智受制，但他们两手血腥，杀人太多，死于田无畏的手中，倒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地方，但目下情势，似是少一个煞星，就可能减弱我们很多的力量。心中念转，决心暗助这些煞星一臂之力。

田无畏又击毙了一个煞星，心中更具信心，能在三十招内再击毙三人。

这时，又有一个煞星露出破绽，田无畏一闪身，一手抓住了那煞星的长剑，用力一带，右手一刀刺出。但见刀光一闪，白天平长剑斜出，封开了软刀，同时也阻止了田无畏向前奔冲之势。

这一来，田无畏向前奔冲受阻，连带身躯也运转不灵，两道寒芒，疾袭而至，划向了田无畏的左臂。

煞星何等快速，田无畏已然无法让避，只好一吸气，身子陡然向前收缩半尺。寒芒由背上划过，衣裂肉绽，深及肌肤半寸。

如若不是他内功精湛，能够缩肌收骨，这两剑，定然会把田无畏破背裂肝，重伤当场。虽然如此，这伤势亦自不轻，鲜血淋漓，透湿衣衫。

但田无畏确有非同凡响的武功、过分的应变之能，身受重伤，临危不乱，忽然间身体向一侧倒卧下去。就地一滚，人已闪开五尺。闪身避开攻势的同时，右手软刀，迅雷闪电一般，横扫过去。

血雨溅飞中，另一个煞星被拦腰斩作两截。五煞星已去其

但闻两声尖叫传来，两个和煞星搏杀的剑童，双双受伤。两个剑童小小年纪，但武功似已得了田无畏的真传，受伤不退，仍然大奋余力，拼命苦斗。

突然，一阵划空的铃声，闪电而至，分向两个煞星袭去。

这些煞星人物，虽然神智受制，但他们在武功上反应，却是十分灵敏，闻铃声破空而来，回剑拍去。

两人的手法，很快很准，剑芒正击在破空而来的银铃之上。但两个煞星，却在击中银铃之后，身子摇了两摇，同时倒摔在地上。

银铃响声中，两个银铃并未被击落，急旋着向一侧飞去。原来，那飞来银铃中，带着极为强大的旋转之力，一击之下，转向另一方向飞去。

白天平早知这飞铃的厉害，闻得铃声之时，立时全神贯注。

瞞色之中，但见两个银芒，卷带着疾劲的风声，和不绝于耳的鸣声，斜向两侧旋飞去，转眼不见。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“这飞铃不但恶毒绝伦，而且手法怪异，旋转飞动，有似活的一般，当真是很难防守。”心念转动之间，又是一串铃声，划空而至，分袭向两个煞星。一样的情形，一样的结果，两个大汉，又同时回剑击中飞铃，立刻倒地死去。银铃挟带铃铃的鸣叫声，绕向两侧飞去不见。

九个煞星已然全部死亡，庭院中横尸遍地。这奇怪的暗器，和神秘的伤人死亡，使得天侯七英，为之呆在当地。

天侯七英见识的广博，自然见过无数的奇怪暗器，但却从未见过像飞铃这般的奇怪暗器。

它大背了暗器常规，暗器，自然以暗袭为主，讲究的是无声无息，但飞铃却带着一片铃铃响声，先使人有了警觉。

但更可怕的是，这暗器似是活的一般，飞旋盘转，不畏兵刃击打，兵刃一和暗器接触，人就倒地死亡。

田无畏从怀中取出了一颗玉瓶，倒出一粒丹丸，吞入腹中，另外分给了两个剑童，每人一粒。

飞铃未再袭来，晓色晨光中，却见一个身着玄色劲装的绝美少女，缓步行了过来。她身上佩着长剑，神态十分从容。

田无畏回首一抱拳，道：“公主。”

玄衣少女挥挥手，道：“你伤的很重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属下只是一些皮肉之伤，不碍事，只是九煞星全部死亡，减去了武家堡不少实力。”

玄衣少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要紧，杀死了九位煞星，咱们可以制造九十多个煞星出来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你们先回去吧！这里的事情交给我啦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属下这点伤，还可再战，怎能留下公主一人在此？”

玄衣少女微微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可是怕我应付不了吗？”

田无畏一欠身，道：“那么属下告退了。”其实，他伤的不轻，两个剑童伤得更重。

目睹田无畏带着两个剑童离去之后，玄衣少女才缓缓扫掠天侯七英和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武家堡的人，都已经撤走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，几位想杀我，可以立刻联手合击。”

天侯七英面面相觑，做声不得。以七个人在武林中的身份、地位，要他们联手对付一个少女，实在是说不出口，也无法出手。

天侯老人沉吟了一阵，才缓缓道：“咱们不会杀死姑娘，但老夫瞧得出

来，姑娘的身份，比那田无畏高出很多，所以老夫要留下姑娘，交换老夫一对孙儿女。”

玄衣少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生擒一个人，比杀死一个人困难还多。”这少女太美了，微笑起来，更是如花盛放，使人迷惘，谁能下得了手，杀这样一位绝世的美女呢？

沈天义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江湖上凶杀搏战的人，都是男子汉的事情，姑娘何苦卷入这些事件之中呢？所以，只要姑娘肯答应交出我们大哥的孙儿女，咱们就……”

玄衣少女接道：“你们就怎么样？”

沈天义道：“我们已是封剑归隐，退出江湖的人了，不愿再介入武林中的纷争。”

玄衣少女很胆大，在天侯七英和白天平等合围之下，竟然大步行入了客厅之中。目光一掠白天平，接道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白天平笑一笑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玄衣少女道：“只要我们交出侯瑜的一双孙儿女，他们就可以退出江湖了，你要些什么代价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要知道，我得付些什么代价？”

玄衣少女道：“退出江湖，你杀我的人，就此一笔勾销，冲着你的面子，我要他们交出侯瑜的孙儿女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看来，姑娘很给在下的面子。”

玄衣少女道：“也可以这么说吧！至少，处理你这件事，我是从未有过的宽大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，有一件事，在下想先行说明白。”

玄衣少女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白天平肃然说道：“覆巢之下无完卵，如是你们统治了整个江湖，在下不投入贵组合中，那只有一个机会了。”

玄衣少女道：“什么机会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天下没有寸土可供区区立足，是吗？”

玄衣少女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不会的，还有别的路子。”

白天平那番话，如若说是回答玄衣少女，还不如说是说给天侯七英的。侯瑜脸色肃穆，几度欲言又止。

玄衣少女缓缓在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，举手理一下鬓边的秀发，接道：“白天平，你现在可以开价了。”

白天平笑一笑，道：“似乎是姑娘已经准备发动了。”玄衣少女目光一掠天侯七英，道：“你们天侯七英，是不是听白天平的？”

侯瑜道：“不错，我们天侯七英，听白少侠的决定。”玄衣少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白天平，看来，咱们还得谈谈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谈什么？”

玄衣少女道：“咱们谈些事实，小妹希望你和我们合作。”白天平道：“合作什么？”

玄衣少女嫣然一笑，道：“白兄，只要你答应和我们合作，你可以先提出一些条件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姑娘，假如我们不能合作呢？”

玄衣少女冷漠一笑，道：“白天平，你何必要走入绝路，非要使我们之间，分出生死不可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之意，可是说，在下如若不答允和你合作，此刻，就要动手分出生死吗？”

玄衣少女道：“是的，如是你不识时务，说不得只有除去你了。”

白天平笑一笑，道：“只有你姑娘一个人吗？”

玄衣少女霍地站起了身子，似想发作，但她终于又强自忍了下去，缓缓说道：“白天平，我们对你已然极尽宽大，你应该知足……”

白天平哈哈一笑，接道：“姑娘，志不可屈。”

玄衣少女美丽的脸上，突然泛现出一片杀机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很英雄……”目光一掠天侯七英，接道：“现在听你们一句话了，愿意和我们合作呢？还是和白天平联手？”

沈天义道：“合作对我们有些什么好处？”

玄衣少女道：“放了侯瑜的一双孙儿女，聘请七位为本门中逍遥护法。”

沈天义道：“什么叫逍遥护法？”

玄衣少女道：“这逍遥护法，身份很高，直接听命于本门门主，而且，不需当直，也不要负什么责任，有护法的权威，却没有护法的麻烦。”

沈天义道：“如是我们不愿插手武林是非，准备归隐林泉呢？”

玄衣少女道：“自然可以。逍遥护法，首重逍遥二字，如是诸位无意在江湖上走动，只要每一年中，飞函门主，报知所在，也就是了。”

沈天义道：“看来，这逍遥护法，确也是逍遥得很。”

侯瑜脸色肃冷，一直未开口说话。

玄衣少女道：“应聘本门逍遥护法，只有一个条件。”

沈天义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玄衣少女道：“先为本门立下一件功劳。”

沈天义笑一笑，道：“姑娘要我们做些什么？”

玄衣少女道：“你们拿下白天平，本门就可以下聘，从此之后，不但你们不再受本门侵扰，而且，还受本门的保护。”

沈天义道：“我们先和白天平拼杀一场，未见其利，先蒙其害，姑娘这条件……”

玄衣少女接道：“这是最优惠的条件了，你们还不知足吗？”

寒煞剑苗雨田，突然接道：“姑娘，我们先明白你姑娘的组合，叫什么名称？门主是什么人？姑娘又是什么身份？是否有资格聘任逍遥护法？”

玄衣少女道：“什么组合，还未到公开的时候，门主是谁，入了门，你们自然知道，我既说出聘你们为逍遥护法，自然是能够办到。”

侯瑜神色凛然地说道：“老二、老七，你们是要自作主意呢？还是听大哥的？”

沈天义怔一怔，道：“咱们已在神前祷告，重启封剑，自然是要听大哥的。”

侯瑜叹口气，道：“诸位兄弟，咱们天侯七英，由出道江湖，到封剑归隐，数十年行道江湖，虽然小有错处，但却无亏大节，此番重启封剑，更应有是非观念，宁叫名在身不在，也不能苟生人间，玷污了数十年的声誉。”

沈天义一欠身，道：“大哥做主，小弟等遵命行事，死而无憾。”

侯瑜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天侯七英都是铁铮铮的汉子，岂能屈于威武……”目光转注玄衣少女身上，一抱拳，接道：“姑娘怎么称呼？”

他偌大年纪，一脸壮严的问话，玄衣少女不自觉地应道：“我叫何玉霜。”

侯瑜道：“原来是何姑娘，姑娘能使田无畏俯首听命，自然是极具身份的人，老朽一对孙儿女，都还是不解人事的孩子，他们无涉江湖恩怨，不解人间是非，姑娘如能保全下他们的性命，老朽自是感激莫名，如是要以他们的生死，威胁天侯七英，老朽宁可任他们死于你们手中。”话说得很婉转，但却意志坚决。

何玉霜有些意外，颦颦秀眉，道：“看起来，天侯七英，准备和我们作对了？”

侯瑜拂髯大笑，道：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天侯七英早已老迈退休，这一代，该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，但你们却是用尽方法，把我们逼得重启封剑，天侯七英既然重入江湖，那就只有为保存数十年的声誉，全力以赴了。”

何玉霜神情很平和，已不似刚才那等盛气凌人的模样，沉吟了一阵道：“人各有志，勉强不得，他们一开始就把事情做错了。”

侯瑜道：“姑娘明艳照人，绝世容色，老朽足迹遍江湖，数十年中，还未遇到像姑娘这样的美人……”突然间，转头望了白天平一眼。

他一看，何玉霜也不自觉的转头望了白天平一眼。

她和白天平已见过很多次面，印象只觉得他是个满怀仁侠的年轻人，豪情万丈，不畏强暴，但却从没有仔细看过他，此刻仔细一看，发觉他不但很英俊潇洒，而且，有一股飘逸的气质，不禁心中一动。

何姑娘心中早已有了一潜在的意识，但却并不明朗，侯瑜那一眼，引发了何姑娘心中的潜意识，似是忽然间和白天平接近了很多。

绝世姿容，和一身奇高的武功成就，使得何玉霜自视很高，天下男人，似都未放在她的眼中。但白天平却使她留下了极好印象。

需知不论如何心高气傲的人，在她心中，都有一个描绘的情郎形影，这一生中她也永难遇上，一旦遇上了，就如磁吸铁一般，很难再分开。

整整容色，何玉霜冷冷地说道：“你不用夸奖我，那也不能使我答应放了你一对孙儿女。”

侯瑜道：“老朽并未存这等奢望，但老朽既然决定了主张，一对孙儿女的生死，对老朽已难再构成威胁。”

何玉霜眨动了一下大眼睛，突然暴射出冷电似的两道神光，道：“你们不听我良言忠告，只怕要后悔无及了。”

侯瑜神色壮严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，你可以去了。…”

何玉霜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侯瑜道：“这大厅之中，我们有八个人，姑娘只有一个，如是一旦动手起来，自然对姑娘大大的不利。”

何玉霜突然垂下头去，默然无语。

原来，她忽然觉到，这些人，和自己这方面的人，行事为人，确实有很多的不同之处，那就是人家的气度，和磊落的胸怀，自己实难及得。

举手理理云鬓，何玉霜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目下咱们是一对八的局面，不过，你们如是能够把我制服，至少，可以换回你一对孙儿女。”

侯瑜道：“何姑娘，我们不能这样作，至于小孙的事，杀刚任凭你们了。”

何玉霜回顾了白天平一眼，只见他睁静的站在一侧，一脸肃穆神色，心中暗自一笑，道：“白天平，咱们那日决斗，还未分出胜负，今日，你可敢和我再战一次。”

白天平缓缓说道：“姑娘划出道子，在下奉陪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咱们以十招为限，你如败了，那就永不能再和我们作对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如是我胜了呢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立刻命人，交出侯瑜一对孙儿女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很好的采头，值得一搏，但如是咱们十招内未分胜负呢？”

何玉霜大方地道：“算你胜。”

白天平双目神光一闪，道：“就在这大厅中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如是你觉着地方狭小，咱们到庭院中去。”

白天平当先行出大厅，横剑待敌。

何玉霜缓步行了出来，道：“动兵刃，还是拳掌？”

白天平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全由姑娘决定就是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上一次，咱们是兵刃相搏，这一次，咱们用拳掌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好！”还剑入鞘，接道：“姑娘请出手。”何玉霜道：“你请罢！我出手，你还击的机会就不大。”白天平冷笑一声，全力攻出三招。

何玉霜掌拍指点，封过三招，微微一笑，并未还手。白天平全心求胜，未见何玉霜抢攻，立时，又出手攻出。这一次双手各攻两招，总计四招，比起适才，更见凌厉。何玉霜化解得吃力，在白天平的全力抢攻之下，她似是只有勉强招架之工了。

但白天平四招攻过，何玉霜却突然反击过来。

别人只看到掌指闪动，但白天平本人却警觉到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奇幻武功，心中大吃一惊，急急挥掌封去。哪知一掌封空，何玉霜的指尖已然逼到了白天平胸前“神封”大穴之上。

但指力接近白天平胸前之时，突然微微一顿。

就在这一顿时光，白天平右手抄出，扣住了何玉霜的脉穴。这只是刹那间的差别，观战的人，根本就没有看清楚。但见何玉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现在可以和他们谈谈条件了。”

白天平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和什么人谈条件？”

第十七回 交换人质 夜探武当

何玉霜道：“紧扣我脉门不放，记着，只有这个机会，才能救回天侯老人的一对孙儿女。”她说的声音很低，就是天侯七英，也未听到。

但见人影连闪，旭光下跃落四个人来。是两个年轻的女婢，一个中年妇人，和已经包起伤势的田无畏。

那中年妇人，手中提着一柄长逾八尺，粗细有如大指的黑色长棒，不知是什么兵刃。

两个年轻的女婢，长剑都已出鞘，双目中充满怒火，似乎随时都可能冲过来。

田无畏一脸冷漠之色，望着白天平扣拿何玉霜的右手，不知心中在盘算什么。

中年妇人冷冷说道：“放开她。”

白天平心中已然有些明白，但还来不及想清楚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可以，交出天侯老人的一对孙儿女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别听他的，你们只管出手。”

中年妇人一欠身，道：“侯瑜那一双孙儿女，还都是不解人事的孩子，他们两条命，再加上目前这八人八命，也不足以换回你公主半条命。”

何玉霜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他们是暗施算计，我一时失神，中了他们的暗算。”

中年妇人道：“是啊！以公主武功之高，怎么被他们擒住呢？”

田无畏一指白天平道：“这小子不好对付，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诡计多端。”

中年妇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可惜，他扣住了公主的脉穴，老身无法出手，掂掂他的份量。”

田无畏高声说道：“侯瑜，你的一双孙儿女，还在百里之外，咱们快马急走，来回总也要一天的时光。”

白天平冷冷说道：“我们可以等，只要你们诚心交人，黄昏之前，双方走马换将。”

中年妇人道：“你这小子听着，如是我们公主蒙受毫发之伤，不但侯瑜的一对孙儿女要受凌迟之苦，抓到你小子，老娘要把你挫骨扬灰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光明正大，言出必行，只要侯老英雄的一双孙儿女没有受伤，贵公主决不会有什么损伤，不过……”

中年妇人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未交换人质之前，诸位请先退出天侯府去，不许贵方中任何一个人擅留府中。”

中年妇人道：“好！天侯府外，我们将布下最严密的防守，任何人只要离开天侯府一步，我们就全力搏杀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君子协定，人质未交换之前，我们不离开天侯府，你们不进入府中。”

中年妇人道：“田堡主有何高见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就依夫人之意，咱们退出去吧！”

果然，几人匆匆退了出去。

白天平道：“侯老，派人查查看。”

侯瑜点点头，天侯七英出动了四个，分成前后两组。

四人巡查了府中一周，果见布守四处的武家堡中人，全都撤了出去。

何玉霜低声道：“他们不会失约。”

白天平行入厅中，天侯七英也跟了进来，侯瑜一拱手，道：“白少侠，多亏……”

叹了口气，白天平松开了何玉霜的右腕，道：“不用谢我，谢谢这位何姑娘。”

何玉霜举手理一下垂鬟秀发，笑道：“两方动手相搏，不应该罪及儿童，所以，我叫他们放出来。”

天侯七英呆呆地望着何玉霜和白天平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白天平道：“她让我的，本来，我应该伤在她的手中，但她却故意让我拿住了脉穴。”

何玉霜脸上一热，道：“其实，我也伤不了你，咱们秋色平分。”

白天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不用为我遮丑，姑娘那一招很奇幻，在下确实有些意外感觉，技不如人，在下是败而无憾，但姑娘能在伤我的瞬息之间，徒然间心生仁慈，想救出两位无辜的童子，更是叫人心中佩服得很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侯老英雄的一对孙儿女，确然不在附近，三四个时辰之内，诸位可以安心的坐息，他们不会轻易侵犯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武家堡中，只怕不是像姑娘那样讲信用的人物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他们是不太讲信用，不过，那要看对谁，至少，对我们还不敢。”

这时，天侯七英已然清除了庭院中的尸体，那剑童到厨下准备吃喝之物。

白天平心中一直在奇怪，这样大一座天侯府，似乎是只有三个人，忍不住问道：“老前辈，你府中，重重庭院，但似是人口很少？”

侯瑜叹口气，道：“老伴早逝，犬子夫妇，为采集几种药物，遍走天下名山大川，已然两年没有音讯了，府中倒有不少仆从丫头，自从一对孙儿女被掳之后，老朽已把仆从遣散，免得他们身受连累。目下，这天侯府中，除了两位和我这几个兄弟之外，只有一个看门老仆，和随侍童子了。”

白天平忽然想到和龙虎双丐之约，暗道：他们要一天时间，才能交出侯家一对小儿女，我留此作甚，何不借此机会，去通知龙虎双丐一声。心中念转，开口说道：“在下和别人还有约会，此地有一日平静，我想借机离去一会……”

何玉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最好别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他们只怕已在府外设下了重重埋伏，如是不放你出去，必得有一场残烈的搏杀，如是放你走了，那就更坏了。”

白天平哦了一声，道：“他们要追查我的行踪。”

何玉霜点点头，道：“我听说，他们已把心机动到你父母身上。”

白天平双目神芒一闪，但立时又黯然一叹，道：“他们确有这份能力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应该感到自傲，你不过刚出江湖，但在他们心目中，已把你列入了几个有数的强敌之一。”

白天平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姑娘可知道什么人有幸被他列入强敌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别用话套我，我既然说了，自己会告诉你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第一强敌无名子，第二是丐仙袁道，三、四两位是谁，我忘了，你列第五位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么看来，在下是很荣幸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所以，你的处境，也险恶的很，他们会全力对付你的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除了你何姑娘之外，我还未把别人放在眼上。”

何玉霜叹口气，道：“别太自信了，吴飞娘的藤蛇杖，不会在我们之下。”

白天平听得一怔，抬头望了何玉霜一眼。

何玉霜脸一红，低声道：“人家说的太急啦，你瞧什么？”

侯瑜轻轻吟了一声，道：“两位请内室坐息，借机会养养精神，只怕交换过人质之后，还有很惨烈的搏杀。”

白天平点点头，行向内室。侯瑜伸手一让，何玉霜也跟了进去。

这是一间很雅致的房间，一张雕花木榻，一个茶几和两个铺着白色垫子的木椅。

天侯七英没有跟着进来，而且，还带上了房门。

何玉霜在一张木椅上坐下来，道：“这地方很清静，谈话也方便一些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觉着有些累了，需要坐息一下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替你护法，你坐息醒来，咱们再谈。”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多谢姑娘。”闭上双目，运气调息。

气行一周天，化去了将近两个时辰，醒来时，何玉霜仍然坐在木椅上，美丽的脸上，带着微微的笑意。经过这很长的一段坐息，白天平疲劳尽复，显得精神奕奕。

何玉霜忽然间，变的十分温柔，端了一杯茶行近木榻。没有说一句话，只把一杯香茗送到了白天平的面前。

白天平一跃下榻，欠身说道：“姑娘，不敢当。”双手接过茶杯。

何玉霜笑一笑，低声道：“我有几句话，说出来怕你生气，但不说我又放不下心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什么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有一天的时间，他们可以带来侯瑜的一双孙儿女，但也能调集来武家堡的精锐，所以，不宜和他们硬拼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硬拼，有什么别的办法？”何玉霜道：“利用我，你要先和他们谈好条件，再放我。”白天平道：“他们会接受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会的，他们不敢让我受到伤害，你只要态度强硬一些，他们就非听你不可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可是说，这出戏咱们还要演下去？”何玉霜笑道：“是的，至少目前看起来，这是一个极为安全的法子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岂不太委屈姑娘了吗？”

何玉霜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江湖上，有时候不得不动点心机。”忽然间愁锁双眉，缓缓说道：“白兄，能不能听小妹一句话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有何吩咐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能不能暂时退避一下，先别和我们正面冲突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个，只怕很难，目下已成了骑虎之势，而且形势逼得我无法退避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难道有什么苦衷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第一，武家堡不会放过我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这件事我想办法，只要你答应退避开去，我会让他们不找你的麻烦。”

白天平笑一笑，道：“第二，我有一位谊姊，失陷在武家堡中……”

何玉霜脸色忽然一变，接道：“什么谊姊？”

白天平未留心她的脸色，但却听到了她的声音有些不对，微微一愕，道：“是家父一位拜兄之女，姓黄名凤姑……”何玉霜接道：“哦！两代交情，你和她处的不错吧？”白天平道：“我们欠她们的太多……”

何玉霜道：“所以，由你抵帐了，对那位谊姊要百般爱护，是吗？”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何姑娘，不论她提出什么要求，在下都得答应，家父误伤了凤姑的父亲，黄伯母大度海涵，未追取家父之命，虽然，目下已了然家父误伤黄伯父别有内情，但黄伯父确实是死在家父的剑下，如若家父能及时收手，也不致有此惨局了。”

何玉霜嗯了一声，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你很喜欢她，是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谈不上喜欢不喜欢……”

何玉霜强颜一笑，道：“对我呢？你有些什么想法？”

白天平打量了何玉霜两眼，突然道：“姑娘想问什么？”

何玉霜暗自骂了一声可恶，但脸上却绽开动人的笑意，道：“随便谈谈吧！譬如我的姿色、性情、武功、身份，自然谈的越多越好。”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，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，姑娘姿容绝世，但脾气很坏，生性好强，有时间，明明知晓不对，仍然要坚持己见，武功高强，身份尊贵，不知在下的评断对是不对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一点也不错，评论的入木三分。”脸色突然一整，冷冷说道：“白天平，你自己可要照照镜子，把自己评论一番吗？”她本来想把自己变的很温柔，但白天平的话刺伤了她的心。

白天平暗暗忖道：“目下虽有天侯七英助我，但却未必胜得过武家堡中人，此女对我们帮助很大，不可开罪了她。”心中念转，端起了茶杯，喝了一口茶，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好香的茶。”

何玉霜嗤的一笑，心头怒意，顿化乌有，道：“还有心油嘴滑舌的说笑，不想想自己的处境……”

白天平心中一动，接道：“这处境的事，不用在下担心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不担心，那要何人担心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，在下相信姑娘，定可以安排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”

何玉霜冷冷的瞧了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原来，你早已打好了主意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不许在下出手硬拼，除了束手待毙一途之外，在下实想不出还有什么好办法了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若是真肯听我的话，你们有八成脱离围困的希望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听姑娘的安排。”

何玉霜默然不语，她心中明白，白天平是他们这一组合中一位大敌，而且彼此之间，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，自己既不能脱离这个组合，和他合为一处，也无法说服对方，投入自己这个组合之中。

彼此默然相对了一阵，何玉霜突然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古人有一句话，相见不如不见，我们不该见面的。”

何玉霜绝世容色，白天平亦有心惊的感觉，但形格势禁，白天平心中也明白，冰炭不同炉，大局分隔，儿女私情，也只能永埋心底了。故作淡然的笑一笑，缓缓说道：“何姑娘，不论咱们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，对姑娘一番相助，在下是感激不尽，但得日后有机缘，有以回报。”

何玉霜黯然一笑，垂下了头，低声说道：“你知道，我没有望你报答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明白，姑娘是为了我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这就够了，我们这一生，也许永没有常相厮守的机会，至少我们应该彼此逃避一些。”

白天平星目中神光一闪，道：“姑娘的意思是……”

何玉霜道：“有时间，我避开你，但有时间，你也该避开我，对吗？”

白天平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姑娘你……”

何玉霜摇摇头，道：“别逼我说出什么，天平，我已经犯了规戒，一旦他们查出了我是有意让你擒住，那是非死不可的大罪。”

白天平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以公主的身份，难道也不能自保吗？”

何玉霜看到白天平脸上的关怀惊奇之容，心中甚是欢愉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，很关心我的生死。”

白天平沉吟了一阵，笑道：“何姑娘，冤家路窄，咱们碰头的机会很多。”

何玉霜脸上是一股凄迷的神情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只是希望别碰上，但我知道我们碰上的机会很多……”幽幽一笑，又接道：“碰上了再说吧！希望再碰上时，你能让我一步。”

白天平突然正容说道：“何姑娘，事实上，我的武功，比你差上一筹，不用我让你，再碰上，胜败之分，已然很明显了，只是我想不明白，以姑娘的才貌，为什么会和武家堡中那些凶神恶煞、同流合污呢？”

何玉霜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，笑道：“说完了吗？”

白天平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就再说下去，我从来没有机会，听人说这些义正词严的大道理。”

白天平皱皱眉头，道：“姑娘很美，但魔女与天使，外形上都一样的动人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我是魔女还是天使？”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师父传我武功，也传了我合纵连横之术，如能说服她倒戈相向，那是最好不过，至不济，也要她心中留下个是非观念。心中念转，叹口气，道：“你要我说实话呢？还是谎言？”

何玉霜嗯了一声，道：“我自己会分辨，如是一定要我选，我倒希望听谎言。”

针锋相对，机心各逞，白天平知道遇上劲敌，不论是辩才智略，武功心机，何玉霜似乎都不在他之下。但他仍然忍不住，笑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何玉霜理一理鬓边散发，柔媚一笑，道：“因为谎言最美丽。”

只是片刻间，白天平由她表情上，发现两个不同的极端，似乎是，任何时刻，她都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喜、怒、哀、乐，随心所欲。

淡淡一笑，白天平缓缓说道：“最毒的蛇，颜色也最美丽，但你却也有良善的一面，在下的看法，姑娘是魔女和天使，混合的化身。”

不以为忤，何玉霜轻笑道：“很中肯的评论，因为我救了侯瑜的一对孙儿女，但我又择恶固执，不肯答应你弃暗投明，是吗？”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你可想从我身上找到什么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已经没有了信心，有生以来，我从没有这样的失败过！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学过慑心术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要神志集中，才能施展，但我一直施展不出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没有试试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很想试试，但没有机会，却是勉强不得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原来姑娘要被在下擒住，只是别有用心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所以，你一点也不用感激我。”

白天平叹口气，欲言又止。两个人相对而坐，都未再说话。但两人的心中，却是波翻浪涌，矛盾万分。却又尽力的克制着自己，把自己装作的十分平静。

忽然间，室外传进来了侯瑜的声音，道：“白少侠，他们送人来了。”

何玉霜、白天平几乎是同一时刻中，睁开了双目。两人先对望了一眼，才同时把目光投注到室外的侯瑜身上。

何玉霜抢先说道：“你瞧到了一对孙儿女吗？”

侯瑜道：“瞧到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他们好吧？”

侯瑜道：“很好，多谢姑娘相助，侯家永记大恩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算不得什么。”目光一掠白天平，接道：“点我穴道，带着我一起出去。”

白天平点点头，未再多言，很认真的点了她三处穴道，扣着她右腕脉穴，缓步出厅。果然，大厅外面，站着田无畏，和那手执黑色藤蛇杖的中年妇人吴飞娘。

田无畏高声说道：“侯瑜，过来看看你的孙儿女。”

侯瑜应声行了过去，只听一对孙儿女频呼爷爷，不禁心头黯然，几乎流下泪来。强吸了一口气，压住了即将落下的泪水，伸手去抱一对孙儿女。

这时，他全身数处要害，都暴露在吴飞娘的藤蛇杖之下，但吴飞娘的双目，却盯注在白天平和何玉霜的身上，似是没有瞧到这位七英之首的天侯老人。

轻轻咳了一声，侯瑜道：“老朽可以抱走他们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可以，去告诉白天平，要他也要放人。”

白天平牵着何玉霜大步而出，道：“还要劳动何姑娘送我们一程。”

田无畏低声和吴飞娘商谈数言，吴飞娘频频点头，目光一掠何玉霜，道：“公主保重。”

何玉霜微微颌首，默然无言。

白天平目光转顾了天侯七英一眼，道：“咱们走。”当先举步而行。

天侯府外布置不少人手，但因为何玉霜身陷敌手，不敢轻举妄动。

田无畏，一直远远的跟在白天平的身后，保持了十丈左右的距离。

白天平心知只要不放何玉霜，对方会一直紧跟下来，心中暗道：和武家堡这场搏杀，看来是很难免，只能脱出他们埋伏人手的范围，选一个适当地形，放了何玉霜，再作计较，心中念转，缓缓说道：“天侯老前辈请先带着一对孙儿女离开此地，在下断后。”

侯瑜回首望了一眼，突然把一对孙儿女，交给了那苍头和剑童，低声吩咐一阵。

老苍头和剑童，接过男、女小主人，立时放腿奔去。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侯老前辈，不派人护送他们一下吗？”

侯瑜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就算天侯七英，一齐参与护送老朽一对孙儿女，也未必能够保护到他们的安全，目下，也只有斗智不斗力了……”目光转注到何玉霜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，请再忍受一些时刻，给一对无辜的孩

童一点逃命的时间。”

何玉霜嗯了一声，笑道：“只怕他们很难逃过武家堡的眼线追踪。”

侯瑜道：“所以，要姑娘成全了，老朽相信，我们未释放姑娘之前，他们决不会追踪小孙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自然愿意成全。但如他们没有特殊逃命之法，就算走上一两天，只怕仍然逃不出险境。”

侯瑜道：“老朽已有安排……”

白天平重重的咳了一声，打断了侯瑜之言，接道：“何姑娘，此地形势如何？”

何玉霜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很好，左右两侧，一片青帐，人如躲入，易逃难追。”

几人停了下来，后面追踪而至的吴飞娘和田无畏，也突然停了下来。

白天平回目望着何玉霜，道：“姑娘，在下有一事不明白，不知可否请教？”

何玉霜笑道：“你如不守信约，变脸就可以杀我，用不着再客气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追魂夺命飞铃，可是你姑娘的暗器吗？”

何玉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小妹的暗器，白兄，觉着小妹的暗器手法如何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高明极了，当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威势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你夸奖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奇怪呀！”

何玉霜道：“奇怪我身上不见飞铃，是吗？”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这丫头，果然厉害，口中却笑道：“是的，姑娘飞铃现存何处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白兄可是想见识一下小妹的飞铃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可惜的是，事情早已在你姑娘的预料之中，在下是很难取得飞铃了。”

何玉霜笑道：“我已经败了，但不能败的太惨，是吗？”

白天平点点头，不再说话。

天侯七英原本都对何玉霜有着一份很深的感激之心，但得两人一番对话之后，心中甚感奇怪，不禁多看了两人一眼。

也许是几人在原地停留的过久，吴飞娘、田无畏，正缓步行了过来。

白天平回顾了侯瑜一眼，道：“老前辈，还要多少时间？”

侯瑜点点头，白天平牵着何玉霜，大步向吴飞娘、田无畏行了过去。

彼此都有着很多的感激，虽然两人都是极为狂傲的人，但两人内心却又有着相互的敬慕。

吴飞娘和田无畏，眼看白天平行了过去，反而停下了脚步。

何玉霜忍不住低声说道：“不要太相信他们两个。”

白天平看了何玉霜一眼，内心中突然生出一阵感激，握在何玉霜玉腕的左手五指，也有些难以自禁的颤动起来。

那像一股电流般，传入了何玉霜的身上。何玉霜身体似是被一股强烈的热流灌入，全身也一阵剧烈颤动。所有的心机、诡谋，都在这一阵的交流中，化为了乌有。

何玉霜低声道：“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”

白天平也无法再掩饰自己，点点头，道：“我也希望再见到姐姐。”

一声姐姐，叫的何玉霜心头又是一跳。但她暗中咬咬牙，忍住了心中的激动。

因为，吴飞娘、田无畏，已接近到两人五丈左右，以耳目之明，白天平、何玉霜，任何细微的动作，都无法逃得过两人的目光。白天平也了然目下的形势，吸一口气，纳入丹田，沉声道：“侯老前辈，和他们对峙下去，时间到了，老前辈就通知在下一声。”

侯瑜道：“其实，现在已经差不多了。”

白天平微微颌首，目光转向两人望去。

但见田无畏遥遥一抱拳，大声说道：“白兄，我们可以走近一些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，“可以。”

何玉霜低声说道：“兄弟，吴飞娘手中的藤杖，变化万端，你要多小心。”

白天平感激的回目一笑，却未接言。

这时，田无畏、吴飞娘，同时以极快的速度奔行过来，片刻间，已到了两人八尺以外。

白天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可以了。”

田无畏、吴飞娘，同时停下脚步，田无畏一抱拳，道：“白兄，咱们已然遵约交还侯家一对孙儿女，希望白少侠能守信约。”

白天平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在下自然会守信约，两位这样紧追不舍，是何用心？”

吴飞娘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公主身份尊贵，今日受此羞辱……”

田无畏急急接道：“咱们紧追而来，旨在迎接公主，并无其他的用心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好吧！两位请退后十丈，在下这就放开你们公主。”

吴飞娘脸色大变，似想发作，但却被田无畏劝阻，依言向后退了十丈。

白天平回顾了天侯七英一眼，道：“七位先退。”

侯瑜道：“白少侠不走吗？”

白天平笑道：“在下也要走，但田无畏势必追踪……”低声和天侯七英交谈了一阵。

天侯七英点点头，分向两侧退去。

田无畏、吴飞娘目力过人，虽然相隔十丈，但仍然看明了天侯七英的举动，见几人退入青纱帐中，想来定然是布置埋伏了。

白天平右掌按在何玉霜的背上，低声说道：“姐姐，咱们再见了。”

何玉霜头未转顾，口中却柔声说道：“白兄，点我两臂上的穴道，越重越好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……我下不了手。”

何玉霜心中甜，口中却冷冷说道：“你要想害死我，那就不用点我的穴道了。”

白天平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姐姐，小弟……”

何玉霜低声道：“我的好哥哥，快点下手吧！这是什么时候。吴飞娘那老妖婆精明得很。”

白天平一咬牙，道：“姐姐，小弟下手了。”轻手挥动，点了何玉霜两臂上的穴道。

何玉霜口中发出了一声娇哼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白天平拿剑在手，肃然而立。这就使得吴飞娘和田无畏不敢擅自妄动。

因为，两人距离那何玉霜很远，如若白天平挥剑施袭，不论两人动作如何快速，也无法快过白天平，所以，不敢妄动。

何玉霜走得很慢，似乎是臂腿之上，都受了很重的伤。

目睹何玉向前行了两丈以外，白天平才突然一个转身，跃入青纱帐中。

就在白天平隐入青纱帐中，吴飞娘和田无畏，已然疾飞而起，直向何玉霜扑了过去。两人动作奇快，两三个飞跃，人已到了何玉霜的身侧。

田无畏低声说道：“公主，你受了伤吗？”

何玉霜点点头，道：“他点了我的双臂。”

吴飞娘疾快行进了一步，道：“何姑娘，他折磨过你没有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有！不过，还不算太重。”

吴飞娘一咬牙，道：“可恶的家伙，花朵般的人儿，他怎么能下得了手！”

何玉霜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他还算守信的人，如若他不放了我，咱们又能如何？”

吴飞娘道：“这小子，早晚犯在老娘手中，我决不会饶了他。”

田无畏行到了何玉霜的身后，低声道：“在下可以瞧瞧姑娘的伤势吗。”

何玉霜回顾了田无畏一眼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就麻烦田堡

不知道何姑娘的美，是否和别的美女不同，武家堡可算得美女如云，田无畏身为堡主，自然有随心所欲的权力。

但田无畏对女儿，似是并无太大的兴趣。

可是对何玉霜，田无畏有一种特殊的感受，伸出的双手，忽然间有些微微的颤抖。

这些事，何玉霜看的十分清楚，吴飞娘也看的十分清楚。

只见田无畏摸在何玉霜双臂上的两手，抖的很厉害，竟然没有法子解开何玉霜臂上的穴道。

吴飞娘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田堡主，可是那小子的点穴手法很怪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不错，他的手法很怪。”

吴飞娘道：“我来瞧瞧。”

田无畏应了一声，后退三步。

吴飞娘伸手解开了何玉霜的穴道：“公主，可要追那小子，抓住他替公主出一口气？”

田无畏突然叹一口气，道：“白天平那小子，不但武功了得，而且，一肚子诡计，留下他实是一大祸害。”

吴飞娘突然一顿手中的藤杖，道：“公主，老奴有一事，想不明白。”

何王霜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吴飞娘道：“那小子武功再高，但也高不过你，怎会被他擒住了脉穴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唉！田堡主说的不错，那小子又刁又滑，我本来已有胜的机会，却不料他突然说了一句话，我心神一分，就被他拿住了脉穴。”

吴飞娘道：“他说了一句什么话？”

何王霜道：“含糊不清嘛，如是我听得清清楚楚，怎会中了他的诡计。”

吴飞娘道：“啊！我不明白，你怎会如此容易受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他说的好像和我母亲有关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哼！这小子，果然是诡计多端之徒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就是嘛，这人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忽然会提到我的母亲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是啊！这小子鬼的很，所以，咱们得先想法子把他除去。”

何玉霜回顾了吴飞娘一眼，道：“我已和他搏斗了数次，单以武功而论，我虽能胜他，却很难杀了他。”

吴飞娘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老身真得掂量他一下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也只有飞娘这等身手，才能够对付得了他。”

吴飞娘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用在老身脸上贴金，你们个个赞他武功高强，老身只怕也未必能胜得了他。”

千错万错，马屁不错，何玉霜捧了吴飞娘一句，听得心中甚是受用，她心中本来对何玉霜有点怀疑，至此，也完全一扫而光。

田无畏缓缓道：“飞娘，咱们是否要追他？”

吴飞娘道：“你们说的这小子如此厉害，咱们倒不得不小心一些了，这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，那小子可能早已经设了埋伏，咱们不能中他之计，今天不追他了。”

表面上看起来，何玉霜虽然是公主的身份，但在权势上，吴飞娘似乎是尤在何玉霜之上。

田无畏道：“对！咱们先回武家堡，然后，动员全部眼线追查他的下落。”

吴飞娘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咱们回去吧！”

白天平并没有离开，借着青纱帐的掩护，蛇行到几人的停身之处，把几人交谈之言，听得十分清楚。

心中暗感奇怪，忖道：吴飞娘何许人物，竟似身份很高。目睹何玉霜等一行人，离去之后，白天平行出青纱帐，快步奔去。行列约定之处，天侯七

英果然早已列队等候。

白天平道：“我们应该去同丐帮会合。”

侯瑜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件事，老朽也不能做主，得和六位兄弟商量一下才行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好！请便。”转身独自行出百丈。

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，侯瑜急步行来，道：“白少侠，敝兄弟中，昔年曾和丐帮有过几次误会，深恐难以相处，白少侠骤然带我们和丐帮中人相见，难免引起旧恨新争，因此，在下和几位兄弟研商的结果，决定暂不和丐帮中人相见。”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既然是如此，在下也不敢勉强，不过，在下觉着，目下情形，实不容各行其是，能够捐弃前嫌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”

侯瑜笑道：“我们也这么想，白少侠见着丐帮人物时，替我们解说一下，然后，再行相见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七位是准备离开呢？还是留在这附近？”

侯瑜道：“咱们准备查一下那田无畏混入那组合的经过，怎会跑到武家堡去当了堡主，咱们三天后再见。”

约好了见面地方，对揖而别。

白天平独自赶往和游一龙等约晤之处，果见游一龙、黄一虎，早已在约处等候。

游一龙抱拳，道：“白少侠，咱们还道你出了事情，正想设法探听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几乎出事。”当下把经过情形，说了一遍。

黄一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天侯七英重出江湖，已很意外，但更意外的是他们还记着和本帮中一些误会。”

白天平突然话题一转，道：“天侯七英的为人如何？”

游一龙道：“这要看从哪一方面说，天侯七英的人并不坏，而且，江湖上颇有侠誉，但他们也有缺点，那就是行事有些偏激，得失之心过重，常常我行我素，不顾大体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是说天侯七英，是介于邪正之间的人物了。”

游一龙道：“单以是非而论，他们是绝对的好人，但他们却是太过份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嫉恶如仇，杀人太多。”

游一龙道：“如就是这么一个缺点，那也罢了，主要的是他们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十分强烈，有时候，明知道作错了事，但为了七英的侠名，却也只好将错就错的错下去，丐帮和他们冲突，就是为了这样一件事，责他们杀错了人，天侯七英心中明白，但嘴上就是不肯承认，所以，和敝帮起了冲突，经过一场很激烈的拼杀后，我们救下了人，他们也未再追究，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以后，他们就未再伤你们丐帮弟子吗？”

游一龙道，“和天侯七英冲突不久，敝帮死伤了几名弟子，后来，经过

多方的查证研判，八成是天侯七英所为，但丐帮没有追究，天侯七英以后也就尽量避开丐帮弟子，双方未再冲突。”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求好心切的人，难免会做错事情，所以，在下觉着也不能要求的太苛，只要他们是行侠为善，十有九对，也就是了。”

游一龙点点头，道：“白少侠说的是啊！”

白天平道：“现在，贵帮对天侯七英如何？”

游一龙道：“敝帮一直未对天侯七英存有成见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就好谈了……”话题忽然一转，道：“两位在江湖的识见如何？”

沉吟了一阵，黄一虎道：“丐帮一向以耳目灵敏称誉江湖，我们龙虎双丐的识见，虽然不敢说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但应该算是不错。”

白天平兴奋地说道：“我说一个人，两位如是知晓她的身份，咱们就事半功倍了……”

黄一虎道：“白少侠说说看，那人是谁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目下最头疼的是不知道他们的首脑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何处？认出那人……”

游一龙道：“白少侠，你说了半天，还是没有说出那人是谁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吴飞娘，一个手执软藤杖的半老徐娘。”

龙、虎二丐相互望了一眼，齐齐摇头道：“想不起这个人。”

白天平心中原想龙、虎二丐定然会知晓那吴飞娘的身份，可以问出吴飞娘的来龙去脉，牵连所及，也许会找出那何玉霜的出身，整个摸清那神秘组合的内幕。但未想到，龙虎二丐，竟然不知吴飞娘其人。

游一龙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白少侠，如若那吴飞娘过去在江湖常常走动，就算我们不知道，敝帮中长老，定然可以知晓，问题是她可能不常在江湖上出现。”

黄一虎道：“也许她改了姓名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的！她可能改换了姓名。”

龙一游道：“白少侠，还有什么事，要问咱们兄弟吗？”

白天平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怎么？两位可有要事告诉在下？”

游一龙点点头，道：“敝帮主有信到此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申帮主有信来了，那好极啦，不知他几时赶回？”

游一龙摇摇头，道，“帮主的信上，虽然未说的太明白，但我们瞧出来，他此行并不太顺利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贵帮主现在何处？”

游一龙道：“武当山三元观中。”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可需在下去一趟吗？”

游一龙道：“敝帮主函中正有此意，但不知白少侠是否能有暇一行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虽有天侯七英和贵帮中的人手相助，但咱们的胜算仍然不

大，如是贵帮主急需在下一往，那就只好先去武当一行了。”

游一龙还未及答话，瞥见一个丐帮弟子，匆匆奔了过来。

只看那丐帮弟子一眼，黄一虎立刻脸色大变。

游一龙一挥手，道：“兄弟，他们有事见你。”

黄一虎站起身子，带着那丐帮弟子，转向别处。片刻之后，黄一虎重又转了回来，而且脸色一片阴沉。

游一龙叹口气，道：“白少侠不是外人，你有什么只答说吧。”

黄一虎道：“咱们丐帮三处埋伏，都被人家挑了，而且，伤亡过半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什么人挑的？”

黄一虎道：“不知道，他们似是早知内情一般，天色破晓赶到，三路杀人，敝帮中弟子应变不及，大部被杀，一得手，他们就呼啸而去，三处埋伏，同一遭遇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看来，这又是武家堡所为了。”

黄一虎道：“目下，也只能这么猜想了。”

白天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黄兄，在下问一句不当问的话，如是两位觉着不便回答，那就不用回答……”一顿，接道：“贵帮主在这地区的人手是如何布置。”

黄一虎回顾了游一龙眼，道：“老大，怎么说？”

游一龙道：“告诉白少侠。”

黄一虎道：“咱们在这地区周围，设下了有八个暗舵，舵中弟子，也更换了常人的衣青，此事，为本帮中最高的机密，就是本帮之中，也只是有限几人知晓，不知何故，这机密竟然外泄了出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八处被挑了三处，另外几处，也应该小心一些了，在下斗胆进言，如若觉着情势不对时，就应该设法把另外的五处分舵，一并迁移，以免无谓的伤亡。”

游一龙道：“老叫化也有这想法，三处被挑了，另外几个也不保险，但这不是我们总巡查的权限，很难作得主张。”

白天平冷冷说道：“大派大帮中人，常常为门规帮令所限，拘泥一成不变的规范之内，造成很多无谓的损失，如若两位愿意现下撤去五处暗舵，贵帮主如若责问下来，白某人也愿担待一游一龙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白少侠既愿承担，咱们兄弟也就拚着领罚，越权一次，老二，下令他们分散隐藏，以免被歼。”

黄一虎一言未发，转身而去，显然，他也很赞成撤消五处暗舵，分散人手，以策安全。

白天平忽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游兄，在下想立刻赶到武当山中一行。”

游一龙道：“好，我和一虎送你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看不用了，贵帮在此，还有很多人手，两位应该留此主持大局。”

游一龙道：“五处暗舵一撤，就没有集中在一处的人了，事实上，我们也很挂念帮主的安全，希望能到武当山去瞧瞧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晚进初出茅庐，见识浅薄，识人不多，有两位同行，那是最好不过，但在下希望两位能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游一龙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武家堡人太鬼，在下希望两位能够随机应变，改一下装束。”

游一龙道：“这个，很为难了，我们从来没有改装行动的往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么，两位就只好别去了。”

游一龙无可奈何，道，“好吧，咱们答应白少侠。”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晚进原想介绍两位，和天侯七英相见，但两位要同赴武当，咱们这计划就该修正一下了，两位请安排一下帮中之事，晚进去找天侯七英，他们已成了武家堡的死敌，只有和咱们合作一途了。”

游一龙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！咱们什么时候见面？”

白天平暗中算计了一下，道：“时间充裕一点最好，咱们三个时辰之后，在此会面如何？”

游一龙道：“三个时辰，已足够我们处理帮中未完之事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此会面，不见不散。”长身飞腾而去。

几乎化足了三个时辰，白天平才算把天侯七英找到、赶到时，龙、虎二丐，早已先在。

替龙，虎双丐引见了天侯七英之后，游一龙当先抱拳，道：“贵兄弟肯破例出山，实武林同道之幸了。”

侯瑜道：“咱们兄弟附随骥尾，追贵帮之后，为江湖正义略效绵力。”

其他的事，白天平都已转告了天侯七英。

游一龙道：“目前敌势太强大，咱们不宜和他们正面冲突，而且，我们还得赶到武当一行，贵兄弟大门户，只知道是否会和武当门下冲突。”

侯瑜笑道：“这个，游兄可以放心，咱们兄弟息隐多年，早已没了火气，除了大是大非之外，个人争执意气，早已不会放在心上了。”

游一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咱们就同往武当一行，彼此结伴，就算遇上了武家堡中的拦截，咱们也可和他们一拚了。”白天平知晓那游一龙，索不轻言，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游老可是听到了什么消息？”

游一龙道：“就在下所知，一个时辰之前，武家堡派出七批高手，每批都在十人以上，直向西北方行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也正是咱们的去路。”

游一龙道：“所以，我有些怀疑，他们可能预测了咱们的去处，在途中设伏。”

侯瑜道：“如是游兄说的不错，咱们去武当之事早已泄漏游一龙道：“不知他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组合，但他们消息的灵通，决不在敝帮之下，如是叫老子没有猜错，敝帮主在武当山一事，早已为他们知晓了。”

侯瑜道：“咱们绕道而去，给他们莫测高深。”

白天平突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各位，还有什么要准备的？”

龙虎双丐、天侯七英同时应道：“咱们随时可以上路。”

白天平道，“在下觉着，那些人不是拦截咱们，而是去对付申帮主。”

游一龙呆了一呆，道：“白少侠何所论据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决定往武当一行，只有你们龙虎双丐和在下知道，除非你们龙、虎双丐中，有一个是内奸之外，这消息不可能走漏，但贵帮主在武当一事，已经算不得隐秘了。”

游一尼道：“不错，他们派出的七批人手，相隔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奇怪的是第四和第七两批的人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有什么特异之处？”

游一龙道：“第四批人手中，有两顶小轿，有四个健壮的轿夫抬着，那小轿形状很奇怪，一望即知是长程奔行的特制小轿，四个抬轿的轿夫，更是有着快逾奔马的脚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第七批人手呢？”

游一龙道：“是一辆特制的马车，四匹健马拉曳，速度更是惊人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两个原因，一个是，他们坐轿乘车的人，不愿暴露身份，另一种原因，他们可能是有着乘轿坐车的习惯，这一点，两位只要想想看，武林中有什么样的人物，有这种习惯，那就不难找出来了。”

游一龙点点头，道：“老叫化得想想看，不过，经你白少侠一提示，这就证明了一件事，他们存心远行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申帮主赶赴武当时，带有多少人手”

游一龙道：“只带了黑、白双卫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也分三批，不过不能相距太远，以便前后照应。”

天侯七英，龙、虎双丐，加上白天平，十个人，分成了三批，直奔武当山。

三批人凭借预先约定好的暗记联络，互通消息，有时间，虽然住在一个集镇之中，但却彼此不住于同一家客栈之内。

快马疾进，昼夜兼程，这日，中午时分，已进了武当山。

他们和武家堡的七批人手，相差也就不过大半天的时间，但一路行来，就没有见过武家堡的人手。

这时，几人已到了武当派三元观的前山，朝山进香，只到前山为止，再向后进，那就是武当派的禁地，不能轻易进去。

因为，武当山三清殿、祖师庙，都在前山，三元观却是弟子们修习武功的所在，由前山到三元观去，有一段很险恶的路，一般的香客，大都不会到三元观去，而且，也不能去。山径崎岖，马已无法再行，白天平等只好下马步行登山。

侯瑜道：“前山纯力道家胜地，人人可去，但过前山，就是禁区，咱们

先登前山，再作计较吧。”

沿途行来，龙虎双丐，也都改了装束，以避人耳目。

这时，游一龙开口接道：“前山住持，和我叫化子很熟，登山之后，我就去见他，由他设法，把咱们送入三元观去，或是通知敝帮主，来此一晤。”

白天平摇摇头，道：“目下咱们不明内情，最好是先不要泄漏身份。”

言下之意，似是时武当一派门户，也有着很大的怀疑。

游一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白少侠，可是对武当一派，也有些怀疑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目下局势十分复杂，咱们不能不小心一些。”

游一龙道：“白少侠，武当乃名门大派，就算有一二弟子不肖，背弃清规，但武当派中的长老、掌门，都是德高望重的人物，想来，还不致与敌人勾搭了，这一点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在下觉着，咱们应该先设法见到贵帮主之后，了然内情，再作决定不迟。”

游一龙叹口气，道：“白少侠说的也许有理，敝帮主只用本门特殊的传讯之法，传出他在武当门中一事，但却未说明详细内情，细想起来，不无可疑之处了。”

这时，几人已在登山途中，而且，走得很慢，和一般登山的香客一般，装出一付勉力攀登的样子。

白天平低声说道：“哪一位去过三元观？”

游一龙、侯瑜齐声应道，“在下去过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装作一般香客，借宿在观中，入夜之后，游兄和兄弟及侯老前辈，想法子摸上三元观去。”

侯瑜道：“不容易，老弟，三元观和前山之间，相距虽然不远，但中间有几处险要，颇具有一夫挡关，万夫难渡的气势，那地方，平常都有人守护，现在只怕更为森严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想当然耳，但咱们必须冒险一试。”

按照计划，几人进香之后，借宿在一座下院之中，那里借宿的香客甚多，不下数十位。

就前山各处殿院所见，武当派中并无异常之处，各处迎客的道长，个个面带微笑。

初更过后，白天平和侯瑜、游一龙，悄然而起，离开了前山，直向后山行去。

这前山是香客进香的所在，没有一点武林门户的气象。

武当山的道人很随和，个个面带笑容，对待朝山进香的香客，更是礼数周到。

但三人越过了一道深谷之后，形势立刻大变，峰岩耸立，松涛盈耳，顿使人兴起了一片肃然的感觉，回首前山，灯光处处，完全是两种景像。

白天平停下脚步，低声说道：“两位，从此刻起，咱们要特别留神，彼

此之间，要相互支援。”

三人越过几处险关，又走了不少的路，奇怪的是，这一路行来，竟然也未遇到有人现身拦阻。

游一尤摇摇头，道：“奇怪，就算平时，这条路上，也该有很多的武当弟子守护才对，怎么会不见一个人。”

就在他心念转动之间，前后、左右，突然涌现出十几条人影，把三人围在中间。原来，他们早就被人监视了，但对方一直隐忍未动，直到他们到了一个适当的地方，才一拥而出。

对这些举动，白天平心中大感不满，冷哼一声，停下身子，道：“这不像放的卡哨，倒像是准备把我们杀死此地一样。”

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：“你们深夜擅闯禁地，如是说不出一个正常的理由，非死不可。”

白天平凝目望去，只见围在四周的人，都穿着黑色的道袍，佩着长剑，地地道道的武当弟子。不禁心头火起，暗暗忖道：这些出家人，怎么如此冷酷，竟然存下了置人于死的心理。心中念转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诸位道长是早就发觉了我们，但却故意把我们诱入此地，准备一举把我们搏杀了？”

这时，八个佩剑的道人，已然各取了方位，其中一个年纪较长，也就是适才说话的道人，道：“不错，你们的机会不多，所以，要很用心的听着我的话。”

白天平强按下心中怒火，道：“说吧！什么事？”

那年长道人道：“先报上你的姓名，夜闯禁地，用心何在？”

白天平回顾了侯瑜和游一龙一眼，道：“两位先说吧！”

侯瑜道：“老夫天侯老人侯瑜。”

游一龙道：“区区丐帮游一龙。”

这些道长，年纪虽然不小，但他们很少下山，对江湖事知晓下多，不知侯瑜是何人物，但对游一龙身份，却很了解。

留着长髯的年长道人点点头，道：“你是丐帮中的？”

游一龙道：“不错。”

长髯道人目光转到白天平的脸上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白天平。”忽然按下了心中之火，觉着既要到三元观，不宜和这些道人结仇。

长髯道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白天平，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。”

白天平拱手一笑，道：“在下，本就是江湖上无名之人，道长自然是不知晓了。”

长髯道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贫道松风。”

游一龙见多识广早已瞧出这道人，喜被人恭维，当下一抱拳，道：“原来松风道长，区区早闻五松、三钟之名，今日有幸拜会了。”

果然，松风道长脸上甚有得色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江湖上盛传贵帮中人，耳目灵敏，见多识广，看来，传言果然不错。”

游一龙打蛇顺棍上，抓住了这松风道长的好名之心，笑一笑。道：“道长很少在江湖上走动吧！”

松风道长道：“贫道职司本观安全，职责重大，无暇到江湖上去开开眼界。”

游一龙道：“其实，道长已经用不着再到江湖去了。”

松风奇道：“为什么？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，贫道不能常年守在此山中啊？”

游一龙道：“我说道长不用再到江湖上去，那是因为武当五松之名，早已传扬于江湖之上。”

松风喜道：“这话当真吗？”

游一龙道：“丐帮中弟子，几时说过谎言了。”

松风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这就是了，贫道总理前山一带的安全，这些年来，确也会过不少高人。”

游一龙突然叹一口气，道：“敝帮主驻足贵山一事，道长是否知晓？”

松风道：“你是说申帮主吗？”

游一龙道：“不错，但不知他现在何处？”

松风道：“现住三元观贵宾阁中，有本门中长老照顾，游兄但请放心。”

游一龙吃了一惊，道：“照顾……”

松风奇道：“游兄不知道吗？贵帮主已传出令谕很久了。”

游一龙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在下有事远行，不知帮中事情，但不知敝帮主传出什么令谕？”

松风道：“贵帮主积劳成疾，要在武当山中休息一阵，非有要事，不许来此打搅。”

游一龙心中吃惊，口中却说道：“在下远走岭南，目下正有急事回报敝帮主，还望道兄指点一条明路。”

松风为难地说道：“在下奉有严令，外人不得登山，但你们丐帮中人……”

游一龙接道，“敝帮和贵派，相处融洽，如兄如弟，自然不能算外人了。”

松风道长目光环扫了各占方位的群道一眼，挥手说道：“你们可以回到埋伏之处。”

群道应了一声，分头奔去。这时，场中只余下了松风和游一龙等四人。

松风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只有你游兄一个人去吗？”

游一龙低声道：“最好是能让我们三个人同去，这位侯爷，本身就是一位名医，也好替敝帮主瞧瞧病情。”

松风道长一掠白天平道：“这一位难道也会看病吗？”

游一龙还未来得及答话，白天平已抢先说道：“在下是位煎药的。”

松风道：“煎药还要专人吗？”

游一龙道：“他和这位侯爷，相处很久，所以，还请道兄方便一二。”

松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贵宾阁在三元观的左院，我放了你们，你们也无法通过。”突然，闪身站到一侧。

游一龙、侯瑜都已认出这是让路的举动，立刻举步向前抢去。白天平紧追两人身后而过。

侯瑜不走大道，却向偏西方位上行去。

游一龙道：“侯兄，三元观在中间。”

侯瑜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松风可以放咱们一马，别人也会吗？”

游一龙道：“不容易。”

侯瑜低声道，“游兄是否觉着那松风道长，已被你捧的迷糊了，才放咱们过来。”

游一龙道：“这个，只怕是原因不大，难道他是在有意的帮助咱们？”

侯瑜道：“不错，所以，他把贵帮主，住在左跨院的事，也告诉了咱们，这可能有两个原因，一是要咱们早些会见贵帮主，二则，希望咱们避过拦截。”

游一龙道：“对！”

几人施展轻功，走得小心翼翼。

他们哪里知道，这都是松风在暗中帮忙，调开了守卫的人。

很轻易，几人接近了三元观左侧的围墙。白天平暗中观察，有很多地方，确该有防卫的人，但却不见人踪，心中暗叫一声惭愧，忖道：内情不明之前，实不该妄下论断，要不是刚才忍下了一口气，未和松风动手，不但要造成大错，而且，也要误了大事。他无法确定是否松风调开了守卫的人，但确是他指点了一条明路。

几人贴在围墙上听了一阵，不见动静，白天平一拔身，跃入围墙。侯瑜、游一龙，紧随而入。

没有错，一盏气死风灯，照着贵宾阁三个大字。

一个低沉的声音，传入耳际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游一龙已听出那声音是什么人，急急道，“游一龙，晋见帮主。”

贵宾阁木门启开，闪出了黑卫莫宗元，道：“决请进来。”

游一龙当先而行，白天平、侯瑜紧随而入。

莫宗元迅速的掩上木门，道：“三位的运气不错，没有遇上巡卫。”

游一龙道：“什么巡卫？”

莫宗元道：“有五个道人，日夜不停的在贵宾阁外巡查，一个时辰中，难得有多少时间停下，诸位这么巧的就赶上了。”

白天平不相信那是巧事，但却忍下未言。

游一龙却低声道：“帮主可是病了？”

莫宗元叹口气，道，“如非帮主生病，咱们早就冲出去了，还守在这道观中作甚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莫老，帮主生的什么病？”

莫宗元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白天平取下面具，道：“晚进白天平。”

莫宗元道：“怪不得口音好熟。”

白天平叹日气，道：“申帮主是受了伤？还是中了毒？”

莫宗元道：“我们黑、白卫未死，怎么会让帮主受伤，他是中了毒。”

游一龙道：“武当派掌门人是否知晓此事？”

莫宗元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就是他和咱们帮主剪烛夜话，对座小酌，才使得帮主中毒而归。”

游一龙奇道：“你是说武当掌门人？”

莫宗元道：“就是那牛鼻子老道啊！如是换了别人，咱们也可以找个理论的人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位武当掌门人呢？是否也中了毒？”

莫宗元道：“不会吧！他有意毒害咱们帮主，怎会自己中毒，不过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莫宗元道：“自从那日之后，咱们就未再见那掌门人，倒是武当派两位长老，常常来此探望帮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们都谈些什么？”

莫宗元道：“不知道，他们来此，似乎带一种药物，每次离去之后，帮主就精神焕发，但过上一天，帮主就流现出不支形相。”

白天平忽然一转话题，道：“那五个佩剑道人守在贵宾阁外的用心何在呢？”

莫宗元道：“如是说他们防止外来的侵袭，倒不如说是防止我们逃走，老白曾经和他们冲突一场，在五行剑阵合击下，拚过百招，但却不幸受伤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伤得很重吗？”

莫宗元道：“不算大重，可也不轻，流血不少，幸得未伤到筋骨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一会儿，他们怎么全部走了呢？”

莫宗元道：“他们算得很清楚，此刻敝帮主伤势正发作，无法行动，他们自然也不用守在这里了。”

白天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那两位长老是什么身份？”

莫宗元道：“详细情形，我还不太清楚，大致的情形是，那两个人，一个比现代掌门人还高一辈，一个和掌门人同辈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是否听到过他们的谈话了？”

莫宗元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，每一次，他们和敝帮主交谈时，都把我们关在外面。”

白天平沉吟道：“老前辈，可否带我去见见贵帮主。”

莫宗元道：“可以，敝帮主常常念到你白少侠，我听他说过几次，白少侠如若在此，也许会好了很多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去。”

莫宗元点点头，带着白天平行入内室。申三峰斜在一张木榻上，脸色苍白，神情萎靡。

但他看到了白天平后，精神忽然一振，挺身坐了起来，道：“白少侠，你来了！”

白天平急行两步，到了木榻前面，低声道：“帮主请躺下。”

侯瑜一抱拳，道：“申帮主，还记得天侯七英中的侯瑜吗？”

申三峰道：“侯兄快快请坐。”目光一掠莫宗元和游一龙，道：“你们去守着门户，任何人也不许进来。”

游一龙一欠身，和莫宗元转身而去。

白天平沉吟道：“如是有人要强行进来，两位想法子通知一游一龙点点头，道：“我们会设法传讯。”

申三峰让侯瑜和白天平落了座，才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白少侠，丐帮栽了，而且，栽得很惨！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申帮主，目下的情势，似是已非贵帮一帮的事了，凡我武林同道，都应该挺身而出……”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申帮主，你要保重身体，这一番荡魔卫道的行动，全要你来领导了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白少侠，你不用推辞了，我如有什么不测之祸，就要你来领导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眼下放着这么多高人，在下愿听差遣。”

申三峰叹口气，道：“老实说：我还能撑过多少时间，我自己也没有把握。”出手探怀摸出一枚制钱，道：“白少侠，这是我们丐帮中最高的令符，在令符权威之下，本帮中人，都得听从差遣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申帮主，贵帮想必有着严格的传统规戒，在下非贵帮中人，如何能收受此物？”

申三峰点点头，道：“丐帮中各种制度，对帮主的保护十分完善，承平之时，丐帮有一定的选任新帮主的法统，但帮主有一项特权，那就是，身任帮主的觉着帮中遇上了江湖大变，帮中又无具有才能领导本帮的人物时，帮主可以选择一位具有领导本帮渡过危险的外人，领导本帮，称之为特选帮主，本帮中弟子，都必须遵从他的令谕，限期三年，如是他领导有方，又愿加入丐帮，经过本帮中的长老和护法，巡查及八大分舵舵主会决通过，就正式立为帮主，如是那人无法加入丐帮，或是本帮中大会未能通过他帮主的身份，由本帮聘为丐帮特任长老，交出令符，再以本帮中的帮规，选任出新的帮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申帮主，贵帮人才济济，帮主如是真要防患未然，也尽可把帮主之位，传于贵帮中人，区区少不更事，如何能当此大任？”

申三峰叹口气，道：“白少侠，我以传统特权，交出令符，

任你为特选帮主，那是因为我瞧出了一事件，只有你，才能领导敝帮渡过这一次大劫，你如再推辞，那就是有心逃避了。”

白天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帮主既如此说，在下可以答应，不过，这令

符仍要暂时存放在帮主手中，帮主不要在下逃避，但在下也希望你帮主不要逃避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我逃避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前程艰险，困苦重重，帮主却不肯先行疗治毒伤，竟一心一意的交出帮主之位，似乎交出帮主之位，丐帮成败就和你无关了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在下并无此意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帮主如无此意，为何不先治好伤势？”

申三峰道：“我身上也带有几种灵药，但服食之后，竟然不见一点效用，所以，我自知这一劫数难逃，丐帮存亡事大，申某生死事小，所以，我一心一意的希望见到你，如今，你既已答应下来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申帮主，可否把那日中毒经过的详细情形，告诉在下一遍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武当掌门人和我共饮夜话，我们两个喝了七八壶酒，就这样中了毒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武当掌门人呢？是否也中了毒？”

申三峰道：“不知道，那夜分手后，我们就未再见过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位长老，又是什么身份呢？每次来此，都和你谈些什么？”

申三峰苍白的脸上泛起怒意，道：“可恶，两个牛鼻子老道，似是已背叛了武当派。”

望了望申三峰手中的令符，白天平缓缓说道：“候老前辈作一见证，天平答应了申帮主，那就一言如山，我做不做丐帮帮主，还在其次，但我定会代管令符，和贵帮共渡危难。直到贵帮选出新帮主为止，在下再交出令符，不过，现在你还是丐帮帮主身份，希望还由你保管令符。”

白天平回顾了侯瑜一眼，只见他面色沉重，低着头，若有所思。显然，他已被武当门内的混乱，生出了意外的震骇。以武当这等素为武林正义支柱的大门大派，竟然也有内奸，而且形势混淆，莫可预测。

白天平定定心神，缓缓说道：“申帮主，你和那武当掌门人欢叙对饮时，有什么可疑之处？”

申三峰道：“就算他们早有谋算，用了特制的鸳鸯酒壶，但那也不至七八个壶都是特制之物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如是在酒中下毒，也不用在七八个酒壶内全部下毒，只要在一壶内下毒就可以了。”

一直未讲话的侯瑜，突然开口道：“以申帮主内功的精湛，在喝入第一口毒酒时，就应该知道。”

申三峰叹道：“我们是一杯一杯的喝，如是我中了毒，他也要中毒不可，除非他事先服下了解毒的药物……”略一沉吟，接道：“那是一种很高明的毒，无色无味，我饮下毒酒竟然毫无所觉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目下的关键，就在武当派的掌门人了，他是否也中了毒，如是他也中了毒，还没有太大的变化……”

申三峰接道：“白少侠的意思是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之意是，那位掌门人和你帮主一样，也中了毒，武当还未完全倒入武家堡那一面，如是下毒为他主使，那就形势危恶了，不过，在下未见过那位掌门人，帮主可否把他仔细描绘一下。”

莫宗元突然走了进来，道：“帮主，铁剑道人求见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请他进来……”低声接道：“铁剑道人，也就是当代武当掌门的师叔……”白天平接道：“也就是背叛武当的人。”

申三峰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白天平低声对侯瑜说道：“者前辈请暂时回避一下。”侯瑜点点头，起身避开。室门呀然而开，一个雪发皓髯，身着青袍的老道，缓步而入。

这时，白天平已戴上了人皮面具，站在木榻旁侧。申三峰微闭着双目，似乎是根本就没有瞧到有人进来。铁剑道长，先望了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你是丐帮弟子？”

第十八回 名门叛徒 心狠手辣

白天平淡淡一笑，未置可否。

铁剑道长道：“你几时来的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刚到不久。”

铁剑道长倚老卖老的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们的帮主，只不过受点毒伤，再经过三五日养复，就可以复元了。”

白天平点点头，道：“哦！”

铁剑道长挥挥手，道：“你现在出去，我有事和贵帮主谈谈。”

白天平道，“在下见到帮主时，大部份和他在一起，此刻他伤势甚重，在下怎能轻离一步。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唉！贵帮主如肯听从贫道的良言，只怕早已痊愈了，只可惜，他不肯听我相劝。”取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一粒丹药，递了过去，道：“这粒丹丸，你先让他服下。”

白天平接过丹丸，在鼻子上闻了闻，又托在掌心上仔细的瞧看！

铁剑道长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怎么？你是个大夫？”

白天平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。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你懂药物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的，在下能够认识药物，只不过，大太精深罢了。

申三峰缓缓睁开双目，道：“铁剑道兄。”

铁剑道长一伸手，道，“你躺着……”目光转注白天平身上，道：“这位是贵帮中的掌药弟子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可惜，他认识的药物有限。”回顾了白天平一眼，以目示意。

那是告诉白天平，自己就是服用这等药丸。

白天平心中明白，取过一杯开水，服侍申三峰吞下药丸。

说也奇怪，也许因为药丸对症，服下去不久，申三峰立刻精神大振，脸上也泛起了红润之色，挺身坐起。

铁剑道长低声道：“申兄，贫道有机密事务，想和申兄谈谈，请贵帮弟子避一下。”

申三峰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道兄，这是在下最亲近的人，本座任何事情都不瞒他，道兄有话只管请说。”

铁剑道长嗯了一声，点点头，道：“贫道奉劝帮主的事，帮主可曾想过？”

申三峰有意让他说一遍，当下说道：“在下这几日病情变化无常，记忆不清，道兄言下之意……”

铁剑道长一皱眉，道：“申兄全忘了？”

申三峰道：“没有法子啊，毒性太重，我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了。”

铁剑道长无可奈何，只好说道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目下江湖大局，已

有了很大的变化，申兄如想保持这帮主之位，只有一途……”望了白天平一眼，住口不言。

申三峰道：“只有一途什么？道兄怎不说个明白呢？”

铁剑道长为难的叹口气，道：“有几位才智绝世的高人，成立了一个组合，这组合，已然控制了一大半武林力量，你申帮主如肯加入这个组合，不但可得解药，立刻解去身中之毒，而且仍然保有你丐帮的帮主之位。”

这位极受武林中敬重的丐帮帮主，虽非第一次听到此话，但仍然怒火暴起，正要出言申斥铁剑道长一顿，白天平突然接道：“帮主，这位老道说得甚是有理，帮主何不多想想……”

能任这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，自是雄才大略人物，只因他生性正直，嫉恶如仇，难耐心中怒火，白天平适时一点，申三峰立时醒悟。但装作也要有装作的样子，别过脸去，冷冷的望了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你说多想想什么？”

白天平也装出一付诚惶诚恐的样子，道：“属下该死，不过，属下是为帮主好……”

铁剑道长接道：“申兄，他说的不错，这是为你好，看来果然是申兄的亲信，其实，贫道三番两次来此劝解你申兄，也全是为着咱们之间多年的交情……”长长叹一口气，接道：“申兄体内之毒，如不早作根治，过了明日午时，就要毒发而死……”

申三峰故作吃惊之状，接道：“道兄的身上，不是带有解药吗？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不瞒你申兄说，贫道这解药，只能救你一时，却无法为申兄除毒，明日中毒期限已满，过了午时，纵然华陀重生，也无法救你之命，丐帮群龙无首，岂不要星散江湖？”

申三峰黯然一叹，闭目不语。显然，似是已被两人说服。

铁剑道长笑一笑，又道：“申兄，你如真的毒发而死，他们早已备好了替身，借你之名，控制丐帮，想想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？”

申三峰陡然一瞪双目，道：“好恶毒的手段。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创大业，做大事，岂能效妇人之仁，申兄，贫道念旧情深，三番两次的替申兄申诉、辩解，今日再无法说服你，我也无能为力了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帮主，江湖非我丐帮一帮所有，咱们用不着拿全帮的命运去维护它，像武当这等正大门户，都甘愿屈于那组合之下，帮主也用不着以身相殉了。”

铁剑道长赞许的点点头，道：“申兄，你这亲信的属下，很识时务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申某请问一事，希望你能据实回答。”

铁剑道长笑一笑，道：“只管请说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贵派的掌门人，是否和你们一样，投入了那组合之中？”

铁剑道长笑道：“没有，不过快了，他和你申兄一样，今日是最后的限期，如是他不肯答允合作，就会有一个准备好的替身，代他掌武当门户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可能吗？贵派中弟子，常常和掌门见面，岂能无法分辨真

伪？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这个，早已有了准备，那人不但形貌相似，而且举止也经过很久的训练，很少有人能够分辨真伪。”

申三峰呆了一呆，暗道：看来，他们是早已有了万全的准备。轻轻叹一口气，接道：“道兄，那是个什么样的组合，什么人是首脑？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申兄，你还未决定加入，不觉着问的太多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道长，敝帮主如无答允之心，怎会这样相问呢？”

铁剑道长冷冷的望了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这要贵帮主才能决定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在下答应了，只怕还得有很多条件吧？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简单得很，只要申兄答应去见一个人。”

申三峰有些意外地道：“真的如此吗？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贫道几时欺骗过申兄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其他的事，见到那人时，才能细谈吗？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那倒不用，申兄有事，尽管向贫道提出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我要他们答允两个条件。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申兄请说出来听听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第一丐帮弟子不能受伤害，仍由我担任帮主，主理帮中事。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那是当然，他们正要借重申兄领导丐帮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第二，丐帮的体制，不能破坏，他们有事，尽可找我，不能直接下令本门中弟子去行事。”

铁剑道长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个，我想也可答应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就此两件，如能答允，在下可以进入那组合之中。”

铁剑道长站起身子，道：“但愿申兄言出由衷，贫道告辞，太阳下山之前，贫道再来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我送道兄一程。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不敢有劳……”转身快步而去。

望着铁剑道长离室而去，申三峰才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如是这牛鼻子老道说的很真实，武当掌门人，也遭了毒手，但不知他是否会屈服在威武逼迫之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如若咱们无法找出疗治这奇毒药物的办法，就算把武当派掌门人中毒的消息泄漏出去，也非良策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白少侠，就那铁剑老道的言语中分析，似乎是他们还没有控制着武当门户，参与合谋背叛的，只是铁剑老道等少数人，如若等他们控制了大局，那时，咱们就算把此事公诸于世，也是无补于事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至少，目前咱们无法把此事传扬出去，一则是，那铁剑老道，如是没有把握，不会把此事告诉咱们，二则是咱们处在他们的围困之下，消息无法传出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白少侠之意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之意，不如暗中展开行动，表面上，却要使那铁剑老道感觉到咱们是真意归降，以减少他们防范之心。”

申三峰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兄弟，你可有行动计划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没有详细的计划，不过，在下觉着应该先设法见一下武当派的掌门人，看看他是否真的中了毒？”

申三峰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此时此刻，咱们再也不能有任何一点错失，所以，咱们必须要查证清楚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如何一个查证之法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想法子，见着那武当派的掌门人求证一下。”

申三峰点点头，道：“只怕咱们不易出这宾馆。”

白天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时间不多，今夜之中，咱们定得设法见到武当掌门。”

这时，侯瑜已行了出来，接道：“武当派的铁字辈长老，一向受江湖上同道的敬仰，只怕他们已经所余不多了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剑字辈的长老，整个武当门中，已只余下两个人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申帮主，这两位身份崇高的剑字辈长老，有几位背叛了武当派？”

申三峰道：“详细情形，我也不太知道，看过今夜所会之人，也许就会有进一步的了解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届时，帮主坚持带我同行，在下或可借机会见武当掌门。”

申三峰点点头，白天平又和侯瑜研究逃离此地方法、时机。

侯瑜身上带有数种灵丹，内服外敷，加紧疗治白卫的伤势。

游一龙心中明白，黑、白两卫，是丐帮中两位最勇猛的高手，剽悍善战，同一辈中的兄弟们，无人能及。

白卫王安奇是受皮肉之伤，已休息了数日，伤势已大为好转，再经侯瑜连用灵药，立时复元了八成。

太阳下山时刻，铁剑道长又飘然而来，道：“申兄，可以动身吗？”

申三峰一跃下榻，道：“现在就走吗？”

铁剑道长点点头，道：“是的！现在就去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我要带着这位掌药的弟子同行。”

铁剑道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可以，不过，你要嘱咐他不可有太多的好奇之心，一不小心，就可能丢了性命。”

白天平一欠身，道：“在下自会当心。”

铁剑道长站起身子，向外行去。

黑卫莫宗元本要同行，铁剑道长却冷冷说道：“申帮主，带一个人已经足够了。”

申三峰拦住了莫宗元，要他在宾馆等候。这本是早就安排好的，故意做

给那铁剑道长瞧瞧罢了。

一路上，白天微微垂首，紧随在申三峰的身后，实则暗中凝聚全神，默记着山形道路。铁剑道长带两人出了宾馆之后，并未转向武当本院。却沿着一条小径，绕峰奔行。行约三里之后，小径已尽，进入了一片棘叶、荒草之中。

铁剑道长路径很熟，带两人穿行及膝荒草之中。山中落日早，夜色笼罩，铁剑道长走是又很快速，纵然记忆很好的人，也无法记下行径之路。

忽然间，两个折转，到了一个仅容两人并肩而入的峡谷口处，暗影处突然响起了一个冷冷的声音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我……铁剑映月明。”

白天微微抬头看去，只见左面一丈左右的峭壁上，有一块巨大的突岩，那声音就从岩后传出。

但闻那冷冷的声音道：“后面两位呢？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丐帮的申帮主和掌药弟子。”

那人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副教主正在候驾。”

铁剑道长带两人行入谷中百步左右，到了一座石洞前面停下，铁剑道长吩咐两人停在洞外，自己行入石洞。片刻之后，石洞中忽然亮起了一片灯火，铁剑道长也快步来到洞外。

一个身躯修伟的老者，紧随在铁剑道长身后，行了出来，道：“申帮主，肯加入敝教，实为敝教之幸，区区代表教主，欢迎申兄。”一面伸出手来，握住了申三峰的右手，不停的摇动着，一付热情如火的样子。

申三峰一面和那修伟老者握着手，一面说道：“在下还有几点为难之处，特地来此……”

修伟老者接道：“好说好说，只要申帮主确定了大原则，把丐帮并入本教，其他的细节，都好商量。”一面侧身把申三峰向石洞中让。

这时，申三峰也变得十分客气，一抱拳，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两位请。”

修伟老者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看来，申帮主也是位很容易相遇的人。”自行转身，大步前行。

申三峰低声说道：“道兄，在下有一件事请教。”

铁剑道长故意高声说道：“申帮主请说。”

本已转身向前大步行走的修伟老者，也突然停下了脚步。

申三峰道：“本帮中随来的一位掌药弟子，是要留这里呢？还是先行遣他回去？”

修伟老者道：“咱们要研商大计，需得一些时间，如是帮主要他回去有事，那就让他先走。”

申三峰是何等老练的人物，心知对方的话，虽然说的客气，

但却隐隐有怀疑之心，立时接道：“敝帮中有一个传统规戒，那就是对帮主保护的十分周密，如是他们久不见我归去，只怕会引起误会。”

修伟老者心中疑虑尽消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申帮主说的是，那就遣这位掌药弟子回去一趟吧！”

申三峰目光转到了白天平的身上，道：“你回去通知龙、虎双巡，和黑、白二卫一声，就说我有事和铁剑道兄商谈，不用为我的安危担心，但最重要的是不许他们胡闹乱干。”

白天平欠欠身，道：“帮主，有没有一个时间告诉他们？”

申三峰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那修伟老者接道：“天亮时，大概可以回去了。”

白天平一欠身，道：“帮主珍重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申三峰道：“记着，这边的事，不许你胡言乱语，我回去时，自会告诉他们。”

两人一唱一和，表演逼真，铁剑道长和那修伟老者，心中原来还有一点怀疑，此刻，已完全消除。

铁剑道长招呼一个黑衣人，送那白天平离开这一段隐秘山谷。

大约那黑衣人害怕暴露了身份，送出了秘谷区域，立刻止步，这就给了白天平不少的方便。白天平看天色还早，找一处隐身所在，坐息了一阵，恢复了体能，才扑入三元观中。

他没有来过这处名闻天下的武林圣地，但他却从申三峰的口中，知晓了很详细的形势。申三峰和武当掌门人闻钟道长，交称莫逆，常在闻钟打坐的静室会晤。

白天平熟记了三元观中方位，直扑闻钟的云房而去。这是三元观西北角处，也是掌门人云房所在。

白天平跃入围墙，暗影中衣袂飘风，跃出来两个三旬左右，身着青袍的执剑道人，拦住了去路。两个人并未立刻出手，只是平剑拦住白天平，道：“阁下是什么人？”

问话的口气，竟然也出奇的平和。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想求见贵派掌门人？”

两个道长相互望了一眼，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我是丐帮中人，奉了申帮主之命，求见掌门”

两个道人点点头，一个又隐入了暗影之中，一个却带着白天平走入了一间静室中去。

这静室分内外两间，外间坐着四个年轻的执剑道人，里间一张云床上盘坐着一位黑髯垂胸，面如满月的青袍道人。旁侧一张木桌上，高燃着一只松油火烛。

那带路道人对云榻一欠身，道：“丐帮中有人求见。”

长髯道人睁开了失神的双目，打量了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贫道没有见过你吧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的，在下刚刚入山不久。”

长髯道人道：“贫道就是闻钟，你见我有什么事？”

白天平四顾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闻钟道长道：“你有话尽管请说，这屋中人，都是贫道的心腹弟子。”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我如说明身份，又得化费一大番唇舌解释，倒不如就这样冒充下去，日后再对他解说不迟。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敝帮主中了暗算……”

闻钟道长长长叹一口气，接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掌门人可也中了暗算吗？”

闻钟道长道：“和贵帮主一样，受了毒害。”

白天平暗道：“武当以内功驰誉天下，这道长既是武当掌门人，内功修为自极精深，不知何故不以内功把毒性暂逼一处，先对付门中叛逆之徒，再设法疗治毒伤？”当下说道：“道长内功精深……”

闻钟接道：“我试过，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毒，很快侵入内腑，已然无法运气逼集一处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贵门中的叛徒，道长是否知晓？”

闻钟道：“我知道，他是本门中的一位长者，叫作铁剑道长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道长既然早已明白了，为何不下令对付他？”

闻钟道：“这座院落已被他们封锁，我这几个心腹弟子，人微言轻，讲了别人也是不信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道长何不请出掌门信物，要弟子代你传令？”

闻钟叹口气，道：“如有信物，我早就要他们代传令谕，怎会坐以待毙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贵门令符呢？”

闻钟道：“被铁剑拿走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贵门中人已和外人搭上了线，听说近日之中，就要对贵门展开大不利的举动。”

闻钟叹口气，道：“想不到他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们很可能就要行动，如不早谋对策，只怕来不乃了。”

闻钟道：“申帮主的伤势如何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本来很重，但服过铁剑道长一粒丹丸之后，立刻精神大好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贵门之中，只有铁剑道长一人背叛，掌门人何不召集别的长老，要他们除魔卫道，以维护武当门户。”

闻钟道：“他们曾经试图向外冲过，但每次都难如愿，外面四人，虽然仗剑而坐，实则他们都受了很重的内伤，能不能保住性命，还很难预料，我有十二名护法弟子，现在只有两名可以行动，但他们也受了伤，只不过伤势轻些罢了，唉！老实说，他们为我护驾，也只是摆摆样子，实已无法被人一击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”略一沉吟道：“在下愿为效劳，只是不知如何下手，还望掌门人指点才好。”

闻钟道长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成功的机会不大，铁剑是一位很富心机的人，如若他没有完善的布置，不会对我下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掌门人说得不错，但你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，就算是要冒一点危险，也必须得冒。”

闻钟道长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在丐帮中，是什么身份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掌药弟子。”

闻钟叹口气，道：“你的机会不大，如是我猜的不错，你无法突出他们的包围。”

白天平心中大急，道：“道长，不论我是否有这份破围而出的能力，你必得给我试试才行啊！”

闻钟神情冷肃地说道：“听着，丐帮中掌药弟子，武功很有限，决无法闯过铁剑的埋伏，现在，你也许还有离山的机会，贫道这里有锦囊一个，如是贵帮主能够脱出药毒的控制，就把这锦囊交付与他，如若他落入了铁剑的控制之中，你就设法保存好这锦囊，设法寻找到当今江湖中一位奇人，丐仙袁道，也许能使倾覆的武当门户，重新挽救过米。”

白天平心中明白，此刻再和他解说什么，全属多余，他决不会相信，暗暗叹息一声，未再多言。

闻钟从枕下取过一个锦囊，交付给白天平，道：“这个锦囊，关系武当门户绝续，日后武当如能因此而重振雄风，你就是武当派中一位大恩主，毕生受武当门的敬重不算，而且还有……”

白天平一挥手，道：“够了，掌门人，我如是只为了贪图日后武当门户中给我的荣耀，现在我就不会冒险接受锦囊。”

闻钟道长双目盯注在白天平脸上瞧了一阵，叹道：“丐帮中，果然多忠义之士。”

白天平收好锦囊，道：“掌门人，要不要我救你出去？”

闻钟道长摇摇头，道：“办不到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掌门人，你身负一派兴亡之责，竟然不肯全力求生……”

闻钟接道：“我身中的毒性，明日午时就到了最后的限期，午时一过，必死无疑，纵然能离开此地，也是你一个累赘，你非本门中人，带着我的尸体，那就更授铁剑以口实了。”

白天平心中一动，道：“你是说，外面坐的弟子，都已受了重伤，是吗？”

闻钟道：“不错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可以借重他们一件衣服，改扮成贵派中人。”

闻钟道：“这是可以，但你要干什么？”

白天平正容说道：“你虽留有锦囊，安排了身后之事，但却不如你活下去重要，现在，我要尽我的力量救助你。”

闻钟道：“可能吗？”

白天平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不论成功失败，我们

必须尽到自己的力量。”转身出了内室，选了一个弟子，换了衣服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闻钟已离云榻，行了过来。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掌门人，还有能力行动吗？”

闻钟点点头，道：“可以走动，飞跃奔驰，已然无能为力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先离开这里。”

闻钟道长原本以殉道精神，准备待毒发而亡，也不能玷污了武当门户，但白天平一番话，却激起了他强烈的求生意念，竟然缓步行了出去。

白天平望了外面四个弟子一眼，道：“铁剑道人或是他的爪牙到此，见不到贵掌门人，必会追问几位，几位就说他被一个老道人救去了。”

四位道人齐声应道：“但得掌门能脱危险，我等生死，何足挂齿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四位肝胆照人，忠于师门，贵掌门一旦复位，对诸位必有重任。”

一伏身，背起闻钟道长，越过了围墙。他绕着墙外奔行了一阵，又进了三元观。闻钟道人心中有些惊讶，但却没有多问。这时，三元观的戒备，并不森严，白天平小心行来，竟然未遇上埋伏。

白天平心中甚感奇怪，但却没有多问，但闻钟道长却瞧得惊心动魄。就算平常时日，三元观中，也有着很严密的戒备，此刻怎会如此的松懈。

白天平背着闻钟道长，直入大殿。这时，正是三更左右，一片浓云，掩去了星月，使夜色更为深浓。

白天平小心翼翼的行入大殿，仍未见有人现身拦路，放下了闻钟道长，轻轻咳了两声，仍不见有喝问之人。已可确定，这大殿中没有守护之人。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贵观这三元观中，一向没有戒备吗？”

闻钟道：“一向戒备森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是说，贵观正在发生大变，无暇兼顾于此？”

闻钟道：“大概如此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大殿之中，什么地方最安全，不易为人发觉？”

闻钟道：“三清神像之后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道长请入神像之后暂时躲起，在下全力替道长寻找解药，只有找到解药，治好道长的毒伤，武当也许能重入道长的掌握。”

闻钟点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，咱们全力而为。”转身躲入神像之后。

表面上，白天平还沉得住气，但事实上，他内心焦虑万分。天亮之前，他必须赶回宾馆和丐帮中人会合，只有一个多时辰，解决这位武当掌门人的难题。如是无法在天亮前找出解药，他即难两面兼顾，丐帮帮主和武当掌门，必得要牺牲一个。

但三元观戒备的如此松懈，倒是大出了白天平的意料之外，除非是正在发生着一种变化。心念转动之间，忽听一阵步履之声，传了过来。听起来步履声杂乱异常，似是有不少的人，行了过来。

白天平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是怎么回事，一向训练有素的武当派，似乎

是一片杂乱无章。

但闻步履声愈来愈近，似是已到大殿外面。白天平一闪身。也躲入神像之后。但见火光一闪，神像两侧的油灯，已被燃了起来。立时间，大殿中一片通明。

白天平侧脸望去，只见大殿中拥进来八个人。

这八个中，一个白髯飘飘，赤手空拳，年约六旬以上，两个花白长髯，年纪约五十多岁，身佩长剑。另外五个，都是三十以上，四十不到的年纪，也各佩一把长剑。

白天平侧目，只见闻钟道长，早已闭上双目，盘膝而坐，似正在运气调息。

但闻那白髯道长说道：“有什么话，你们可以说了，上面就是祖师爷的神像。”

两个花白长髯老道，分成一左一右的站在那白髯老者身侧，右面老道道：“师伯，武当门下出了一个不肖弟子闻钟……”

白髯老道一呆，接道：“你们胡说些什么，闻钟不是现任掌门人吗？”

老道道：“正是他。”

白髯老者接道：“我知道你是闻香，你说清楚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闻香道：“闻钟得上代掌门师尊垂爱，指定他接掌门户，前十年，倒也能不负师长的期望，锐意整顿门户，但近几年……”突然住口不言。

白髯老道急道：“近几年怎么样，说下去啊！”

闻香道：“藐视掌门，乃是一剑斩首的大罪，弟子不敢说。”

白髯老道人道：“你大胆的说，一切都有我担待，但你必需说实话。”

闻香道：“师伯吩咐，弟子就斗胆直言了，闻钟师弟和外人勾结，排除异己，准备把武当门下……”

白髯道长冷冷说道：“胡说，你闻钟师弟向道心诚，一心一意求进本门武功，当年你师父指定他承继掌门之位，他再三拜辞不受，生恐接掌门户之后，影响他的武功进步，但师命难违，仍是接掌了门户，为本门中一代杰出的弟子，怎么和外人勾结呢？”

闻香叹口气，道：“师伯，你老人家闭关多久了？”

白髯老道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三年了吧……”

闻香道：“是啊！师伯，三年的时间不太长，但也不短啊！闻钟师弟难道不会变吗？”

这白髯老道满面红润，有一股纯朴仁厚之气，似乎是很少在江湖上走动的人，但他双目开闭间神光如电，冷森如刀，显然有着精湛的内功，而且，对那闻钟道长，也十分信任，正容说道：“他身为一派掌门之尊，还会有什么不满足的，有什么可变，又如何会变呢？”

闻香道人脸上闪掠过一抹讶异之色！只可惜，那白髯老道，竟然未能留心到闻香的神色，如是他留心了，立刻可以由那闻香的神色中，看出异常之

处。

轻轻叹息一声，闻香缓缓说道：“师伯，不但你老人家难信，就是我这作师兄的骤听此讯，也是无法相信，以闻钟师弟才德兼具之资，怎会做出此等之事，但事实上，闻钟师弟确是变了。”

白髯老道冷冷接道，“闻钟现在何处？咱们去见见他。”

闻香道：“好吧！师伯既如此说，咱们就去见见他吧！”

白髯老道突然转身向外行去。闻香突然吹熄了大殿中的两盏灯。

白天平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可惜，闻钟道长未醒过来，如是他醒了过来，立刻就可以把事情解说清楚。心念转动之间，突闻一声厉叱，道：“叛徒敢尔。”

紧接着几声惨叫，和一声长啸传来。啸声满含激忿，划空而去。火光闪动，大殿中，重又亮起了灯火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闻香脸色苍白，手中提着长剑，仍沾有血迹。大殿门日处，躺着一个花白长髯的道人，已然七窍流血而死。除了那老道之外，还躺着两个和闻香等随来的年轻道人。

情势已经很明显，五个佩剑的年轻道长，都是闻香的心腹弟子，另一个和闻香年纪相若的花白长髯道长，大约是闻香同辈的师兄弟，七个人，早已设计好了暗算那白髯老道的方法，但因那老道不信闻钟会背叛武当派，而使他们改变初衷，在闻香吹熄了灯火之后，七个人出手暗算。

但那老道武功精深，在一刹那间出手反击，劈死了三人，一个和闻香同辈的兄弟，和二弟子。

看闻香手中长剑滴血，那白髯道人显然也受了很重的伤。

这时，还余三个仗剑的年轻道人，各自靠在墙壁间调息。

闻香道长强振精神，回顾三人一眼，道：“你们都受了伤吗？”

三个人似是已没有答话的气力，齐齐点头。

闻香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这老鬼，果然是厉害得很，咱们七个三死四伤，无一幸免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在神像前盘膝坐了下来。

白天平心中一动，暗道：看来，这闻香似是主谋人员之一，也许可由他身上逼出解药。心中念转，悄然而出。

先出手点了闻香的穴道，又跃飞到三个年轻道人处，分别点了三人的晕穴。

缓步再回到闻香身边，把闻香提向大殿一角处，解开他的晕穴，但却顺手又点了双腿双臂上的穴道。

闻香睁开双目，打量了白天平一眼。

大殿中虽然黑暗，但两人均有着超越常人的目力，隐隐可辨出对方面目。

闻香看那白天平虽然穿着道袍，但却从未见过，不禁一呆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告诉你，我不是武当门中弟子，所以，我们之间很清楚，

我可以下手取你性命。”

闻香道：“你敢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道长是否想试试？”

闻香道：“你既非武当门人，怎会卷入武当门户是非？”

白天平冷冷说道，“咱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讨论是非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要立刻给我答复。”

闻香道：“不答复，你要如何整我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斩下你的手指，我先从右手斩起，不信咱们试试。”

闻香吃了一惊，暗道：不知由何处冒出来这么一个小子，看样子，似乎是一个说到做得到的人。

但闻白天平问道：“贵掌门人，身受暗算，那解毒药物现在何处？”

闻香心中正在沉吟，是否应该回答他的话，白天平已经开始行动，伸手抓起了闻香的右手，手中匕首寒芒一闪，斩下闻香右手的小指。

闻香心头一凉，张口大叫一声。

但只张开嘴巴，声音还未发出，一只强力的手臂，铁条一般的五指，已然掐在了闻香的咽喉之上，道：“叫一声，我就掐断了你的喉管。”

闻香顿时冒出了一身冷汗，只觉对方是一个说出口，立刻就干的人。

白天平放开了卡在闻香咽喉的左手，冷冷接道：“听着，贵掌门身受之毒，解药藏在何处？”

闻香道：“由铁剑师叔收藏。”

白天平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是这次策动门户之变的第二位重要人物，身上岂不带一粒解药？”

闻香道：“贫道实在未收藏解药。”

白天平口气一变，不再问解药的事，却转而问起武当门中的形势。

这一来，闻香就无法推辞，有一项答得略慢，被白天平斩下一个指头，一次说谎，被白天平听了出来，又斩下一个指头。

连斩三指之后，闻香是心胆皆裂，眼前立刻浮现出一个缺少十指的人，不停的挥手乱抓，后面是有问必答。了解了各种事情之后，一指点了闻香的晕穴，送入三清神像之后，脱下了道袍，和闻香换过。

这时，闻钟已调息醒了过来。白天平简略的说明了经过，再说出自己的计划。

闻钟不住的点头，道：“贫道全力协助。”

白天平又悄然把闻钟送回方丈室中，在闻钟指点下，白天平又修正了几处假扮闻香的几个缺憾。然后，以闻香道长的身份，巡视了整个道观一周，一则了解一下形势，二则借机进入宾馆，暗中把消息通知丐帮中人，遣侯瑜回前山，设法调人进来，何时何处，如何联络，把手布在宾馆外面，以便接应。

白天平潜回方丈的云房，天色已然快亮。

闻钟道长已然到了毒性发作的初境，全靠精博的内功，运气支持着，未昏迷过去。

破晓时分，铁剑道长果然赶来了方丈室中。

白天平迎上去，道：“师叔，金剑师伯出了关……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我知道，他怎么样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身中四剑，伤得很重。”

铁剑道长一挥手，道：“掌门人怎么样了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已为弟子说明，答允投降了咱们，只是他毒性一发，恐难救治。”

铁剑道：“不妨事，你去取一杯温开水来。”

白天平早已有备，就木案上，倒了一杯开水，端在手中。

铁剑取出一粒丹丸，捏碎投入水中，道：“快替他灌下去。”

白天平应了一声，把一碗药水，灌下闻钟咽喉。这是对症之药，灌下不久，闻钟已然清醒了过来。

铁剑道长回顾了闻香一眼，道：“金剑的事，他知道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知道，弟子没有告诉他。”

铁剑道长点点头，道：“现在可以告诉他了！”目光转注到闻钟的身上，接道：“闻钟，你听着，你服下的解药，只有三七二十一日效用，时效一过，毒性仍然发作。”

闻钟睁开双目，望了铁剑道人一眼，道：“师叔可是还担心我吗？”

铁剑道人摇摇头，道：“那倒不是，我只能持有这等解药，不过，你如真心归附，咱们立刻可以把他们迎入三元观中，七日后，教主得到讯息，就可以赶来此地，那时，你身上之毒，就可以完全解去了。”

闻钟道人淡淡一笑道：“师叔委身事敌很久了，想必早已在三元观中有了部署？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本派中，二、三两代弟子中，有些冥顽不灵，我身为尊长，曾经暗示他们，但都被严词拒绝，我这里有一张名单，这几人都是咱们的大碍，掌门人，可以想法子先把他们除去。”

闻钟伸手接过名单，瞧了一眼，道：“师叔，只有这几个吗？”

铁剑恒长道：“这几个人都是首恶，各自掌握了不少人手，但只要把他们除去，余子就不足为患的了。”

闻钟道长道：“师叔说的是。”

铁剑忽然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闻钟，你如早和我合作，武当派一门，怎会有今日之乱。”

闻钟叹道：“弟子领受掌门之位时，曾经立下重誓，不能辜负历代祖师了。”沉吟了一阵，又道：“如今我已经尽到了责任，历经了生死，心中无憾。”

铁剑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说的不错，闻香，看来，你闻钟师弟不但武功、

才智在你之上，对事的看法，也有他独特、高明的见解。”

闻香道：“师叔说的是，一代掌门之才，自非我所能及了。”

铁剑道长嗯了一声，笑道：“你几时变的这样谦虚了。”

闻香道：“弟子等昨夜数人联手，出其不意的攻向金剑师伯，但仍然未能置他于死，倒是我们自己方面，伤了大半人手。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是昨夜中才醒悟了？”

闻香道长道：“近年来，弟子得师叔指点不少武功，自觉颇有心得，想不到，竟然无法挡人金剑师伯一击。”

铁剑道长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他是近百年中武当一门武功最为杰出的人才，如是他再多有一些心机，必有大成，可惜他一身好武功，却是……”

铁剑道长突然转向白天平道：“闻香，金剑伤势会不会死去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件，弟子不敢断言，但我们四剑俱都刺中，而且还击中他两掌。”

铁剑道长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添入找出他的行踪何处，他不善心机，也未必想到咱们会追杀他，找出行踪，立刻禀告于我，我要调集高手，趁他伤势未愈时一举追杀，如是被他养好了伤势，只怕对咱们大是不利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师叔也非他之敌，如不广集门中弟子合力围斗，找到他，只怕也未必杀了他。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目下外援人手已到了不少，明日，还有几位高人赶到，咱们借用外援除他，最好咱们两个都不露面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还是师叔的计划周密。”

铁剑道长望了闻钟一眼，道：“你们好好的商议一下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”

闻钟道长、白天平齐齐稽首恭送铁剑道长离去。

望着那消失的背影，闻钟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武当何其不幸，竟出了这等不肖弟子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目下时机紧急，掌门人必得先求恢复了武功，才能领导应变。”

闻钟道：“贫道已运气相试，功力已大半恢复，再有几个时辰，大概就可以恢复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从闻香口中，问出了部份内情，似乎是贵门中有不少杰出的弟子，都被他们网罗，只是平日混在一处，无法分辨，这一点，道长是否有办法查出来？”

闻钟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铁剑交给我一份名单，给我不少参考，未列于名单上的，只怕都已被他们收罗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名单上列入的贵门弟子，实力如何。”

闻钟道：“大约是武当实力的三分之一。”

白天平吃了一惊，道：“那是说，贵派有三分之二的实力，都被铁剑控

制了？”

闻钟道长点点头，道：“大概情形如此，不过，贫道自信，如是我能恢复了全部功力，对他们还有一些震慑的作用，铁剑给我的解药，好像很有效用，不过，照他的说法，这解药似乎只有二十一天的功用，我要尽二十一天的时间，把此事办完。”

白天平轻轻叹口气，道：“道长出身正大门户，为人处事，光明磊落，不知江湖上鬼蜮伎俩，叫人防不胜防，那铁剑虽然已给了道长解药，但未必就对道长放了心，所以，咱们还得小心从事，不可落入他的圈套之中。”

闻钟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他们还有什么圈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很难说，但咱们还是小心一些的好！”放低了声音，接道：“我一直担心一件事，他们会对我心中动疑，想不到，他们竟对我这么轻易放过，今夜里，我想把闻香移开，然后，我一直冒充下去……”

闻钟接道：“你可是杀了闻香？”

白天平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，我点了他的穴道。”

闻钟道：“闻香功力不弱，而且，习过运气冲穴术，万一被他冲开穴道，那就麻烦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用的独家点穴手法，但我还得去瞧瞧，其人为贵门罪魁祸首之一，不能让他逃走，以坏大事。”

闻钟道：“走！咱们一起出去看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毒性全解了吗？”

闻钟道：“就我自己感觉中，毒性已解了十之七八，同时，我也自感着功力恢复了大部，但究竟恢复了多少，我也不敢断言，我必得找个地方试试看自己恢复了几成功力，同时，看看形势，能作一些安排，那就更好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个不会引起铁剑的怀疑吗？”

闻钟道：“不至于吧！他让我设法处置名单上弟子，我自然也得准备一下了，何况，铁剑把全部的精神，都放在对金剑师伯的身上，他老人家是近百年以来，武当派最有成就的人物，本门绝技，集于一身，万一他老人家，有了什么不测之祸，那才是武当一门最大的损失了。”言罢，黯然泪下。

白天平回想夜来形势，缓缓说道：“我想金剑老前辈虽受暗算，只是受到一点伤害罢了，他在一瞬间，击毙数人而遁，想来，伤势不会太重……”

闻钟接道：“我知道金剑师伯的为人，他如是伤的不重，决不会逃走，必然会清除孽徒，既然逃走，伤的不会太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去势如电，想来也不会伤得太重，听说贵门以内功深博，享誉江湖，对疗伤一事，特有成就。”

闻钟道长道：“不错，所以，我对金剑师伯的生存，还有一半的希望……”站起身子，接道：“咱们走吧！救助金剑师伯的事，第一优先，咱们探听一下，他们是否已找出他的下落。”

白天平心中也明白，金剑道人武当门户十分重要，对眼下的形势，更

有着莫大的影响力量。

偌大的三元观中，很少瞧到有人在到处走动，凡是有着江湖阅历的人，在三元观中走一阵，立刻可以瞧出，这天下第二门派，正在遭受着大变。

闻钟连穿过两重殿院，竟然未遇上庭院内有武当门人物行动，不禁黯然一叹，低声道：“看来，他们确实控制了大半个门户，可笑我身为一派掌门，竟然未能早日发现，他们不但控制了武当门户，而且，也似乎在改变武当一派传统的制度，这是彻度彻尾的背叛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道长，听说贵派和少林，都有着极完美的制度和规戒，门户之变，不易发生，以铁剑道长，和闻香道长的身份，怎会甘心事敌，背弃师祖？”

闻钟道长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是的！现在我还是不太明白，他们怎会如此的心狠手辣，丧心病狂，闻香和我，争过掌门之位，事敌犹有可说，但铁剑师叔，在本门极受尊敬，自先师证道飞升之后，剑字一辈的长老，只余下金剑、金铁两人，金剑师伯，不太理会俗凡琐事，一心一意，精研武当绝学；论职位、权势，铁剑师叔都不应背叛武当，所以，我也未对他生出防范之心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个，定然有令人想不到的内情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他会不会偷觑这掌门之位呢？”

沉吟了一阵，闻钟缓缓说道：“不会，当年先师一度曾把掌门之位，交付铁剑师叔，但他坚拒不受，贫道能接掌门户，还是他的推荐，如今贫道已接掌门户近二十年，他如真有接掌门户之意，似是不会等到七十过后的暮年老境了。”

白天平却也无法在一时间找出铁剑背叛武当门户的原因，话题一转，道：“闻香这个人呢？”

闻钟道：“武当一门，分为两支，闻香和我，都属正支，历代接掌门户的人，大都由我们这一支相传。另一支，号称玄支，纯以习练武功为主，心无旁骛，也就是金剑师伯那一支，但他们的身份、地位，极受尊重，所以，少林和本门，都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，接掌门户的人，不一定是门户中武功最强、智略最高的人，而是选取圆通事物，熟悉经文、品德纯正的弟子出任，因为门户庞大，弟子众多，派中规范典章，已够掌门人应付，实也无法分心于江湖事务……”

两人先入三清殿，闻钟守望，白天平绕到神像后面，看闻香仍然沉睡未醒，立刻又点了他两处穴道，才和闻钟同时离开。

对武当派中详细情形，白天平并不太了解，但凡是见着闻钟道长的人，无不稽首为礼。但不同的是，有些人行过礼后，转身就走，有些人却肃立一侧，等候问话。有几次闻钟和人交谈，声音很低，似是有意的不让白天平听到。

两人沿着三元观走了一趟，重回到掌门人的云房，闻钟才低声对白天平道：“果不出你的预料，他们不但有防备，而且防备得十分严密，一些对我

忠实的弟子，都被闻香借我之名，调往别处，还有一部份人，被他们在身上下了毒，形同废人，目下三元观中，十之八九是他们的心腹手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所以，他们才放心让你四处走动。”

闻钟叹口气，道：“有一件事，我一直想不明白，被他们拉拢过去的人，有很多人都是对我十分忠诚的人，竟然性情大变。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他们自然有他们的办法，你这番巡查之后，可有什么安排？”

闻钟点点头，道：“有，他们认为你是闻香，所以，很多都避开你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知道……金剑道长……”

闻钟接道：“他们已经去打听了，有消息会很快传来。”

笑一笑，接道：“我已吩咐两个心腹弟子，把闻香设法移开，问题是你，你不能长时间扮作闻香，因为，有很多他和铁剑之间的隐秘，没有人知道，万一他问起来，岂不是立时要被揭穿。”

白天平沉吟一阵，道：“道长，在下之意不但要冒充闻香、还要伐个人冒充铁剑，只有这样，咱们才知道铁剑和那个组合勾结的内情。”

闻钟道：“这个就不容易了，贫道想不出什么人冒充铁剑的能耐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心中倒有这么一位人物，武功、年龄，加上江湖上的经验，都可胜任……”

闻钟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天侯老人侯瑜。”

闻钟道：“就算有这么一个人，但要暗算铁剑，实非易事！”

白天平道：“铁剑道长的武功，在贵派名列第几？”

闻钟道：“金剑师伯，为本门中一位特别杰出的人才，自是第一高手，目下武当派，除了金剑师伯之外，就属铁剑了，贫道如若伤势痊愈，还可以和他对抗百招，如是毒伤未愈，那就很难和他对抗了。”言下之意，无疑说明，他是武当派中第三位高人了。

白天平道：“道长觉着在下，如若暗施算计，能否得手呢？”

闻钟道：“申帮主对阁下很推崇，阁下的胆识、机智，贫道已十分佩服，但贫道还未见识过阁下的武功，铁剑已习成了本门中十段锦的内功，可以倒转脉穴，一般点穴手法，很难伤得了他，而且，他为人深沉，随时随地，都可以防人暗算，除了金剑师伯之外，别人，他也不放在心上了。”

白天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暗算铁剑的事，在下见机而作，道长准备如何清理门户，是否已有了打算呢？”

闻钟道：“目下情势，晦暗不明，贫道还无法计算出来，有多少弟子，忠实于我，而且，金剑师伯的生死，也有着很大的关系，贫道也很难提出一个具体的计划，必须看事态发展，才能决定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知申帮主见过那位副教主后，情势有何变化，在下想到贵宾馆中去见识一下。”

闻钟道：“贫道和你一起去吧！三峰兄的生死，关系江湖正邪的成败很大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申帮主的武功，能否抗拒铁剑道长？”

闻钟道：“申帮主的武功，大约和贫道在伯、仲之间，他对江湖上的影响，倒非全是为了他的武功上的成就，而他的名望，在目下江湖上，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，真还不易……”长长吁一口气，无限忧虑地说道：“本门这番大变，使贫道想到了少林派，是否会和本门一样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是说，少林寺也会和贵门一样的遇到不测之变。”

闻钟道：“少林比本门庞大，也比较组合严密一些，不过，贫道觉着，也并非全无可能。”

说话之间，瞥见一个中年道人，急步而入。他似是有话要说，但一见闻香之后，突然停口不言。

闻钟低声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望了闻香一眼，那中年道人简短地说道：“申帮主来了。”

闻钟道：“快些请他进来。”

那道人犹豫了一下，才欠身而退。

闻钟点点头，道：“我已暗中调换了守护在我这云房四周的人，好在，这些事，都是闻香安排，铁剑道长似乎是还不太清楚。”

谈话之间，申三峰已带着黑、白双卫，行了进来。

闻钟一拱手，道：“申兄，贫道抱愧万分。”

申三峰把黑、白双卫留在室外，独自步入云室，望了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晚辈白天平。”

申三峰叹口气，道：“老弟，真是多亏你了，如若不是你及时而至，只怕丐帮和武当，都将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境……”回头对闻钟一拱手，接道：“道兄身上之毒，是否已解？”

闻钟道：“他们不会太放心我，在我身上留有暗毒，三七二十一天，过了二十一天后，如是他们证明我确有效忠之意，才给我解除余毒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申老前辈见多识广，是否已认出了那人的身份了。”

申三峰点点头，道：“他虽然极力隐藏自己，而且，也戴了人皮面具，但仍然被我瞧出了一点蛛丝马迹。”

闻钟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申三峰道，“说出来，实是有些骇人听闻，但愿是我看错了人才好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

申三峰道：“好像少林寺的戒光大师。”

闻钟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，你没有瞧错吗？”

申三峰道：“我相信是没有瞧错，但愿我是瞧错了。”

闻钟道长道：“戒光大师怎会投靠那神秘组合呢？”

申三峰道：“看来，贵门中铁剑道长，在那神秘组合的身份，似是也不太低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是个什么样的组合呢？教主又是什么人？”

申三峰道：“这些情形，我也不太清楚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位副教主，是否是戒光大师，暂时不用研商，倒是那副教主目下的用心何在呢？”

申三峰道：“目下的用心，是先行征服了武当派和本帮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可告诉了帮主有什么进行的步骤吗？”

申三峰道：“计划之中，先对付武当派，但他们有一点顾虑，那就是贵门中的金剑老前辈，似乎是先行设法把他除了，然后，就正式接收贵门，成为他们一处分舵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就不错了。”

申三峰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是怎么回事？”

白天平把昨夜中经变之情，很仔细地说了一遍。

申三峰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看来，金剑老前辈对他们的威胁很大。”

闻钟道：“金剑师伯，为本门百年来最有成就的人物，武功已到了莫可预测之境。”

申三峰急道：“道兄，现在他身受暗算重伤，不知躲在何处，咱们得想法子保护他。”

闻钟道：“贫道已派人去探听了，还没有回信到来。”

白天平心中一动，道：“两位老前辈，在下想到了一件事，要想个法子才成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如是咱们先找到那金剑道长，可以集中所有之人，保护他的安全，如是先被他们找到了，那将如何？”

申三峰道：“不错，此事关系重大，不可不有所顾虑，咱们也得准备一下。”

白天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帮主有何高见？”

申三峰道：“我和闻钟道兄中，分一人参与他们寻找的行动，一有消息，立刻设法传递过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很高明的办法，但不知两位之中，哪一位参与合适？”

闻钟道：“我看这要偏劳申帮主了，贫道不太适宜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既要参与，立时就要有所行动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我这就去，想法子和他们会合，我带双卫同行，有消息，我就派他们中一人回来传讯便了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帮主，咱们的人手到了没有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大概快了吧！守护前山到此的山道的人，似乎已知门户有变，和咱们很合作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可惜咱们在此人手太单薄。”

申三峰道，“我已传讯招请人手赶来，眼下之急，先要应付。”

白天平一抱拳，道：“帮主先请吧！眼前第一件重要的事，是先设法保住金剑老前辈。”

申三峰一点头，带着黑、白双卫而去。

闻钟道长突然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如若申帮主没有看错，那位副教主真是少林戒光，就麻烦大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戒光的武功很高吗？”

闻钟道：“贫道曾和少林方丈有过一次长谈，论到门户中的人才，少林方丈就提起过戒光大师。”

白天平心头一震，半晌答不上话来。需知少林寺僧侣数千，当得高手之称何至数百人，能被掌门人，在另一派掌门人的面前推崇、夸奖，自然有非凡的成就。

白天平道：“申帮主能一口说出戒光，定有所本，看来，戒光的身份，不致有什么怀疑，所以，在下有一个很不幸的想法。”

闻钟心头一震，脸色大变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你是说少林也可能有了和本门一样的变故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太一样，不过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

闻钟道：“白少侠的看法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戒光能得掌门人的推崇，除了他武功上的成就之外，而且，他亦是深得掌门人信任的人……”

闻钟心头一惊，道：“你是说少林掌门人也……”话到口边，竟不忍说出来。

白天平道：“自然，那是最坏的打算，也可能是戒光个人的行动，少林掌门人迫于情势，无法管他了……”

闻钟道：“不可能，少林的规戒，比本门还要严格，决不会纵容门下弟子为恶，所以，你预感的不幸，很有可能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道长之意，是否说那少林掌门人，也可能加入了那神秘的组合之中。”

闻钟道：“这个，贫道倒不敢作论断，但如少林掌门人，不作掩护，戒光纵然能加入那神秘组合，只怕也无法保住机密外泄。”

白天平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武林正义赖以维持的两大门派，竟然都被人渗透进来，而且，贵门的铁剑，少林的戒光，都成了那神秘组合中重要人物，武林中还有何正义可言，如非在下找申帮主到武当一行，也很难了解到这些事情。”

闻钟道：“少林基础，比我们雄厚、广大、大约还不致于闹得像本门这样悲惨，纵有几位心怀不轨的弟子，也不敢明目张胆的胡闹。”

谈话之间，忽见一个青袍道人，急步行了进来。

闻钟道：“松木，有没有老人家的消息？”

松木一欠身，道：“弟子没有见到他老人家，不过，弟子们见到了铁剑师祖，和六个青袍老者，都向后山听蝉谷赶去。”

大约松木已知道了闻香是白天平所伪扮，所以全无顾虑。

闻钟神情肃然地道：“无论如何咱们都要保护金剑师伯的安全，松木，你调集了多少人手？”

松木道：“门中弟子，大都忠于掌门人，除了掌门人同辈中几位师叔，和铁剑长老勾结之外，三代弟子，纵有被他们收罗的人，也都身遭胁迫，不得不从，届时，掌门人只要能宣布既往不咎，他们都可以改对掌门效忠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松风师兄，和松涛师弟，各带十个四代弟子，待命观外，不过，他们为了不使铁剑师祖动疑，行踪都很隐秘。”

闻钟道：“好！你传我之命，要松风、松涛，和宾馆中丐帮的人联络……”

松木接着道：“弟子还有一事禀告，丐帮中人，已得松风师兄之助，全都进入宾馆了。”

闻钟道：“你们做得很好。”

松木道：“玄门下院中人，是否也要通知一声？”

闻钟道：“据申帮主说，青风子已然投入那神秘组合之中，玄门下院中的内情，我们还不了解，目下暂不用通知他们。”

松木道：“弟子遵命。”

闻钟道：“你去吧！你和松涛、松风暂时在宾馆中待命。”

松木一合什，转身而去。

闻钟一顾白天平道：“走！咱们到后山听蝉谷去。”

白天平一面紧随在闻钟身后而行，一面低声问道：“听蝉谷名字很雅，不知是个什么样的所在？”

闻钟道：“那地方像它的名字一样，到处开满着山花，有一座水潭，蝉声蛙鼓，汇合一处，听起来很动人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地方可有藏身的地方？”

闻钟道：“有！不过，他们要仔细搜查，那地方就无法存身两人加快了脚步，直奔听蝉谷。行至谷中，山岩后，突然闪出了两个人，拦住去路。一个四旬左右的道人，一个是五十上下的青袍老者。

那道人识得闻钟，一欠身，道：“弟子见过掌门师尊。”闻钟低声道：“铁剑师叔在谷中吗？”

那道人恭谨地答道：“铁剑师祖在谷中。”

闻钟点点头，举步向谷中行去。

青袍老者一挥手，道：“慢着。”

闻钟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青袍人道：“你虽是武当派的掌门身份，但也不能轻易入谷。”

闻钟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青袍人道：“副教主的吩咐……”笑一笑，接道：“铁剑道长，是本教中的总护法，你阁下在本教中的身份，也不过是一个分舵主而已。”

闻钟道：“你让开，我要见副教主。”

青袍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要见副教主，也得等副教主出来再说。”

白天平怒道：“你这人敢对本派掌门如此无礼，咱们还谈的什么合作呢？”

青袍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贫道闻香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这地方没有你讲话的余地。”

白天平突然挥了一掌，劈了过去。

青袍人未料到他出手就打，而且掌势疾急，力道强猛，被逼的后退了五步，才把一掌避开。

白天平未待他还手，右手长剑出鞘，一招“仙人指路”，攻了过去。

这一招很平常，但用的时机恰当，而且又十分快速。青袍老人口中哇哇大叫，人却又被逼的向后退了三步。白天平长剑疾展，寒芒如电，展开了一轮快攻。

青袍老人几度想撩起长衫，似是要准备取出兵刃拒敌。但白天平的剑势攻势劲急，使他完全没有拔出兵刃的机会。青袍人显然是有些吃惊，他未料到闻香的剑招竟然如此的辛辣。

闻钟道长也看的心中暗暗震动，用剑一道，本为武当所长，但白天平的剑路，似是和武当剑路相似，但阳刚和阴柔的交替，那又非武当剑法所及了。

这时，那青袍人已被逼入一处山壁死角所在。形势逼迫，青袍人不得不冒险取出兵刃对敌。心中大大的懊恼，不该太过托大，竟未能先行取出兵刃……心中念转，右手已然伸入衣襟之内，握住了刀把。

就这一阵空隙之中，白天平的剑尖，已然乘虚而入。寒芒一闪，斩下了青袍人的小臂。

血雨迸溅中，白天平的剑尖，已然顶在了青袍人的前胸之上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如是不愿死，那就请确实回答我们的问话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你们要问什么？”言下之意，显然已屈服在白天平的剑势之下。

白天平道：“你在教中是什么身份？”

青袍人道：“护法身份。”

白天平出手一指，点了他右臂上的穴道，止住了流血，道：“你们的副教主，可是少林寺的戒光大师吗？”

青袍人呆了一呆，道，“我不太知道。”

白天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知道自己了？”

青袍人道：“那自然知道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什么出身？”

青袍人道：“在下出身草莽，不属九大门派的。”

白天平不再多问，点了青袍人的死穴。

闻钟低声道：“杀了他了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杀他，咱们如何能进入谷中呢？”

想到了敌人的恶毒手段，闻钟不再多言。

望着武当的弟子，白天平冷冷说道：“把那人的尸体收起，如是有人问起来时，就说他追一个人，向北方去了。”

中年人道：“什么样一个人？”

白天平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，穿一件青衫。”

中年道人点点头，道：“最好，我也能……”

白天平出手一指，点了那中年道人的穴道，低声对闻钟道：“这道人是几代弟子？可以悔过自新，为我所用吗？”

闻钟道：“是四代弟子，看样子他似已有悔悟之心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唉！你是一代宗师的身份，自然有一种恢宏的气度，非一般武林人物所及了。”

闻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白少侠，贫道也明白，我们不太适合在江湖上走动，不够心狠手辣，但玄门生涯，使贫道养成了拘谨性格。”

白天平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对敌人太仁慈了，那就是替自己制造危险，等一会儿，遇上那位什么副教主时，千万不可再存仁慈之心。”

闻钟道：“多谢指教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道长请走前面带路。”

对白天平，闻钟似是已生出敬重之心，当先举步向前奔去。听蝉谷的形势，闻钟似是极为熟悉，奔行如飞。

这是两道山壁中，夹峙的一座山谷，宽处约有十几丈，狭窄的地方，也有五六丈阔，山花盛放，红白杂间。突然间，闻钟道长停下了脚步，闪入一座大岩石之后。

白天平也瞧到了前面人影，紧随在闻钟身后，闪入岩石后面。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老前辈，那是什么地方？”

闻钟道：“那地方叫祖师洞，金剑师伯果然躲在那里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快些过去瞧瞧。”

闻钟道长道：“贫道正在想，咱们应该怎样才能过去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几个人，都是武林中一流高手，咱们就算轻步行去，也难免被他们发觉，那就不如堂堂正正的走过去。”

闻钟略一沉吟，道：“白少侠说的是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道长，等一会，咱们如是和人动手，千万不可手下留情。”

闻钟点点头，道：“贫道记下了。”

两人闪身而出，直向前面行去。

距离铁剑等人还有四五丈远，铁剑等已然警觉，回头望来。

闻钟合掌一礼，道：“见过师叔。”

铁剑道长微一颌首，白天平和闻钟，加快脚步行了过去。

只见峭壁之间，有一座洞口，洞口前面躺着个青衣老人，胸前仍有鲜血涌出。显然，是那老人在向山洞中冲进去的时间，受到重伤。那伤口不是创伤，也不似钝器所伤，伤口很细小，但却很重。

闻钟神情严肃，目光转动，打量了四个青袍老人一眼。那是四个年约六旬以上的老人，其中一人，修躯方面，颇似少林的戒光大师。

武当派掌门之尊，很少在江湖上走动，虽然瞧出了三个青袍人不是庸俗之流，但却认不出三人是何身份？

白天平初出茅庐，更是认不得青袍人的身份了。但他对那副教主的身份，却是记忆深刻，一眼就瞧了出来。

闻钟双目盯注那方面修躯的青袍老人身上，缓缓说道：“阁下是……”

铁剑道长接道：“闻钟不得无礼，这位是徐副教主。”闻钟哦了一声，合掌说道：“属下见过徐副教主。”方面青袍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掌门人能和本教合作，本座甚表欢迎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掌门人高瞻远瞩，日后本教大业，必有贵掌门人的一份大功。”

闻钟道：“大功贫道不敢居，但望能保有武当基业，贫道能上对历代先师，那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方面青袍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掌门人放心，贵掌门既和本教合作，在下担保贵派基业不会有所损伤。”

铁剑道长倚老卖老地说道：“闻钟贤侄，咱们既然决心归顺教主，必先为教中立点功劳才是。”

闻钟道：“不知要如何立功？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金剑师兄，施用本门绝技太极指，伤了本教中一位护法。”

闻钟道：“师叔的意思是……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金剑对掌门人一向敬重，只要你以掌门身份，叫他出来，由我出手对付他……”

闻钟接道：“就本座所知，金剑师伯武功精湛，恐非师叔能敌。”

铁剑脸一红，道：“他已身受重伤，再者副教主身手非凡，如若联手而攻，金剑决非敌手。”

闻钟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诸位何不联手冲入祖师洞呢？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他凭险据守，施用太极指神功，我等不易冲入。”

闻钟暗暗吁一口气，忖道：金剑师伯，还能施用太极指神功伤人，那是说，他的伤势，还无大碍。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师叔之意，可是要我进去找他出来吗？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你如进入祖师洞，只怕他不会放你出来了。”

闻钟道：“我如不能进去，又如何能说服他出来呢？”

铁剑道长回望着那方面青袍人，道：“副教主的意思……”

方面青袍人接道：“如是贵派掌门人，确有说服金剑道长的力量，不妨入洞一行。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他是唯一可能的人了，如是他不能说服金剑，本教中再无说服他的人了。”

白天平突然一上步，一指点中了闻钟左肩后的“风府穴”，道：“师叔，弟子陪掌门人同入祖师洞中一行。”

闻钟双目圆睁，望着白天平道：“你这是……”

白天平知他为人方正，不知江湖上的诡作手段，急急说道：“在下以掌门人的生死威迫金剑师伯，想他定可就范了。”

铁剑道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闻香，你陪掌门人去一趟吧！”

徐副教主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铁剑道兄常对本座夸奖你闻香道兄的才智，今日才得一见，果是独挡一面的大才。”

白天平一欠身，道：“副教主栽培，闻香终身不忘。”

徐副教主连连点头，道：“我一定在教主面前大力推荐。”

白天平欠身一礼，沉声道：“掌门人，咱们进去吧！”

闻钟只好举步而行，白天平紧随在身后，掌势在闻钟的背心之上。

第十九回 计阻强敌 神丹渡厄

王霞

深入了一丈左右，山洞突然向右弯去。白天平一掌拍活了闻钟的穴道，低声道：“掌门人，这是苦肉计。”

闻钟道：“当时，我虽然有些不太明白，后来你一提，贫道就明白了。”

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闻钟道：“是金剑师伯吗？弟子闻钟。”

只听一声长长叹息道：“你是闻钟掌门人？”

闻钟道：“是的！师伯伤势如何？”急步奔了过去。

白天平紧随闻钟身后，道：“掌门人，解说一下内情，金剑老前辈，对闻香记恨甚深，别要一见面，就给一招狠的，在下就招架不住了。”

闻钟快步行了过去，低声对金刚道长说明内情，才招呼白天平行了过去。

这时，虽然已深入石洞，但仍然有光线透入，加上白天平过人的目力，清楚看到了金剑道长道袍上都是紫色血块，脸色苍白，瞪着一双眼睛。

他受了极重的伤，又有着无比的疲倦，就像是一个人几日几夜没有睡觉一样，眼皮重过千斤，但却强睁着不让它闭上。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，你需要调息一阵。”

金剑道长冷冷说道：“我也知道调息，如若我还不坐息，再过十二个时辰，我会精血干涸，伤发而死，但我总还要过十二个时辰才死。”他白髯如银，胸无城府，想到了什么话，全都说了出来。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调息一下，使疲劳尽复，需得多少时间？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我的伤太重，真气也消耗太多，只怕要四个时辰以上，才能恢复疲劳。”

闻钟道：“师伯身上的剑伤？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如是在我未坐关之前，他们那几剑都中了要害，立可取我之命，这几年坐关参悟，领受武当内功之妙，真气通过了生死玄关，全身要害，都能在感应中移动位置，所以，他们觉着伤了我的内腑大穴，其实，只是皮肉之伤，不过，是很重的皮肉之伤，我失去了很多的血……”

闻钟接道：“师伯为本门中百年来成就最高之人，为了本门，为了师伯，你都得珍重才是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如不是我在伤后运气和他们动手搏杀，这伤早好了，咱们武当内功博大精深，真气能够封穴闭脉，使伤处行血凝固，敷点药，很快就可以收口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，这座山洞还有多深？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再往里，是敝派历代祖师停骨之处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晚辈和闻钟掌门联手，攻敌不足，但守护这座石洞，大概还可以，四个时辰之后，老前辈恢复了疲劳，咱们再设法破围杀敌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好是好！我老人家正需要坐息，只怕你们守不住，被人

冲了进来，把咱们全部活捉了去。”

闻钟低声道：“白少侠的武功，胜过师侄多矣！无论如何，师伯调息为第一要事，因为，目前情势，已迫眉睫，除了师伯神功尽复之外，只怕无法挽救武当派了。”

金剑道长哦了一声，道：“那咱们就试试。”他说试就试，立刻闭上双目，运气调息。

白天平低声对闻钟道：“掌门人，咱们得选好形势，研商个拒敌办法。”

闻钟道：“其他人的武功，贫道不太清楚，但铁剑师叔的成就，贫道凭借掌门人特殊的传授，可以抗拒他冲不进来。”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就行了，山洞狭窄，他们无法一口气冲了进来，咱们只要凭险固守，至少可以挡住他们，等金剑老前辈调息过后，咱们就可以对付他们了。”

闻钟道：“贫道对江湖中的诡变阅历太少，一切由白少侠决定就是。”

白天平举步，悄然向前行去。

闻钟心中会意，随后跟了上来，低声道：“白少侠有什么指教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座山洞，只有听蝉谷这一个入口吗？”

闻钟道：“是的，只有一个入口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目下最叫人担心的一件事，那就是怕他们施用火攻，两面石壁，火势无法烧人，但那烟薰之苦，必将极难忍耐，咱们还好，金剑老前辈，正在运气调息，只怕会受到惊扰。”

闻钟略一沉吟，道：“除非他们把大批木柴堆在洞口燃烧，目下的风向，对他们不太有利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所以，咱们的防守，要尽量接近洞口，如此一来，咱们失去了凭仗山洞转弯的优势，而且，两人也必须讲究配合，贵派武功，在下了解的不多，所以，咱们要先求武功上有一种默契。”

闻钟点点头，把武当太极慧剑的变化要旨，大略的口述了一遍。

这是武当派不传之秘，每一代只能两至三人，除了掌门人外，只有掌门人选定一人至两人，习此剑道。这一套镇山剑法，在武当派中，历年都有添改，使得更为精奇。

简略的说出了这套剑法的精要变化，使得白天平获益极多。两个人研商好了防守之策，已过了顿饭工夫。

这时，守在洞外的铁剑等，已然等的不耐，高声说道：“掌门人，金剑师兄是否已答允投入本教。徐副教主已然答允，只要金剑师兄愿投本教，不但不咎既往，而且，还要界以重位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道长，尽量应付他们，托延时间，现在，已过近半个时辰，还有三个半时辰。”

闻钟叹口气，道：“贫道生平未说过一句谎言，此刻，形势所迫，也只好说些谎言了。”提高了声音，接道：“金剑师伯守正不阿，我必需得和他

仔细的谈谈才成，师叔请再等候片刻。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你告诉金刚师兄，他已身受重伤，而且，独木难支大厦，如是他再坚持下去，对他个人无益，对整个武当门户，也无帮助，不过，时间不能太长，顿饭工夫之内，你如仍然无法说服于他，你就退出山洞，我们准备施用火攻了。”

闻钟道：“好吧！弟子再作努力，但望能说服金剑师伯。”

语声顿住，低声向白天平道：“他们果然施展火攻了。”

但闻铁剑道长的声音，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闻香何在？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他一定要我出去，问明内情，为了拖延时间，你就说我重伤在金剑道长的掌下，无法行动。”

闻钟高声说道：“闻香师兄已伤在金剑师伯的掌下，现正在运气调息。”

铁剑道长本还对闻钟有些怀疑，但听到闻钟一番话后，心中忽然消去疑念，高声道：“闻香的伤势如何？”

闻钟高声道：“伤得很重，无法行动，弟子正在助他运气。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要不要我去助你一臂之力？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告诉他，你很希望他来……”

闻钟心中忖道：这怎么行，但口中却应道：“弟子很愿师叔进来……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金剑师兄怎么讲？”

白天平道，“金剑前辈没有讲什么，只是瞪着双目看着我。”

闻钟道长依样画葫芦的传了过去。

但闻铁剑的声音，传了进来，道：“既是金剑师兄不同意，为叔我也不进去了，闻香暗算前辈，受点惩罚，也属应该，不过，你要告诉他，这是奉命行事，情不得已，千万保下闻香的性命。”

只因白天平假扮闻香一事，十分凑巧，所以精明如铁剑道长者，也是无法想到。

闻钟应道：“那很好，闻香师已如若调息得宜，大约可以保全下性命。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那很好，你好好和金剑师兄谈谈吧！”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看来这金剑武功之高，不但使得铁剑有很多的顾虑，就是那位副教主，也似乎有很多的顾虑了。

铁剑道长已说出施用火攻的办法，白天平和闻钟，也开始细心的布置，洞中有不少可以移动的山石，用来堆作一道石墙，并且捡了不少合手的石块，当和暗器。

大约又过一顿饭的工夫，洞外又传入铁剑的声音，道：“闻钟贤侄，金剑师兄是否已允归入本教？”

闻钟只觉再无可以回答之言，低声对白天平道：“你现在告诉他什么话，他也不会相信了，最好的办法，是咱们不理他。”

但闻铁剑的声音，一句接一句传了进来，不停的呼叫闻钟之名。闻钟望望白天平，置之不理。

铁剑道长呼喝了一阵，不听有人回答，心中大是懊恼，回顾了那方面人一眼，低声道：“副教主，你看他们会不会都死在金剑的掌下？”

副教主冷笑一声道：“照本座的眼光，你似乎上了大当。”

铁剑心中虽然明明知道，仍然忍不住，道：“副座的意思是

副教主接道：“我的意思是说，那闻钟根本就没有真心投降咱们，他一直在骗咱们，咱们一直被运用着。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闻钟是靠不住，但他已明白自己的生死握在咱们手中，又有闻香暗中监视，所以，我很放心。”

副教主冷冷说道：“你很放心？现在，你准备如何？”

铁剑道长叹口气，道：“虽然事有些可疑，但我一直未得闻香的警告，也许是那金剑老道，发了疯，连掌门人也收拾了。”

副教主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这不能单凭猜测。”

铁剑道：“副座的意思……”

副教主道：“目下金剑伤势还未复元，如若再杀了闻钟闻香，必然又耗费去不少内力，你足可和他抗拒了。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副座之意，可是要本护法入洞搜寻吗？”

副教主道：“本座正是此意。”

铁剑道长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！但望副教主能派一人为我助手。”

副教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本座要亲自证明，你走在前面开道，本座随后同行。”

铁剑道长欲言又止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那副教主微一摆首，两个青袍老人一左一右，紧随在身后，那位副教主，却是紧追在铁剑身后，相距也就不过三尺左右，一伸手，就可以攻向那铁剑身后的大穴要害。

隐在暗中的闻钟和白天平看四人排成一个紧凑的方阵而入，倒是大感意外。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洞中狭窄，他们无法合力出手，咱们在第一道转弯出手阻敌。”一面缓缓向后退去。

闻钟紧随着白天平向后面退，一面低声道：“白少侠，出手时，由我为主，你在旁边帮忙，免得他们很快的发觉你不是闻香。”

白天平点点头，道：“动上手，他们应该很快明白。”

他们选择了最有利的地形，一直能清晰的看着四个人的行动。

也许是铁剑道长对金剑的畏惧太深，所以，四人行入石洞两丈之后，突然静伏不动。白天平闻钟施用传音术，谈了不少的话，四条人影，才又蠕蠕而行，向洞中行来。

闻钟道长悄然拔出长剑，又用传音之术接道：“白少侠，咱们可要死守此地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必要时咱们可以退回第二个转弯之处。”

闻钟点点头，道：“对敌经验之上，在下相信白少侠强过贫道，应该如何，你随时出言招呼就是。”

这时，铁剑等已接近到七八尺外，白天平双手各握一颗石块，待机出手。突然间，铁剑道长出声喝道：“闻钟贤侄，闻香的伤势怎么样？”

白天平暗施传音之术，道：“投石问路，他想找出你的停身位置。”

闻钟微微颌首，面对石壁，沉声说道：“金剑师伯还未答允，还在和弟子争论，闻香师兄的伤势，已然好转甚多。”声音撞上百壁，折射而出，听起来，似乎由很远的地方发出。

站在铁剑身后的徐副教主，突然低声接道：“声音距此很远，咱们先冲过那道转角。”

铁剑道长用行动表现了回答，侧身贴壁疾进。七八尺的距离，只不过一眨眼间，人已到了转角口处。

瞥见寒光流动，一抹冷芒，电闪而至，刺向铁剑的咽喉。这一剑，来的无声无息。而且，不带一点剑气、风声，骤然而至，几乎刺中。匆忙之间，铁剑身子一闪，在万分险恶之下，避过一剑。不敢当受再一剑的攻击，铁剑道长一吸气，后退了五尺。那紧随在身后的副教主，如随风柳絮一般，也向后飘开，却把随在身后的两个青袍老人，由暗处送入明处。

那灵蛇出穴般一剑猛刺之后，立刻收缩起剑身。

铁剑道长定定神，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是闻钟吗？”

这一次，闻钟不再理会他。

铁剑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不讲话，难道我就瞧不出是你吗？哼！单凭你的出手剑式，我已经知道是你了。”

闻钟忍不住冷声说道：“你知道了很好，像你这样本派中有着十分崇高身份的人，竟然也甘为别人利用，残杀自己的同门弟子，如非我亲眼看见，实叫人难信得很。”

铁剑道长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早想到你不会真心归顺，所以，未把你身中的余毒解去……”

闻钟冷冷接道：“够了，铁剑师叔，你在本派中身份是何等尊高，但你投到了对方，只不过是一个高级的护法而已……”铁剑大声喝道：“住口，闻钟，你把闻香怎样了？”

闻钟冷冷说道：“闻香吗？可能死了。”

铁剑道长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！你竟敢对我如此无礼，又杀害了闻香，凭你那点武功，难道能够抗拒副教主的绝世神功吗？”

闻钟正待反唇相讥，揭穿那自称副教主的身份，但话还未及出口，白天平已低声说道：“不要激他们拚命。”

闻钟心中一凛，立刻忍下。

铁剑道长不听闻钟回答之声，心中更是恼怒，伸手拔出背上的长剑，道：“我倒要瞧瞧你有多大能耐，竟敢对前辈无礼。”身子一侧，贴着石壁，向

前滑了过来。

闻钟一耳贴在石壁之上，虽是微小之声，亦可听得，觉出有人贴壁行进，立时凝气戒备。

铁剑道长滑到转弯处，长剑护身，陡然向前行了一步。

闻钟刷的一剑“笑指天南”，点了过去。

铁剑道长早已有备，长剑一推，封开了闻钟的剑势，冷冷说道：“闻钟，你真敢和我动手吗？”

闻钟也不答话，手中长剑连变，一连攻出三剑。

这三剑奇幻凌厉，莫可预测，把铁剑道长封堵在转弯处，难越雷他一步。

两人虽然接手数招，但却彼此还未能相对见面。

一则是山洞狭窄，两人手中长剑，都无法施展出手，二侧闻钟剑上的力道强劲异常，迫的铁剑道长无法向前行进一步。

铁剑道长虽然号称武当派第二高手，但武当派中规定，使得武当掌门人有几招很奇幻的剑法，除了掌门人身份外，不得传授别人。

闻钟就是凭这几招特殊的剑法，把铁剑道长堵在转角口处。

铁剑道长连发七剑，剑剑贯注了深厚的内力，但却一直无法把闻钟的剑势逼开。

闻钟的剑上，有一股阴柔之力，化解去铁剑道长的强劲内力。

攻过了七剑之后，铁剑道长突然心生警觉，暗道：看来，我在武当门下，大约还当不得第二高手之称，这闻钟之能，只怕不在我之下。

只听那徐副教主冷冷说道：“铁剑道兄，你素有武当门中第二高手之称，除了金剑之外，武当派中，再无你的敌手，是吗？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这个，是的，不过，历代掌门人，都有几招很特异的剑法，那就不是贫道所能破解了。”

徐副教主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是说，你连闻钟也打不过了？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如若在宽阔的地方，我能全力施展，五十合内可以取他之命。”

徐副教主道：“现在，我们只要你想法子冲过去就是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等一会，见着贵掌门时，本副教主要取他之命，不知你大护法意下如何？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他已答允投入本教，又作背叛，自然应该处死。”

徐副教主缓缓说道：“你同意，本座就可以施下毒手了？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副教主只管出手，我既为教中护法，自然不会再有武当门下的感受。”

闻钟只听得摇摇头，叹息一声，道，“铁剑师叔，你虽非掌门身份，但你身受的尊重，和掌门人有何区别？闻香叛离本门，还可说因和我争取掌门之位，但师叔背叛武当，就叫我不解了。”

铁剑道长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闻字辈中，你倒算得一个不错的人才，所以，

我生出怜才之心，希望把你引入教中，对你施用毒物，用心却在留下你的性命，想不到，你竟然不识时务，听了金剑老鬼几句话后，竟又叛离本教。”

虽然明明知晓，铁剑早已和人有了勾结，但听过他一番话，闻钟仍有痛心疾首的感觉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铁剑，论身份你是武当长老，但如论门规，你对掌门人暗施加害，应在祖师神像之前剖心而死。”

铁剑道长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所谓祖师神像，也不过是一张图画，一具木偶而已，难道它当真能杀人不成。”

闻钟气的身子一颤，几乎晕了过去。

幸好白天平在他身侧，一伸手，扶住了闻钟，一掌按在闻钟的背心之上，一股热流，攻了进去，一面施展传音之术，道：“道长，彼此对阵，双方各以恶毒的言语伤害，道长就算不能学到以牙还牙的境界，至少也该别把这些事放在心上。”

缓过一口气，闻钟点点头，怒声说道：“铁剑，你敢辱及本门中的历代先师，从此刻起，你在武当除名。”

铁剑道长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本座早已不是武当弟子，还要你来除什么名？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道长，揭穿那副教主的身份，看他是不是少林弟子！”

闻钟点点头，道：“铁剑，你不配和本掌门谈话，我要和你们副教主谈谈。”

那位副教主立刻接了口，道：“好，你要和本座谈什么？”

闻钟道：“你们是什么教？用心何在？铁剑在贵教中是护法，本掌门如若真的投入贵教，又是什么身份呢？”

徐副教主道：“本教暂时定名，叫移花教。”

闻钟一怔，道：“这教名很奇怪，不知用意何在？”

徐副教主道：“本教教主，雄才大略，崛起江湖之后，觉得培养门下弟子，需要的时间甚长，故而把其他门派中，收罗的弟子，选出一些优秀的人，收为本门所有。”

闻钟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？”

徐副教主道：“移花教，不过是本教的暂时名称，一旦大局稳定，本教还要更易他名。”

闻钟道：“副教主可否见告，出身于哪一门派吗？”

徐副教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如真心真意投入本教，自会知晓本座的身份了。”

闻钟冷然一笑，道：“徐副教主，如若贫道的记忆没有错，咱们好像见过面。”

徐副教主道：“老夫倒想不起来了。”一面答话，一面缓步向前行进。

闻钟道：“因为阁下和贫道会面之时，穿着袈裟，头有戒疤，所以也不是姓徐。”

徐副教主不再答话，人却贴壁而进，行到了转弯口处。

闻钟又道：“少林、武当，本受武林同道们十分敬仰，何其不幸，出了两个孽徒。”

徐副教主很能忍耐，一直未再答话，但却暗中运气，提聚了全身的功力，等待着适时的一击。

闻钟高声说道：“戒光，你背叛少林一事，贵掌门是否知晓了？”

徐副教主陡然一个转身，一掌劈向了闻钟。

闻钟道长，也早作戒备，徐副教主劈出一掌的同时，闻钟的长剑，也化作一道闪光，刺了出去。尖厉的剑光，直刺向戒光的右掌。

就在闻钟的剑势，将要接近对方的右掌时，对方的掌势突然一变，屈指一弹，指风疾劲，弹开了闻钟的长剑。身子一侧，人已欺近了闻钟的身侧。左掌疾如闪电般，拍了出去。

闻钟道长右手的长剑，已被逼到外面，一时间，无法收回剑势，只有向后退避一途，但如一退，立时将失去这一道险关。

这当儿，突然有一股暗劲，无声无息的攻向徐副教主。

闻钟疾退了三步，让开那徐副教主一掌，徐副教主还未来及向前奔行，那一股无声无息的暗劲，已然袭上了身子。

陡然间，徐副教主的身子一震，向前进攻之势，也突然停了下来。

闻钟道长就借这一缓之势，身子已直了起来，长剑奇招连出，又把徐副教主给逼了回去。

铁剑道长和另外两个青袍老者，都已准备随后冲了上来，徐副教主向后一退，三个人只好都跟着退了下来。

这是隐身在暗处的白天平暗发一掌，在那徐副教主全然无备之下，击中了对方。

但这一掌，使得白天平受到了极强的反震之力，觉出徐副教主深厚的功力，实非小可。

但闻那徐副教主冷冷说道，“金剑牛鼻子醒过来了，他发出了一记劈空掌。”

闻钟回顾了白天平一眼，颌首一笑。

铁剑道长的声音，似是突然间变得生涩起来，道：“副教主，看明白了吗？那是金剑道长发出的掌力吗？”

徐副教主道：“这石洞中只有金剑和闻钟两人，不是那金剑所发，难道还有第三人不成？”

铁剑道长啊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金剑果然已经清醒了。”

闻钟听得出来，对方所有的人，似乎都对金剑师伯，有着很深的畏惧。

等候了近顿饭的时刻，竟然不再有说话之声。

白天平疾快的掠着闻钟的身子而过，行到转弯口处。探首望去，只见铁剑道长和那位徐副教主，两个人并肩而立，另外两个青袍老者，却已走的不知去向了。

白天平一皱眉头，忖道：这两人不动，不知有什么诡计？

忖思之间，忽见两人同时移动脚步向前行了过来。

白天平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纵非什么新奇武功，但两人这联手而来的威力，也非小可。心念一转，回头告诉闻钟。

闻钟点点头，示意白天平退在身后，用黑巾把脸蒙起来，以便于必要时出手相助。

白天平刚刚退回，徐副教主和铁剑道长，已并肩出现在眼前。双方相距，也就不过是五六尺远。

铁剑道长一抬手，宝剑出鞘，冷冷说道：“闻钟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错开这一阵，你不会再有机会了。”

叹口气，闻钟缓缓说道：“师叔，也许真如你所说，这是咱们最后一次交谈了，不过，我的生死，觉着都很值得，我活的没有悔恨、痛苦，死的心安理得。”

徐副教主一挥手，道：“攻上去。”

铁剑道长大上一步，一剑向闻钟劈了过去。这一剑势道十分强猛，来势却很平淡。

闻钟举剑一封，轻轻松松的把剑势架到了一侧。但觉铁剑道长右腕用力向下一沉，剑势力道大增，硬压闻钟道长的剑势。闻钟不甘示弱，运气抗拒，两柄剑相触一起，各以内功互相拚斗。

白天平看得真切，不禁暗暗叫苦，暗中提气戒备，准备接手。

原来，白天平已瞧出了这闻钟道长的剑招十分奇幻，铁剑道长，和那位徐副教主，似乎都无法封住，可惜的是，缺乏经验的闻钟道长，竟然弃去了自己之长，和铁剑拚起了内功。

铁剑道长功力深厚，内劲绵绵发出，迫的闻钟道长不得不运起全力抗拒。

这时，那徐副教主，突然一侧身子，欺到了闻钟的身侧，左手一掌，劈了下来。

这时，大力金刚掌法，发出掌势，不见逼人劲气，内劲完全蓄含于掌心之上，掌力击中人身，那碎石断碑的内功，才会涌出来。

铁剑道长剑上的力道，长江大河般不断涌到，已迫使闻钟全力抗拒，哪还有余力来封挡副教主这一记追魂夺命的掌势。

眼看闻钟就要断送在金刚掌下，一道寒芒，闪电而来，点向徐副教主的脉穴之上。这一剑恰到好处，封住了那徐副教主的掌势。

如若徐副教主能及时收回掌势，势必先要撞在剑尖之上这一剑来得甚是意外，徐副教主不得不一挫腕收回掌势。

但白天平也无法再隐身子，一闪而出。

徐副教主被一剑逼退，心中大是恼火，掌势收回之后，立即又一挥劈出。这一记劈空掌，和一般的掌力，也是大不相同。

一般的劈空掌力，劈出时，劲风呼啸，掌势直逼过去，但这劈空掌，却

是不带一点声息，暗含着摧心震腑的力道。

白天平右手执剑，左手一扬，直向对方的掌势迎去。只觉掌力和一股柔风相接之后，对方力道突增，排山倒海般撞击过来。

白天平想奋起全力抗拒，已来不及，但觉胸头一震，身不由己的向后退去，撞向石壁，才把身子隐下，张嘴吐出一口鲜血。

眼看白天平身受了重伤，有如一盆冷水浇在闻钟道长的头上，使他突然清醒过来，大喝一声，道：“无量寿佛。”全力震开了铁剑的兵刃，抽出长剑。

手中剑摆脱了铁剑的压力，立时展开了太极慧剑，刹那间，冷芒如电，剑势纵横，把铁剑道长和那徐副教主，又迫的退了下去。逼退了两个敌人，立刻奔到白天平的身侧，低声道：“少侠伤势如何？”

白天平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用管我，你剑招奇幻，在这狭道石洞之中，似是特具威力，只要你能封住转弯的洞口，不让他们冲进来，不和他们硬拼内力，还可保住金剑道长。”

闻钟道：“这太极慧剑的威力如此之强，我也有些意外，这是历代只传掌门人的剑法，变化万千，决无破解之法。”

这几句话声音甚高，似是有意让别人听到一样。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我要一阵的调息，才能医好伤势，阻挡强敌，全要靠你了。”

闻钟点点头，缓步行到转角口处，凝神而立。

就在闻钟离去之后，突听一个细微的声音，传入了耳际，道：“小娃儿，你能够爬过来吗？但要爬的很轻微，别要让闻钟师侄听到了。”

白天平正想运气调息，闻言不禁一呆，回顾了一阵，确定那声音是金剑道长发出来的。

白天平的伤势不轻不重，如是能及时调息，可以很快复元，但想到那金剑道长的武功之高，这番话招呼，必有用意，也许他伤的太重，无能支持下去，顾不得本身伤势，强提真气爬了过去。

金剑道长似是在等着他，虽然是盘膝而坐，但却睁着双目。

白天平一皱眉头，还未来及说话，金剑道长已抢先说道：“小娃儿，你会不会传音之术？”

白天平点点头，道：“勉可应付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好！咱们就用传音之术交谈，别让我那闻钟师侄听到。”

白天平听他口气严重，立刻接道：“老前辈有什么吩咐？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我已练成道家至高的上清九转玄功，一般的刀剑伤不了我，但我在完全无备下，被他刺中三剑，我原以为几个时辰坐息，就可以好了，想不到，我适才运功疗伤，查觉两剑伤到内腑……”

白天平吃了一惊，接道：“老前辈……”

金剑道长接道：“别替我担心，我还死不了，不过，这伤势，恐怕不是

几个时辰能够疗治好的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要好久的时间才行？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至少要三七二十一天，才能完全复元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只怕咱们没有那样长的时间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我也知道，所以，我才找你商量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但请吩咐，只要我能办到……”

金剑道长接道：“你的伤也不轻，但比起我，就轻了很多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如若晚辈也受了像老前辈一般的伤，那只怕早已气绝而死了。”

金剑道长叹口气，道：“我们武当派有一个连掌门人都不知道的隐秘，但老夫此刻，却不得不告诉你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这祖师洞是置放本门历代先祖骨灰之处，但也是本门中最机密、神奇的所在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个，晚辈听不明白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是贫道未说清楚……本门中有一个口头传下的令谕，但却不是正统掌门的弟子，而是留传在玄支。”

白天平已听过闻钟道长说过武当派分成两支的情形，急急接道：“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令谕？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如若本门遇上了不测不变，危险万分时，请向祖师洞，排列的骨灰坛中第三代祖师求救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难道，贵派的祖师，能够还魂重生吗？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了，但这句话，由上代传了下来，现在，正由贫道负责，唉！贫道伤势，难以在近日痊愈，目下咱们又被困于此，如若被他们冲了进来，贫道虽可抱伤击毙他们几人，但终是难免战死……”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变生肘腋，祸起萧墙，武当门下，还有多少忠于掌门的弟子，很难说了，目下，掌门人又困于此地，贫道如不能维护他的安全，那就是灭门大祸了。”

白天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贫道现在，虽在清醒，我运功正在紧急关头，不宜行动，你到祖师洞中去看看，你非本门弟子，也不用行本门繁琐之礼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怎么一个求法？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所谓第三代祖师，就是由内向外数，第三个骨灰坛子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打开那坛子瞧瞧？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那倒没有说清楚，但自然打开看看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好吧！晚辈从命。”金剑道长道：“在开启那第三代祖师的骨灰坛时，依列必先行三拜、九叩的大礼，但这是对本门中弟子的约束，对外人是否如此，那就由你自作决定，因为，敝门历代祖师，虽然才慧绝人，

但他们也想不到，打开骨灰坛子的竟然不是本门中的弟子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，在下虽非贵门弟子，但目下处境，也在求命之时，理当遵守先贤遗言。”

金剑道长一挥手，道：“快些去吧！”

白天平依照金剑道长的指点，进入了武当派历代祖师骨灰存放的石室。

面对排列的骨灰瓷坛，白天平顿然兴起了人生如露的感慨，瓷坛中的累累白骨，哪一个不是昔年的武林健者，一代宗师。

武当派第三代祖师的骨灰瓷坛，比起来，和其他的，并无区别，如非经过特别的指点，纵然知道这座存放祖师骨殖的室中，藏有救危玄机，也无法确定藏在何处？

数到第三座骨灰坛子，白天平对着那骨灰坛拜了下去。

他心敬先贤，行礼虔诚，恭恭敬敬的对着骨灰坛子，大拜了三拜。

三拜六叩之后，突然间，发生了奇幻，那第三座骨灰坛子，忽然间微微摇动起来。

白天平愣了一愣，又继续行完了九叩大礼。

第三个骨灰瓷坛，突然间向下沉去，另一个形状一般的骨灰坛子却冉冉升了上来，填补了原来的位置。

这是个很精密的设计，那骨灰坛一般模样，任何人也分辨不出。

仔细瞧过了眼下的形势，白天平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

原来，那第三座骨灰瓷坛前面，只有一席之地，在这样小的一个空间中，行三拜九叩大礼，几乎是手膝及地之处，都有一定的地方。就是利用这道理，控制的地下机关，换上了一个瓷坛。

白天平默默祈祷：弟子虽非武当门下，但却为救贵派覆亡，维护江湖大统而来，老前辈英灵有知，赐助晚辈。又恭恭敬敬，对那瓷坛行了一礼，才缓步登上一层台阶，缓缓打开了瓷坛的封盖。

只见一道金色的光芒，由罐中泛射而出。

白天平心中忖道：不知这是什么东西？右手探出，伸入了瓷罐之中，手指触及之处，竟是一个盒形之物，那是黄金合以白银打成之物，闪动着一种耀目的光芒。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如若这金色的盒子中，藏的是一种秘籍之类，纵然上面记载着绝世武功，但在这短短的时间中，又如何能挽救武当派沦亡的命运。心中念转，右手却取出一个金光灿灿的盒子。

那一个长方形的盒子，看起来很像一本书。

白天平更相信自己的判断了，这可能是一本秘籍。

这是一个十分坚硬的合金盒子，白天平心中在想着心事，右手却随时转着盒子，哪知转了很久，竟然无法转开。

低头看去，只见那金色盒子，竟然浑如一体，中间并无合缝，这似乎是，一开始打造时，就造成了这么一个样子。

盒上金光灿灿，隐隐间似是写的有字。凝神看去，只见盒上的字迹是，七指开盒。

这似是一句暗语，但白天平思索了一阵，却想不出它的意思何在？如若单以字面上去解释，七指开盒，就是在盒盖上弹过七指，这金盒就自动打开了。

白天平每一面都试过了七指，但金盒还是金盒，全无半点变化。长长吁一口气，白天平收好了金盒，向瓷坛中瞧了一阵，再无其他之物，挽危救亡，就是这一个金盒子了。

既然无法打开，只有去见那金剑道长。拿起金盒，转身而奔。

金剑道长似是已停止了调息，坐在室中，双目炯炯，望着闻钟的停身所在。

这时，白天平也看清楚了，闻钟道长似是已受了伤，前胸处，鲜血汨汨而下，但他身倚石壁，长剑斜举，仍然全神戒备，显然，白天平离开这一阵，对方又有一次猛攻，经过了一番血战。

白天平缓缓把手中的金盒，交给了金剑道长道：“就是这一个金盒，再无其他之物了。”

金剑道长接过了金盒之后，仔细瞧了一阵，也不禁皱起了眉头。他似是也不明白，这么一个金盒，怎能是拯危救亡的宝物。

白天平交过金盒之后，立刻闭目调息。他发觉了自己是三人中，受伤最轻的一个。刚才受震而伤，未能及时调息，一时间，还无法和人动手，但目下的形势，似乎他伤势最轻。他迅快调息了一下，站起身子，向外行去。

金剑道长低声说道：“娃儿，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去替闻钟道长下来，他似乎伤得不轻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我一直在很用心的瞧着他们，如他支持不住时，我会出手助他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的伤势太重了……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就是因为太重了，必需很多天才能复元，他们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，不过，现在不怕了……”

白天平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金剑道：“因为，我打开了这个金盒子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和老前辈的伤势，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因为，那金盒里面，有三粒神丹，咱们三人各服一粒。”取出一粒丹丸，送了过来。

白天平接过丹丸，立时感觉到一股浓重清香之味，冲入鼻中。瞧了一眼，缓缓把丹丸，还给了金剑道长，道：“这丹丸很名贵。”金剑道长道：“数百年的神丹，自然是世间珍品了。”白

天平道：“嗯！在下的伤势不重，这丹丸如此名贵，还是留作救人之用吧！”缓缓把丹丸，送还给金剑道长。

金剑道长双目中暴射出两道奇光，盯注白天平的脸上瞧着。

白天平怔一怔，道：“老前辈，你瞧什么？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我看，你才是承继这绝学的人才。”白天平道：“道长错了，贵门绝学，岂可授予外人？”金剑道：“那不是武当门下的武功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晚辈不明白道长的用意。”

金剑道长还未来得及答话，突闻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传了进来，道：“他们只有三个人吗？”

只听铁剑应道：“不错，只有三个人。”

白天平吃了一惊，失声说道：“是她！”

金剑道长奇道：“什么人？怎使你白少侠这般震惊。”白天平道：“一个会施魔铃的女子？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什么叫魔铃，贫道怎的未听人说过。”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很少在江湖上走动？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贫道虽少在江湖上走动，不知江湖风险，但对江湖上的人人事事，却还知道很多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本门中有一个外人不知的规矩，每届年尾岁末，本派中常年在江湖上走动的弟子，集于掌门人的云房，各自述说出凶险的经历，并且，介绍江湖上一年中，新起的人物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贫道承掌门人的看重，常年都被邀与会，所以，对江湖中有名人物，贫道知晓的甚多，却从未听说过魔铃这两个字。”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也许叫它飞铃更为恰当一些，它像活的一样，借着巧妙的旋转之力，能久飞不堕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那不足为奇，一种回旋手法，可以使一件暗器转弯伤人，回旋身后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飞铃过处，少有幸存，立刻倒下……”

金剑道长接道：“铃内藏有暗器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一种肉眼难见的暗器，或是毒粉之类，飞铃掠顶而过，人就倒了下去，你说，这是不是魔铃？”

金剑道长精神一振，道：“贫道伤势痊愈之后，第一件事，就是试试那飞铃的威力。”

白天平松开五指，掌心中，仍托着那粒丹丸道：“老前辈，你收回这丹丸吧！”

金剑道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快些吞下去，贫道还需一些时间，你伤势轻，丹丸入口，伤势立愈，你还要去接替一下闻钟，他要治伤。”

白天平略一沉吟，张口吞下药丸。灵丸入口，顺喉而下，一股热力直透丹田，分行百骸。

白天平追随无名子时，常得无名子给他灵丹服用，但从没有这样快速、

强烈的感觉。略一运气调息，不但一点内伤痊愈，而且感觉到通体舒泰，全身都充满着劲力，心中暗惊道：“不知是什么神丹妙药，具有如此快速、显明的神效。”

回头再看金剑道长时，只见他闭上双目，正在运气调息。

白天平长长吸一口气，缓步行到闻钟的身侧。

只见闻钟身躯倚靠在石壁之上，微微的喘息。左手长剑，剑尖撑地，借以稳住自己的身子。

白天平仔细一看，心头大大的一震。

洞中幽暗，闻钟道长又穿着青色道袍，远一点就无法瞧出他受伤的情形。但站在近前，立刻可以看出，他全身都被鲜血染透。敢情，他伤的很重，很重。

白天平行近闻钟的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道长，快去石室中休息一下，此地由在下接替。”

闻钟道：“你想法子和他们周旋一下，我们只怕无法长守于此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道长，快到石室中去，令师伯身怀灵丹，神效无比，他已大部痊愈，但得你伤势一好，咱们就可以想法子冲出去了。”

闻钟道长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你能守住这里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会尽力。”

闻钟不再多言，手扶石壁，缓步行过去了。

白天平接替闻钟的位置，贴在石壁上，听了一阵，竟然不闻一点声息。探首望去，石道中已然不见人影，似乎是所有的人，都已经离开了石道。

敌人忽然间退了出去，倒是大大的出乎白天平的意料之外。暗暗运集了功力，白天平缓步向外行去。

这里只有一条通路，如是有人进来，或是途中有人潜伏，自然，都无法逃过白天平的双目。

行到另一处转弯所在，白天平还未来得及转过弯去，耳际已传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，道：“站住。”

白天平停了下来，横剑当胸。

但闻低沉的叹息，道：“又是你，唉！天地是这么辽阔，为什么咱们总要碰头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冤家路窄，咱们既成敌对，自难免处处碰头。”

壁角后，缓步行出来一身玄衣的何玉霜。

她未拔剑，神情却很凝重，缓缓说道：“本教高手，已集中在洞外听蝉谷中，我们不会再入洞搜索，洞中没有食物，你们饿不了太久。”

白天平心中暗喜，口中却应道：“我们会突围而出，而且，武当派也会有人手赶来。”何玉霜道：“不错，武当下院，玄支一脉，还有很多人未向本教臣伏，但铁剑道长已去办这件事情，我们会先解决了你们可能的援手，然后，再等你们自投罗网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何姑娘的盘算很如意，但天下事，不如人意者常是十之八九……”

何玉霜冷冷接道：“至少，在目前，我们是占了绝对的优势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古往今来，多少枭雄人物，都未能得偿他霸统武林之愿，贵教也难脱过铁一般的定律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别对我说教，对江湖中形势，我自信比你清楚得多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何苦处处要和我们作对，只要你愿投入本教，我愿作你的引荐之人，本教中，虽然对敌人的手法残酷一些，但对真正的自己人，却是有很多的优惠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谢谢你何姑娘一片好意，区区还不愿与贵教同流合污……”

何玉霜脸色一变，接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白天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听得很清楚了，用不着我再说一遍，其实，你何姑娘通达道理，何以又不肯跳出罪恶，弃暗投明呢？”

何玉霜有些黯然的柔声说道：“白兄，难道你真的要和我一决生死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何姑娘，咱们无仇无怨，在下又为什么要和姑娘一决生死呢？至于在下和姑娘之争，那全是正邪难并立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你是个很固执的人，我佩服你的豪情侠义，但你却昧于江湖事实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以武当派的形势和际遇而言，贵教的确可能在江湖占尽优势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不是可能，而是形势早成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但至少，你们还未能统一江湖，而且连一个武当派还未征服，何姑娘，武当派门下数百弟子，甘心为你所用的，也不过是数十人而已，大部份还是忠于他们的掌门人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又错了，武当门下，甘为本教效命的，何止半数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只是姑娘的看法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不是看法，而是事实，等不久，你将会看到一幕奇厉的搏杀……”

白天平心中一动，接道：“什么搏杀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听说金剑道长已深得武当剑精奥，也许会更多一些，数十座武当傲视江湖的五行剑阵，将用来对付金剑道长和他们的掌门人，他们同门三代，将有一场天翻地覆的搏杀，不论金剑道长的成就多大，武功多高，只要他手软一下，就将死伤在他的弟子手下……”

白天平听得心头震惊莫名，冷然接道：“你们好毒的手段！”

何玉霜笑一笑，道：“怎么样，想清楚了没有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早想清楚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怎么样？愿不愿投入本教？”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金剑道长，可能坐息还未完毕，多拖延一些时间，对

我们有利无害。有此一念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加入贵教之后，是什么身份？”

伍玉霜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都可以商量，而且你可以做……”做什么？何玉霜没有说出，脸上却泛起了两片红晕。

面对着绝世容色的何玉霜，半含着娇羞吐露出心事，白天平心中也不禁微微一荡，但他立刻收住心神，暗道：“白天平，白天平，万万不能被她迷住，对她动情……”当下一提气，故作轻松的笑道：“可是要我做驸马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只要你不嫌弃我，我可以想法子……”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姑娘艳绝人间，我白天平如能交得你这位红粉知己，再无憾事……”

何玉霜眨动了一下灵活的大眼睛，接道：“你说的是真话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字字出于肺腑，不过，姑娘……”

何玉霜刚刚泛生于双颊的笑意，突然消失，接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，“我不能投入贵教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么刚才你说的话，也是骗我了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是……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肯投入本教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道不同，难与为谋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难道，你就不肯为我委屈一下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贵教的作为，贵教的手段，哪一件不是令人发指，我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白兄，这些人人事事，都和你无关，你何苦为别人和我们作对呢？我担保，你所有亲友、师长，都不会受到一点伤害，只要你肯投入我们的教中，以后，什么事，我都听你的，我这一生中，只求你这一件事，以后，都照你的心意去做。”

她说得情意真挚，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何姑娘，如是我们有着深厚的情意，又何必一定要我投入贵教之中呢？”

这句话说得很婉转，何玉霜微微一怔，道：“那么我们……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姑娘可以脱离贵教。”

何玉霜垂下头去，默然无语。

默然无语，那表示，何玉霜正在想着这件事情。能争取何玉霜背离脱教，那实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。

白天平轻轻叹口气，又道：“玉霜，如是我无能分辨是非，我会不考虑的投入贵教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那又为了什么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为了你。”

何玉霜只觉心中一甜，未再接口。

白天平沉思了片刻，接道：“但我现在，却有着很强的分辨是非能力，所以，无法答应你投入贵教了。”

何玉霜突然流下两行泪水，道：“但愿你有回心转意的一天，或是我能

解开心中的结，接受你的劝告。”

白天平心中知晓，她此刻心情，正面临着亲情、是非的冲突，当下也不再多言。

两人相对沉默了一阵，还是何玉霜先开口，道：“你要出去瞧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看看外面的布置。”

何玉霜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用去了，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言，本教中列了五个劲敌，那金剑道长排在第三名……”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玉霜，你仔细的想想看，如若能弃暗投明，在下很欢迎你，如是你不能和自己的父亲作对，至少，应该置身事外……”

何玉霜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。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双方都仔细的想吧，不用急着决定。”

何玉霜点点头，未再接口。

两人默默的对望片刻，白天平才转过身子，行入洞内。

那是神奇无比的灵药，闻钟道长服下之后，略一调息，伤势立刻大好。

金剑道长也似乎伤势好转，两人正在低声的交谈。目睹白天平提剑而回，金剑道长已起身笑道：“白少侠，再过片刻，咱们就可以冲出去了，这地方没有食用之物，无法长守于此。”

这位须发苍苍的老道人，练得一身绝世神功，但他从未离开过武当山，仍然保持一份天真之心。

白天平暗暗叹息一声，正想说明所得内情，闻钟道长已抢先道：“白少侠，你脸上的易容药物，已落去甚多，只怕被人瞧出身份了吧！”

白天平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现在，他们发觉我的真实身份，已不太重要了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对！闻香为人恶毒，大逆不道，白少侠不用再冒充他了。”

白天平目光转注到闻钟的脸上，神情肃然地说道：“掌门人，你能影响到贵派的弟子吗？”

闻钟微微一怔，道：“白少侠，可是听到了什么消息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的，他们有狠恶毒的设计……”

闻钟道长道：“什么设计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们在这石洞之外的听蝉谷中，安排下数十座五行剑阵，准备对付咱们。”

闻钟啊了一阵，声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咱们冲杀出去之后，首先遇上的，将是贵门弟子，那时，咱们应该如何呢？是放手搏杀，或是退回洞中？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这方法当真是卑下得很。”

闻钟叹口气，道：“照说，本门中人，都是经过严格的选择的，他们都是有很好的资质的人，纵然有一些失误，但也不会大部如此，他们应该对我有些尊敬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也许他们见到咱们之后，就会倒向咱们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，如若他们没有一点把握，会轻易如此安排吗？”

闻钟道：“除非他们用药物控制了那些人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用药物，并非是不可能，就在下所知，他们训练的杀手，大都由药物和魔功并行运用的。”

闻钟道：“那就很难说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但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，那些杀手，都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训练，对贵派而言，他们应该没有这个机会。”

闻钟道长回顾了金剑道长一眼，道：“金剑师伯的威望，在本门中，一向甚受拥戴，如是我们两人同时出现，相信对本门中弟子，有一点震慑和号召作用，除非他们已经完全忘去了自己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还有一件不幸的事，奉告两位，希望老前辈和掌门人，能保持镇静，贵派目下正逐渐陷入泥淖，一个处置不好，就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境。”

闻钟苦笑一下，道：“白少侠，贫道无能无德，祸延上下三代，实愧对历代先师，白少侠也不用有所顾虑，什么话，只管请说就是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铁剑道长已带人手，对付贵院中玄支弟子。”

金剑道长鬓发怒张，冷冷说道：“孽障如此妄为，再让我见他之时，必取其命。”

闻钟道：“本派沦入此等大劫，铁剑师叔实为罪魁祸首，师伯杀他，实不为过。”

白天平突然想到了那金盒中神丹效用，忍不住问道：“掌门人服下神丹之后，内腑之毒，是否已解去了。”

闻钟道长欲待阻止，已自不及。

金剑道长接道：“你中了什么毒？”

白天平话已出口，只好将闻钟中毒详情，说了一遍。

金剑道长脸上满是激忿之色，目光透出杀机，闻钟道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似乎是内腑之毒已除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先祖师留下灵丹，可解百毒，谅他们所下之毒，已不足为患，只是铁剑师弟这些作为，叫我这做师兄的难再忍耐，看来是要逼我大开杀戒了……”霍然站起身子，接道：“掌门人，你现在伤势如何？”

闻钟道：“灵丹神效，伤势已好大半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走！咱们出去见识见识，贫道要瞧瞧，他们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敌势很强大，老前辈最好能待伤势全好之后再说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我已经全好了。”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也许现在他们还未部署妥当，时间越早，对我们愈有利了。而且洞中没有食物。

白天平早已觉着腹中有些饥饿，想来，金剑和闻钟亦有此感，只不过，都不愿说出口来罢了。

三人鱼贯行出了洞府。

三人行出洞外，果然见洞门外面的空地之上，分别排了十几座五行剑阵。

闻钟道长重重哼了一声，正待开口，忽然发觉，那些排成五行剑阵的道人，自己竟连一个也不认识，不禁一呆。这些人都穿着道袍，佩着长剑，在白天平的眼中，都是武当门下弟子。

看到闻钟道长的愕然之色，白天平一皱眉头，低声道：“道长，哪里不对了？”

闻钟道长道：“这些人，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！”

白天平、金剑道长同时吃了一惊，仔细瞧了一眼，道：“他们不是武当派中人吗？”

闻钟道长道：“看他们举动神态，无一不是武当派中人，但他们的面貌，我却是一个也不认识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贵门中弟子，你是否都认识？”

闻钟道：“虽非全部认识，但应该认出十之七八，贫道只有一个特长，那就是见过一次的人，贫道就很难忘记。”

白天平暗道：“他们不可能早已训练这么一批人手，冒充武当弟子和咱们动手，既是武当派中人，为什么闻钟竟然不识呢？”心中念转，顿觉如身陷重重的大雾之中，忘记了身外强敌环伺的危险。

闻钟道长更是呆呆的望着那些人出神。

原来，他瞧到那转动的五行剑中，有很多人的举动，似是极为熟悉。但面孔却又是那么陌生。

忽然间，脑际闪掠过一抹灵光。

白天平若有所思地道：“道长，你认出这些人没有？”闻钟道长道：“看他们的举动，似是有些熟悉。”白天平道：“可不可能，他们经过了易容，因为他们没脸见你！”

闻钟道：“可能，可能，我已从他们的目光中，瞧出他们都是武当门下弟子，不过，他们用什么办法，能够在片刻之间，使数百人同时易容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如若他们早有准备，同时做好了几百张面具，一下子戴上，那就可以了。”

闻钟道长道：“有道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道长，能不能想法子，证明一下他们的身份，他们目光中对你有顾虑，那自然还认识你了。”

闻钟低声道：“如何证明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找一两个熟悉一些的人，呼叫一下他们名号。”

闻钟点点头，流目四顾。

这时，正有一组剑阵，缓缓向闻钟围了过来，那主持剑阵的人，好像师

弟闻方，当下高声说道：“来人可是闻方师弟吗？”果然，那向前推动的剑阵，为之一缓。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掌门人，怎么样？”

闻钟道：“看样子，给白少侠猜对了，他们都是戴了面具。”但闻金剑道长冷厉地喝道：“你们都给我站住。”这一声呼喝，声如洪钟，山谷中回音齐鸣，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很多向前移动的剑阵，突然停了下来。

金剑道长神情严肃，肃然而立，也未理会闻钟道长之言。

白天平心中暗暗忖道：“这老道士，似是已被怒火蒙去心智，如是他一旦决心大开杀戒，不知要有多少武当弟子，死在他的剑下了。”心念一转，绕行到金剑道长的身侧，低声道：“老前辈准备出手了吗？”

金剑道长点点头，道：“不给他们一点教训，他们不知天高地厚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，这些剑手，都是贵派门下，道长定要出手，最好能手下留情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手下留情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最好是点了他们的穴道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这么多人，全部点中他们穴道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，最好能使他们辨明是非，返朴归真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请教，用什么法子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瞧他们可能是被人逼迫而来……”谈话之间，一座五行剑阵，疾转而至。

当先一人，道袍飘飘，长剑挥展，指挥数座剑阵，对金剑道长布成了合围之势。

金剑道长道：“他们叛离门户，截杀掌门人，单是这两种罪行之一，就要以门规处死，何况他们现下连犯两大死罪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老前辈，如若这些人，真的都是武当派中的弟子，他们都算得是你的徒子徒孙，难道你也要挥剑屠杀，不留余地吗？”

金剑道长呆了一呆，张口结舌，答不上一句话来。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武当派数百年的基业，正面临着崩溃、毁灭的关头，老前辈不但是武当门中的首席长老，而且，也是当今武林中，有数的高人之一，如若老前辈不能慎重处理，贵派固然可能星散江湖，整个武林，也将因贵派的大挫，遭受到空前的大伤。”

金剑道长突然双掌连发，击溃了两座五行剑阵，白天平心中暗暗佩服，暗道：“久闻武当派中的五行剑阵，与少林寺罗汉阵乃武林两大奇阵，但金剑道长竟能把剑阵击散，而又未伤人，其功力之深，实足惊人。”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五行剑阵乃是贵派中奇学之一，别的人决无法在短期内学得如此变化，其为贵派弟子，决无可疑，但他们戴了面具，被迫出手。”

金剑道长突然遥遥劈出一掌，点出两指，道：“本派乃武林中正大门户，

想不到弟子如此不肖，你这点年纪，不但深明事理，而且资质奇佳，更难得是一片仁侠之心，看来，你是很配承受那失传两百年绝学之人。”

白天平一怔，道：“老前辈说什么？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这些事等会再说，你不要老道伤人，这些围攻剑阵，又如江河之水，散而复聚，绵绵不断，得想个法子应付啊！”

白天平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老前辈，发掌散开五行剑阵，晚辈借势冲入，点他们的穴道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妙啊！妙啊……”突然一顿，接道：“你行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试试看吧！晚辈如若不行，那就再想个别的办法。”一长身，轻灵异常的冲向一座剑阵。

金剑道长疾发一掌，暗劲涌来，击中剑阵结合的轴心。五个组成剑阵的人，立刻被逼的分向四周散去。

就在这一刹那间，白天平疾快的冲入了五人之中，右手点动，点中了三人穴道。

眼看白天平奇幻、飘忽的身法，金剑道长喜道：“好啊！你这小娃儿还真不赖。”

五行剑阵如是伤了一人，全阵虽然受到了破坏，但还勉可拒敌，但如伤了两人，全阵就无法运转，那就不如单打独斗了。

白天平能在一瞬间，点伤三人，确令金剑道长大感满意。

金剑道长不停的挥动着右手，击溃五行剑阵，白天平也能及时的把握着极易消失的机会，一下子冲入阵中，多则点伤三人，少则两人。

两人佳妙的配合，发挥了无比的威力，十几座五行剑阵，片刻间，被两人击溃大半。凡是剑阵一被击溃，至少两至三人穴道被点，亦无再战之力。但这些被点中穴道的道人，并无很大的损伤，只要穴道被解，立可复元。

金剑道长眼看无人敢再过来，拂髯道：“你小子不错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还得老前辈多多指点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我老人家要骂你，对你小娃儿只有好处。”

白天平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什么好？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你想不想学天下最厉害的剑招？”

这时，围在四周的道人，大都不敢再向两人逼近。

白天平道：“什么是天下最厉害的剑招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那只是一招剑法，你叫他一套剑法也行，一招也行，它的真正名字，叫做‘乾坤一绝剑’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名字听起来很恶毒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剑招更毒，此剑招一旦出手，从无一个人能逃剑下，不过，它已经绝传江湖数百年了。”

白天平笑一笑，道：“既然绝传了，老前辈怎还知晓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我老人家如不知道，怎的会告诉你这件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学会了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我老人家不会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你怎么教我？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我知道口诀，和练习之法，但最难的是，还得有一个剑术高明的人，给你帮忙，引发你的剑势才能有成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，晚辈并非是贪得奇学的人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所以我老人家说，这剑招不属我们武当所有，也不属于天下任何剑派所有。”

白天平正待答话，金剑道长接着说道：“小娃儿，你要知道，你学会这一招剑法之后，你的责任也随着加大了很多……”

白天平有些好奇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因为谁学会了那一招剑法，谁就担负起一个责任……”

忽然间，响起了一声厉喝道：“都给我闪开。”打断金剑道长的话。

那声音，似是由很远的地方发出，但却像划空流星一般，很快飞射而到。衣袂飘动的风声，出现了四个人。

一个青袍老人，双目闪动着有若宝石一般的光辉。

一个穿着黄色及膝短衫，一只长腰黑皮靴子的人。那身衣服应该穿在比较年轻一点的身上，可是那穿着皮靴的人，却偏偏留了一部很长的花白胡子。

但他的脸色红润，有如童子。一个身着玄衣劲装的美丽少女。一个道袍佩剑的长髯道人。

白天平认识四人中的三个，那青袍老者，是那姓徐的副教主，玄衣少女正是何玉霜，道袍佩剑的是铁剑道长，只有那黄衫黑靴的白髯老人，不知是何人物。

闻钟道长突然移动身躯，靠近金剑道长。

铁剑道长合掌当胸，欠身一笑，道：“小弟铁剑，见过师兄。”

金剑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武当派百年的基业，被你一手弄成支离破碎，将近覆亡的局面，你还有脸见我。”铁剑道长平和的笑一笑，道：“师兄责备的是，不过，有一点，师兄还没有说对。”

金剑道长终身练武，不涉江湖，心地纯厚，哦了一声，道：“难道我冤了你，说说看，哪里不对？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咱们武当派已经覆亡，玄支下院中的人，都已中毒，三元观中弟子，也大部背离了武当，师兄请看看这些剑阵，他们原本都是武当弟子，现在，他们……”

金剑道长长眉竖立，纯朴的脸上，泛起了一片杀机，冷冷接道：“住口，我老人家不死，谁也没有法子使武当覆亡。”铁剑道长笑道：“我们从没有低估过师兄的武功，所以，我们已经有了很万全的准备，要不然，小弟也不敢在师兄面前谈论此事了。”

闻钟叹口气，苦涩地说道：“铁剑师叔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”

金剑道长冷厉一笑，道：“掌门人，不用和他多谈了，这孽障中毒已深，不能再认他是武当门下。”说话声中，大步而出，呼的一掌，劈了过去。

这一掌，劲道凌厉，划出了一道啸风之声。铁剑道长右手一抬，硬把一掌接下。但闻砰然一声大震，双掌接实，铁剑被震的向后退了一步，面色大变，内腑血翻。

金剑道长厉声喝道：“铁剑，你当真已到死而不悟的地步了吗？”

铁剑道长冷冷说道：“金剑师兄，你虽然武功高强，但独木难支大厦。只要你细心一些，瞧瞧眼下情境……”

金剑道长脸上满布杀机，双目明亮的有如电光照射，盯注铁剑的身上，接道：“我瞧的很清楚了，不管眼下是什么形势，你是准死无疑。”

铁剑道长只觉那两道目光，似如有形利刃，刺入内心，呛的一声，拔出了长剑。

金剑道长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铁剑，你认为你手中多了一把剑，就可以和我抗拒了吗？”忽然一侧身子，向上欺去。

铁剑道长大喝一声，剑芒颤动，刺出七剑。快速的剑势，有如爆起的连串火花，分向金剑道长罩了过来。挥掌弹指，几缕指风，疾厉射出，逼住了铁剑的剑势。左掌霍然劈了下去，有如巨斧劈山一般，威猛无比的压了下去。

金剑道长弹出的指风，不但逼开了铁剑的剑势，而且，也封闭了他的退路，迫得铁剑非接他的掌势不可。

这时，那位徐副教主和黄衫人，似是都已瞧出不对，双双发出一掌。

他们没有想到同出一门的师兄弟，竟然不能接下师兄十招八招。

要知那金剑道长不但有绝佳的天赋，而且，以浑金璞玉之质，把毕生精力用于练武之上，成就自非常人能及。

铁剑道长后退无路，只好奋起内力，硬接一掌。但闻砰然一声，双掌接实。

这一掌，金剑道长用足了八成劲力。

铁剑道长接下掌力的同时，沉声喝道：“师兄留情。”

金剑道长虽然心中对那铁剑道长恨到了极处，但想属于玄支剑字一辈的人，只有两人，心中突又不忍取他之命。再听到铁剑道长叫出师兄之言，心中更是一软，立时收回了三成功力。

虽然如此，铁剑道长接下这一掌之后，依然哇的一声，吐出一口鲜血，跌摔在地上。

金剑道长无暇瞧看铁剑，转身一掌，拍了出去，人却向旁侧闪出三尺。

原来，那徐副教主和黄衫人掌力已然近身，但却被金剑道长及时一掌封开。双方的内力接触，金剑道长输了一筹。

金剑道长虽然不擅心机，但他在武功上的成就，却非别人能及，在这方面，他也有着常人难及的灵敏反应。

徐副教主和那黄衫人劈出一掌之后，人也疾快的冲了过来。

白天平一横身，拦住那黄衫人。

但闻金剑道长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闪开去。”

白天平微微一怔，让到一侧。

金剑道长面对着徐副教主和黄衫人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们两人准备并肩上呢？还是准备车轮大战？”

徐副教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金剑，你不觉着太狂了一些吗？”

金剑道长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们试试看我老人家是不是卖狂。”

徐副教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先接老夫一掌。”右手一探，近胸拍来。他避重就轻，既不回答联手而上，也不说车轮大战。

金剑神情肃然，对那徐副教主近胸的掌势，浑如未见。

这徐副教主劈出的一掌亦甚奇怪，既无暗劲涌来，亦无破空的掌风，显然是一种很歹毒的内家掌力。

但金剑道长却以前胸，硬把一掌接下。掌势击中了金剑道长的前胸，有如击中了一堆柔软的棉絮一般，向前冲击的掌力，竟被柔软的肌肉，化解开去。

徐副教主强大的反弹之力，也随着向外弹出。

两股强大的劲力，相击在一处，那徐副教主的右掌，还未离开金剑前胸。

突然，两人身旁的长衫道袍，有如遇上了一阵旋风，波荡不息，似若阵阵涟漪。

第二十回 临危传艺 日月一刀

徐副教主缓缓收回右手，一个紧握的拳头，忽然间小了很多。

金剑道长也一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。

白天平一上步，紧靠在金剑身侧而立，低声道：“老前辈，伤的很重吗？”

金剑道长叹道：“我没有想到他练成了少林派的禅门般若掌力……”

白天平吃了一惊，道：“那老前辈……”

金剑道长接道：“过去我也许承受不住，但我刚服了千古神丹，内腑虽然有点受伤，但不会要老道的命，不过，我不能动手再战了，我要早些调息。”

他太缺少江湖的经验、阅历，虽然有一身绝世武功，但却施为不够妥当。

忽听那徐副教主大喝一声，右拳突然松开，跌坐在地下，五指下垂，敢情右手五指的骨骼，已然全被震断。

黄衫老者冷哼一声，侧身而上，道：“牛鼻子老道，你还有机会调息吗？”一侧身，向前冲来。

白天平冷笑一声，长剑斜斜划出，斩向黄衫老者的右臂。

黄衫人怒道：“不知深浅的小娃儿。”右手一翻，硬向剑上抓来。

白天平一挫腕，剑法忽变，银光流动，连刺七剑，竟把黄衫人的攻势挡住。

金剑道长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剑法，小娃儿，你很快就是当今武林中，第一剑法名家。”

一个冷冷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老道士，先保下你这条老命要紧。”

金剑道长一回头，笑道：“好啊！是你啊！老叫化子，咱们十几年没见了吧？”

来人满头蓬发，鹑衣百强，正是丐仙袁道。

袁道道：“你快坐下调息。”

金剑道长道：“老叫化……”

袁道不再理会金剑道人，却大声喝道：“天平，你退开……”

白天平闪身而退，一欠身，道：“义父……”

袁道一挥手，道：“咱们等会再谈。”

举步向那黄衫人迎了过去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三条龙，也作了人家的爪牙，倒叫老叫化有些意外。”

黄衫老人对袁道似是有着很深的畏惧，色厉内荏地说道：“老叫化，你不要卖狂，老夫并非一人在此。”

袁道道：“最好是你们三条孽龙都在这里，也免得老夫多费手脚。”

黄衫老者怒道：“袁道，老叫化子，臭要饭的，你认为我老人家真怕你，你过来，我老黄龙今天倒要称称你有多大份量。”

袁道缓缓说道：“用不着大吼厉叫，咱们之间，谁有多大份量，心中有数，我老叫化子，要饭的，这就过去了。”

这时，何玉霜已把徐副教主和铁剑道人扶退到三丈外一面崖壁下站着。

铁剑道人微闭双目，运气调息，徐副教主却脸色苍白，靠在一株松树上。

他右手骨骼碎折，痛彻心肺，虽然忍住了未叫出声，但却运气在和伤疼对抗。何玉霜似是未料到自己方面败得这样快速，心中暗暗感叹。只听铁剑道人道：“副教主，那金剑道长，被你一掌击中前胸，定然也伤得不轻了？”

徐副教主道：“大概是罢！”

铁剑道长道：“他的武功太高了，如若不早些设法把他除去，是咱们一个大大的阻碍。”

徐副教主道：“丐仙袁道来，只怕，咱们没有杀死金剑的机会了。”

语音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我施出了般若掌力，我不信金剑老道是钢铁铸成的人，他用内功震碎了我的右手，我想我的掌力，也震伤了他的内腑，哼！本座只不过毁去一手，但他却难再活得下去。”

他想的是不错，确也如此，但他们不知道金剑早已服了一粒保命护心的神丹。

但闻袁道大喝一声，呼的一掌，劈了过去，他的武功，走的至刚至猛的路子，一掌推出，立时带起了一片呼啸劲风。

黄衫老人没有闪避，竟然奋起内力，接下了一掌。

砰然大震声中，黄衫老人后退了一步，但却把一掌接下。

袁道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啊！这多年不见，你倒是有点气候了。能再接我老叫化子两掌，我就放你一条生路。”一上步，又劈出一掌。

黄衫人右手一扬，又接下了袁道一击。

袁道这一掌，力量强大，黄衫人虽然接下了一掌，但却被震的向后退了四步。

黄衫人脸上一片苍白，显然，这一掌，使那黄衫人受了很重的伤。

袁道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黄龙，还有一掌，你只要能接下来，就可以走了。”

黄衫人冷冷说道：“每人武功，各有所长，就算老夫掌上的造诣，不如你臭叫化子，那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，也未必一定要和你比拚掌力。”

袁道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你阁下有什么能耐，但请施展出来就是，不过你的机会不多。”喝声中，又是一掌劈了过去。

黄衫人这一次，果然不再硬接掌势，一闪身，让避开去，右手一挥，一道寒芒，刺了过来。

袁道须发怒张，大喝一声，迎着那飞来的寒芒劈去。

白天平知道义父的武功高强，但却从未见过他和人动手，眼看一掌向对方的兵刃上劈了过去，不禁吃了一惊。

只听黄衫人冷哼一声，手中寒刃，突然扩洒出一片寒星。

但见袁道劈出的右掌，屈指轻弹，几缕指风，疾射而出。

黄衫人手中的兵刃，突然被弹震开去。

袁道的左掌，水银泄地一般，就在剑光空隙之间，攻了进去。

但闻砰的一声，黄衫人吐一大口血，一跤跌摔在地上。

原来，袁道这一掌，打断了黄衫人三根肋骨，震伤了黄衫人的内腑，拿不稳手中的兵刃，脱手飞落到一丈开外。

这时，袁道只要一掌击下，立刻可以把黄衫人毙于掌下，但他并未立刻出手，冷然一笑，道：“老黄龙，你还有再战之能吗？”

黄衫人长长吁一口气，未再接口，却闭上双目运气调息起来。

袁道道：“你自己了断吧！目下魑魅横行，对助纣为虐的，不能再存仁慈。”

一个脆如银铃的声音，冷冷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老叫化，适可而止，不要逼人太甚了。”白天平转头望去，只见说话的正是何玉霜。

她双手紧握，显然是双手中都扣有暗器。

袁道目光一掠何玉霜，道：“小丫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何玉霜停下了脚步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我姓何……”袁道道：“何什么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这个恕不奉告了。”

袁道道：“老夫掌下本来不杀无名之人，你这丫头，如要自己求死，那就怪不得老夫了，小丫头，你出手吧！”何玉霜缓缓举起了双手。

白天平知道那飞铃的厉害，立时沉声叫道：“小心飞铃。”袁道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飞铃，可是一种暗器吗？”白天平道：“是的，义父，一种如活的一般的暗器，里面有精巧的构造，掠面而过，能够置人于死。”

袁道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，老叫化倒要试试它了。”何玉霜道，“老叫化，你最好不要试。”

袁道道：“老叫化不相信天下能够有暗器伤害到我。”何玉霜突然一扬双手，道：“那你就试试吧！”

但闻一阵铃声，划空而起，飞向了袁道的身后。

两个人虽然相距很近，但何玉霜却并未直接把飞铃击向袁道。

袁道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小丫头，你那飞铃哪里去了……”何玉霜接道：“你最好小心一些，倚老卖老，只怕后悔已迟。”

袁道冷冷说道：“你敢对老夫如此无礼，先吃老夫一掌。”呼的一掌，迎面拍去。

袁道掌力的强猛，已在和那黄衫人斗掌中表露无遗，但何玉霜竟然全无畏惧，伸出雪白的玉掌，硬向袁道的掌上迎去。袁道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找死！”又加了几分劲力。

就在两人双掌将触未触之际，突闻金风破空，疾急而至。

突然间，袁道的身子颤动了一下。

这时，才听铃铃两声，越着袁道的头顶而过。

波然一声，何玉霜和袁道两人的掌力接实。

袁道似是接不下何玉霜全力的一击，不自主向后退了一步。

金风破空，又是一阵铃声，飞了过来，掠着袁道的头顶而过。

白天平已发觉不对，急上一步，道：“义父你……”

袁道道：“我中了暗算，只怕，是一种很奇烈的毒药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人已摔倒地上。

白天平一横身，拦住了何玉霜，道：“你用什么手段，伤了我义父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飞铃，飞铃巧妙的构造，和它奇异手法，已超过暗器所具有的犀利。”

白天平双目尽赤，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何玉霜，咱们是命中注定了，非拚个死活不可，你拔剑或是施用你的飞铃都好，不过，我不会像义父那样君子，咱们各用手段。”

这是个很尴尬的局面，铁剑道人、徐副教主，和那黄衫人，都受了伤，正在运气调息，周围十丈之外，还围着不少执剑的武当弟子，但金剑道长和袁道，也都伤得很重。

闻钟道人守在金剑道人的身侧。

他心中明白，武当派已面临着溃散的厄运，唯一能够挽救武当派于危亡的，就是金剑道人。

玄支下院中人，已然中毒，自不可恃，环绕在四周的武当弟子，似是铁剑控制，忠于自己的武当门人，迄今未见赶来施援，也可能有了变化。

但最使闻钟奇怪的是，丐帮申帮主和天侯七英，也不曾赶来相助。

原来就有些孤立的形势，因金剑的重伤，袁道受挫倒下生死不明，更显得有些孤立。

白天平并未立刻挥剑攻出，却厉声喝道：“何玉霜，你拔剑！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有没有选择的办法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选择什么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选择和你对掌。”

白天平还剑入鞘，道：“好！你小心了。”呼的一掌，劈了过去。

何玉霜不再犹豫，右手一扬，接下一掌。

白天平含怒出手，掌力十分雄厚，何玉霜这一掌却没有用足内力，两掌相触，何玉霜立刻被震的倒退三步，艳若春花的脸上，也变了颜色。

但白天平感觉到何玉霜拼掌之时，一件物体，飞入了袖口之中。心中突然一动，若有所悟。

但闻何玉霜娇声喝道：“好掌法。”突然欺身攻上，双手交错，连攻七掌。

白天平感觉到这七掌，快而不猛，纵身闪避，借机在袖内取出一个玉瓶。忽然间铃声破空，两枚飞铃旋转而至。

数次飞转，旋力大减，何玉霜两手劈出，一震两枚飞铃，伸手接下。

何玉霜收了飞铃之后，一侧身，又攻了上来。掌影纵横中，低声说道：“白兄，快给他服用药物，迟则无救了。”

白天平一面挥掌还击，人影交错中，低声应道：“你们人手众多，不会乘机攻击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们重要的人物，都受了伤，一时之间，也没有攻袭能力，小妹如再受伤，指挥乏人，双方只有暂时罢手了。”突然娇躯一侧，以前胸硬接白天平的掌势。

事情是那么突然，白天平掌上蕴藏的力量，虽然不大，但掌势还够快速，收势不及，正击在何玉霜左乳之上。

不知是惊骇，或是痛苦，何玉霜尖叫一声，向后退出八九尺远，脸色苍白，满脸都是汗珠儿。

白天平突然面有着负疚的感觉，但他无暇多想，伸手抱起丐仙袁道，低声道：“掌门人，退！”当先转身而奔。

袁道的受伤，确使白天平有些心神大乱。

闻钟抱起了金剑，两人疾快向后退去。

听蝉谷中，有不少穿着道装佩剑的埋伏，但却无人出手阻拦。

闻钟眼看门中弟子，虽未出手拦阻，但一个个对自己视若无睹，内心中的痛苦，有若穿心碎骨一般。

行至谷口处，人影闪动，剑气流转，正展开一场激烈的搏杀，天侯七英，和丐帮中龙虎双巡，被数十个武当弟子，以五行剑阵挡住，十几个穿着道袍的武当弟子，横尸地上，但天侯七英中，也有四人身受剑伤。

血溅衣履，却不闻一声呼喝，双方只是在埋头搏杀。

闻钟叹息一声，放下了金剑道人，大声喝道：“叛师孽徒，武当掌门人在此，还不弃剑。”

这一声大喝，使得双方惨烈的搏杀，忽然停下。

排列的五行剑阵，突然向两面分散，让开了一条去路。

显然，这些道装佩剑人，还认得掌门人，但却无人弃剑投降。

闻钟惨笑一声，道：“好！武当如若重树门户之威，你们都将以门规处置。”

突然伸手，抓过一个近身的武当弟子，厉声问道：“说，你是什么人，认不认识本座？”

那道人道：“认识，认识，你是掌门人。”

闻钟道：“既知我是掌门人，怎的竟然不听令谕。”

一个身躯高大的青袍道人，突然行了过来，道：“见过掌门人。”

闻钟目光一转，道：“你也是武当门中弟子？”

高大的青袍道人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过去是，现在不是了。”

这答复有些意外，闻钟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是说，你已经不是武当弟子了？”

青袍道人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来此之人，都已换了面目，宣誓脱离了武当派。”

闻钟似要发作，但却被白天平以目示意阻止。叹口气，闻钟变的十发缓和地说道：“你们既然都不是武当门下弟子，自然也不用把我当一派尊主看待，诸位肯放我过去，那是旧情深厚了。”

那青袍道人道：“咱们虽然已经离开武当门，但对掌门人还有一份敬仰之心。”

闻钟道人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在下倒应该谢谢你们了。”

那青袍道人一欠身，道：“那倒不敢了，掌门人只要能谅解我们这份心情，我们就很感激了。”

闻钟道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么，我们过去了。”

青袍道人一欠身道：“掌门人请。”

果然，无人再出手拦阻，闻钟道人带着白天平、天侯七英、丐帮中龙虎双巡，离开了谷口。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这次大变，内外并起，贵派中人，似是已经大部为人掌握……”

闻钟道人道：“贫道好惭愧，好痛心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大逆横来，首需镇静，目下，咱们最重要的是，先行设法把令师伯和我义父的伤势医好，找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，等他们伤势复元，再作计议。”

闻钟叹道：“白少侠说的是，诸位随贫道来。”

奔行约五六里左右，而且，沿途也遇上了不少埋伏。那些明桩、暗卡，看到了闻钟之后，都装作没有看到。这证明了一件事，闻钟道人，在武当门下弟子中，仍然有着极大的份量。

闻钟带几人，行到了一处峭壁之下，缓缓说道：“这里有一处石洞，只有这一个出口，两面高峰，背临峭壁，对方纵然人手众多，也无法一拥而上。”

白天平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形势，道：“就在这里了。”急急放下了丐仙袁道，打开玉瓶，倒出了一粒丹丸，投入了袁道口中。

这时，丐仙袁道的脸上，已经泛起了一片铁青之色，显然中毒已深。

白天平无暇旁顾，全神贯注在袁道的身上，看他服药后的反应。

天侯七英中，四个受伤的包扎好伤势，盘坐调息，三个未受伤的，和丐帮中龙虎双巡，立刻分班守住通路。

天侯老人侯瑜，仔细在这片崖地中，搜查了一遍。

闻钟道人放下了金剑道人，仔细查看之下，才发觉金剑道人心脉低微，面色苍白，不见一点血色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急急扶住了金剑道人的身子，以内功度入金剑道人体内。

太过关心袁道，白天平没有注意金剑道人，也没有时间和天侯七英及龙、虎双巡讲上一句话。

但袁道服的是对症之药，片刻工夫，袁道脸上的黑色尽退，挺身坐了起来，道：“好厉害的飞铃。”

白天平喜道：“义父，你醒过来了。”

袁道霍然站起身子，行到山崖边，吐出两口黑水，才回头说道：“老叫化好了。”又缓步行了过来。

白天平脸上是一片悲喜交集，扑身拜了下去。

袁道一挥手，道：“起来，起来，你被那牛鼻子老道教成一个书呆子了。”

但闻一声细微，但却带着愠意的声音，道：“老叫化，你骂谁？”转头看去，只见说话的正是金剑道人。

袁道笑一笑，道：“我骂无名子骂惯了，忘了他不在，你这老道却在旁边。”

金剑道人突然叹一口气，道：“老叫化，你还能活得下去吗？”

袁道道：“为什么活不下去，上次当，学次乖，下一次，老叫化决不再让她飞铃击中就是。”

金剑道人道：“可惜，我却活不成了。”

袁道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老道士，魔势正盛，决战在即，你怎么能死啊！”

金剑道人苦笑一声，道：“我不能死，但我不行了，我被那徐副教主的般若掌力击中，内腑被震重伤，不死也不行了……”

袁道接道：“你怎么会硬挨他一掌？”

金剑道人道：“我不知他练成了般若掌力……”

袁道道：“糊涂啊！糊涂啊！”

金剑道人道：“老道士一点也不糊涂，除了般若掌之外，他决无法伤我。”

袁道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他就偏偏练成了般若掌力。”

金剑道人道：“所以，老道士非死不可。”言来理直气壮，似乎是他咎在别人。

语音一顿，接道：“喂！老叫化，你听着，老道士还能支撑个一天半天的，我要利用这半日，传白娃儿一套剑法，你们都不能在这里看，都给我躲到外面去。”

袁道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就算你传他武功，也用不着把我们都撵走啊！”

金剑道人道：“非走不可，因为我老道士这一套剑法奇绝千古，任何人见了，都全心向往之，暗里也想偷学，如是资质不够的人，不但学无成就，反而害了他自己。”

袁道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是这样吗？”

金剑道人道：“不错，我老道士，几时说过谎言了。”

袁道道：“好吧……我们在谷外面为你护法。”当先退了出去。

天侯七英和龙虎双巡，也都悄然退到谷外。

闻钟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师伯，我也要退出去吗？”

金剑道人点点头，道：“是的！我传他的剑法，和咱们武当派的剑法无关。”

闻钟道：“白少侠对咱们武当派保留了最后一点元气，能否重振门户，

要全靠这一点元气了，就算把武当派的剑法传给他，也不为过。”

金剑道人叹一口气，道：“闻钟贤侄，我老人家要告诉你一件事，你要牢牢记住。”

闻钟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金剑道人道：“我伤的很重，活不下去了，我死之后，暂时别让铁剑他们知道。”

闻钟道：“师伯真的要死了？”

金剑道人道：“自然是真的了，当今之世，有什么人中了般若掌力之后，还能支持这样长的时间呢？”

闻钟道：“师伯，你这身修为，已成了金刚不坏之身，难道就……”

金剑道人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就算是一块钢铁，也会被烈火融化，何况是人，我只告诉你，不要伤心，也别为我老人家死后，无人支持武当门户事务忧心……”

闻钟道：“弟子……弟……”金剑道人道：“你去吧！这些事，我老人家都有安排。”

闻钟无可奈何，只好黯然缓步而去。

目睹闻钟的背影消失之后，金剑才转眼望着白天平道：“孩子，我把生命中一点余力，用来帮助你学成此剑，希望你能珍惜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，为什么不传闻钟？”

金剑道人道：“小娃儿，天下第一奇剑，岂是人人都能学的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晚辈……”

金剑道人接道：“你不要抱疚，学会了此剑之后，助我们武当派重振门户之威，那就不负我老人家一片心血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晚辈当尽心力。”

金剑道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看来，你是不信此剑的威力了，其实，你只要摆出这个剑式随着对方几个变化，大多数人就会束手就缚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，还有些几近神奇。”

金剑道人道：“娃儿，我老人家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这本是神奇的一剑。”

白天平啊了一声，未再多言。

一种剑法，单是摆出一种剑式，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，那实在叫人难信。

金剑道人也未再作解说，立刻传授白天平的剑法。

白天平立刻聚集了全神去学。

那是复杂的一剑，有一招式，七个变化，但在攻出一招中，却有十三个变化。一剑攻出，变化有十三个之多，自然不是很容易可以学会。

金剑道人尽力压制着恶化的内伤，白天平也用尽了自己所有的才智。

在剑术方面，白天平已得无名子很多的传授。

就一般剑招而言，万变不离其宗，以白天平深厚的基础，学起来应该是事半功倍。

这一剑使金剑道人传述得非常吃力，何况，他自己也不熟悉这一剑。

白天平学的更为辛苦，大汗透衣，有如水淋。

一个是当今武林的剑法大家，一个是有着绝世才慧的后起之秀。两个人全神浸没在这一招奇幻的剑式之中。

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，金剑道人突然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小娃儿，你学的怎么样了？我老人家支持不住了。”

白天平也困倦得很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我好像学会了。”

金剑道人精神一振，道：“那很好，咱们试试吧！”

白天平道：“试试？”

金剑道人道：“你把我老人家当作敌人，咱们试试看，你是否练得熟了？”

白天平长长吸一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！老前辈小心了。”

于是金剑道人开始喂招，引出白天平以所传绝招还击。

几次相试，金剑道人颇感满意，也大加赞许白天平领悟力之高超，心中正感安慰。

可是金剑道人至此已气尽力竭，勉强说了声“托付……”意未尽，而气已绝。

白天平想及传艺之恩，不禁失声痛苦，袁道等人闻声赶来，无不黯然垂泪，嗟叹不已！

倒是闻钟道人强自压抑悲痛之心，沉声说道：“师伯求仁得仁尚望诸位节哀，化悲痛为力量。”

袁道道：“是的，快把他的尸体藏于一处安全所在，咱们研商一下对敌之策，唉！我老叫化子也几乎一开始就送了命，强敌不可轻视。”

以丐仙袁道在江湖上的威名，闻钟道人和天侯七英，都对他敬重无比。

丐帮中龙虎双巡，更是对袁道礼敬有加，袁道虽非丐帮中人，但这丐仙二字，总算和丐帮拉了一点关系。

安置好了金剑道人的尸体，大家围在了袁道的身侧，肃然无声。

袁道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江湖上太平久了，各大门派中人，都变得十分托大，既不能防患未然，又不能事后迅予对策，以致造成了今日的局面。”

天侯七英中的老大，天侯老人侯瑜，年纪较大，叹口气，道：“老前辈，侯某一直想不出，什么人在暗中，组成了这么一股奇异的势力，二十年前，大举荡魔，老前辈和无名子道长，慨然伸手，把几个江湖上著名的魔道人物，逼入绝地，大都自绝，有几个残余的，也都被废了武功，但二十年后，怎么又冒出这么一股奇异的力量呢？”

袁道道：“可怕的也就是咱们无法知彼，而且，也无法知己，老叫化很奇怪，几大门派，不是有一个联手的组合吗？为什么不见他们行动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就天平所知，武当、少林，派往丐帮协助这次对付武家堡的人，都早已为敌收买，不但不能为用，而且，把丐帮中的部署，完全泄漏了出去。”

游一龙也一欠身，道：“如非白少侠洞烛先机，敝帮这一次必然会大伤元气，这三年是敝帮当值，我们很惭愧。”

袁道道：“如若是咱们自己人，先行自腐，那就很难了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天平，金剑老道长可曾告诉过你伤在什么之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般若掌力。”

袁道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般若掌，那不是佛门中的绝技之一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金剑老道长，玄功精深，寻常的掌力，如何能伤得了他？”

袁道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位姓徐的副教主，是佛门中人了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好像是出身少林……”

袁道接道：“练会了般若掌，十九是少林弟子了，你可知道他叫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丐帮的申帮主，对他十分清楚，好像是叫戒光大师。”

袁道道：“好一个恶毒和尚，定然是他不会错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，“义父认识他？”

袁道道：“二十年前，我就瞧他不对，果然今天作了怪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虽然震伤了金剑道长的内腑，但他的腕骨也被金剑道长，以内家罡力震碎。”

袁直道：“划不着啊！别说戒光大师的一条手臂，就是戒光大师十条命，也不抵一个金剑道长，唉！你那牛鼻子老道师父，躲在人所难见的地方，参他的玄门大道，金剑又死于大意之下，贼势强大，看来，这一次武林劫难，又不知要有多大伤亡了。”

闻钟道：“贫道惭愧，既不能防患未然，又不能消害于后。”

袁直道：“你也不用惭愧了，那于事无补，目下，咱们要想法子对付强敌……”

目光投到游一龙的身上，接道：“你的叫化头呢？”

游一龙道：“敝帮主也觉得处境险恶，武当门下，已大部份中毒，难再为用，因此，敝帮主准备招来敝帮弟子，相助一臂之力。”

袁道道：“人说丐帮急公好义，看来，果是不错。”

游一龙道，“老前辈夸奖了。”

袁道叹口气，道：“就算贵帮中人手赶来，我看这一仗，也艰苦万分，金剑道长的逝世，对咱们实力影响很大，老叫化的看法，先想办法收拾武当门下，看看还有多少可用之人。”

闻钟道：“就贫道所知，他们都被一种药物控制，如若取得药物，本门中人，大部可为我用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晚辈去取药物。”

袁道道：“你如何一个取法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些事，也无法取巧，晚辈准备，硬逼他们交出药物。”

袁道道：“你好大的口气。”

白天平一欠身，道：“义父，天平愿尽力施为，目下咱们身处困境，如

若不能打出一条生路来，岂不要一败涂地。”

袁道道：“以金剑道长之能，尚死于对方手下，你有多大道行，敢如此夸口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金剑老前辈，是死于对方暗算之下，天平不会如此大意。”

袁道道：“你倒满有信心，我倒忘记问你了，那金剑传你的什么武功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一招剑法。”

袁道道：“他剑上造诣极深，武当太极慧剑，是剑法中至境，但那要火候，你刚学会，谈不上火候，同是一招剑法，威力却有霄壤之别……”

闻钟接道：“老前辈，金剑师伯传给白少侠的，不是本门剑法。”

袁道道：“啊！想不到，他还练的有别种武功，天平，记得他传你的武功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只是一招剑法而已。”

袁道道：“我知道只是一招剑法，它有没有名字？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乾坤一绝剑。”袁道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什么？你是说金剑传你的剑法，是乾坤一绝剑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的，他这么告诉天平，但是不是，天平就不知道了。”

袁道道：“以那老道士的为人，他岂肯讲此谎言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着：“你学会了没有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天平已练过了百十遍，希望没有学错。”袁道道：“那很好，很好，咱们不打搅你了，你再练习一阵，我们在谷外等你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义父！天平还要一个人留在这里助我一臂之力。”

袁道道：“哦！那你看留下什么人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只要剑法高明一些就行了。”

袁道道：“天下各大门户，不下数十门户用剑的，但武当的剑法，却是剑之祖，由闻钟道长陪你吧！”说完当先退了出去。他辈份尊长，脾气又大，别人只好跟着退出去。

闻钟道：“白少侠，贫道这点武功，难及师伯十之一二，袁大侠留下我来，只怕对你少侠没有什么帮助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已经练得十分纯熟，不用再练了。”闻钟道：“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白少侠再练几次，也不妨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多谢指点，白某当记胸中，但有关武当一些问题，在下倒想请教掌门人一下。”

闻钟道长道：“本派已成了分裂之状，只怕很难在武林中挺立起来了，白少侠还有什么指教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对付贵门中弟子，在下不知应该如何？”

闻钟道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之意，是说贵门中弟子，如有拦阻在下的人，在下是否可以放手施为。”

闻钟道：“杀了他们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的！对贵门中那些害群之马，留他们倒不如杀了他们。”

闻钟道：“你看着办吧，反正你非本门中人，不用顾虑太多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也并非嗜杀的人，但对元凶主恶，却不再放过。”

闻钟道：“身历此劫，也使我对江湖中事，认识了不少，金剑师伯的纯真，和江湖上的狡诈相比，全无应付之能，因此，贫道觉着，对敌人确不能太仁慈了。”

白天平叹道：“是的！此情此境，咱们如若还不放手施为，只怕还要吃大亏。”

闻钟话题一转，道：“白少侠，你要贫道如何帮忙？”

白天平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太极慧剑是贵门镇山绝艺，一向只传掌门人……”

闻钟接道：“也非绝对如此，玄支下院中人，专以研习武功为主，也有人习过太极慧剑，贫道学虽学会，只怕火候不足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道长请以太极慧剑，和在下喂两招如何？”

闻钟道长皱皱眉头，欲言又止，翻腕拔下长剑，道：“贫道先出手呢？还是白少侠先出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道长先出手吧！”

闻钟凝气运剑，缓缓攻向白天平。他心中知道太极慧剑的威力，出手攻向白天平时，留劲未发。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道长，请全力施为。”

闻钟一怔神，剑势突然一紧，顿时剑花朵朵，涌了上来。

这是太极慧剑中很绝的一招，满眼剑花，使人有着不知如何封挡的感觉。白天平迅速的拔剑一击，一片寒芒，由胸前飞起，金铁交鸣中，震开了闻钟的剑势，剑尖疾吐，指向闻钟的前胸。那样精妙的太极慧剑，突然间似是遇到很大的阻力。

闻钟道长连变三招之后，突然停了下来。脸上是一片惊异和茫然的神情，缓缓收了长剑，道：“白少侠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道长，有些什么感觉？”

闻钟道：“白少侠指出的剑势，有如附身之影，贫道无法避开。”

白天平一笑收剑，道：“行了，能在太极慧剑中发挥出如此威力，大概我已经领会大部了。”

闻钟道：“那就是乾坤一绝剑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的！”

闻钟笑一笑，道：“果然具有神秘威力的剑法，不用出剑攻敌，单是那支剑一指，就使人无能反击，只有束手就缚的份了。”袁道大步行了进来，一面接道：“怎么样，那是不是乾坤一绝剑法？”

闻钟道长道：“这个贫道不知，但白少侠剑法奇异，只要他举剑一指，贫道就无法施展。”

袁道道：“哦！真有这等奇事？”别说丐仙袁道不信，就是那天侯七英，和龙虎双巡，也是不信。一个人拔剑一指，就使对方所有的武功无法施展，那是几近神奇了。拍拍双手，袁道说道：“天平，来！义父试试你的剑法。”

白天平一欠身，道：“孩儿不敢。”

袁道道：“什么不敢，我叫你试，你就试试！”左脚微提，向上一步，双掌交错，已摆出了攻敌之势。

白天平无可奈何，只好缓缓抽出长剑，指向袁道。

忽然间，袁道发觉那缓来的剑势，有如摇摆柳絮，笼罩了全身一十三处大穴。

白天平并未攻袭，仍是站在原处，只是举剑指着袁道罢了。

袁道还有些不服，冷冷说道：“喝！邪了，咱们再试一次。”施展开醉仙步法，疾快的转了一阵。

这一次，却是转得快速无比，但停下之后，发觉白天平的剑法，仍然罩着十三处大穴。那是说，不论袁道从那个角度攻出，都将撞在白天平的剑上。这一次，袁道不能不服，叹口气，道：“这真是邪门剑法了……”

拍拍白天平的肩头，道：“孩子，当世武林高手，都说你师父是第一名剑，看来，他不如金剑道人了。”

一个是培育自己的恩师，一个是传授自己的武功的高人，白天平不敢置评，只好欠身施礼。

最妙的是，这剑法施出对敌时，除了身受者感到它的威力之外，旁观者瞧不出什么神奇之处。

天侯七英，都是用剑高手，轻轻咳了一声道：“袁老前辈，剑法如何？”

袁道一瞪双目，道：“你们没有瞧出来？”

侯瑜道：“在下兄弟，也曾听过乾坤一绝剑法，但却从未见过……”

袁道道：“刚才，你们没有瞧到吗？”

侯瑜道：“咱们就是没瞧清楚，才问问袁老前辈，那剑招精奇之处何在？”

袁道心中一动，付道：“天侯七英，都是用剑的人，也许他们真的没有看清楚白天平的剑法，也可能他们看到了心中觉着不太服气。”心中念转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？诸位可是想再试一试吗？”

沈天义道：“那乾坤一绝剑的名气太大了，如若咱们能够见识一下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”

袁道口中未言，心中却暗暗冷笑道：“在老夫面前耍花样，还能逃过老夫的双目。”抬眼一瞧白天平道：“这几位老前辈既想试试，你也不要推辞了，咱们还要尽快离此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孩儿遵命。”缓缓抽出长剑，目注天侯七英，道：“哪一位先来？”

沈天义和追魂剑韩山，一齐应声而出，道：“我们两个领教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好！两位小心了。”忽然一沉长剑，指向两人，两个也同

时拔出了长剑。双方相距，大约有五六尺外。白天平突然举步，向前逼进了两步。

沈天义和韩山，忽然抡动双剑，左拦右封，似乎是正在和人动手搏杀。

白天平对着两人的剑尖，微微的颤动着，似乎在操纵着两人的剑势。

但沈天义和韩山，却更是双剑劲急，有如身陷苦战一般。如若不是形诸沈天义和韩山的挥剑行动，侯瑜等确无法看到什么。

白天平陡然收到了长剑，还入鞘中，笑道：“两位见识过了吗？”

沈天义一面收剑入鞘，一面说道：“厉害，厉害，比传言中的乾坤一绝剑法，还要厉害了。”

韩山没有讲话，缓步回入了天侯七英之中，低声和侯瑜等交谈。

袁道高声说道：“现在，咱们要离开了，但咱们这些人，总得有一个发号施令的才行……”

侯瑜接道：“这人自然是老前辈了。”

袁道道：“可以，老夫当仁不让，不过，你们既然推举老夫了，那就要听从老夫令谕。”

侯瑜笑道：“咱们这一行人中，老前辈如何下令，咱们都会遵从。”

袁道回顾了闻钟道长一眼，道：“你怎么说，愿不愿听老叫化的？”

闻钟一欠身，道：“老前辈德高望重，闻钟理当受命。”

袁道道：“先会合丐帮的申帮主，然后想法子去抢解药，以救贵门中人，但有一件事，你们必须合作。”

群豪们全神听命，目不旁顾。

袁道缓缓说道：“咱们要在这一战中，出其不意，准备杀他们几个首脑人物，第一，不许把白天平学得乾坤一绝剑的事泄漏出去；第二，咱们都想法子替他掩护，挡住他们的视线，以免被他们瞧到，咱们愈是机密，他们就吃亏愈大。”

侯瑜点头道：“袁兄说的是，这班人行事不择手段，确是不能心存仁慈了。”

闻钟叹口气，道：“老前辈对武林事务，知晓极多，不知是否知道这班人的底细？”

袁道道：“老叫化如是知晓底细，哪还容他们这样坐成气候，早就找上门去了。”

侯瑜道：“道长，贵门一向戒备森严，怎的一下子竟被他们完全控制？”

闻钟道：“大部是身中奇毒，身难自己，就贫道所知，中毒之人，都是自己人暗中下的毒手，等到警觉，为时已晚了。不过，贫道还未想明白，他们用什么方法，勾去本门中弟子，甘为他用，下手毒害自己的同门师兄弟。”

袁道道：“由铁剑道人从中动手脚，那自然不算太难了。”

闻钟摇摇头，道：“就算铁剑从中作祟，但也不能一夜控制大局，这中间定有原因，贫道非得查个明白不可。”

袁直道：“此事，倒是不必急在一时，他们现在正值用人之时，贵门弟子，还可以拖延几日，不致遭受屠杀，目下的难处是，咱们的人手太少，必得找到丐帮中人，才可广布眼线，和他们对抗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义父，就天平所知，他们的首要人物，在此不多，除了那位徐副教主外，还有几位护法，那位徐副教主，右手又被金剑道长内功震坏，如若咱们分成二路，一面和丐帮中人会合，一部份人，去逼他们交出解药，也好使他们措手不及。”

袁道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！由丐帮的龙虎双巡，去联络申帮主，闻钟道长、天侯七英，去追查解药。”

游一龙、黄一虎欠身道：“见着敝帮主之后，要对他说些什么？”

袁道道：“要他尽快赶来，咱们救了武当门之后，还要设法追查他们的巢穴何在，教主又是何许人物？”

游一龙道：“如是武当门下阻拦敝帮中人，不让我们进来，我们应该如何？”

闻钟道：“不论什么原故，武当门下如有冒犯的举动，两位尽管出手惩治他们，生死无关紧要。”

游一龙道：“咱们会尽量的减少伤人，但必得有你道长这句话，我们才能有所遵循。”欠身一礼，出谷而去。

袁道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咱们地形不熟，而且人手也不多，用不着隐秘身形，但咱们也不能完全没有一点准备的样子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义父准备如何安排？”

袁道道：“这要有劳天侯七英了……”

侯瑜道：“但凭吩咐，天侯七英力能所及，决不推辞。”

袁道道：“那就偏劳贵兄弟了，想办法布置下前行的触角。”

侯瑜道：“在下明白。”

袁道道：“侯兄，别和强敌冲突，咱们不能再有任何伤亡，一有警兆，立刻把消息传到后面。”

侯瑜道：“我明白，现在可以走了吗？”

袁道一点头，道：“走！”天侯七英都是久走江湖的人，略一调配，规定了联络暗记，离开狭谷。

袁道、白天平、闻钟道长、侯瑜，四个人走在一起，便于随时调整人手，一面研商拒敌之策。

突然间，走在右前的飞凤剑施进，打出了停止的讯号。袁道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来了，不知是何许人物？”他们早已商量好办法，袁道举手一挥，四人立刻隐入道旁。片刻之后，果见一条人影，急奔而来。

袁道突然一闪身，拦入路中，道：“站住。”

那人向前冲奔的身子十分快速，但袁道陡然现身拦路，他仍然收住了冲奔之势。

是一个三十左右的劲装汉子，身上佩带着一把长刀。这不像武当弟子，武当弟子，从来没有用刀的人。但也不像是对方的人。

皱皱眉头，袁道道：“阁下是什么人。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闻钟缓步行了出来，接道：“后山是一片绝地，你知道吗？”劲装大汉双目盯在闻钟的脸上，道：“你是武当掌门人？”闻钟道：“不错。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他们倒是没有骗我。”闻钟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铁剑道长。”

闻钟吃了一惊，暗道：铁剑道人，怎会对我有什么好事？这其中必然有重大的阴谋，眼看现有袁道和白少侠这等高手，量他也不易暗算到我，先问他个明白再说。

心中念转，正容说道：“贫道闻钟，忝为武当掌门人，施主有什么见教，只管请说。”

劲装大汉黯然说道：“舍妹现在何处？”

闻钟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令妹和贫道有何关连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舍妹被贵派中人请了来，只怕早已身蒙其污，在下不愿追究了，只要道长立刻下令，要他们交出舍妹就是。”

闻钟摇摇头，道：“令妹被何人掠抢到武当山来，可否告诉贫道？”

劲装大汉冷冷说道：“你不是武当掌门人吗？”

闻钟道：“是！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那你又装的什么糊涂。”

白天平突然一挥手，道：“阁下，这中间，有些误会，你朋友是不是想了解真像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阁下能确定令妹在武当山中吗？”

劲装大汉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朋友是听一位铁剑道人说的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在下依据线索，追查到此……”语声一顿，又道：“那铁剑道长可是贵派中的长老吗？”

白天平抢先接道：“他是武当门下的长老，不过，他说的话，却未必可靠，你朋友是否愿意求证一下真像。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舍妹为人，我很清楚，算不得好人，所以，我不想追究内情，因为追究起来，怪不到别人头上，但家母年迈，思女心切，所以，我不得不找她回去，只要她还活着，在下不会问她经过，也不愿追究掳她来此之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兄台说的不错，咱们去找铁剑道人，把事情问个明白。”

劲装大汉目注闻钟道：“你真的不知道吗？”

闻钟道：“贫道不知，不过贫道可以告诉施主，施主不追究这件事，但

贫道非追查一个水落石出不可。”

劲装大汉噢了一声，突然发觉这闻钟道人身侧，有老叫化、老文案，还有个年轻的武士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不是武当弟子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不是……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你们既非武当门人，怎会和武当掌门人走在一起？”

侯瑜突然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弟，你很少在江湖上走动吧？”劲装大汉道：“不错，在下初次在江湖上走动，你怎会瞧得出来？”

侯瑜道：“你老弟和我们谈了半天的话，还没有看清楚我们的身份，这决非一个常在外面走动的人，该有的疏忽。”劲装大汉点点头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白天平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这人如是平常的武师，铁剑道人只怕已一掌结果了他，为什么多费口舌，遣他来此……”心念转动之间，那劲装大汉目光已转到闻钟道人的身上，道：“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吧？”

闻钟道：“听到了。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好！那你带我去见舍妹。”

闻钟一怔道：“我不是说得很明白吗？我们没有见过令妹？”劲装大汉冷笑一声，伸手拔出背上的长刀，道：“你亮剑吧！”

闻钟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只要你能胜了我手中的长刀，在下就不再问舍妹的事了。”

袁道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这小娃儿叫什么名字？”

劲装大汉一回头，望着袁道，道：“你跟我说话吗？”袁道道：“自然是你了。”

劲装大汉怒道：“你这老要饭的，叫谁小娃儿？”

袁道双眉一耸，面泛杀机，道：“我老人家叫你一声小娃儿，那是抬举你了。”

劲装大汉冷冷说道：“我不要你抬举。”

袁道道：“五十岁以上的江湖人，敢对老夫如此的，真还不多，你小子很有勇气。”

劲装大汉仰天大笑，道：“好啊！你这臭要饭的，越说越神气了。”

袁道缓缓举起了右掌，道：“你用手中长刀，能接下我三掌，可以饶你不死。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笑话，我为什么要用刀接你的掌力，你亮兵刃。”

袁道道：“老夫多年未用兵刃了……”

劲装大汉接道：“你既没有带兵刃，我也空手接你几招。”话毕还刀入鞘。

侯瑜心中暗道：这小子当真是有眼无珠，竟然瞧不出一点苗头，倔强、纯真，不知是什么来路……

袁道掌势正待劈下，白天平却高声叫道：“义父手下留情。”

袁道一皱眉头，停下掌势，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杀鸡焉用牛力，义父请息怒旁观，由天平和他周旋一阵。”

袁道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吧！这小子狂妄自负，你不用手下留情，给他点苦头吃吃。”

白天平一欠身，道：“天平遵命。”目光转到劲装大汉身上，缓缓说道：“阁下不但有些不知好歹，而且，还有些不知天高地厚。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知道方才你和什么人说话吗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丐仙袁道，江湖上鼎鼎有名的人，除了聋子瞎子之外，大概都听说过他的姓名。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我就没听说过。”

白天平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是说，你没有听说过丐仙的大名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没有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阁下贵姓啊？”

袁道本是满腔怒火，但闻这人和白天平一番谈话之后，心中怒火顿消。原来，他发觉了这劲装大汉，竟然是一块浑金璞玉，对江湖上事务，竟然是全无一点了解。不知者不罪，这大汉既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自然不知他的身份了。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你阁下连丐仙的大名都不知道，实不该在江湖上走动。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污浊江湖，要不是为了找寻我那不成材的妹妹，我一辈子也不会踏入江湖一步。”

白天平听得大感奇怪，道：“你贵姓啊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我姓洪。”

袁道道：“中州大侠洪士高，阁下认识吗？”

劲装大汉一怔，道：“那是先祖父。”

袁道道：“原来你是洪老儿的后人，老夫和你祖父，交情不错，难道，你没有听到洪老儿说过吗？”

这一来，那劲装大汉平白的矮了两辈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真和在下的祖父是朋友吗？”

袁道道：“那还假得了吗？不过，我已经二十几年没有见过他了。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那就不错了，我祖父已经二十几年没有消息了。”

袁道道：“你父亲呢？我还记得，你父亲叫洪万祥。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不错，这么看来，你和家祖父相识，倒不是冒充的了。”

袁道怒道：“你这小子，老夫为什么要冒充认识洪老儿……”劲装大汉道：“你既是我祖父的朋友，骂我几句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我也不和你计较了。”

白天平笑一笑，道：“朋友，你如准备计较，那又准备如何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如是我耐不下性子，我可能不认他作为长辈。”

白天平神色一整，道：“洪兄，不论你认不认我义父作为长辈，但我想先证明一件事。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阁下似乎很有信心找出你的令妹。”劲装大汉道：“是的！除非我找不到人，只要能见到她，我就能带她回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阁下凭什么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凭我手中长刀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先证明一件事。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证明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们不是害怕你朋友的长刀厉害。”劲装大汉道：“那又怎样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所以，在下想希望你明白，你这把长刀，并没有太大的用处，至少对我没有用处。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你要和我动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错。”

劲装大汉右手握住刀柄，道：“阁下小心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阁下只管出手。”

劲装大汉右手一抬，寒芒一闪，一片刀光，迎头斩下。白天平心中暗道：好快的刀法。心中念转，右手一抬，长剑出鞘，直刺过去。

劲装大汉冷笑一声，长刀一横，反向剑上拍去。原来，他心存仁厚，并未想伤害到白天平，只希望把他手中的兵刃震飞。也幸好有此一念，白天平也手下留情，一侧身，避过长刀。长剑突然掠着长刀滑下，斩向劲装大汉的右腕。劲装大汉霍然向后退了两步，面现惊恐之色。

白天平笑一笑，道：“洪朋友，还要试试吗？”

劲装大汉脸色一变，突然又挥刀攻上。但见刀光纵横，一口气，攻出了七八刀，一丈方圆内，尽都是寒森森的刀气。

白天平目睹那刀势威猛，也不禁一惊，暗道：此人刀法之奇，实为生平所遇第一用刀高手，如若未得“乾坤一绝剑”的传授之前，就是这一阵刀势，纵然不能取我之命，也要把我逼得落荒而逃。

需知那乾坤一绝剑，不但攻敌时威势强大，而且防守时，有如铜墙铁壁，无懈可击。

白天平的长剑，在凌厉的刀光中转了几转，竟把迅如奔雷的刀势，生生给封了回去。

劲装大汉，一口气攻了十几刀，白天平未还一剑。但那劲装大汉却被迫得向后疾退八尺。呆呆望着白天平，脸上是一股惭愧和悲苦的混合神情。

天侯七英等观战之人，莫不为那劲装大汉的凌厉刀势所震慑，只觉那样

猛烈的刀势，确为举世罕见的霸厉刀法。

就是丐仙袁道也觉着刀势凶霸，封架不易。

只听那劲装大汉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骗我的。”钢刀一转，向自己颈间抹去。

袁道大声喝道：“住手。”

闻钟道长站的最近，长剑探出，封住了刀势。

袁道飞身而上，一把抢过长刀，道：“你祖父洪士高，是何等英雄人物，怎的会有你这样没出息的孙子？”

劲装大汉一怔，道：“我没有出息？”

袁道道：“大丈夫岂可自残性命，你几时见过有出息的人，稍受挫折，就要横刀自绝。”

劲装大汉叹道：“家母盼望舍妹，终日以泪洗面，我如找不回舍妹，还有什么脸面见她，倒不如一死的好。”

袁道道：“你死，你那终日以泪洗面的老娘，应当见到你妹妹了？”

劲装大汉又是一呆，道：“见不到。”

袁道道：“是啊！既是见不到，你死了又有何用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可是我……”

袁道道：“你怎么样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我已尽了心力，家父临死之前，告诉我如练成了‘日月合一刀’，那就天下无敌，我苦练了三年，想不到竟然无法近人之身……”

袁道叫道：“什么？你练成了合一刀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唉！练成了又有有什么用呢？”

袁道道：“哼！当年你祖父，苦求这一刀有成，终生未得，你小子练成了天下第一刀，竟然还说它没有大用？”

劲装大汉望着白天平道：“这位兄弟，比我年轻多了，但也比我强多了，我攻他数刀，竟未能近他之身，这日月合一刀，又有有什么用呢？”

袁道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小子运气，初度施用日月合一刀，就碰上了乾坤一绝剑，那自然难以发挥威力了。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当今之世，不知道有多少人，会那‘乾坤一绝剑’？”

袁道道：“此剑绝传百余年，就我老人家所知，现世只有他一人会此剑法，但你的刀招，由祖而今，也只有你一人练成。”

劲装大汉奇道：“你怎知我爹没有练成此刀？”

袁道道：“如若你爹练成刀，江湖上怎会久不闻洪家刀法？”

劲装大汉点点头，道：“我爹为练这日月合璧刀法，心力交瘁，幼小就禁止我涉足江湖，主要的就是使我心地纯洁，不为外物所侵，以练此刀，我也没有使他失望，完成他未竟之志。”

袁道道：“你爹练不成这刀法，早已在你祖父预料之中，因为他禀赋所限，三十年前你祖父就告诉过我老叫化了。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袁道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小子叫什么名字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晚辈洪承志。”

袁道道：“你完成了两代未竟之愿，这名字倒也起得名符其实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有一件事，我老人家一直想不明白？你祖父到哪里去了，江湖上并没有传出他的死讯，我也曾多方打听，但却找不出他的下落？”

洪承志黯然说道：“家祖父失踪了二十余年，一直行踪不明，家父思亲心切，又惭刀法难成，急悲成疾，一病而死。”

袁道道：“你们洪家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洪家人丁不旺，三代一脉单传，目下只有我们母子二人，相依为命，连舍妹算上，也不过三口人，但却未想到，舍妹因被坏人引诱，自甘堕落，混入江湖下门内。”

袁道道：“她学过你们洪家刀法吗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学过，舍妹的才慧聪明强我多少倍，可惜她因误结坏人，落到这样下场。”

袁道道：“你确定你那舍妹确然在此吗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晚辈多方追查，确知她已经到此了。”

袁道把手中长刀，交还洪承志道：“走！咱们先去找铁剑道人问个明白再说。”

洪承志收回长刀，道：“我瞧到他去的方位，在下前面带路。”转身带路行去。

群豪鱼贯相随，转出一个急弯山口，突闻当先而行的洪承志大叫一声，刀光连闪，人却倒退五尺。

白天平紧追洪承志的身后，几乎撞在了一起。

群豪都是功力卓绝之士，陡然吸气，停下了身子。

白天平道：“洪兄，怎么回事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前面有埋伏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弩箭手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不是，一种很细的毒针，百枚齐发，厉害得很。”

袁道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当真是越来越不长进了，连这些下流的手段也用起来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洪兄，受了伤吗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托福，托福，在下幸而早已有了戒备，未中他们的歹计。”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如若是没有早作准备，只怕是很难避得开，这位洪兄虽然是初入江湖，缺乏历练，但他却是很有智略的人，能够防患未然。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他们有多少人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我一见毒针，生恐你们受到暗算，急急退了回来，没有瞧到他们有多少人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洪兄，咱们不能在这里等下去，还得过去才成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不容易，他们早已取好角度，一齐动手，数十筒毒针，齐射而出，只怕是不易闪避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小弟走前面。”

袁道道：“慢着，让我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义父，有事弟子服其劳。”

袁道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们放心，我如是没有把握，也不会强自出头了。”一面答话，一面举步向前行去。他走得很慢，但每一步，地上就有一脚印，显然，他正凝集了全身功力。

白天平不再阻拦，但却仗剑紧追在袁道的身后。

忽然间，袁道飞身一跃，人已越过了转弯的出口。但见银线漫空，百条毒针，疾射而至。

袁道大喝一声，右手劈出一股凌厉绝伦的掌风，左掌一挥，一团白云似的光影，飞了起来。

射来毒针，不是被那白云般的東西卷收而去，就是被震飞向一侧。

白天平、洪承志，都追在袁道身后，转过小弯，看的十分清楚。再细看袁道手中之物，竟是一块尺长的白绢。

白天平心中好生奇怪，忖道：义父怎会在身上带这块白绢，似是专用来对付这毒针一般。

这是弹簧发射的梅花针，三波毒针连续发出之后，未能伤得袁道，埋伏在转弯处施袭的人，都霍然站起了身子，转身奔走。一共九个人，都穿着一色的淡青色劲装，闻钟入目之下，已瞧出这些人，不是武当弟子。

袁道低声道：“是不是贵派中弟子？”

闻钟道：“不是本门中人。”

袁道道：“那就饶他们不得了。”右手一抖，那收藏在白布袋中的银针，突然发射而出，分向四外射出。

但闻几声惨叫传来，九个青衣人，尽都中了他们自己打出的毒针而死。那针上淬有剧毒，中人之后片刻气绝。

袁道缓步走近，望了那尸体一眼，道：“好厉害的毒针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义父，看来他们的人手，已经赶到了。”

袁道道：“不错，只怕眼前又是一场激烈的搏斗。”回顾了闻钟道长一眼，接道：“如是丐帮的弟子，不能赶到，只怕咱们人手太单薄了一些。”

闻钟道：“老前辈，贫道想先回三元观中一行，铁剑等虽然早有布置，但贫道相信，还有部份弟子，不为所用，贫道愿率本门中忠贞弟子，放手一战。”

袁道一皱眉道：“我听说，贵门下玄支院中，有一种禁令，好像他们不敢随便离开，只有掌门人才能解除禁令，对是不对？”

闻钟如梦初醒，道：“老前辈，不错，这禁令颁于五十年前，如不是老

前辈提起，贫道竟然忘怀此事了。”

袁道道：“金剑道兄可仍是兼任玄支下院的院主吗？”

闻钟道：“十年前，金剑师伯已辞去了院主之位，目下院主为贫道同辈师弟闻天。”

袁道道：“那闻天的品德如何？”

闻钟道：“贫道虽然是武当掌门的身份，但很少过问玄支下院的事，每隔半年，才去巡视一次，但就贫道的看法，闻天师弟，是一位德才兼优的人，但唯一使人不放心的是，他原是铁剑师叔的门下弟子，和铁剑师叔有什么关系，那就不太清楚了。”

袁道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像铁剑那样叛师欺祖的人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你还叫他什么师叔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如若闻天是他引入门下的，咱们自然得防备一些，这人老谋深算，只怕是早有设谋了。”

闻钟一欠身，道：“老前辈说的是，但贫道听铁剑之言，玄支下院中人，都已中了奇毒，果真如此，那就证明了，他们还未叛离本门。”

他本是一派掌门之尊，平日里何等威风，但因面临到门户危亡之运，有着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的感觉，希望能借丐仙袁道和白天平之力，使武当一派能渡过这番门户覆亡的命运。

袁道嗯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咱们可以先去玄支下院瞧瞧了。”

闻钟道：“贫道亦有此意。”

袁道道：“好！咱们先了解一下玄支下院的情形，再找铁剑去要解药。”

闻钟道：“贫道带路。”

洪承志突然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袁老前辈，我不能去了。”

袁道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我去找铁剑要人。”

袁道道：“铁剑老奸巨猾，别说你一个人很难见他，就算见到了，你也难讨便宜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家母倚窗相望，希望我能早些带着舍妹归去。”

袁道冷冷说道：“你祖父洪士高何等英雄，江湖上谁不尊仰，你已得洪家刀法神髓，岂可永远埋没于家中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这个，这个，晚辈就……”

袁道道：“什么这个，那个，你父亲练不成那一刀，苦心造就于你，是希望你能承继洪家的衣钵，青出于蓝，只要听听你这洪承志的命名，就不难知晓肩负重大了。”

洪承志啊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前辈，我，我应该如何呢？”

袁道道：“你跟着我老人家，听我之命行事，那就不会错了。”

洪承志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老前辈，你当真是我祖父的朋友吗？”

袁道道：“那自然是真的了。”

第二十一回 玄支剑士 叛徒授首

洪承志道：“好吧！我跟着你走！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。”

袁道道：“跟着我老人家走，哪来的这么罗嗦，你说吧！我老人家如是不能接受，咱们就只好分道扬镳了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我听你老人家的，但你要帮我找到舍妹，唉！家母对先祖父的朋友很尊重，万一找不到舍妹，你要送我回去。”

袁道点点头，道：“条件不算过苛，老夫答应了。”

这时，闻钟已当先向前行去。

白天平、洪承志并肩行在一处，边走边说，谈着武当派目下的处境。

他的口才很好，一番交谈中，把铁剑道人的恶迹，描述的十分仔细。

洪承志只听的大为生气，替那闻钟不平。

谈话之间，已到玄支下院门外。

这时建筑在半山腰中的一座小型道观，一片古森的松林，环抱着这座道院。所以，外面，很不易瞧得出来，距离三元观大约有八九里路。

四个中年佩剑的道人，突然由道观中闪了出来，横在了门前。这座道观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规模气势，但以丐仙袁道的身份之尊，接近道观之后，也不禁有些肃然起敬之意。所以，四个道人现身之后，丐仙袁道等立刻停了下来。

闻钟大声喝道：“你们还认识我吗？”

四个中年道人仔细瞧了一眼，欠身说道：“见过掌门人。”

闻钟一挥手，道：“罢了，闻天掌院可好？”

四个道人黯然说道：“掌门如是再晚来一些，只怕见不到闻天掌院了。”

闻钟道人道：“他怎么了？”

左首道人黯然说道：“中了毒。”

闻钟道：“玄支下院中，有几人中毒？”

左首道人道：“十之八九，几位没有中毒的师兄，也还受禁制所管，没有办法追杀敌人。”

闻钟道：“带我去见闻天掌院。”

四个道人一欠身，带几人直入观中。只见大殿上，盘膝坐着五六十个青袍道人，旁侧，还躺着十几具尸体。大殿上却静的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闻钟凝目望去，只见闻天盘坐大殿供台之前，脸色一片苍白。

供台后，三清神像之前，放着一面牌匾，上面写道：未得掌门允许，不许离院百丈以外，违者死。

行近供台，闻钟伸手取过写有令谕的牌匾，啪的一声，投掷实地，片片碎裂。这一声，惊动了全场中人，一百多道目光，全都投注过去，盯注在闻钟的身上。

闻天缓缓挣扎而起，道：“见过掌门人。”

闻钟一把扶住了闻天，道：“师弟，你怎么了？”

闻天道：“小弟惭愧，玄支下院中人都中了毒。”

闻钟道：“他们如何下的毒，竟使全院中人，十之七八都中了毒？”

闻天道：“铁剑师叔带两位从人到此，和小弟谈起武当门户中事，金剑师伯负伤，掌门人也困于毒药，只有他防范得宜，未为所伤，正召集本门中弟子，准备和强敌一搏，但却未料到，敌人早已遣派高手，分别截断了四下通路，小弟告诉他快请掌门人，降下手谕，开放禁令，玄支下院有八十四名武功高强的弟子，可以拒挡天下任何强敌，但却没有想到铁剑师叔，却在饭菜中下了奇毒，小弟和满院剑士在全无防备之下，十之八九都服了毒药……”

闻钟道：“好恶毒的手段，以后呢？”

闻天道：“以后，铁剑师叔，就暴露出凶恶的面目，迫令小弟等脱离武当门户。掌门师兄知道，小弟是铁剑师叔引入武当门下，但这等大逆不道的事，小弟自然是不会答允，但没有料到，本院中，还有八位剑士，没有中毒，在小弟一声令下，把他围了起来，小弟心存一份仁厚，并未存心伤人，准备带他见掌门师兄理论，不想他竟先出手，一场搏杀，杀伤了他两名从人，却被他突围而去，本院中剑士，格于禁令未解，不能追敌百丈之外，只好任他逃去了。”

袁道突然插口说道：“贵院剑士，只有八个能够用于对敌了。”

闻钟道：“这位丐仙袁道，袁大侠，是金剑师伯的好友，武当派能否度过这一次凶危，全要靠袁大侠之力相助了。”

闻天一欠身，道：“见过袁大侠。”

袁道道：“用不着这些繁文缛节，这时间，寸阴如金，那铁剑临去之时，定然有几句话交代了。”

闻天道：“是的，他告诉贫道，药性很快发作，十二个时辰之内，还可救药，八个时辰，他将再来此地。”

袁道道：“你们中毒好久了？”

闻天道：“六个时辰左右。”

袁道道：“感觉如何？”

闻天道：“全身酸软，功力已失，一旦敌人来犯，只有任凭宰割了。”

袁道叹口气，道：“好厉害的毒药，这一次，武林如若能够重归平静，老叫化非得清理一下江湖，彻底消灭去用毒之人。”

闻钟轻轻一叹，道：“武当派如若能重振门户，定当全力襄助袁大侠完成心愿。”

白天平突然接口说道：“目下情势，急在如何摆脱铁剑的控制，不能任令武当一门精英人物，死于药毒之下。”

袁道道：“你有什么高明办法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办法倒有一个，但不能算得高明。”

袁道道：“说出来听听看。”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说出了一番计较。

袁道点点头，道：“你师父常赞你聪明，看来是果然不错，咱们就照你这样安排了。”

白天平目光突然转到那些尸体，道：“他们是怎么死的？”

闻天道：“铁剑要证明他所下之毒发作时痛苦，特别施展手法，催发这几个弟子身上之毒，铁剑的用心，也许是要咱们目睹他们哀号挣扎之苦，心生惊悸，但他却未料到，本院弟子，都是刚烈之士，大都在毒性发作之时，自断心脉而死。”

袁道咬咬牙，道：“铁剑这牛鼻子，可恶万分，一旦犯我手中，决然不会饶他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义父，咱们不能多留，早些准备了。”

袁道点点头，率众离去。他带走了来时的人物，但白天平和洪承志，却未离去。

八个时辰过后不久，铁剑道人果然依约而来。不过，除了铁剑之外，还有十二个随行的大汉。十二个人，一色穿着青袍，佩着长刀，紧随铁剑道人身后，似有保护之意。

铁剑道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闻天，你想通了没有？”

闻天缓缓睁开双目，道：“想通了。”

铁剑道人道：“怎么决定？”

闻天道：“师叔去后，我和他们商量，大都不愿毒发而死。”

铁剑道人道：“对！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他们的想法不错。”

闻天道：“众意难犯，我也不想太阻止他们了。”

铁剑道：“你自己作何打算呢？”

闻天心中暗道：果然是老奸巨猾，当下说道：“弟子是一院之主的身份，如若能以身相殉，才算对得起历代祖师。”

铁剑道：“你要是死了，由谁来统率这些高手？”

闻天道：“师叔何不自己统率？”

铁剑道：“话是不错，不过，我听说你已得金剑的真传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闻天道：“谈不到什么真传，弟子接掌这玄支下院的院主之位，是出于金剑师伯之意，只能说，他多指点了弟子一些。”

铁剑叹口气，道：“其实，你为一院之主的身份，总该要表现一点志节才是，你已经尽了心，也算对得起武当门下了。”

闻天叹口气，道：“师叔说的是。”

铁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闻天，你能把玄支下院治理的很好，就能接掌武当门户。”

闻天暗里咬牙，付道：“威迫利诱，无所不用其极了。”口中说道：“师叔夸奖了。”

铁剑道：“金剑已死，武当一派中，你也没什么好怕的人了，你练了四

十年的剑法，如若老死深山岂不是一桩遗憾的事。”

闻天道：“师叔说的是。”

铁剑点头一笑，道：“闻天，还有两个时辰左右，你和玄支下院的人，都将毒发而死。”

闻天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铁剑神色一怔，道：“闻天，你告诉我一句话，愿不愿投入本教？”

闻天道：“可以，但我有条件。”

铁剑道：“说吧。”

闻天道：“我要接掌武当门户。”

铁剑道：“这个容易，不过，武当派从此之后，已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门户了，他只是本教中一个分舵而已。”

闻天道：“这个弟子知道。”

铁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过，闻天，那也已经很好了，因为，那时候整个武林中，除了本教之外，再没有一个独立门户。”

闻天道：“所以，弟子很满足。”

铁剑神情肃然地说道：“闻天，虽然我这作师叔的很相信你，不过，教有教规，你投入本教，未能立功之前，还没有太多的自由，还要受着本教的控制。”

闻天道：“师叔如何决定，弟子就如何遵从。”

铁剑道：“好，这有一粒药物，你先服下，不过，这粒药物，只能使你恢复功力，也可延长你三天的性命，这三天，是很重要的三天，你能不能够接掌武当门户，能不能够为本教中人，全看你的表现了。”伸手从怀中取出一粒药，递了过去。

闻天接过药丸，铁剑一挥手，道：“你退开去。”

闻天应了一声，退到了供台旁侧。

铁剑目光环扫了大殿一周，道：“你们哪一个愿追随院主投入本教的，请站起来。”

闻天的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你们听着，这事关系着你们的生死，也关系着你们的一生，应该如何，你们自己决定。”这几句话说的隐隐约约，叫人想不出他的用心何在。

但铁剑道长对闻天的为人，知之甚深，这几句，尽消了铁剑心中之疑。

铁剑道长一挥手，十二个佩刀大汉，突然拔刀劈出。刀光一闪，八个人头落地。

闻天心中顿感一股怒火，直冲上来，脸上一变，就要发作，却被站住一侧，穿着道装的白天平，轻轻拉了一下。

百道以上的目光，投注在铁剑道长的身上，只看得铁剑道长脸上泛起了一片羞惭之色。他以师长之尊，如此对待门下弟子，在百道以上的目光交投之下，也不禁有些不安起来。也幸得此一点不安之感，使他没有余暇注意到

那些目光中，全都是怨毒之色。

重重的咳了一声，铁剑道长接道：“杀几个人，使你们知道目下的处境，除归顺本教外，已然没有生存的机会。”说完话，缓缓把手中的解药，分给群道。

吞服过解药之后，闻天暗中运气相试，果然感觉到功力尽复。

铁剑道长暗中数计，一共发出了五十六粒解药，除了八个未中毒玄支剑士之外，共有六十四人，这是武当派中的精华人物，也是最强大的一股力量，这股力量，不但要为己所用，而且，要让他们在一起对阵搏杀中，全数战死。因为，他心中明白，这些人虽然暂时屈服于生死的压力之下，对自己并非真的信服。

闻天功力恢复之后，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师叔，果然是对症之药，师侄已觉着功力尽复了。”

铁剑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记着，这药力只能维持三天，三天之后，你们要一样毒发而死。”

闻天道：“说的是啊！有三天时间，也已经够了，三天时间，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。”

铁剑道：“丐帮精锐，一百余人，已到了七星峰下，你们第一件事，就是全力击溃丐帮的精锐，这一战之后，证明了你们对本教的忠实，那就可以获得真正的解毒之药了。”

闻天点点头，突然提高声音，道：“玄支弟子，还有哪一位功力未复？”
五十五个服过解药的弟子，没有一个回应之人。

显然，所有身中剧毒的弟子，都已经被解去了身上之毒。

闻天突然拍拍身上的长剑，笑道：“师叔，咱们武当玄支下院的弟子，和丐帮精锐一决生死，但不知是个什么样的结果？”

铁剑道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自然是一场很激烈的搏杀，不过，我相信这一战，以师侄为首的玄支剑手，必可击溃丐帮中人。”

闻天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小侄确也有这份豪情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师叔请看，玄支下院的殿上，少了一件什么东西？”

铁剑目光转动，回顾了一眼，道：“瞧不出来。”

闻天道：“掌门人的禁令，这一块数十年的禁令牌，有如一道铁栅，把玄支下院中的剑士，变成了栅中囚虎，这一开栅放虎，师叔当可知道，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。”

铁剑颌首微笑，道：“那该如溃堤洪流，勇不可当。”

闻天右腕一翻，长剑出鞘，道：“玄门天罡阵。”

但见寒芒闪动，人影交错，转瞬间已布成了一座阵势。

这座阵势，只用三十六人，余下的人，都撤出大殿。白天平和洪承志，不知天罡阵的布法，两人都站在闻天道长的身后，退出了天罡阵外。

铁剑道长已瞧出情势不对，厉声说道：“闻天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追随在铁剑道长身后的十二个佩刀大汉，也同时散布开去。

闻天冷冷说道：“铁剑，有一件事我要奉告你，你已被掌门人下令缉拿，你对本门中弟子施下毒手，早该拿问治罪……”

铁剑高声接道：“闻天，什么人引你入武当门下，你能有今日地位，是何人所赐？”

闻天神情严肃，冷冷说道：“不错，你引我进入武当门中，但本门规戒，要人人忠义自持，尊师重道，你自己做了些什么事？还有颜面，责备于我吗？”

铁剑脸色大变，道：“我该让你毒发而死的，我求了你们，你们就立刻翻脸……”

闻天冷冷接道：“你不是救我们，你不过是要我们去为你拼命，对付丐帮的忠义之士。”

铁剑道：“别忘了，你们只能活三天，三天之后，一样要毒发而亡。”

闻天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就是一个叛逆之徒，恩赐于他晚一代弟子的礼物，不过，能有这三天好活，我们会设法尽到我们最大的力量，为武当派扫除强敌。”

他没有提到铁剑的名字，但铁剑却听得一阵心头乱跳。

闻天的责骂，并不恶毒，但却是一针刺在疼处，像铁剑那样的人，也不禁脸上泛起了一股羞愧之色，暗暗叹息一声，铁剑缓缓说道：“闻天贤侄，事关数十人的死亡，难道你就不再想想吗？”

闻天道：“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”举行一挥，接道：“杀！”

刹那间，四周卷起了重重的剑影，波滔汹涌般，直向铁剑和十二个大汉卷去。

铁剑双掌劈出雄浑的掌力，十二个大汉的长剑，也展开了猛烈无比的反击。

那道绵密绝伦的剑网，排山倒海一般，直压过去。白天平、洪承志，也看得惊心动魄，暗道：玄支下院的群攻之术，当真是凶霸得很。

只不过片刻时间，铁剑和十二个施用长刀的大汉，已被淹没于一片剑光之中。

突然间，响起一阵惨叫，一阵血雨，由绵密的剑光中，飞洒出来。

交错的剑光，有如转动的飞轮，不停的盘旋。一阵阵惨叫之声，不停的由那绵密的剑芒中渗透出来。

大约有顿饭工夫左右，那有如光幕旋转的剑光，突然停了下来。

再看场中的形势，已有很大的转变。铁剑道长和十二个施用长刀的大汉，全都血洒场中，气绝而逝。

闻天轻轻叹息一声，回顾了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剑势发动之后，转番冲击，威势愈来愈强，除了把敌人全数杀死之外，很难停下。”言下之意，对

杀死铁剑之事，若有憾焉。

白天平心知这等正大门户中人，对于长辈的敬重，十分深刻，铁剑虽然是已叛离了武当门户，人人得而诛之，而且，又对他们下毒，但一旦死于剑阵之下，闻天心中，仍有着很大的不安。

但见洪承志一跺脚，道：“糟了，糟了……”

白天平一怔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铁剑死了，我到哪里去打听舍妹的消息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令妹会不会武功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舍妹的品德不好，但人却聪明得很，除了日月合璧的刀法之外，她的刀法应该在我之上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如若令妹会武功，那就不难找到她了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往哪里找？铁剑死了，还有什么人知道她的下落？”

白天平忍不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个包在我身上。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脱下了身上的道袍，伏下身去，在铁剑道长身上，又找出了不少的解药。暗中一数，解药只不过有十五粒，五十六个中毒的人，只有十五个人能够多延续三天的生命。

双手把解药交给了闻天道长，白天平有些黯然他说道：“铁剑只不过是一位总护法的身位，想不到，他竟因此出卖了武当派，这十五粒药丸，可使贵属中有十五个人，可以多再延续三日性命，药物由掌院收存着吧！”

闻天很坦然，接过解药收好，道：“我们有三天的时间，也许真的够了，说不定，我们还等不到毒发之期。”

这句话，很平静，但却不能深想，想一想，就会感到可怕，那无异是说离开玄支下院，这一批苦练数十年的剑士，都将在闻天的领导之下，准备作殊死之搏，尽三天时间，全力去消灭敌人。

这时，闻钟和袁道，带着天侯七英，疾奔而入。闻天等武当弟子，突然稽首屈膝，对着闻钟拜了下去。

闻钟双手连挥，道：“快些起来，此时何时，不能多礼。”

袁道问明了经过之情，望望地上铁剑的尸体，叹道：“想不到这个道士，放着武当派的长老不做，甘愿做一个总护法。”

洪承志也脱下了道袍，叹口气，接道：“难道世上的坏人，都是天生的不成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以后，步入歧途，沦为邪魔。

自然是后天的原因居多……”目光一掠闻天、闻钟，停在袁道的脸上，道：“义父，平儿有一件事，总是想不明白，想请教义父。”

袁道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对方那神秘的组合，似是专门在武当、少林两大门派中下手，这和千百年来武林中的变故，完全的不同，所以，平儿觉着这中间可能别有内情。”

袁道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对啊，这两大门派，戒规最严，怎会轻易得手？”

洪承志突然接道：“女人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很大的可能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力量，能使武当门下，大部份都甘冒规戒的处置，投入那神秘的组合之中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舍妹有一次，带了二十余名绝美的少女，在寒舍中停了一宿，那时，我正在苦习刀法，无暇和她相见……”

白天平点点头，接道：“洪兄高见，这中间，还有些事等待查明原因！”

袁道叹口气，道：“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修道之人，最是忌讳女色，所以，他们要躲在清静的地方修行，如是道心不坚的人，一旦被诱入色情陷阱之中，那自然是无法拔身了。”

闻钟摇摇头，道：“可怕呀，可怕。”

袁道道：“掌门人，如若武当派附近，住下了很多妖媚女子，而你竟不知，那就是你的不是了。”

闻钟欠欠身，连应了两个是字，道：“一年之前，贫道也发觉出一些可疑的痕迹，惭愧的是竟然没有追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什么徵候？”

闻钟道：“有一次，两个忠于贫道的弟子，告诉了贫道一件事，他说，看到两个妖媚的女人，出现在三元观之中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道长没有查问吗？”

闻钟道：“我应该查问的，可惜，我没有查问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道长，这些事，都已经成了过去，急在善后，但由于道长这一句话，解除了咱们心中之疑，使我们了解了贵派确然是被伤害在女人的手中，贵派如此，只怕那少林派，也是如此了。”

闻天突然一欠身，道：“掌门师兄，本院剑士，都已恢复了原有的功力，但我们只有三天好活，希望掌门人能尽这三天之力，为武当派扫除任何碍难。”

闻钟有些黯然他说道：“师弟，我明白你的用心，你们一举搏杀了铁剑和受命保护他的十二个武士，兄见玄支下院的实力，强大得很……”

闻天豪壮地接道：“不是小弟夸口，只要咱们能够找出敌方所在，小弟相信，我们数十剑士之力，至少可以和他们拼个同归于尽，掌门人，我们玄支下院，有一个院训，留于百年之前，不知掌门师兄是否知晓？”

闻钟道：“这个，我倒记不得了。”

闻天道：“那院训是说一个真正的剑士，没有生死的界限，他是为仁人而生，为仁人而死。”

白天平大为敬佩他说道：“一句话说明习剑、任侠的精义，就凭这一批剑士，贵派也不会覆亡在他们这些人的手中了。”

闻天笑一笑，道：“金剑师伯说过一句话，不论何等修为的剑士，也无法参悟大乘之道。”

袁道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闻天道：“因为剑士，无法逃避搏杀，一个手沾血腥的人，怎能参悟大乘之道呢？”

白天平点点头，道：“院主之话，深博远大，发人深省。”

忽然间，对这位院主，生出了很深的敬爱之心。

袁道叹口气，道：“闻钟道长……”

闻钟一欠身，道：“老前辈有何吩咐？”

袁道道：“不论贵门中弟子，如何的不畏死亡，但咱们总要想法子，替他们找回解药，以解救他们于毒物之下。”

闻钟道：“老前辈有什么高见？”

袁道道：“他们在此的人手不多，好像，除了贵派的弟子之外，很少看到他们的人。”

闻钟道：“是的，他们的人手不多，而且，又大都藏身在隐秘之处，不过，有玄支下院这一股力量，咱们可以大事搜查他们了。”

袁道回顾了白天平和洪承志一眼，道：“你们两个人，易容改扮一下，想法子混入他们中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找出他们的首脑？”

袁道道：“找出他们的首脑人物，还在其次，重要的是查出解药所在，你们两人都已有了超凡的成就，就算被人发觉了，也足以自保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义父指教，我们立刻行动。”

闻钟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混入敌人群中，处境自然是危险的很，两位要多多珍重。”

袁道道：“我们有玄支下院剑士帮助，会合了丐帮中人之后，就大举搜查他们的藏身之处，接应你们。”

白天平一欠身，道：“孩儿遵命……”目光转到闻钟的脸上，接道：“多谢道长的关爱。”回顾洪承志一眼，又道：“咱们可以动身了。”

洪承志低声道：“咱们到哪里去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找人和找一件东西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找什么人？又找什么东西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先找令妹，然后，你动以兄妹之情，再晓以大义，使她帮咱们查查解药。”

洪承志叹口气，道：“舍妹为人极端尖锐，只怕不肯听信我的话，何况，我们相处一向也不怎么融洽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尽人力吧，见到令妹之后，我帮助你，看能不能说服她。”

洪承志摇摇头，道：“我知道，只怕很难说服她，不过，咱们用些手段，威逼于她，也许能使她说出一些知晓的内情。”

两人一面谈话，一面换上了那些佩刀大汉的衣服，联袂而去。

行出了玄支下院，白天平突然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洪兄，看来你和令妹已

然全无兄妹之情……”

洪承志接道：“如若她不是我的妹妹，也许我早已一刀把她给杀了。”

白天平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兄妹之间，有这样深的仇恨吗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舍妹作为，实已罪孽深重，我很少在江湖上走动，不知道别的坏人是什么样子，但舍妹的作为，没有一件不让我看得心痛。”

白天平未再追问下去，心中却暗暗忖道：“那位洪姑娘，不知是怎样一个人，但作哥哥的如此诚朴，作妹妹的却怎会坏得让作哥哥的胸怀杀机呢？”

手足自残，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之一，白天平暗中自定主意，要尽可能阻止这件人伦惨局发生。

这时，两人正走在一处山径上，洪承志却突然停下了脚步，道：“白兄，在下很少在江湖上走动，识我的人不多，但我缺少江湖经验，很容易露出破绽，还得白兄多多指点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兄弟这应变方面的经验，也是薄弱得很，咱们多多研商一下，留心一些，以补经验之不足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现在，咱们遇上的一个难题，兄弟就不知如何解决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什么难题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如何找到他们的存身之处，总不成咱们在山中乱转吧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小弟也在想这件事，照那铁剑说来就来，说去就去的速度，可能就在附近，只不过，咱们无法找到他们罢了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武当派那些道人们的剑招太凌厉了，他们应该留下一个活口问问的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唉！在下当时也没想到这件事，因为我们这些日中，一直处于被动之境，用不着找敌人，敌人就经常出现。我们似乎和他们保持着很近很近的距离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但这找起来，却又麻烦得很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最好的办法，就是要他们找咱们了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好是好！但如何才能诱他们出来呢？”

白天平笑一笑，道：“咱们装作受伤如何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好啊！只怕他们找不到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所以，咱们得先找一处他们可以看到的。”

两人联袂而行，绕过了一座山峰，白天平突然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咱们那地方到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就要装出受伤的样子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你是说，有人在暗中监视着咱们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很可能，咱们不能大意。”

两个人都有着很精深的内功，一运气，立时，满头大汗，滚了下来。

白天平当先带路，举步维艰的爬上一座崖壁间的小洞中。那是一条两三丈深的山洞，但却向里面转了两三个弯。洞中光线暗了许多，但却仍然可以

看到景物。

白天平笑一笑，道：“就是这里了，咱们躺下去吧！”

躲在洞中，确是很隐秘，但那崖壁，就在一条小径之上，从那小径上行过的人，都可以看到那座洞口。

洪承志道：“白兄，咱们身上没有伤口，不见血迹，如何能算受伤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是伤在内家掌力之下，伤势不足致命，但也不太轻。”

两人各自选择了一个地方，躺了下去，一面研商了一套说词，准备接受盘问。

等了足足有一个时辰之久，小洞中，仍然没有动静。洪承志已等得有些不耐，道：“白兄，我看这办法不行，咱们还是出去找吧！”

白天平道：“再等一会……”

突然间，一阵步履声，传入耳际。洪承志眨眨眼睛，低声道：“有人来了，但不知是什么人？”

白天平未答话，却微微闭上双目。两人都是事先选好的地方，白天平面对着洞口。

但闻步履声愈来愈近，逐渐的到了两人身前。是一个身着蓝色长衫的中年人，赤手空拳，未带兵刃。

蓝衫人望望躺在地上的白天平和洪承志，道：“你们能站起来吗？”

白天平缓缓睁开双目，望了蓝衫人一眼，道：“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你们好像受了伤？”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这人不知是什么身份，说话得谨慎一些才行。心中念转，中中说道：“是的！我们受了伤。”蓝衫人道：“伤在何处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前胸之处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什么人伤了你们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丐仙袁道。”

蓝衫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他果然插手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们受伤之后，奉命到此养息……”蓝衫人道：“其余的人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都去了玄支下院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你们没有去玄支下院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们没有到玄支下院，已经受了重伤。”蓝衫人道：“那是说，你们还不知道去玄支下院的结果了？”白天平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他们都死在玄支下院那些道人的剑下了。”白天平啊了一声。

蓝衫人道：“你们还能不能起来行动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勉强可以，只不过……”

蓝衫人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你们那些同伴，都血溅剑下，死的很惨，你们两人，能落一个全尸，比他们幸运多了。”

白天平越听越不对，立时暗中运气戒备。

但闻蓝衫人缓缓接道：“你们口中，不是有一颗毒牙吗？”

白天平嗯了一声，道：“是有一颗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本教中的规矩，凡是身受重伤之后，都吞药自绝，你两人既然受了重伤，为什么还不自绝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们是奉命来此，等候令谕，而且，伤的还不太重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平常之日，你们这点伤势，也许还不算什么，但现在情势不同，你们虽然伤得不算太重，但已没有时间养息，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吞下毒药自绝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们还能撑下去，不愿就这样死去。”

蓝衫人叹口气，道：“看来，你们是不认识我了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对阁下似乎面熟得很，很可惜，我无法说出来。”

蓝衫人接道：“无法说出来我的身份、是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好吧！那我就告诉你们，本教中有一个总巡主，你们知道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原来是总巡主驾到，在下等失礼了。”

蓝衫人笑一笑，道：“好了，你们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，可以死的瞑目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总巡主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我们实在不想死。”

蓝衫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那真是不巧的很，我说出口的话，又从不愿收回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第二十二回 脂粉陷阱 喜遇故人

蓝衫人冷厉地接道：“你们听着，本巡主，一向令出必行，两位就算是不想死，也只好勉为其难了，再拖延下去，我只好出手了……”

白天平长长地叹一口气，道：“总巡主，我们替教主立了不少功劳……”

蓝衫人接道：“这个，我知道，本教中每一个弟子，都为本教中立过功劳……”

白天平突然坐起身子，道：“总巡主，人急拚命，狗急跳墙，你这般非逼死我们不可，咱们不会束手待毙。”

蓝衫人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这么看来，两位是准备出手一搏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只求保命，并无和巡主动手之心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敢违本巡主之命的人，你还是第一个。”

洪承志突然跃起，挡住了蓝衫人的退路，道：“总巡主，你贵姓啊？”

他动作迅快，而且，出口充满讥笑的意味，全无一点畏惧之心。

蓝衫人立刻提高了警觉，回顾了洪承志一眼，道：“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白天平也站起来，道：“总巡主，一个人，如是知道他非死不可，自会情急拚命，勇气百倍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本教中弟子，决没有你们这种胆气，敢对我如此无礼。”

洪承志长刀出鞘，笑道：“你这人作威作福，逼人自绝，单是这一点，就饶你不得。”

蓝衫人怒道：“你们不是本教中人？”呼的一掌，劈了过去。

掌势强厉，一股暗劲，排山倒海般直撞过去。洪承志长刀疾挥，划了一个十字，一股森寒的刀气，如同有形之物，硬把蓝衫人的掌力，劈成了四股，掠身而过。

蓝衫人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要命的人。”长刀疾挥，攻出三刀。这三刀威势强大，寒芒闪动，有如电闪雷奔一般，凌厉的刀气，砭肌刺骨，迫得那蓝衫人向后退了三步。

蓝衫人大约从未见过这等凌厉的刀法，心中骇然万分。忽然间，蓝衫人右手一探，疾向白天平抓了过去。他感觉那洪承志刀法凌厉，莫可抗拒，陡然间心中一动，准备把白天平抓过来，当作兵刃，以拒那洪承志的刀势。

忽然间，寒芒一闪，白天平长剑疾出，剑势如流星，倏忽间，笼罩住了蓝衫人半个身躯。蓝衫人简直惊骇到了极点，剑招来势之凶，竟不在刀招之下。急急的缩手收臂，已然晚了一步。但觉右手一凉，三个手指，生生被削落下来。鲜血涌射，洒溅在石壁之上。

蓝衫人万没有料到，竟在山洞之中，遇上了这样两个高手，一提气，身躯疾转，避开了白天平追袭的剑势，人已靠在了东面的石壁之上。

白天平笑一笑，道：“总巡主，今天情形，看起来，咱们定然得有人埋

骨这山洞中了。”

蓝衫人叹口气，道：“你们根本不是本教中弟子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阁下的气焰，似乎消失的很快啊？”

白天平长剑一挥，闪起了两朵剑花，笑道：“总巡主，咱们没有你阁下那份非置人于死地不可的恶毒心肠，如是阁下自知不敌时，咱们倒可以商量一下。”

蓝衫人一面运气止血，一面说道：“商量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想借用一下你总巡主的身份如何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你们不怕别人揭穿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是咱们的事，只要你阁下肯合作，对咱们指点一番，相信我们可以混得过去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武当门下，决没有这份功力，也没有用刀的弟子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个，似乎不劳你阁下关心了……”语气一变，接道：“两条路，一条是死，一条是把阁下的身份借给我们。”

蓝衫人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吧，怎么一个借法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说出阁下的姓名，以及出身，和总巡主在教中的地位如何？教主是否在此？你们的人手藏在何处？”

蓝衫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在下想知道，我答应和你们合作之后，我将如何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一个人作了很多坏事，但他如能及时悔悟，改过向善，自然应该给他一条路走，如是我们因你之助，为武林除了大害，挽求了武当的劫难，在下许诺决不伤你毫发，只要答允从此退出江湖，在下负责送你安全离开此地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那是说，我答应之后，还不能就此离开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的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我们要点了你的穴道，把你藏在一个隐秘安全之处，证明了你们没有欺骗我们，才能放开你，如是你施用诈术，那就只好对你报复了。”

洪承志接道：“你仔细想想看，一旦我们再找你报复时，手段自然是极为残酷，就区区而言，我要杀你一千刀，还不让你死。”

蓝衫人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两位做事，不但是老练的很，而且方法很精密，看两位刀招、剑法，我逃离此地机会不大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人贵自知，你自己掂量掂量吧！”

蓝衫人笑一笑，道：“不过，有一点，两位没有算对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哪一点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不论你们算计的如何精妙，但却无法变成我，声音举止，处处都是破绽，所以，你们输定了。”

洪承志毫气干云他说：“就算被他们发觉了，那也不过是搏杀一场罢了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如是你们只是想找到那地方去，在下倒有一个办法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说说看吧！”

蓝衫人道：“两位可以在我身上，动点手脚，我带你们去，岂不是天衣无缝。”

洪承志沉吟了一阵，对白天平道：“这法子如何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只有这样，才能使你们混进去。”

白天平笑一笑，道：“朋友，咱们赌了，你虽然狡猾如狐，不过，咱们是猎狐的人，你只要真诚合作，咱们决不伤你，如是你想要花样，第一个死的人。自然是你！”

蓝衫人一笑，道：“这道理很明白，两位也不用再解说了，你们准备在我身上下些什么禁制，可以动手了。”言罢，闭上双目。

白天平皱皱眉头，出手点了蓝衫人三处要穴，道：“我手法很有分寸，伤势在十二个时辰之后才发作。”

蓝衫人身躯微微颤动了一下，道：“记着，你们两个人也都受了伤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！我们遇上了丐仙袁老前辈，所以，我们都受了伤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只有一点要修正，他是丐仙老袁道，所以，我们三个人，虽败犹荣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白天平、洪承志，紧随在蓝衫人的身后，看上去三个人，都走得十分吃力。因为，他们都是受伤的人。

也许，在道旁草丛中，正有着一对眼睛，在监视他们。

白天平心中一直奇怪，这地方，是武当派的区域，怎地竟然连武当门的人，也找不出他们隐息于何处。他暗中留心行过的路径。

蓝衫人带着两人，绕过了两座山林，越过一片荒草，到了一处原始的森林前面。

只听蓝衫人口中发出有节奏的啸声，草丛之中，突然掀起了一道门户。蓝衫人回顾了白天平和洪承志一眼，伏身钻了进去。白天平、洪承志也跟着钻入洞中。掀起的盖子立刻扣了起来。

但只一眼，白天平已看得很清楚了，那是一块铁打的盖子，上面不但有着很厚的泥土，也长着很长的荒草，除非晓得内情，真是一点也看不出来，无怪武当派中，也无法找出他们隐藏何处

地道中一片黑暗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转过一个弯子，突然一个冷冷的声音，道：“烧字头上三把火。”

蓝衫人接道：“忍字怀揣一把刀。”

敢情，这地道还有暗卡、口令，如是不知应对的人，在这等伸手不见五指，宽不过数尺的甬道身受暗算，就算一身武功，也是凶多吉少。

地道很窄，但却够长，足足行了一里多，才到了出口地方。

目光到处，只见浓密的林木，被砍去一大片，沿着树身，搭着几十座帐篷。

两个执刀守在出口处的大汉，一欠身，道：“总巡主。”

货真价实的总巡主，不折不扣。

蓝衫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们遇上了硬点子，派往玄支下院的人，悉数被歼，只留下这两个外面放哨的，但他们也受了伤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教主到了没有？”

两个执刀大汉，齐齐一欠身，道：“回总巡主、教主大驾还未到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好！我先去见见副教主，这两人伤的不轻不重，带他们到花字篷去养息伤势。”说完话，竟自举步离去。

白天平望着那蓝衫人的背影，不知道如何措施。在他的想像之中，原本是希望一直追随在那位总巡主的身后，以便控制人质，却未想到，一入敌人群中，双方身份，就相差的十分悬殊，除非立刻翻脸动手，再无法留下蓝衫人。

只听一个执刀大汉笑道：“两位受了伤，再到花字篷去，那可是羊入虎口，两位要是把持不定，不但旧伤难复，只怕两条老命，也是保全不易了。”

白天平立生警觉，回过头，叹口气，随机应变他说道：“说的是啊！总巡主这样做法，不知用心何在，好生叫人不解。”

左首的执刀大汉道：“不过话可又说回来了，兄弟对两位这份艳福，可是羡慕的很，有道是宁愿花下死做鬼也风流，两位不死于搏杀之中，死在温柔乡里，那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”一面笑，一面带路行去。

洪承志心中暗道：“听这人的口气，似乎我们去的地方，有很多女人，也许能找到我那不成材的妹子。”

随在那大汉身后，穿行过一片林木。这等原始森林，本是枝干相接，盘根交错，根本无法通行，但浓密的林木中，却用人工开辟一条通路。小径很狭窄，只可容一人通过。

行约百丈，景物一变。只见一座亩许大小的天然水潭，四周林木，又经人工开除，木柱翠竹，搭成了一间间竹顶木舍。数十个娇俏少女，红衣绿裳，正在潭边草地上嬉游。

那执刀大汉双目中色光暴射，但行动却是丝毫不敢放肆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于副堂主在吗？”

一座木屋中，竹帘启动，缓步行出一个绿衫中年丽人，轻启樱唇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执刀大汉一欠身，道：“这两位教友为本教力拚强敌，受了内伤，总巡主特命送来花篷养息。”

绿衣丽人打量了白天平和洪承志一眼，挥手对那大汉说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那执刀大汉，馋涎欲滴的望了那绿衣丽人一眼，才恋恋不舍的转身而去。

绿衣丽人冷漠一笑，道：“两位伤在何处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伤在内腑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什么兵刃所伤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内家掌力。”

绿衣丽人玉手轻挥，道：“红衣十八、绿裳十九何在？”

但见嬉游少女群中一红、一绿，两个少女，应声奔了过来。

绿衣丽人不再望白天平和洪承志一眼，却对两个少女道：“你们各自选一个吧！”

径自转身，行入木舍之中。

白天平和洪承志，都扮作四十以上的中年人，药物掩去了原本秀俊的面孔。

红衣女伸手拉住了白天平，绿衣女却牵住了洪承志。

白天平借转身机会，暗施传音之术，道：“洪兄，千万要忍耐一二。”

洪承志没有回答，却以目示意，表示领会了白天平的心意。

红衣女拉着白天平行入了一座木舍之中，放下了垂帘。

白天平目光转注，只见木屋中，布设十分简单，一张大床，占去了木屋中一半的空间，另外一张木桌子，和一张竹椅。

红衣女笑一笑，道：“解下你身上的兵刃。”

白天平依言解下兵刃。

红衣女伸手接过长剑，挂在壁上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伤得重不重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太重，也不太轻。”

红衣女轻伸玉掌，抓住了白天平的右手，道：“你这人长得很粗，但这双手倒是光滑得很啊！”

白天平只觉脑际中灵光连闪，困扰在心中的许多难题，豁然开朗，忖道：这地方木屋不下五十间，除了那些什么堂主、副堂主之外，至少有四十多间木屋，供这些花枝招展的少女所居，就那执刀大汉的拘谨形态而言，这地方，决不是他们随意可来，这些少女，一个个妖媚横生，不知羞耻，显然是经过严格挑选和长时的训练，这些人不是供他们自己人所享受，其内心何在……

一念及此，想到了武家堡中的情形，也养着很多南北歌姬。

武当派中弟子，大部分背叛了掌门师尊，很可能就是被这些桃色的陷阱所坑，在他们有计划的安排下，一个个跌入了脂粉迷魂阵，不克自拔，做出了大逆不道的事来。

以武当门户之严，享誉之久，有上一两个叛师大逆的弟子，还可归咎于选徒不当，似目下这等大部叛离的事，却是从未有过。

只听那红衣女妖笑之声，传入耳际，道：“你在想什么？这等出神，是不是有些想入非非了。”声音娇中带媚，充满着性的诱惑。

白天平暗暗叹一口气，回目望去。

只见那红衣少女，脸上媚笑连连，半卷起罗衣袖管，露出来一截雪白的小臂，莲足抬起，搁在竹椅上，妖躯斜靠在木榻棉被之上。

那是个充满着诱惑的姿势，撩人绮念。

白天平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可惜呀！可惜。”

红衣少女听得茫然一怔，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的伤势太重，无法和姑娘这等美人作鱼水之欢。”

他说的单刀直入，但那红衣女却听得全无一点羞意，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你还不错嘛，我看过比你伤势重过数倍的人，为了求片刻欢娱，不惜以命作注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结果呢？他们是不是死了？”

红衣女道：“伤势重的连路都难走一步，还要鼓足余勇，强行求欢，那还会活得了吗？”

大约是她对自己一双小莲足，缠收得十分满意，扬了一场，接道：“看起来，你比他们是高明多了。”

白天平望着她穿着红绣花鞋的小莲足，道：“姑娘缠的一双好小脚。”

红衣女笑道：“好看吗？你就看个仔细。”竟把莲足儿，直送到白天平的右手里。

白天平握了一把放开了右手，笑道：“姑娘这双小脚，不知勾去了多少的英雄魂。”

红衣女有些意外他说道：“你好像有些道行啊！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只是想多活几天罢了。”

红衣女坐正了身子，道：“看来我无法使你就范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其实在下欲火如焚，只不过想到生死攸关，不得不勉强忍着些儿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告诉我，你是哪里人氏？”

白天平捉摸着那女子口音，道：“在下江南临安府……”

红衣女接道：“你是临安人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啊！”

红衣女叹口气，道：“咱们也算是乡亲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也是临安府的人氏？”

红衣女道：“不错，咱们确是乡亲了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到此，可是令尊令堂之意吗？”

红衣女右手按唇，轻轻嘘了一声，低声道：“你好大的胆子。”

白天平点点头道：“多承姑娘指教。”

红衣女低声说道：“你又怎么会加入天皇教呢？”

白天平暗道：原来他们叫天皇教，口中说道：“在下幼喜武功，弄得倾家荡产，身犯劫案，无处存身，只好投入天皇教中了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唉！你是自愿投奔，奴家却是被强行抢劫而来，身非由己，为了活命，不得不听命行事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比我还要悲惨了。”

红衣女叹口气，道：“刚来之初，确有着生不如死的感觉，但在严厉的管教之下，求生虽是不易，求死更为困难，一旦求死不成，被他们救了性命，那份痛苦，就不再是人所能够忍受的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啊！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死并不可怕，怕的是那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的活罪。”

红衣女叹口气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这些年来，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，所以，就这样的活了下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这些年来，我只见到你这一个乡亲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美不美泉中水，亲不亲故乡人，在下浪迹江湖这多年，很少遇上一个乡亲，如今陡然遇上，自然是难免有些高兴了。”

红衣女低声道：“你受了很重的伤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！我是被丐仙袁道一掌击中了内腑，伤的很重，所以，姑娘这么样的美色当前，在下也无福消受了。”

红衣女摇摇头，道：“咱们既是同乡我也不会害你了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们这次调集于此，专为对付武当门下，咱们自己的人，不许妄入一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又为什么把我们送来此地呢？”

红衣女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看在乡亲的份上，我不能不告诉你了，你们被送入此，那无疑是判了你们的死刑。”

白天平心头震动，口中却故意说道：“这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红衣女道：“本来，我不知道这件事，昨天，我们堂主归来，召集我们说了很多事，其中有一项就是天皇教中决心不再留下重伤的门人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就算要处死我们，也不应该送入此地啊！”

红衣女笑道：“要你们死得舒服啊！玉人在抱，然后，气绝而逝，那不是死得很舒适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”放低声音，接道：“可是你们下手加害的吗？”

红衣女点点头，道：“是的，是我们下的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们武功很好吗？”

红衣女道：“我们没有时间学武功，学的都是媚人之术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么你又如何能加害我们呢？”

红衣女道：“这个，这个，只怕我不能告诉你了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说的也是，大约你要向我下手了，说出来，我岂不有了准备。”

红衣女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奉到杀你的令谕。”

白天平心中一动，忖道：看来，这些花枝招展的女娃儿，恐怕都是杀过人的凶手了，只不知她们用的什么方法，自己不会武功，竟然能杀死和她一榻并卧的人。

但闻红衣女娇声接道：“你不用担心，咱们既是乡亲，就算我真的奉命杀死你时，我也会设法救你的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这里先谢过姑娘了。”

红衣女掀开垂帘，向外瞧了一阵，又放了垂帘，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姓谢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你可要躺着休息一下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有乡亲照顾，在下可以放心睡一会了。”

他心中明白，如是拘谨得太过份了，那就不是天皇教中的门人了。当下躺了下去。

红衣女很熟练、自然的和白天平并肩而卧，一面道：“你能够忍得住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忍不住也得忍了，所以，咱们最好谈谈别的事，免得我意马难拴。”

红衣女似是觉着无话可谈了，蹙一蹙柳眉儿，道：“谈什么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先谈谈我的事吧！”

红衣女道：“好啊！小妹洗耳恭听。”

白天平淡了一些江湖见闻，搏杀经过后，话题一转，道：“这一次，你立了不少功劳吧！”

红衣女一怔，道：“什么功劳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武当弟子，被你们……”突然住口不言。

红衣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个啊！那些小道士，起初之时，还装的一本正经，但禁不住我们一撩一拨，就变了一个样子，那份急色儿，比咱们天皇教下的人，还要猴急。”

白天平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清静才能无为，如是道行不坚，一旦被点起欲火，不焚身叛道者，实是绝无仅有了。

但闻那红衣女接道：“等他吃过一次甜头，那欲壑难填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，什么条件都肯答应，叫他叛离武当，他们一个个把头点的像鸡啄米似的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难道武当门下，就没有一个道行坚定的人吗？”

红衣女道：“这个我倒没有遇上过，不过，我听几个姊妹谈过，她们倒是遇上几个不受女色诱惑的人，可惜，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药物，放在茶中，他们吃了一杯茶，就算是百炼精钢，也化作绕指柔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就难怪了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他们常常来吗？”

红衣女道：“常常来，我们胸中记下了不少的甜言蜜语，一股脑儿，都倾诉出来，一阵迷汤，灌得他们颠三倒四，帮你很大的忙吧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忙帮大啦，这次，咱们教中的弟子，伤亡不大，全都是你们的功劳，使武当门下，倒戈相向，自相残杀。”

红衣女笑一笑，道：“这几天，大概你们打的很厉害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红衣女道：“这四五天，那些小道士，都没有再来过，想是没有空来了。”

白天平忖道：“这手段果然是恶毒的很，如是武当掌门人知晓了此事，

非被活活气死不可。”

只听那红衣女忽然叹一口气，道：“谢兄，你回去过没有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没有、我没有对我好的亲人，早就把家给忘了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唉！我确是有些想家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多久没有回去了？”

红衣女点点头，道：“离家数载，不知父母身体如何，弟妹们也都该长大一些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离家之后，也从没有遇上过一个乡亲，你如是果真想家，我倒可帮你个忙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什么忙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带你逃离此地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走不了，我们虽然罗衣锦食，但却没有一点自由，堂主和副堂主，都是身负绝技的人，我亲眼看到过两个逃走的姊妹，被抓了回来，身受惨刑，叫人想起来，就觉着不寒而栗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她们受的什么惩罚？”

红衣女道：“活活被火烧死，那凄凉的叫声，苦苦求饶的神情，想起来就叫人头皮发麻。”

白天平暗中盘算，以这位红衣女的身份，大约也就知道这些了。伸了一个懒腰，道：“我想睡一会了。”说睡就睡，立刻闭上双目。

其实，白天平闭上双目之后，心中却在盘算着该如何应付目下的局面，最重要的是要设法取到解药，以解闻天和玄支下院中群道之厄。那一批造诣极深的武当剑士，不但和武当派的存亡关系很大，而且对整个武林大局，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。但如被困在此地，那就永远没有取解药的机会了。

还有那位总巡主，把自己送到此地，却未泄漏出内情，他的用心何在呢？

那位红衣少女大约认为白天平已经睡觉，悄然下榻，走了出去。

白天平睁开眼睛，瞧一眼，蓦地想起了洪承志，只不知这位从未有过江湖阅历的人，能否承受住这些妖媚女人的诱惑。

心念电转，想到了这些女孩子们，手中都握着置人于死的利器，不禁大感惊骇，洪承志不可能有自己这样好的运气，他不会有自己这样急变的机智，一旦身受暗算，那将如何是好？想到此处，突然挺身而出。双脚刚落实地，步履声已到门外。软帘启动，进来的竟是那位身着蓝衣的总巡主。

暗暗吸一口气，白天平运气戒备。

蓝衫人望望木榻上零乱的枕被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英雄难过美人关，阁下既然用剑，想必是武当弟子了？”

白天平答非所问地道：“你不怕这些话，被那些女人听去吗？”

蓝衫人笑一笑，道：“目下这方圆十丈之内，只有三个人。”白天平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你、我，和你那位同伴。”

白天平心中正忧虑洪承志的死亡，当下说道：“他在何处？”洪承志掀帘而入，笑一笑，道：“在这里。”

手中提着长刀，衣衫整齐。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总巡主，可是想解开伤穴吗？”蓝衫人道：“我想你定然还有条件？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总巡主的意思是准备和我们谈谈了？”蓝衫人道：“在下如无此意，两位恐已身遭毒手了。”洪承志道：“在下不相信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你非信不可，如若那位陪在你身侧的姑娘，暗中用毒针刺你，你能够想到吗？”

洪承志呆了一呆，默然不语。一个人武功再高，如若在全无防备之下，被守在身侧的人，用毒针刺一下，实是容易得很。白天平道：“是的！她们不会武功，任何人也不会防备她们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这就叫攻其不备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，很可能杀死一个武功绝世的高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贵教的手段，当真是卑下的很。”

蓝衫人并无恼羞之感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一个杀过人的人，才知道死亡的可怕，所以，我很怕死……”

白天平冷冷接道：“愈是残忍恶毒，杀人如麻的人，愈是胆小如鼠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骂得好，不过，这也都是真实的事，可惜的是，这些事，解不了在下身上的穴道，阁下何不说出真正的用心，咱们也好商量商量。”

白天平突然间觉得这人的声音很熟，似是在哪里听过，皱皱眉头，道：“阁下的姓名可否见告？”

蓝衫人笑一笑，道：“你朋友可否说出你真实的身份呢？”

突闻一阵燕语莺声传了过来。

蓝衫人一面以目示意，一面高声说道：“你们两人，虽是受伤未愈，但本巡主这种处置，你们已是因祸……”

但见人影一闪，香风扑面，全身绿衣的于副堂主，已然行入了小室之中。只瞧她的快速，已知此女武功不凡。

目光一掠室中三人一眼，绿衣丽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原来总巡主在此？”

蓝衫人一抱拳，笑道：“麻烦于副堂主了，这两人为本教立功不小，本座特命他们到此养息一番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不用客气，姑娘们闲着也是闲着，陪陪自己人也是应该的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小妹久未到外面瞧了，但不知外面形势如何？”

蓝衫人叹口气，道：“武当派得贵堂之助，已然大部叛离，眼看即将冰消瓦解之时，却不料丐帮中人手赶到……”

绿衣丽人接道：“这群叫化子，当真是可恶得很，不论什么事，他们都插上一脚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目下本教中在此实力，也不畏惧丐帮中人，但却有一个不

易对付的人物，也赶来此地了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什么人物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丐仙袁道，这老叫化功力通神，很难对付。”

人的名，树的影，一提丐仙袁道，绿衣丽人脸上的不屑之色，一扫而空，点点头道：“袁老叫化子，难缠得很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所以，在下也受了点伤。”

绿衣丽人冷笑一下，道：“总巡主，这件事报告给教主了吗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教主大驾别去，在下已面报过副教主了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副教主如何行动？”

蓝衫人虽是总巡主的身份，但他对绿衣丽人一个副堂主，却似极敬重，当下说道：“副教主未置可否……”

绿衣丽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我去见他，咱们大功将成之际，如何能对敌示弱？”

蓝衫人急急说道：“于副堂主，在下以为不要去惊动副教主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也许副教主别有苦衷，也许在等候教主裁决，于副堂主一催副教主，他必然会遣派人手出战，计划未必周密，一旦受挫，可能要引起教主的不满。”

一听说可能引起教主的不满，绿衣丽人的火气顿消，微微一笑直：“如非总巡主提醒，贱妾几乎闯下大错……”目光一掠白天平和洪承志，接着：“我听属下报告，你这两位属下，都还能有力自持，很爱惜自己的身子，没有作出越规的事。”

蓝衫人笑一笑，道：“难得他们竟还有这份定力，所以，我想带他们离开此地。”

绿衣丽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他们力能自持，只是为了保命，如是要他们离开此地，只怕他们还有些不舍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如是他们自愿留此，我决不勉强他们离开。”目光凝聚在白天平的身上，接着：“必须说实话，你是否要留在此地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属下听凭总巡主的调度。”

蓝衫人点点头，目光转注到洪承志的身上，道：“你呢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属下恭听总巡主的裁决。”

蓝衫人回顾绿衣丽人一眼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于副堂主，看来，他们还可以为本教效命。”

点点头，绿衣丽人笑道：“你带走吧！还能为本教效力的人，我们应该再给他们机会。”

蓝衫人一挥袖，道：“你们谢过于副堂主，跟我走吧。”

白天平硬着头皮对于副堂主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谢过于副堂主。”

洪承志却冷肃的站着，动也未动一下。

那绿衣女人，似乎根本不屑多理两人，转身向外行去，没有再瞧两人一眼。

蓝衫人带着白天平、洪承志，行出竹舍，转入林木夹道中说道：“你们准备留这里呢？还是准备离去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要的东西，还未到手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你要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解药，铁剑道长在武当掌门人和玄支下院剑士身上所下之毒的解药。”

蓝衫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那很不易取得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所以，咱们要你阁下帮忙了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他们中的毒性不同，解药也非一种，我还得查查才行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本来，把你们放在花篷之中，可免我费心，但我又怕你们死在那花女的毒针之下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阁下怕我们死了之后，你也要陪上一条命，那就不太划算了。”蓝衫人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觉着，我真的是很怕死了？”白天平道：“阁下不是怕，也许是觉着不划算罢了。”蓝衫人口唇启动，欲言又止。

洪承志却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那位于副堂主之上，还有堂主了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不错，她们叫万妙堂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那万妙堂的堂主姓什么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姓洪。”

洪承志双目神光暴闪，冷冷说道：“果然是她了。”蓝衫人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那不关你的事，用不着你多问。”

蓝衫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最好对我尊重一些。”

洪承志满腔怒火，冷冷地望着蓝衫人道：“你心中还是有些不服，是吗？”

蓝衫人双目也射出寒芒，道：“你好大的口气啊！”白天平低声对洪承志道：“他受了伤，咱们不能再把他打伤了。”

洪承志冷哼一声，强忍下去，未再发作。

蓝衫人双目暴射出的激忿怒火，也似乎逐渐平静下来。白天平冷眼旁观，发觉了两大可疑。

第一、这蓝衫人是对两人尽了极大的容忍，不愿造成冲突。第二、这位总巡主，在发怒时，只有双目中暴射出神光，但脸上肌肉冷硬，瞧不出一些变化。

这证明，这蓝衫人和自己一样，也戴了人皮面具，掩去了真正的面目。另外，有一点不能确定的是，对方似乎是在穴道受制的威胁之下，好像是早已解开了被点制的穴道。

有了这两大疑窦，一点迷惑，白天平突然间变得十分温和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总巡主，我们愿意给予总巡主最大的合作，希望我们能够取得解

药，因为，这是我们混来此地的用心。”

淡然的笑一笑，蓝衫人也变得十分和气，道：“别把我这总巡主的身份，看得太高了，掌理解药一事，是本教中最高机密，一时间，我无法答应你一定能够取到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但我们却非取到不可。”

蓝衫人怒望了洪承志一眼，道：“我想，咱们早晚要有一场搏杀的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在下随时候教。”

白天平急急对洪承志一抱拳，道：“志兄，忍耐一下好吗？”他一直不叫出洪承志的姓来，可以尽量的减少秘密外泄。

洪承志叹口气，向后退了一步，不再多言。

蓝衫人道：“有一件最重要的事，两位先要记着，天皇教中有很森严的规律，两位对我这等态度，一旦为人窥见，立刻就会暴露了身份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！咱们当尽量和阁下配合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由现在开始，两位暂时作我的从卫，只有如此，你们才能和我相处一个篷帐之中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们必须在一两天内，取到解药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所以，你们得尽力忍耐着，唯一取得解药的可能，就是等待机会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有一句话说，能大能小是条龙，只大不小是条虫，两位身负重命，应当全力以赴。”

这几句话十分明显，洪承志也听得心中若有所悟，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，从此刻起……”

蓝衫人一挥手，接道：“随时能记得你扮装的身份就行了。现在，咱们走吧！”转身举步行去。

白天平、洪承志相互望了一眼，跟在蓝衫人的身后。

紧行一步，白天平追在了蓝衫人的身后，低声说道：“总巡主，要不要我解开你受制的穴道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不用了，你们取得解药之后，再替我解开穴道不迟。”

白天平怔了怔，忖道：“这人奇怪的很，穴道受制，竟然不求解去，难道他早已自行解开了穴道，或是根本就没有制住他的穴道。”一念及此，疑窦顿生，也暗暗提高了警惕之心。

蓝衫人带着两个人，行出了密林小径，又是一处在茂林中辟出的空地。

这地方很小，但看起来，却很精致。整个的空地，只有三四幢房子，但却全部用翠竹编成。

蓝衫人大步行到靠东首的一间竹屋，缓步行了进去，道：“两位请坐在这座竹屋之中，未得我招呼，最好不要离开。”

白天平一欠身，道：“在下等遵命。”

蓝衫人似是对白天平的合作，非常满意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两位如肯和在下合作，看起来，咱们取到解药的机会很大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一切仰仗了。”

蓝衫人笑一笑，转身大步而去。

望着蓝衫人的背影，洪承志低声说道：“白兄，这个人好像是很奇怪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什么奇怪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他似乎是有意在帮助我们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身处虎口，应该小心一些，那位总巡主，也确实有意帮助咱们，不过咱们也不能太相信他。这个组合中，充满着奸诈，寸寸杀机，步步死亡，咱们不能有一点大意。”

洪承志点点头，道：“兄弟的阅历太差，白兄要多用一点脑筋了。”

白天平笑一笑，道：“兄弟的阅历也不丰富，反正咱们谨慎一些就是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兄弟有句话，想奉劝洪

洪承志道：“兄弟洗耳恭听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洪兄对令妹的事，希望能暂时向后压上一压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白兄的意思是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先取解药，任何妨害到取得解药的事，希望能暂时丢弃，等咱们取得解药之后，再设法办令妹的事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好！兄弟一切从命。”

忽然间一阵步履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步履声在室外停止，紧接着一个冷漠的声音传了进来，道：“总巡主在吗？”

白天平缓缓站起身子应道：“不在。”随着答应之言，白天平缓步行出了小室。

只见一个身着黑衣劲装的大汉，腰里束着一条红色的带子，佩着长刀，神情肃然而立。

黑衣人道：“两位是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是总巡主的从卫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两位是新入选的从卫吧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！原来的从卫，不幸战死，咱们是新入选的。”

黑衣人点点头，道：“这就是了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两位能不能找到总巡主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阁下难道没有听总巡主说过吗？”

白天平意识到这黑衣人的身份不同了，微微一欠身，道：“咱们刚刚入选，不懂规矩，有很多事，总巡主还未来得及告诉咱们。”

黑衣人指指身上的红色腰带，道：“这红色的带子，你们也不认识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兄台指点。”

黑衣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们是教主的红带从卫。”

白天平一抱拳，道：“失敬失敬。”

黑衣人一拱手，道：“不用客气了，阁下快去找总巡主，一个时辰之内，教主的大驾，就要赶到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好，在下立时找去。”

黑衣人点点头，道：“我不打扰了，找到贵上之后，要他在此等候。”

白天平一抱拳，道：“阁下好走！在下不送了。”

黑衣人疾快转身而去。

白天平快步退回室中，低声道：“洪兄，教主到了。”

洪承志点点头，道：“我都听到了，咱们应该如何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瞧那位总巡主，似是有意在帮助咱们，这件事，要不要和他商量一下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这个要白兄决定了，不过，兄弟倒有个主意，但不知通是不通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教请。”

洪承志低声道：“咱们想法子把那位教主给抓住，威迫他交出解药，岂不是一了百了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个，咱们得从长计划，一教之主，岂是儿戏，不但本身的武功，已够高强，何况还从卫如云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如若咱们能布成前后合击之势，一举制服教主，就算他从卫众多，但为顾及教主之命，决不敢轻易出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到时候再说吧……”

谈话之间，只见那蓝衫人带着两个青衣人疾奔而来。两个青衣人一个长得雄伟、魁梧，一个却看上去有些文弱。但两人都佩带着兵刃，那魁梧的身佩长刀，文弱的佩着长剑。

三人极快的奔到了两人身前。

白天平一欠身，道：“总巡主，适才红带从卫传来令谕……”

蓝衫人一点头、接道：“说些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教主在一个时辰之内，可能赶到此地。”

蓝衫人嗯了一声，举步行入室中。两个随来的青衣人，四道目光，一直盯注在白天平的身上。

白天平暗作戒备，行入室内，心中付道：“这两人如若动手之意，室外才好施展。”虽然他已推断出两人没有动手之意，但仍然暗作戒备。

蓝衫人右手还包着白色的纱布，但他对白天平斩断右手三指一事，似是并不记恨。

佩刀的魁梧大汉，突然向白天平欺进了一步，道：“阁下，可否见告真实姓名？”

白天平只觉这人声音很熟，似乎是哪里听过，但一时间，却又想它不起。

佩剑的青衣人冷冷接道：“两位想取得解药，是何等重大的事，如若咱们不能了解两位的真正身份，决然不会帮忙。”

白天平心中一怔，忖道：这人的声音，也十分熟悉，一时间，心念电转，极力思索两人的声音，在何时何处听过。

蓝衫人笑一笑，道：“事机迫在眉睫，两位如是再不肯说出真正的身份，只怕……”

佩刀青衣人又逼进一步，伸手向白天平右腕之上抓去。

白天平一闪避开，洪承志已疾快的发出一拳，袭向青衣人。

那佩刀青衣人彪悍得很，右拳一挥，硬把洪承志的一拳接下，双拳相触，砰然一声大震，各自向后退了一步。

白天平一横身，拦在两人之间，道：“两位且慢动手……”目光转到那佩刀的青衣人的身上，接道：“兄台可是姓铁吗？”

青衣佩刀人手握刀柄，冷冷说道：“不错，阁下是什么人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铁兄的大名，可是叫上成下刚？”铁成刚道：“铁成刚正是区区，阁下知道的愈多，死亡的机会越大。”

白天平笑道：“铁兄易了容，无怪兄弟认不出了，小弟白天不。”

铁成刚怔了怔，道：“你是白少侠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的，铁兄，兄弟本当除去易容药物，以真正面目和两位相见，只怕时机紧迫，无暇再让兄弟改回原样了。”铁成刚道：“用不着了，你只要能答复咱们几个问题，证明你是白天平就是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好！铁兄请问。”

铁成刚问了几件事，白天平全都答了上来。这些事都是他们之间的相处琐碎往事，别人自然无法知晓。铁成刚似是问得兴趣很浓，接连不停的问了下去。

那佩剑的青衣人，突然插口说道：“够了，铁兄，他是白少侠不会再错了。”

铁成刚一笑住口。

未待那青衣佩剑人开口，白天平已抢先说道：“你是元超兄吧？”

青衣佩剑人点点头，道：“兄弟正是伍元超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四位，我去巡视一下。”闪身出室。

白天平替两人引见了洪承志之后，笑道：“两位在天皇教中，是什么样的身份？”

伍元超道：“副巡主。”

白天平：“副巡主的身份，也不太低，两位又为何戴了人皮面具呢？”

伍元超低声道：“在一种奇异的魔功之下，极短时间内，我们都有了突破性的成就，就兄弟所知，我们这一批，大约有二十四个人，这些人都是从各派门户中，选出的年轻好手，为了怕师长同门认出，所以，我们都佩带了人皮面具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两位到此很久了吗？”

伍元超道：“不太久，不过数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能遇二兄，实是一大喜事，可惜处境不便，无法和两位痛饮一番。”

伍元超摇摇头，叹道：“天皇教暗中训练的精锐高手，已然大批调来此地，除了我们一行二十四人之外，听说又有一批人手赶到，专以用作对武当下院的剑士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他们既然出身于其他的门派，想必还存故旧之情，如能挑起他们……”

伍元超接道：“办不到，白兄，我和铁兄已经试过，他们都被一种奇异的力量所控制，忘了过去的事，个个都对天皇教忠贞不二。”

白天平想到武家堡中情形，必和后脑被开了一刀有关，如能找出一个破解之法，这些天皇教中以奇异魔功训练出来的高手，大半将变成天皇教中的敌人。

铁成刚叹一口气，道：“白少侠，那些人个个身手不凡，一旦动起手来，只怕是一批很难对付的强敌。”

伍元超接道：“他们被一种魔功控制，不畏死亡，勇猛彪悍，异于常人，就是武功比他们高的人，也不好对付，如是武功不如他们的人，在他们急厉的迫攻之下，只怕很难在他们手中走过几

铁成刚道：“兄弟曾和一位受到控制的人，动手相搏，打了五十余招，未分胜败，兄弟觉着对手的勇猛，比兄弟似乎还稍胜一筹。”

白天平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铁兄，这么说来这些人，都是我们的劲敌了？”

铁成刚道：“不错，这批人手，才能算是天皇教中的主力。”

白天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伍兄、铁兄，两位能不能估算，这批人手，有多少个？”

铁成刚道：“这个，兄弟无法算得清楚，天皇教有多少个训练这些人手的地方，属于最高秘密，培养出多少这样的人手，除了教主和三两个主持其事的首脑人物之外，别人很难知道内情。”

伍元超道：“目下调遣来此地的人手，大约在四十位左右，但这只是兄弟所见的一个估算，也许会有些差别，但不会太大。但是否还有人陆续调来此地，那就不是兄弟所能揣测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唉！这么说来，只有武当玄支下院的剑士们，可以和他们抗拒了，可惜的是，他们都身中剧毒，数日内就要死亡，目下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设法取到解药。”

伍元超道：“那解药放在何处，白兄可有一点消息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兄弟和这位洪兄到此的用心，就是要找得解药，至于那解药存放之处，兄弟还未找出来。”

伍元超道：“就兄弟所知，本教之中，有很多种迷魂药物，就算咱们找到了药物存放之处，也不知道该取哪种解药才对。”

这倒是白天平未曾想到的事，不禁一呆。良久之后，才低声说道：“那位总巡主，似乎是和两位十分合作？”

伍元超道：“是的！他出身昆仑门下，投入天皇教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了，总巡主的身份，在教中地位不低，但他还不算太杰出的人才，到总巡主的身份之后，就无法再上一层楼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可是他知道两位的身份？”

第二十三回 兄妹重逢 劫取解药

铁成刚道：“他身在魔教，心存正义，我们早就说通了，我们能突出同侨，当了副总巡主，还是他帮的忙。”

白天平有些抱疚地说道：“我斩落他几个手指……”

铁成刚接道：“他和我们谈过了，对你的剑法和那位洪兄的刀法，都赞扬不已，誉为举世少见的奇学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兄弟很惭愧。”

但见软帘微动，那蓝衫人缓步而入，接道：“不知者不罪，何况在下抱疚在先，两位出于自保……”

伍元超接道：“总巡主，此刻寸阴如金，白兄和洪兄的来意，是希望能取得一些解药，以解救玄支下院的武当弟子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玄支下院中的剑士，都是武当门下的精锐剑士，就在下所见，可能是唯一能和天皇教中高手抗拒的剑士，他们只有数日生命了，如不能早些解去他们身中之毒，天皇教一旦发动，只怕我们很难有抗拒之力。”

蓝衫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对武当玄支下院施毒一事，在下亦曾参与，只是控制解药的人，为本教第二副教主……”

洪承志奇道：“第二副教主？贵教中，一共有几位副教主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四位，第二位副教主，专以掌管各种毒药、解药。”

伍元超道：“第二副教主，可也在这座森林中吗？”

蓝衫人摇摇头，道：“不在，他住在另一处地方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咱们这里住的一位副教主，又是第几副教主呢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第三，还有第四副教主，也在此地，四位副教主，来了三个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贵教主，也就要到了，是吗？”

蓝衫人点点头，道：“是的，教主亲身到此，大约就要对武当派发动攻势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总巡主在天皇教中身份很高，想必早已知晓那位教主是何许人了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我能分辨出是不是他，但他是谁，在下就无法说出来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的武功很高吗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高强得神鬼莫测，但最重要的是他的杀人飞铃。”

白天平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飞铃！”

蓝衫人道：“是的，那飞铃共分为有声、无声两种，各极玄奇，杀人于一刹那间，如是有声、无声配合施用威势更为强大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小小的飞铃，能有这么厉害吗？”

蓝衫人叹口气道：“两位最好相信，他的飞铃之技，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，盘飞伤人，有如通灵之物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听起来，迹近神话，在下倒希望有机会见识一下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阁下刀法的凌厉，在下是从未遇过，武林有此造诣的，很难找出几个，不过，以刀法和飞铃对抗，乃是大为不智的事。”

白天平见过何玉霜的飞铃，那真是铃声入耳，追魂夺命，如若何玉霜的飞铃之术，是天皇教主传授，自然是比那何玉霜更为可怕了。飞铃的神奇，打出的手法固然是原因之一，但最重要的还是它本身的精密构造，和那中人必死的细小毒针。

担心洪承志和那蓝衫人再起争执，白天平接口说道：“洪兄，那飞铃兄弟见识过，确有杀人于无形的神奇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飞铃总不会是一种活的东西吧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它虽然不是活的，但它厉害处却在那精密的构造，和它内中奇毒之物，以及那精妙绝伦的旋飞手法。”

对白天平，洪承志似是十分信眼，听他如此解说，也就未再坚持。

但闻蓝衫人说道：“我虽然加入了天皇教中很早，可算得开创此教的元者之一，但我受自身造诣限制，无法进入本教核心，我出身昆仑门下，对天皇教中的诸般作为，十分不满，但我明白，以我这点能耐，留在教中，比叛离天皇教的用处更大，所以，我就一直留了下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总巡主可否把姓名见告……”

蓝衫人摇摇头，道：“目下的形貌，并非我真正的形貌，我也不便说出自己的身份，有一天，我能以真正的面目和诸位相见时，我自会说出身份。”

白天平双目凝注在蓝衫人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总巡主，如若在下没有看错，你似乎没有戴人皮面具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没有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总巡主又如何隐去本来的面目呢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我们用手术改了形貌，不但是我，凡是早年进入天皇教的人，都要革面洗心，一种高明的易容手术，改变了一个人的形貌，另一种洗心之术，也就是控心的药物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总巡主的心，似是并没有被他们控制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前几年，我们也在冷酷的制心药物下，为天皇教做了不少的恶事，近两年，我们才由制心法中解脱出来。”

白天平啊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连那几位副教主，也经过手术易容了？”

蓝衫人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我们都是开教的元勋，比别人已受到了很多的优容。”

洪承志突然接口说道：“总巡主，在下有一事，想不明白，不知可否请教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阁下只管请说，在下知无不言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你既是手术改变的容貌，怎的还能还你本来面目？”

蓝衫人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自然是不能恢复故我，但我如把移动的位置再恢复过来，那可能看出真的面目，那也是我让江湖同道验明正身的时候……”话题一转，接道：“现下要紧的事，就是如何取得解药，诸位心中是否有了想法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事关武当玄支下院，数十位一流剑手的生命，这解药，必得想法取到，如何取法，倒要老前辈替我们策划一下

蓝衫人沉吟一阵，道：“就我所知，那解药保管严密，就算我这总巡主的身份，也无法轻易混入那放置解药的地方，除了教主的令谕之外，无人能取得解药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里有多少个防守的人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一位副教主，专门管理各种药物，整个的天皇教中，除了教主之外，还有什么人能高过副教主的身份，这就是一种很巧妙的安排，至于防守的人手，在下也不太清楚，不过，十分森严，定然是不会错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，时机紧迫，贵教中的高手，都正调集此处、一场惨烈的搏杀，很快就要展开，如是玄支下院的剑士们，不能早获解药，武当派只怕要被屠杀净尽，永绝江湖了，老前辈身沦魔境，心怀大意，挽救武林大劫，此其时了。”

蓝衫人叹口气，道：“他们确实计划了一场惊人的屠杀，不但要把抗拒他们的武当派中人，一一杀死，就是投降过来的人也要斩尽杀绝，要一举震惊武林，使其他门派中警惕，抗拒天皇教，整个门户，都将溃散、覆亡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不过，在下听说，丐帮中很多精锐高手，已经赶到了武当山。”白天平道：“丐帮中人，虽然可和天皇教中一般的人手对抗，但却难对抗在魔功之下训练的杀手，玄支下院的剑士，才是这一场搏杀中的主力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抱歉的是，我也没有良策，唯一能够帮助你们的是，把你带到那藏药之处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如是无法取得解药，那就只有硬抢了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这样做，成功的机会不大，何况，天皇教主就要赶到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最好是能够巧取，如是情势迫人，只有明夺了。”

伍元超道：“总巡主，你能不能混入那藏药之处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那位副教主，和在下都是早年投入天皇教中的人，相处了十余年，所以，那地方虽然门禁森严，我大概可以进去……”目光一掠四人，接道：“不过，那也只能限于我一个人，决无法带入一个从人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么办吧！如是真的无法巧取，咱们只有明夺一途了，老前辈请指点我们，如何下手，由在下及洪兄设法混入。”

蓝衫人叹口气道：“不容易啊！就在下所知，那藏药之处，除了一位副教主掌理之外，还有十二位护药的高手，他们据险而守、两位的武功虽然高强，但一时间也无法冲过那重重拦截，他们只要能拒拦两位片刻工夫，就会

有大批援手赶到。”

伍元超道：“总巡主，除你之外，还有什么人能够进去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教主。”

白天平忽然脑际中灵光一闪，道：“教主的从卫，那些红带的从卫，能不能进去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教主手下，二十四个红带从卫，如有要事面传教主令谕，也许可以进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就行了，我和洪兄，扮作教主的从卫，混进去如何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这个，也得有人带两位同去才行！”

伍元超接道：“我去，但不知那些护药武士，是否认识我这个副总巡主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你只要亮出腰牌，他们就可以辨认出你的身份。”

伍元超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教主随时可到，总巡主指点一下，我们立刻动身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目下第一件重要的事，先要设法找出两条红腰带来。”

伍元超道：“供应那班花女之用的红缎，存放甚多，我去取来就是……”

蓝衫人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行，教主从卫的红带，都是精工特制而成，随便取一条，如何能派上用场，一眼就被人瞧出真伪了。”

伍元超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蓝衫人道：“唯一办法，就是设法由两位侍卫身上，取得此物……”

语音一顿，接道：“你们记着，取得腰带之前，先要留心瞧他们系在腰上的形式，因为，他们改变什么形式，都由两位领班，于当日晨间下令，如是你系法不对，一眼间就被他们自己人瞧出破绽。”

洪承志叹口气，道：“想不到系上一条腰带，也有如此大的学问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现在，最大的困难，就是如何才能诱杀两个教主的从卫，而不让他们很快发觉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教主抵达之前，是否他的从卫先到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常例如此，但有时间，教主只遣派从卫知会一声，命我等赶往指定的地点会台。”

谈话之间，闻得一阵急促的步履声，传了过来。蓝衫人摇摇手，示意几人不可轻举妄动，自己却缓步出室。只见一个腰系红带的武士，快步行了过来。

蓝衫人不一定认识这些从卫，只能从腰带上辨别他们的身份。

但这些红带从卫，却似乎对那蓝衫人十分熟悉，一抱拳，道：“总巡主。”

蓝衫人一拱手，道：“方才听得属下传报，教主大驾即将光临，特地留此恭候。”

红带卫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教主已改变心意，要在下通知总巡主，立刻随我离此。”

蓝衫人嗯下一声，道：“到哪里去？”

红带卫士道：“由区区为总巡主带路，巡主就不用多问了。”

隐在小屋中的白天平等，看那红带卫士，只有一人，忍着没有出手，把两人对答之言，听得十分清楚。

但闻那蓝衫人道：“教主传召，只限我一人呢？还是要两位副巡主同往听命？”

红带武士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要两位副巡主一同去吧！教主召集大会，似要对武当发动总攻，由两位副总巡主同行，贵属人手，行动也可快速一些。”

蓝衫人扬了扬右手，道：“唉！本座遇上了丐仙袁道，右手三指被削，虽无大碍，但对敌时有些不便，不知本座是否可以带两个从卫同行。”

望望蓝衫人的右手，红带武士微微一颌首，道：“既是总巡主右手不便，那就不妨带两个属下同行便了。”

蓝衫人一拱手，笑道：“阁下格外优容，本座十分感激，但不知可否见告姓名，也好使在下日后报答……”

红带武士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我是左剑从卫中八号剑手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自从编入红带从卫，对外早已不用姓名，这一点总巡主想必早知道了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不错，左剑，右刀，本座自然知晓了，阁下稍候，我立刻通知他们登程。”

返身入室，低声说道：“玄支下院的剑士，还有多少时间，毒性发作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还有三日以上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咱们时间还多，再等时机吧！现在，四位请随我去见见教主。”

四人跟在蓝衫人的身后，离开了那枝叶蔽天的原始森林。翻越了四道山岭，才到了一处隐秘的山谷之中，离武当的三元观，至少有三十里以上的行程。

山谷不大，但形势很险恶，谷口处站着四个腰束红带，佩着刀、剑的红带从卫，问明了四人的身份之后，指令白天平和洪承志，在谷中休息，蓝衫人和铁成刚、伍元超却沿着一条小径，登上峰腰。

敢情，白天平和洪承志只是从卫的身份，根本没有晋见教主的资格。

山谷中已然有七八十人，大部佩带着兵刃。这些人，一眼可以看出，都是天皇教下各级头目的从人。其中，有两位身着青衣的年轻少女，身佩长剑，独自站在一株古松下，显得和别人有些格格不入。

洪承志低声道：“白兄，那位姑娘，你认识吗？”

白天平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认识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我想她们定然是我那不成材妹妹的从人，我要去问问她们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她们远离众人，自站松下，似是不太合群。”洪承志道：“那才给咱们一个机会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洪兄，如今咱们是取药第一，其他的事，都不妨往后一些。”

洪承志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兄弟虽然心切私怨，但也不愿因私误公，兄弟答应白兄，决不引起事故，只过去问问她们就是。”

白天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不过洪兄要多忍耐，万一她们言语间冒犯洪兄，洪兄也不可发作。”

回目一顾，聚坐于谷中的人，不下数十位之多，个个佩着兵刃，点缀得这一片绝谷中，充满着杀气。

洪承志点点头，道：“这么办吧，白兄，由你开口，向她们搭讪如何？”

白天平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如若兄弟没有涂易容药物，还真没有这份勇气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好的是，咱们都不是本来的面目。”

白天平点点头，当先向二女行了过去。也许是两人的举动太扎眼，引得全场中人的目光，都投注了过来。

在众目注射之下，洪承志突然生出了畏惧之意。

倒是白天平昂首阔步的行了过去，一抱拳，道：“两位姑娘。”

两个青衣少女，四道美目，一齐转了过来，双目神光闪动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白天平心中但然，在二女逼视之下，并无畏怯，说道：“咱们想请教姑娘，洪堂主来了没有？”

两个青衣少女撇撇嘴巴，道：“你找万花堂下的人问吧！我们不知道。”

站在白天平身后的洪承志，道：“你们不是万花堂中人？”

二女陡然间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怒声喝道：“你是哪一堂中人？”

白天平已确定二女非万花堂中人，急急一抱拳，道：“姑娘既不是万花堂中人，咱们失言了，两位请勿见怪。”转身向前行去。

突然觉着肩上一沉，一双细细的玉掌，已然搭在了白天平的肩头之上，拿住了“肩井穴”。白天平没有反攻，停下脚步，缓缓转过身子。

另一个青衣女长剑一震，冷森的寒芒，已然抵在了白天平的咽喉之上。

白天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咱们认错了，并无他意。”

执剑青衣女冷冷说道：“你瞎了眼吗？你姑娘身上佩有标志，你是本门弟子，怎么瞧不出来？”

白天平暗暗忖道：看来，我们对天皇教了解得太少，她身上佩有标志，我们竟然无法分辨。心中念转，口中急急说道：“咱们确是无意，希望两位姑娘多多原谅。”

洪承志眼看对方的剑尖，指在白天平的咽喉要害，心中极是焦急，但白天平身陷危境，洪承志倒是不敢轻举妄动了。

大约是白天平的轻语相求，说动了那位执剑女婢，长剑轻轻在白天平脸上拍了两下，才收了回去，冷冷说道：“看在你们确似出于无心的份上，我不愿再追究了，以后，招子放亮一些，不要见了女人就认为是万花堂中的人。”

白天平连声应了几个是字，道：“两位姑娘大度大量，咱们兄弟感激不尽。”

那按在白天平肩头上的青衣少女，也缓缓收回了右手。

白天平一抱拳，道：“多谢两位姑娘的宽宏大量。”也不待两个青衣少女的答话，转身就走。

洪承志大行一步，走在白天平的身后，低声道：“白兄，你这份忍耐的精神，好生叫兄弟敬服。”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洪兄，此时此地，咱们决不能和她们动手，一旦动上手，势必要露出马脚不可。”

洪承志叹口气，道：“白兄，也许你是对了，有一句俗话说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看着你白兄这份气度，兄弟惭愧得很。”

白天平笑一笑，道：“兄弟也受不了这份气，不过，我想到了玄支下院中那数十位等待咱们解药的玄门剑士，和武林大局，就算是再委屈一些，兄弟也可以忍受下去。”

洪承志点点头，双目中流现出无比的敬佩之色，道：“白兄，咱们相处这短短几日，兄弟已感觉到获益非浅了。”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正待答话，瞥见两条人影，直对谷中奔来。

两人来势奇快，一眨眼间，人已经到了谷中。来人竟然是主持武家堡的田无畏。紧随在田无畏身后的人，是武家堡中早走一步的笑面阎罗谷飞。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以这田无畏武功之高，在天皇教中，应该甚具身份，怎的不到那山腰密室中参与会商，跑入这山谷中，和一批从卫混什么呢？

心中念转，暗中却对洪承志道：“这两人都不是好与之辈，洪兄小心一些，咱们别多瞧他。”

田无畏双目中闪动着凌厉的神芒，缓缓由白天平的脸上掠过，停留在洪承志的身上。

洪承志心中暗道：人家白兄，遇事镇静，我闯出祸来，也都由人家出面了去，我也不能专门闯祸啊！

心中念转，顿然消去了惹事生非之心，急急垂下头去，暗作忖思：奇怪，我和白天平，都是易容改扮，怎的我好像有什么缺点似的，每个人，都看着我，有些不顺眼一样。

但闻步履声，传入耳际，田无畏竟然直对他行了过来。田无畏的身后，紧随笑面阎罗谷飞。

洪承志心头凛然，忖道：“看起来，我定然有什么不对，所以，人家都瞧我不顺眼。”一面暗中运气戒备，一面向后退了三只听田无畏舌绽春雷、大喝一声：“洪承志。”

洪承志呆了呆，抬头望去，只见田无畏两道目光，有如冷电一般，凝注在自己脸上。

白天平也觉出情形不对，暗自提聚真气，这一次，洪承志倒是沉着得很，并没有立刻答话。

田无畏冷厉地说道：“你是不是叫洪承志？”

洪承志心中暗道：看起来，他还不能确知我的身份，此事，千万不能承认。

心中有了打算，人也镇静了下来，摇摇头，道：“洪承志，谁是洪承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你是不是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不是。”

田无畏目光转到白天平的脸上，冷厉他说道：“你是了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是。”

田无畏回顾了笑面阎罗谷飞一眼，道：“谷兄，你瞧瞧，谷中还有哪些可疑人物？”

谷飞脸上一直带着笑意，道：“照说呢？这两个小子最可疑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但洪姑娘说那洪承志是一条直来直往的汉子，只要咱们一吼，他就会挺胸而出，兄弟刚才那一声大吼，大概在场之人，都听到了，如是洪承志在此，岂有不应之理。”

谷飞道：“洪姑娘说的是她记忆中的哥哥，现在那小子也许变的没有一点英雄气概了，唾面自干，不识天下羞耻事了。”

这几句话，骂的尖刻至极，洪承志的肺都快要气炸了，但他已学会了忍耐，竟然忍耐下没有发作。田无畏皱皱眉头，向前行去。

白天平待两人去远之后，行到洪承志的身侧，低声道：“洪兄，真是一通百通，高明的很啊。”

洪承志低声应道：“兄弟不愿给白兄找来麻烦，只好忍下去了，那小子把我骂苦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看样子，这两个人，似乎已经知道咱们混了进来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似乎是他只晓得我一个，还不知白兄也混了进来。”

谈话之间，田无畏和笑面阎罗，重又行了过来。行经两人身前时，突然停下脚步。

田无畏两道目光，投注在白天平的身上，道：“我听令妹说，你武功了得，本教中目前正需要洪兄这样的人。”

白天平不是洪承志，尽量可以装作。他没有回答田无畏的话，只是茫然的望着田无畏。

笑面阎罗谷飞，笑嘻嘻的举起右手，道：“洪兄，咱们洪堂主已经认出了你，洪兄不用再装作了。”右手一挥，向白天平的右肩，拍了过去。

白天平心知此人既称笑面阎罗，自然是手段恶毒的很，定有着错杀一百，不漏一人的恶毒，虽然是笑着出手，这一掌是暗含杀招。

白天平装出一片慌急的，向后退了一步，避开了一掌，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谷飞笑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阁下是哪一个新的从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总巡主。”

如若他们此刻，目光凝注在洪承志的身上，必可看出异常的神情。但两

人都注意在白天平的身上，忽略了洪承志。但白天平的神情却是一片沉静。

谷飞道：“原来，两位是彭兄的从卫。”

田无畏回顾了谷飞一眼，低声道：“这小子倚老卖老，什么人的帐都不买，咱们如是杀伤了他的从人，只怕惹出一身麻烦。”

谷飞笑一笑，道：“其实，彭老儿除了入教早一些之外，那几招三脚猫的武功，滥充总巡主的位置，实也叫人心中不服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不服气也得服，教主极重视此人。”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“他们二人当我之面，骂那总巡主，我如是总巡主的心腹，岂能坐视不理。”心中念转，口中大喝道：“住口。”

田无畏笑一笑，道：“你这么大呼小叫，对谁说话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对你们二位。”

谷飞哦了一声，笑道：“你准备怎么样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两位和敝上冲突，属下们管不着，但敝上不在此地，两位如若在我们面前辱及敝上，那就不应该了。”

谷飞嘻嘻一笑，道：“难道从卫还敢以下犯上？”

白天平冷冷说道：“本人既是总巡主的从卫，只要总巡主一声令下，在下就算明知非你之敌，也要舍命一拼。”

谷飞脸上一直带着笑容，道：“你小子很有种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情非得已，死也得认命了。”

田无畏皱皱眉头，低声道：“谷兄，我瞧这两个小子，都不是洪兄了。”

谷飞道：“照堂主的说法，这两人确都不像洪承志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咱们回去吧。”

谷飞道：“田兄，找洪堂主来如何，他们既是兄妹，不论那洪承志如何改扮易容，都无法逃过她的双目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说得也是，咱们去请洪堂主来。”转过身子，联袂奔去。

直待两人去远，洪承志才低声对白天平道：“白兄，舍妹如是真的来了，定然会认出我来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的易容术不错，你不讲话，她无法辨识你的声音，也许认不出来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不行，她认得出我这把刀。”

白天平转目四顾，只见四周的人、似是移远了不少，显然是害怕找上麻烦，心中暗道：看来，田无畏和谷飞在天皇教中，有着使人心颤的威名。要知，这谷中之人，都是天皇教中有头脸人物的从卫，各有靠山，但对田无畏和谷飞，似还是十分畏惧。

白天平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洪兄，你用剑顺手吗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兄弟从未习过剑术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就难了，咱们把兵刃换过，令妹就算认识你这把刀，但听我声音不同，或可蒙混过去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不行，她识出这把刀，必然会逼你出手。”

白天平苦笑一下，道：“真要如此，岂不是要逼咱们出手一拚吗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咱们顾虑的是解药，如若那位铁兄和伍兄，愿意替咱们盗取，不妨和他们放手一拚，先除去天皇教中几个高手，对咱们有益无害。”

白天平沉吟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如是咱们无法逃避，总不能坐以待毙，不过，可以忍的，还是忍下去的好。”

洪承志点点头，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白天平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洪兄，咱们坐下吧！先调息一下，谷飞武功如何？小弟不太清楚，但那田无畏一身成就，决不在你我之下。”

洪承志依言坐了下去，闭目调息。白天平紧靠洪承志身侧坐

这时，原本十分热闹的山谷，突然间，变得十分冷清。散布谷中的几十人，都躲在山谷一角，尽量集中在一起。站在原地未动的人，只有两拨人，一拨是白天平和洪承志，另一拨是那两个青衣少女。

片刻之后，田无畏和谷飞，果然去而复返。两人身后，还跟着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。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来了，洪兄，看看那人是不是令妹？”

洪承志抬头望了一眼，道：“是她。”双目电闪，神情微现激动。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沉住气，洪兄，咱们不能自暴形迹，也许令妹认不出你。”

洪承志缓缓闭上双目，尽量使心情平静下来。

田无畏等来势很快，片刻间，已到了白天平等身前。

谷飞的脸上，永远带着笑容，只是他的笑容中充满着杀机，给人一种笑里藏刀的感受。

只听他呵呵两声，道：“洪堂主，瞧瞧看，这两位中，可有令兄？”

白天平望了望那女子一眼，只见她生得十分秀美，柳眉星目，粉面朱唇，一身素雅的天蓝色劲装，背上斜插一柄柳叶形的长刀。

从表面上看去，这位姑娘不带一点淫邪之气，不知何以竟甘愿沦落在天皇教中做为万花堂的堂主。

垦目转动，望望白天平和洪承志，又看过两人的兵刃。

她看得很仔细，白天平大为担心，只要一下揭露了洪承志的身份，双方立刻就得展开一场凶恶的搏杀。

她既认识洪承志的长刀、自然一口能够说出洪承志的身份。

哪知事情大出了两人的意料之外，洪姑娘仔细的打量两人之后，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两人都不是我哥哥。”

田无畏嗯了一声，道：“洪堂主没有看错吧！”

洪姑娘摇摇头道：“没有，我自己哥哥，岂有认不出的道理。”

谷飞笑一笑，道：“田兄，兄弟看这两个小子，很不顺眼，不论他们是不是洪姑娘的令兄，咱们都应该教训他们一顿才是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也好，只要谷兄不怕开罪了彭老儿，但请出手。”

谷飞道：“怕我倒是不怕他，只不过，他倚老卖老，闹起来，叫人轻重不得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谷兄，兄弟也是担心这一点。”

谷飞道：“担心归担心，但我还是要教训他们这两个小子一顿。”

突然出手，一把抓住了白天平的衣领。

白天平整个人都被撮起来。这对白天平，自然是极大的羞辱，但白天平，竟然也忍了下去。

谷飞一扬手，啪的一记耳光，紧接着一松手，掌力把白天平击出了七八尺外，摔在地上。

白天平挣扎着爬起来，右手按在了肿起的左颊之上。两道清澈的目光，凝注在谷飞的脸上，道：“阁下欺人太甚，敝上定会找你算帐的。”

谷飞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彭老儿又真能把我奈何？”

口听衣袂飘风，划空而至，两条人影，出现在丈余外处。来人正是伍元超和铁成刚。

眼看白天平被打的满脸浮肿，铁成刚怒火暴起，怒声喝道：“谷飞，是你下的手吗？”

谷飞嘿嘿笑道：“不错，你是铁成刚？”

铁成刚道：“不错，在下现在是副总巡主的身份。”谷飞道：“失敬，失敬……”

目光一掠伍元超，接道：“你呢……”

伍元超接道：“副总巡主。”

谷飞道：“两位荣升，兄弟也与有荣焉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我们当副总巡主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”谷飞道：“两位总算受到过在下的传艺之恩。”铁成刚道：“你不过是代教主传法罢了，我们要感谢，也是感谢教主之恩。”

谷飞呵呵一笑，道：“话是说的不错，不过两位这意思是否别有用心呢？”

铁成刚道：“你觉着咱们有些什么用心呢？”

谷飞道：“两位似是想替贵属下做主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不错，别说他是我们总巡主的从卫，就算他是本巡主的人，阁下也不该出手羞辱于他。”

谷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田兄，我们只想到彭老儿难缠的很，却没有想到，这两位副总巡主，竟然也要出头。”田无畏望望铁成刚和伍元超，道：“算了，两位，都是自己人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都是自己人，姓谷的为什么要出手伤人呢？”谷飞笑一笑，道：“两位副总巡主的身份，虽然不低，但还够不着对我谷某人兴师问罪，要彭老儿给我说说话吧！”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，道：“老夫可是受气的人吗？”谷飞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身着蓝衫，右手包着白布的中年人，站在身

后八尺左右处。

来人正是天皇教中总巡主彭长家。

谷飞笑一笑，道：“彭老，这两人几时当了副总巡主，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呢？”

彭长家冷冷说道：“难道老夫用两个副总巡主，还要向你报告不成！”

田无畏一拱手，道：“彭老，咱们多有得罪，现在兄弟们事情忙，改日再向你彭兄赔罪。”转身向前行去。

谷飞大概也不敢招惹彭长家，跟在田无畏身后，向前行去。

铁成刚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站住，两位打了敝上从卫，就这样一走了之吗？”

彭长家心中也知道两个人难缠的很，所以未存生事之心，铁成刚这一叫，两人果然停了下来，彭长家想拦阻时已自不及。

谷飞回过头来，冷笑道：“铁成刚，你在叫什么？”

铁成刚道：“叫你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谷飞笑一笑，道：“铁成刚，咱们对彭老虽然有些敬重，但对你铁成刚，却未放在心上，你要小心一些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谷飞，你是威胁我吗？”

谷飞嘻嘻一笑，道：“铁成刚，老夫不是威胁你，你学得那一点武功，老夫都很清楚。”

铁成刚冷冷说道：“在下既然拨在了总巡主的手下听差，如若能有总巡主的令谕，在下立刻可以和你动手试试。”

谷飞笑道：“你小子好大的口气。”

铁成刚回顾了彭长家一眼，默然不语。

谷飞似乎是已经被铁成刚激起怒火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彭老，怎么样？要不要你这位属下、和兄弟动手试试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总巡主只要一声令下，铁某立刻可奉陪。”

谷飞笑道：“你小子的口气，是愈来愈大了。”

铁成刚回顾了彭长家一眼，道：“总巡主，你……”

彭长家究竟是老成持重的人，经过一阵沉思，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，都是自己人，不论哪一个打出伤了，都不太好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彭老说的是，我们也是公事，情非得已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打伤我属下的事，我也不再追究了，不过，我倒希望知道，你们为什么要打伤我的属下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不瞒彭老说，咱们的用心，在找一个人……”

彭长家接道：“找人，找什么样的人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一位姓洪的人……”

彭长家一掠万花堂主，道：“和洪堂主有关吗？”

洪姑娘道：“不错，田、谷两位金牌大护法，是应小妹之情，特地追寻一人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那人是……”

洪姑娘道：“一位姓洪的男人，小妹的兄长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堂主的令兄？”

洪姑娘道：“是的，田、谷大护法，发觉了这两位有些可疑，但又无法肯定他们两位的身份，所以，把小妹找了来，准备认认他的身份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姑娘的鉴定如何？”

洪姑娘道：“他们两位都不是。”

谷飞一拱手道：“彭老，咱们得罪，改天给你老兄敬酒。”一拉田无畏，转身而去。

目睹几人去远，铁成刚快行几步，低声道：“天平兄，伤的很重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还好！伤的倒是不重，但被他打了一记耳光，打的很伤心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以后有机会和他们算账。”

这时，只见谷中之人，纷纷向外奔去，想是已经开完了会，这些从人都已追随主人而去。

彭长家道：“咱们快些走了。”急步向外奔去。

铁成刚、伍元超、白天平、洪承志追在身后。行出了山谷，转入一道僻静的山道上。

白天平四顾无人，低声说道：“总巡主，现在情形如何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现在，整个的武当派，已然瓦解了十之八九，三元观中已无抗拒之力，武当掌门人，现在玄支下院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玄支下院，不但是武当派中的精锐，就天下武林而言，也算得是武林中的精锐之师了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教主已知他们中了毒，三两天内就要发作，所以，不准备强行硬攻，但却在玄支下院外面，设了很多的埋伏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如若我们无法取得解药，玄支下院，自然就要瓦解……”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不过，这些剑士们，也不会坐以待毙，如若在下今日还无法送回解药，他们就会冲出玄支下院，准备硬拼一场了，他们要在毒发身死之前，希望能消减贵教中一些精锐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他们真的具有那样强大的实力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的，他们在剑术上，都有很深的造诣。”

彭长家轻声道：“刚才，我和那位管理药物的副教主打了一个底子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什么底子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我告诉他，有几件药物上，发生了问题，希望他能指教一二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怎么说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他答应了，今、明两天，我随时可去拜访。”

白天平心中一动，道：“总巡主，那位副教主的医道如何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医术很精深，不过，他很少给人看病疗伤，除非是那么巧

的被他遇上了，或是教主下了手谕，或是身份很高，和他有过交往，才可能会为你疗伤治病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总巡主，这天皇教中的组合，似是很复杂，又是巡主，又是堂主，还有什么金牌护法的，叫人眼花缭乱，而且，这些人的身份，都相差不多。”

彭长家笑一笑，道：“听起来，确是有些复杂，但如是知晓内情的人，那就一点也不复杂了，教主下面，分设堂主，各有所为，人数不定，有的由教主调派，有的是他们自己收罗而来，堂下又有香主、舵主之设，组队分组，各有领队之人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你这总巡主的身份，比起各堂堂主如何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这总巡主，原来是个闲散的差事，但后来天皇教势力愈来愈大，原本的教名，也不叫天皇教，因势力大了才改成现在的天皇教之名，我这个总巡主，事情也逐渐的多了起来，教主不愿各堂的实力过大，所以，我这总巡主，也沾了光，下设四大巡主，各率高手，四下巡视，每七日必要有一份巡视情报，上呈教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些金牌护法呢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怕各堂势力太强，不受控制，以后，进入教中的高手，大都收入总坛，而且由总坛直接派在各处，总坛中人手愈来愈多，就设下了金牌、银牌护法，至于金牌护法，大都是教中武功奇高之士，临时调入总坛的本教高手，各执金牌，代教主执法，势力很大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但他们对你总巡主，还是有些敬畏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其实，他们不用怕我的，只不过，我是教中最老的元老之一，所以，他们都让我一些吧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彭老，谷飞为人如何不去提它，那田无畏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，不知何以竟然为贵教所用。”

彭长家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自有原因……”

白天平心中忖道：这原因定然十分重要，如能问出一些内情，在对付天皇教，定然大为有用，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彭老，可否把原因解说一下呢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自然，有很多事是情非得已，不过，也有很多是别有用心，像田无畏这些人，因为做下了一件错事，身陷泥淖，不克自拔，而且越陷越深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做了什么错事呢？”

彭长家叹声道：“说来话长，自然他的错误，是我们有意的安排……”

但闻蹄声得得，由身后传了过来。彭长家突然住口不言，转脸望去，只见两匹快马，如飞而至。

那是两匹罕见的好马，在崎岖不平的小道上，竟然飞驰无阻，如履平地一般。

片刻之间，快马已到了两人的身前。洪承志目睹来人之一，顿感情绪激动，不能自己。

来人意然是田无畏和洪堂主。马近身前，突然停了下来。

铁成刚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两位快马追来，是何用心？”

口中说话，人却迎了上去，大有立刻动手之意。

洪承志手握刀柄，也缓缓迎了上去。

田无畏翻身下马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诸位想动手，也得待在下把几句话说完之后，再动手不迟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你有什么话，快些请说。”

白天平四顾了一眼，发觉这地方十分荒凉，心中暗道：这田无畏是一个很大的劲敌，如若不能说服于他，那就杀之以除后患了心中主意暗定，缓缓移动身子，隐隐间布成了合击之势。

田无畏一拱手，道：“彭老，刚才咱们多有得罪，现在兄弟给你赔礼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不敢当，田兄和洪堂主快马追来，大概不会只为了讲这两句话吧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快马追来，最重要的是告诉彭兄两件事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兄弟洗耳恭听。”

田无畏目光一掠白天平和洪承志，道：“这两位不是咱们天皇教中的人。”

彭长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田兄这话，可有什么根据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如是没有根据，兄弟怎敢来找彭老……”

铁成刚冷冷接道：“咱们的属下，只要咱们敢用，他就没有问题，你阁下是十里河的地保，未免管得太宽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你是铁成刚副总巡主吧！不知你是否知道我的身份？”

铁成刚道：“你是位金牌护法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不错，金牌护法，此你副总巡主的身份，似乎是高一些吧！”

铁成刚笑道：“就算高很多吧！又能怎么样呢？”

田无畏有些意外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彭老，有一件事，兄弟要先行说明，凡是和金牌护法抗拒的人，视同叛帮论罪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教主也没有教你们这些金牌护法，随便出手欺人。”

田无畏冷冷地望望铁成刚，不再理会，目光却转向洪承志的身上，道：“这位兄台，请过来一步说话。”

洪承志艺高胆大，缓缓向前行了两步，道：“是叫在下吗？”田无畏一指洪堂主，道：“那位洪堂主请你。”

洪承志心中暗道：这可好！我也正需找她算账。大步行了过去，长刀已脱鞘而出，森寒的刀气，阵阵逼人。

洪堂主低声道：“大哥，不要欺人太甚了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你叫谁大哥？”

洪堂主道：“你呀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咱们骨肉之情，早已断绝，你不用认为兄了，亮兵刃吧。”

洪堂主低声道：“大哥，一定要动手，也等小妹把几句话说完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请说吧。”

洪堂主道：“在那谷中，小妹一眼就认出了大哥，但我不敢承认，那地方人数众多，一旦闹开了，必将弄成一番不堪收拾的恶战……”

洪承志冷冷接道：“只是这些话吗？我瞧那就不必再说了。”

洪堂主叹口气，道：“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投入天皇教中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你想当堂主，聚集很多人，耍耍威风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但你瞧瞧，你都带些什么人？像妓女一样的人，你还似沾沾自喜。”

洪堂主低声道：“我没有，大哥，我是不得已加入的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你胡说，我们都在家中，为什么我能好好的做人，你却加入了天皇教？”

洪堂主道：“那是因为你妹妹进入了天皇教之后，保护了你们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什么？”

洪堂主道：“你不相信，是吗？天皇教放过了什么人？何况，你是一代刀法大家洪士高的传人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你在说些什么？”

洪堂主道：“我在说如是没有你妹妹的牺牲，你怎么会有今日的成就。”

洪承志似有所悟的沉吟不语。

洪堂主缓步行近洪承志，低声说道：“大哥、练成那一刀了”

洪承志点点头，没有答话。

洪堂主又低声道：“娘好吗？”

洪承志突然转过脸来，双目暴射出冷厉的寒芒，道：“娘很好，不过，她老人家要我带你回去。”

洪堂主有些神情黯然地说道：“我不能回去，不过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回去的。”洪承志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娘还交代了为兄一句话。”洪堂主道：“那句话定然不很好听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是的！娘交代我如不能把你带回去，那就把你的人头带回去！”

洪堂主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哥哥，你知道，娘一直很疼我，这话是假的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娘说的很认真。”

洪堂主道：“你忍心杀我吗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你作恶多端，沾辱家门，我做哥哥的杀了你，也不算什么，何况，我还奉了母亲之命。”

洪堂主低声说道：“哥哥，你相信我一次好吗？我投身天皇教，实非得已，为了娘，也为了你，眼下寸阴如金，我没有时间仔细说给你听，日后，我自会向娘和你解说，娘如不肯原谅我。用不着哥哥你动手，我会自绝在她老人家的面前。”洪承志叹日气，道：“好吧！我相信你这一次。”洪堂主

道：“哥哥，那一位是什么人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你不相信我的话。”

洪堂主道：“哥哥，你想到那里去了，我问明他的身份，才能帮你们的忙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我既被你认出来了，那也不骗你了，他叫白天平。”

洪堂主道：“听教主提过他，是一位后起之秀，现在，他是天皇教中的劲敌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你问完了吗？”

洪堂主道：“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地方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我想取得解药，以救武当门中的剑士。”洪堂主道：“他们中的什么毒？”

洪承志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个我不知道。”

洪堂主道：“快去问问白少侠，也许我能帮你们取到解药。”

洪承志转头望去，只见田无畏停身三丈开外，正在和彭长家大声交谈。白天平却站在一侧，似是正在冷眼察着情势的演变，当下举手一招，道：“白兄，请过来。”

白天平已然看出情势有了很大的转机，快步行了过去。

洪承志望了洪堂主一眼，道：“舍妹洪玲。”

白天平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白天平。”

洪玲道：“家兄多承白少侠的照顾，小妹这里谢过。”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敢当，洪姑娘，令兄帮了咱们很大的忙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舍妹想问问武当门下弟子们中的什么毒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也无法说出那毒药的名字，只能说出他们中毒后的情形。”

洪玲道：“希望白兄能说的详细一些。”

白天平点点头，把中毒经过，很仔细地说了一遍。

洪玲凝神听完，点点头，道：“是一种延期发作的毒药，就小妹所和，这种药物，共有数种之多，小妹只有根据那药物形状去找这解药了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最好的办法，白兄先带一两个中毒的人来，分别试服一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听姑娘的口气，似乎是很有把握取得解药。”

洪玲道：“小妹只能告诉白兄，我会尽力，但我不能告诉白兄有把握取到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就够了，在下多谢姑娘，不过，事情很紧急，咱们希望三天内，就把这件事弄清楚。”

洪玲点点头，道：“我会尽力，小妹不宜久留，就此别过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一切拜托姑娘了。”

洪玲笑一笑，高声说道：“田护法，你和彭老谈完了没有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谈完了。”

洪玲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田无畏道：“好！”一抱拳，接道：“彭老，兄弟去了。”转身和洪玲联袂而去。

望着两人远去的背影，洪承志摇摇头，道：“白兄和舍妹谈过之后，兄弟有很多的感慨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什么感慨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一件事，一个人，都不能单从浮面上看，兄弟的阅历太浅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洪兄，令妹具大智慧，尤其，她那等忍辱负重的高贵精神，实非常人能及万一了。”

洪承志叹口气，道：“白兄，咱们目下应该如何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取到解药，不计一切手段、代价的取到解药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白兄是否已胸有成竹？”

白天平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，但在下觉着，所有可以取得解药的机会，应以令妹的希望最大。”

洪承志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真的很相信她？”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是的，令妹舍身救世的博大精神，都非我们能及万一。”

洪承志正待答话，彭长家和铁成刚、伍元超，已大步行了过来。

伍元超神情奇异，似是有什么话要对白天平说，但几次欲言又止。

白天平正待询问，彭长家却已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田无畏这个人咱们一般用心，大可合作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他和彭老谈些什么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他没有明显的说出来，要背叛天皇都，但言语中，却已隐隐有这样的用心，所以老夫觉着他可以合作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和洪姑娘快马赶来，大概也就是这番用心了，不过，他没有明说出来，可能还有所顾虑。”

彭长家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天皇教中，似是已有不少人生出了叛离之心，这一点，恐非教主始料所及。”

白天平话题一转，道：“彭老，咱们谋取解药的事，彭老是否已有计划？”他为人持重，在未能确定的了解到彭家长用心之前，不愿把洪姑娘答允帮忙取药一事，先说出来。

彭长家道：“时机太迫促，看来，只有冒险一行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彭老要如何一个冒险法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我想到那放置药物所在，随机应变，能够巧取，那是最好不过，如是不能巧取，那就只有豪夺了。”

白天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彭老准备如何布置。”

彭长家回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就咱五个人，两个随我入内，一个守住洞口，另一个在外面把风，那地方十分险峻，易守难攻，只要一个武功高强的人，守住那处险道，就可以阻挡援手了。”

白天平点点头，道：“目下似也只有如此了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至于你们四个人如何分配，你们自己商量一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彭老准备何时动身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自然是愈快愈好，现在就动身赶去。”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“这作法不知会不会妨害到洪姑娘取药的计划。”这是他心中的想法，并没有说出口来，但却试探着问：“彭老和那田无畏谈些什么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我们讲的话虽然不少，但却没有一点内容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总巡主，那寄放药物的所在，都有什么布置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临时找的一个山洞，自然不会有机关消息布置，不过，那位副教主，擅用药物，可能会在存放药物的地方，布些毒粉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总巡主能够识辨吗？”

彭长家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能，所以咱们入洞之前，还得不露声色。”

白天平眼看那彭长家如此帮忙，心中甚是感动，忖道：这彭长家向善之心，极是恳切，看来，人世间，真正的十恶不赦之徒，究竟不多。

彭长家当先带路，铁成刚、白天平等四人，并肩紧随在身

伍无超似是有意避开白天平，常常移动位置，似是极不愿和白天平走在一起。

这些天江湖走动，白天平似是真的极为细心，很快发觉了伍元超的举止有异。

横跨两步，越过了洪承志，和伍元超并肩而行，道：“伍兄，你很好吧？”

伍元超道：“我很好。”低头加快了脚步，紧追在彭长家的身

向天平一皱眉头，低声说道：“伍兄，兄弟少不更事，如有开罪伍兄的地方，还望伍兄指点指点。”

伍元超摇摇头，道：“你对我好极了。”他话完，又加快一步，几乎和彭长家走在一处。

白天平已肯定了伍元超对自己有什么误会，有意的回避自己，对方既是不愿多讲，只好忍下不再追问。

几人奔行极快，片刻间，已翻越过了两座山头。彭长家熟悉形势，在一处断崖下停住脚步。

铁成刚低声道：“总巡主，到了吗？”

彭长家点点头，道：“看到了吗？那三丈左右处一座大岩石，那大岩石之后就是了。”

白天平抬头望了一眼，只见四面石壁光滑如削，暗道：如若一人守在大岩之上，确有一夫当关的气势。铁成刚低声道：“哪个留在此地把风？”

伍元超道：“我！”

彭长家一点头，高声说道：“守门的听着，总巡主探访副教主，快请给我通知一声。”

大岩石后，探出一个脑袋，向下望了一眼，道：“总巡主驾到，那就请上来吧！”

彭长家一提气，飞身而上，然后，向前逼近两步，挡住了那守在石岩上大汉的视线。白天平、洪承志、铁成刚，先后飞上岩石。

这块大岩石之上，只有不足一丈方圆的地方，上下左右，四面都是峭壁，如若要凭武功硬攻上来，实非易事。那守护这巨岩的黑衣大汉，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总巡主，这地方，严禁外人出入，他们是……”

彭长家笑一笑，道：“他们都是我的属下……”

黑衣大汉接道：“既是总巡主的属下，那就早些下令，要他们离开此地。”

铁成刚已然越过了彭长家，行近黑衣大汉，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，总巡主下面，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黑衣大汉道：“巡主，和巡行武士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你错了，巡主上面，还有位副总巡主。”黑衣大汉道：“那阁下是……”

铁成刚接道：“副总巡主。”

黑衣大汉道：“失敬夫敬，不过，这地方住的是副教主……”铁成刚突然一指，点中那黑衣大汉的穴道。

洞口还有十一个大汉、都被点中了死穴。

彭长家道：“前面那座石门，就是了，哪一位留在此地？”洪承志道：“我！”

彭长家一点头，大步向前行了过去。

刚行入百洞口中，突然一个身躯瘦高，身着青缎子长衫，留着花白长髯的老者，大步行了过来。铁成刚开道而行，走在前面。

那老者迎面而来，人还未到，声音已入耳际，道：“站住。”

铁成刚暗中估计，距那老者，还有一丈多些，如若出手算计，决难得手，只好停下脚步。

青衫老者双目中暴射出两道冷厉的寒芒，道：“彭长家！”

彭长家越过铁成刚，一抱拳，道：“副教主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你带人到此，是何用心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属下不是早已通报过副教主了吗？”

青衫人道：“不错，但我只答应你一个人来。”

彭长家笑道：“这两人，也都是兄弟手下的副总巡主，久闻副教主，调制药物之能……”

铁成刚一欠身，接道：“特来见识一下，而且，还有一事，奉教副教主。”他本是直性子人，但在天皇教下这阵历练，也把他磨出了心机来。

青衫人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铁成刚道：“在下铁成刚，副教主是否听过？”

青衫人皱皱眉头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铁成刚道：“副教主在加入本教之前，是一位极有盛誉的儒医。”

青衫人神情迷惑地道：“不错，老夫在入教之前，是一位名医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那时候，副教主定然是济世活人，受到无比的敬重。”

青衫人沉吟了一阵，怒道：“彭长家，这人真是你的副巡主吗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不错啊！”

青衫人道：“你替我给他一些惩罚。”

彭长家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，不见有什么援手赶来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副教主，不是我彭某人护短，我觉着他说的不错。”

青衫人暴喝一声，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你们这等目无尊上的人，必得以教规治罪。”

彭长家笑道：“副教主，你觉着天皇教如何？”

这句话，问的显明至极，青衫人突然静了下来，道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彭长家道：“天皇教能有今日庞大的实力，副教主应该是首要的功臣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彭兄的意思，在下还听不懂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咱们就明说了。”

青衫人点点头，道：“请说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你配制了很多的迷药、毒药，帮助天皇教，扩大成今日的实力，不知有多少人，在你调制的药物下，失去了神智，不知有多少人在你药物之下殒命……”

青衫人接道：“还要有别的人来访，咱们的时间不多，你什么话，可以简短一些，说个明白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解铃还是系铃人，现在数十位高人性命，掌握在你的手中，希望你能救救他们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铁成刚道：“武当门下数十位高手的生死，都在等着你出手相救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铁成刚道：“武当门下的玄支剑士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你疯了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我说的很真实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，武当派现在正在和咱们抗拒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我知道，但这些人是在你的手中，所以，要你救他们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彭长家，这人在说些什么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他说的很认真；所以，你最好能细心些听。”

青衫人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彭长家，你带人来，就是为了威胁我吗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副教主言重了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彭总巡主，你现在退出去，还来得及，须知你这等作为，一旦被教主知道了，只怕要身受严厉的帮规制裁。”

彭长家笑一笑，道：“副教主，这洞外门户，都已经换了我们的人，你如是有些不信，那就不妨招呼一声试试。”

青衫人右手举起，正待挥动，突然腕脉一紧，右腕竟被人紧紧扣住。

是白天平，他早已选择了最有利的位罝，青衫人一举手，已破他扣住了脉穴。

铁成刚右手一扬，刀光闪动，刀刃已架在了青衫人的脖子

青衫人冷冷说道：“彭长家，你真要造反了！”

铁成刚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这么一叫，咱们不造反也不成了。”刀势一沉，锋刃入肌，在青衫人的颈子上，划了一道血口。

青衫人突然间，泛现出畏缩的神色，望着彭家长，道：“彭总巡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彭长家笑道：“副教主，你只有一个法子自救，拿出解药来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拿出解药之后呢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立刻可以释放了阁下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这话算数吗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自然是算数了。”青衫人道：“好！放开我，我拿解药给你。”

答应的太利落了，叫人有些不敢相信。

白天平突然接道：“副教主，这是一命换一命的事，你要特别的小心。”

青衫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怎么一命换一命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副教主给咱们的解药，咱们心中有些存疑，自然要先找一个中毒的人来服用、如是那人毒发而死，咱们对副教主的手段，那就很难仁慈了。”

铁成刚接道：“你最好相信我铁某人的话，如是解药不真，咱要杀你一千刀，还不让你死。”

忽听彭长家的声音，传了进来，道：“取到解药了吗？”

白天平心知有变，出手点了青衫人的穴道，起身向外行去。

只见彭长家已行到洞口，正低着头向下瞧着。

铁成刚低声道：“出了事啦。”加快脚步，行出洞外。

低头看去，只见伍元超长剑舒展，独拒四面八方十几个大汉的攻击。

洪承志、彭长家，都全神贯注，看下面搏斗的情势。

白天平望望身前包好的一包玉瓶、瓦罐，暗暗忖道：看来，想把这一批药物带走，恐非易事，只有拿它当全暗器施用了。

第二十四回 浴血奋战 同门相认

铁成刚流目四顾，只见远处不断有人奔来，回顾了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白兄，看来，敌人已得到消息，援手正源源而至，咱们冲下去，还是据险固守？”

但闻彭长家道：“只怕是来不及了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天皇教中的精锐，和行刑护法，都已经赶到

铁成刚运足目力看去，果见两座山弯之后，转出了不少的人手。

洪承志道：“咱们既然无法走了，用不着要伍兄在峰壁之下，和他们作决战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我去接他上来。”

白天平已抢先道：“我去。”提气跃下峭壁，人还未到，剑影闪动中，连伤两人。

伍元超手中剑势一紧，也伤了一人，道：“可是要走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上去。”

伍元超道：“为什么？可是没有取到药物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药物已经取到……”

伍元超剑势突转凌厉，一连八剑疾攻，又刺伤了三人，按道：“药物到手，还不快走，留此作甚？”

两人像比赛似的，白天平剑光连闪也伤了两人，道：“天皇教中护法，援手，大批赶到，突围不易了。”

伍元超道：“白兄可是准备在此地和天皇教决一胜负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兄弟确有此心，这地方对天皇教而言，应该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地方，照在下的推想，天皇教必会尽全力夺回此地。”

和两人动手的人，在白天平和伍元超双剑连连伤人之下，已无人敢再太过逼近，只是站在很远的地方，望着两人，但两侧山谷处，却正有着无数的佩刀带剑的武士，向这面奔来。

白天平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伍兄，咱们快上去，等他们人手全部赶来，咱们再想上去，就得大费手脚了。”

伍元超一提起，飞身而上。

这时，环围在四周的大汉，突然有两个大汉，一扬手，两点寒芒，疾飞而出，打向伍元超。

白天平冷笑一声，飞身而起，两点寒星刚刚出手，白天平的剑势，已然及时而至，击落了两点寒芒。剑势击落暗器后，余势不衰，寒芒一内，斩下了两个大汉手臂。

两个大汉惨叫声中，白天平却腾身而起，登上了突岩。

只见彭长家站在洞外突岩之上，四下瞧着，双眉锁起，似有很大的忧虑。

白天平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前辈，来的都是些什么人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教主护法，和各堂高手，而且教主红带从卫也出现了，看样子天皇教主似是亲自赶到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天皇教主的武功如何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高明得很。”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不用担心，这地方极易防守，上下四面，全是峭壁，就算是天皇教主亲自赶到，也未必就能攻得上来。”

彭长家叹口气，道：“就算他们攻不上来，也决不会任咱们离去、必会把咱们困于此地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要紧，这石洞中有些干粮，足够咱们几人三、五日的食用了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在下不是为生死担心，如是咱们不能突围而出，无法把解药送往玄支下院，岂不是无补于事，失去了咱们取药的目的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白兄，把药物交给我，送往玄支下院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来不及，他们早已封死两面出路，而且，他们很快就可赶到峭壁之下了。”

洪承志仰天大笑，道：“彭老放心，在下自信他们困不住我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如是天皇教主亲自赶来，洪兄千万不可大意。”

洪承志接道：“不要紧，我只要不恋战，定可将这药物送到玄支下院。”

只听彭长家道：“天皇教中的精锐高手，大半赶来此地，洪兄的武功再高，也不易破围而去了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彭老放心，洪某人这把刀，足可和天下第一等高手走上几招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洪兄，你如一走，咱们此地实力减少很多，倒不如留在这里，以观后变。”

洪承志未再接口，却低头向下瞧去。

这时，已有几十个人赶到，把伤在白天平、伍元超剑下的尸体移开。

轻轻咳了一声，彭长家道：“田无畏和洪堂主，也赶来了。”

白天平凝目望去，果见田无畏和万花堂主，并肩奔来。就是这几句话的工夫，大批敌人已然赶到。这些人并未立刻攻上峭壁，只是团团守在四周，看样子似是等人。

突然间，白天平心中震动了一下，只见正东方位，缓步走过一群人来。当先一人，手执藤蛇杖，正是吴飞娘。紧随吴飞娘身侧的是何玉霜，四个女婢，追随后。

铁成刚道：“白兄，咱们如何拒敌，可要分配一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片突岩，太过狭小，虽然可以凭险固守，但交起手来，却是不易施展，用不着这多的人手，咱们分一半退入洞中休息，我和洪兄留此就足以拒敌了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总巡主就留在洞中，看着那位副教主，咱们四人分守四个

方位，根本就不让他们冲上这座突岩。”

白天平未表赞同，但也未反对，目光投注在逼近峭壁的强敌。

吴飞娘、何玉霜显然还未认出白天平的身份，站在四五丈外，打量突岸四周的形势。除了何玉霜、吴飞娘等一行人外，逼近在突岩之下的人，至少还有四五十人之多。这些人衣着不同。显然是来自不同之处。

白天平双目凝神，仔细看了一阵，发觉那四五十人中，至少有十二个人，是内外兼修的高手。这时，四周仍不断有援手拥来，似乎是，天皇教已动员了附近所有的力量。

谷飞等一行八人，也赶到了现场。

伍元超低声道：“八位金牌护法，都赶到了，看来，教主也可能赶来。”

铁成刚回顾了一眼，道：“乖乖，还不断的有人拥来此地。把咱们的力量，看得很重……”话题一转，接道，“伍兄，你见过教主没有？”

伍元超道：“见过一次，但那次光线暗淡，在下也未看清楚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那比兄弟强多了，我只瞧见过他的背影。”

谈话之间，又是一队穿着黑衫、腰束白色布带的人，也到了峭壁之下。

这队人，不但衣着特殊，而且年纪都很轻，一共十二个人，六个佩刀，六个佩剑。

带队的是一个面貌肃冷的半百老者，留着花白长髯，手中提着一个长形的革囊，不知里面装的什么？

看清了十二个人之后，铁成刚心头一跳，道：“伍兄，十二杀手也来了。”

伍元超道：“我看到了，十二人中，我认识四个，我们在一起学过剑法。”

敌人越聚越多，不下两百多个。日光普照，岩上岩下，相距不过数丈，双方都看得十分清楚。

只听谷飞冷哼一声，道：“田兄，你瞧到了吧！那就是咱们谷中遇上的两个小子，早把他收拾了，也不会闹出这件事了。”

田无畏点点头，道：“说的也是，彭老手下两位副总巡主也在突岩上。”

谷飞道：“彭老知不知道两位副巡主竟然也是奸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彭者只怕是被他们生擒胁迫就范了。”

谷飞道：“不错，咱们要不要先冲上两个人去瞧瞧，能不能把副教主和彭老救出来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不可能，而且兹事体大，咱们也做不了主意。”

谷飞道：“怎么？难道教主也会来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看样子，教主很快就要到了。”

语声甫落，瞥见三顶小轿，如飞而来，在五丈外停了下来，一排放下。六个抬轿的大汉，个个都很强壮，放下了轿子之后，站在轿子旁侧。三顶小轿颜色相同，形式一样，任何人都无法分辨出这三个轿子有什么不同之处。

洪承志低声道：“白兄，敌势越来越大，咱们再想破围而出，只怕是没有机会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要紧，咱们暂时不用突围。”

洪承志微微一怔，道：“这解药，如何送给他们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洪兄，天皇教所以可怕，主要是他们神秘莫测，和施用药物控制属下，这一次，咱们得彭老之助找上了这位管理药物的副教主，似是击中他们要害了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怎么击中他们要害了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位管理药物的副教主，对天皇教很重要，这地方的存药，不但可以解去武当门中玄支下院剑士之毒，而且，还可以解去天皇教中受毒药控制的武士们身中之毒。”

洪承志凝目望去，看那三顶小轿，形式颜色无一不同，心中大感奇怪，道：“白兄，他们把三顶轿做的一般模样，用心何在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可能天皇教主故作的疑兵之计，叫人无法分辨他在哪顶轿中，也可能是三个身份一样的人，坐三顶同样的小轿。”

这时，布守在四周的人，已开始向峭壁围了过来。

洪承志低声道：“白兄，咱们如能把天皇教中高手，全都吸引于此，可以给丐帮和武当门下弟子一个机会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的！如若我们能支持一段时间，他们就可以得到消息了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这要多长时间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也许一天，也许更长一些时间……”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我们不能大露锋芒，和他们动手时，不能让他们瞧出我们真正的武功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白兄之意，可是说、咱们不要求胜，是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可以这么说，咱们只要守在此地，不让他们攻上来就行了。”

洪承志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拖时间，咱们不能让天皇教一下子出全力，向此攻袭，因为，双方必需要全力决战时，那就无法拖延时间了。”

洪承志笑一笑，道：“我明白，咱们无法通知玄支下院中的武当剑士，只好让他们自己发觉，赶来此地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办法虽然不好，但目下只有这个办法了。”

洪承志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！这就么办，天皇教似是已把精锐尽集于此，如得玄支下院的剑士们，和丐帮精锐赶到此，咱们倒可以和他们一决胜负了。”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洪兄，不是兄弟长他人的志气，天皇教中高手之多，只怕要大出洪兄的意外，田无畏、吴飞娘，以及何玉霜，都是可以和咱们动手一搏的人物，天皇教主本身有多大的成就，那就更不是咱们所能预测了。”

洪承志淡淡一笑，未再接口。

但白天平看出他轻藐的神色，显然是对自己一番话，并不相信，只是他没有出言反驳罢了。

但闻伍元超接道：“白兄，还有一批很可怕的人，两位还不知道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伍元超道：“两位看到那身着黑衫、腰束白带的人了吗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看到了，他们似乎都很年轻。”

伍元超道：“不错，他们很年轻，但他们都是魔功、药物孕育的特殊人物，他们的成就，决不在八位金牌级护法之下，他们的豪勇，更是令人不能想像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有这等事，等一下，兄弟倒要斗斗他们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洪兄，咱们商量好的事，最好不要更改，洪兄要和他们动手，也该等到玄支下院中剑士赶来之后。”

洪承志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行！兄弟不能破坏白兄的计划。”

伍元超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白兄、洪兄，兄弟觉着，两位是唱大戏的人，最好不要先出手，两位先请退后一步，由兄弟和铁兄先行出手，如是支持不住时，两位再请出手，也是一样。”

白天平未待洪承志开口，抢先说道：“那就偏劳两位了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对！咱们是呆鸟先飞，打旗的先上，我们撑不住时，两位再出手吧！”

说话之间，已有八个人扑到了悬崖下面。只见八个人一扬手，飞刀、弩箭、梭子镖，和一筒梅花针，齐齐脱手而出，直向几人停身的突岩上打过来。

铁成刚的破山刀，伍元超的长剑，一齐出手，拨打飞上突岩的暗器。白天平却一拉洪承志，退到了洞口。

但闻一阵轻轻金铁相触之声，数十道寒星毒针，大都被伍元超、铁成刚的兵刃击落。但这一瞬间，四条人影，已然腾空而至，左手攀住了突岩的边缘。

他们早已有了很精密的计划，左手攀住了悬崖边缘时，右手兵刃，突然一挥，直向突岩扫了过去。兵刃出手，左手加力，人也窜上了一半。

这时，伍元超和铁成刚，也击落了暗器，左脚抬起，跨出一步，右手的刀、剑并出，横里扫去。但闻一阵金属交鸣的兵刃撞击之声，两个刚探出半个身子，首挡锐锋的大汉，被伍元超、铁成刚手中的兵刃，震摔了下去，但另外两个人，却借机会上了突岩。

这两人一个用的峨眉刺，一个用的鬼头刀，兵刃还未来及举起，伍元超、铁成刚已冲到了两个人身前。这突岩不过有丈余方圆大小，四个人手执兵刃，已经占满了大半突岩。

一阵兵刃相触之声，传入耳际，两个刚登上悬崖的大汉，又被铁成刚、伍元超，全力合击之下，震落下悬崖。两声凄厉的惨叫，传了过来。

第一批四个人，陆陆续续摔下了悬崖，第二批四个人，却借机会又攀登上来。伍元超一侧身，飞起一脚，踢下了一人，铁成刚一声大喝，破山刀劈出，击落下一个大汉。

这突岩面积太小，任何人刚登上了突岩，心理上都有着一种不适应的感觉，伍元超、铁成刚，刀剑并举，攻势又猛锐难当，刚登上突岩的四个大汉，在伍元超和铁成刚一阵猛攻急打之下，全都给逼了下去。

虽然伍元超和铁成刚都表现出了惊人的武功，一连逼下了八个人，但两人已感觉到，这一片地方虽然不大，但如全凭两人之力防守，并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

这地方太险恶了，任何一个人，只要登上这片悬崖，都会出尽全力求生，一招一式，会用尽了全力。但铁成刚和伍元超心中都明白，后面上来的人，都会一个比一个武功高强。

回顾了白天平一眼，伍元超缓缓说道：“白兄，只怕很不容易守护住这座突岩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看起来，这地方险要得很，十分容易防守，但咱们忽略了一件事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忽略了天皇教下，人数非常多，一旦登上这悬崖的人，他们为了求生，必然全力施为，武功比平日也高强了许多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不错，这是一种精神力量，咱们应该算进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所以，这个丈余大小的突岩之上，并不是咱们想相中的容易防守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不要尽长他人的志气，灭咱们自己的威风，我不相信，在咱们刀光、剑气的威势之下，真的还有人能登上这座突岩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合咱们四人之力量，守住这座突岩，也许要他们付出相当的代价，但天皇教不会笨的不惜硬派人向这突岩上面冲杀，他们必然会想出很多的办法。”

话未说完，突见一条人影，直冲而起，一下子，越过了突岩三四尺高，反手一挥，数点寒芒，电射而至。那人打出了暗器之后，人又疾快的向下泻去。

日光下，只见有闪闪的寒星，闪烁着蓝色的光芒。一望即知，这是淬毒的暗器。

白天平的宝剑，洪承志的长刀，加上铁成刚、伍元超，一齐挥动着兵刃，击落了飞来的暗器。

洪承志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奇怪呀！这人怎能一次腾跃，如此之高呢？”

铁成刚道：“不错，这确然有什么门道。”

探头向下望去，只见一个人由六七丈外，放步奔来，冲近突岩之时，突然跃起，落在一个高大汉子的双手之上。

那大汉用力一送，一条人影疾飞而起，直向突岩石上落了过来。这一次，他们硬是把一个人送上突岩。

那人似是早已知道了自己处境的危险，身子被托起的同时，右手已拔出

腰中的兵刃，挥舞而下。也许是有了一次的经验，这一次，他们算计的方位、时间，都很准确，那大汉直向突岩上落了下来。

铁成刚大喝一声，破山刀迎面斩去。那大汉身悬空中，又是在飞跃力尽，身躯将要向下坠落的时候，被铁成刚这快速的一刀，连人带兵刃，给震飞了出去，跌向实地。

铁成刚又探首向下瞧着，只见崖下，早已排好了一个阵式，其中一人，伸手在那跌落下的大汉身上拍了一掌，另一个，立刻伸手，接住了那向下跌落的身躯。

伍元超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他们如果涉险成功了，立时会不停的送上来大批人手，这一阵惨厉的搏杀，不知道要残害多少性命，他们才会收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们会不会把天皇教中的精锐高手，也用此法送上来？”

伍元超道：“才开始自然不会，但如他们感觉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，自然会把第一流的高手，送上突岩来。”

两人这一阵谈话的工夫，又有三个人被送上夹岩。

铁成刚经过这几次搏杀之后，已从经验中找出了方法。所以，在对付这三次的敌人之中，已然用不到伍元超等出手。他选择了很适当的方位，一刀一个，未待他们站稳身子，就将人逼下了悬崖。

白天平和洪承志，一直未出来，因为天皇教站在远处的吴飞娘，可以清晰的看到突岩上的人。要想尽量的拖延时间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让敌人的估计错误。

忽然间何玉霜举起了右手，指点着突岩，低声和吴飞娘交谈。

白天平心中暗暗焦急，忖道：这丫头如若放出飞铃，这悬崖突岩，只有丈余大小一片地方，如何才能躲开了。

那三顶形式一般的小轿，轿门对着突岩，虽然未见轿中有人出来，但三轿摆的地方，实已用不着人从轿中行出来了。因为从轿门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突岩上的一举一动。

白天平心中暗暗焦急，但又不便说出口来，恐怕激起了洪承志好胜之心，反而弄巧成拙了。

双方都已从这来往的冲杀中，找出了经验，下面弹人攻袭，越来越认位越准，而且，也越来越快。铁成刚一个人拉开了马步，手中破山刀大开大合地抡动了起来。但见一轮刀光，罩住了整个突岩。

洪承志、伍元超、白天平，都被他这大抡、猛击的刀法，逼的退回了山洞之中。

但闻金铁交击之声，不绝于耳，攻上突岩的人，都被铁成刚轮转的刀势，给逼了下去。

突闻得一声金铁大震。铁成刚满罩突岩的刀光，突然间消失不见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铁成刚手中的破山刀，被一把形同人臂的外门兵刃架住。

突岩上，站立一个年约四旬的黄衫中年人。那黄衫人的个子不大，看上

去几乎是有些瘦弱。他的右脚跨上了突岩，左脚还在悬空，未踏上实地。但他手中的奇形兵刃，却硬接着了铁成刚的破山刀。

铁成刚双足踏实，由内向外，自然是沾光不少，双手握刀，正全力施展，希望把黄衫人逼下突岩。

但那黄衫人一足着地，有如钉在了地上一般。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伍兄，这是什么人，武功不弱。”

伍元超摇摇头，道：“天皇教中的人手太多了，在下认识有限。”

只听洞中传来了彭长家的声音，道：“他叫常通，天皇教中金牌护法之一，号称乾坤手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他们正以内力相拼，我去助铁兄一臂之力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慢着。”

洪承志奇道：“为什么？两人争持不下，最后必有一人受伤，铁兄久战力疲，受伤的成份很大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洪兄觉着此时，和刚才有什么不同吗？”

洪承志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没有啊！”白天平道：“有！在他们僵持不下中，至少没有人再向上面冲来。”

洪承志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如若咱们要拖延时间，最好让他们多僵持一会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可是，这样撑持下去，对铁兄未必有利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两位留心是否还会有人攻上来，小弟助铁兄一臂之力。”

缓步行到铁成刚的身后，发出一掌，顶在铁成刚的后背之上，一运气，一股内力源源攻入了铁成刚的体内。聚然间，铁成刚内力大增，手中的刀势，立时向下沉落过去。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铁兄，别把他逼下崖去，要他用出全力，架住你的刀势，尽量的僵持下去。”

铁成刚原来极感疲累不支，但白天平内力传来之后，立时精神大振，心中忖道：“这等刀势逼着，当真比杀死还要难受。”心中念转，刀上又缓缓增加了一分压力。

乾坤手常通，用出了全力，本来已有扳回劣势的希望，但白天平出手相助，顿使局势改观，铁成刚破山刀压力大增，迫得常通不得不用出全力拒敌。常通脸上开始出现了汗水，手中的兵刃，也向下沉落了三寸。

他想开口呼叫，招呼派人支援，但他连呼叫的气力，也无能分出，一开口，就将抵不住那愈来愈强的刀势。这真是比一刀杀死，还要叫人难过。

突然间，峭壁下传来三短一长，尖厉的哨音。

彭长家叹口气，道：“这是发动猛攻的哨子，他们如不是已瞧出常通受困情势，就是他们已决定不顾他的安危了。”

白天平心中一动，道：“铁兄，把他劈死之后，震下悬崖，杀杀敌人的

气焰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此人身份、武功，在天皇教中，都有着相当的份量，如是他能把人劈死震下悬崖，确有一种镇骇的作用。”

白天平右掌加力，一股强大的真气，直传过去。

铁成刚破山刀一震向下疾压而去。

常通只觉破山刀，有如泰山压顶一般，简直不可抗拒，双臂一软，刀势斩落，由头至胸，生生把活人劈作了两半。血雨溅飞中，两片尸体，和常通手中的奇形兵刃，一下子跌摔下去。

果然，常通之死，给予了悬崖下天皇教中人，相当的震撼。只听几声惊叫，传了上来。

常通之死，也暂时息止了天皇教中的攻势，一时间，鸦雀无声，静得听不到了一点声音。白天平探首向下看去，只见七八个人，围在常通的尸体周围，指手划脚，似在窃窃私议。

彭长家缓步行出了山洞，但却被白天平出手拦住，道：“老前辈，目下天皇教，还未完全了解你的行动，老前辈最好是不要露面。”

彭长家低声道：“崖下的情况如何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很多人围住了常通的尸体，正在低声研商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诸位小心了，他们如是再攻上来，必是第一等高手。”

但闻谷飞的声音，由谷底传了过来，道：“铁成刚、伍元超，你们身具魔功，不念教主造就之恩，竟敢背叛天皇教，难道不怕教中的规戒制裁吗？”

铁成刚哈哈一笑道：“咱们本非天皇教中人，只怪你们瞎了眼睛，错把好人当坏人，只好自认霉气了。”

谷飞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们可知道，你们身中奇毒吗？”

铁成刚道：“谷飞，你是主持修炼魔功的人，咱们是否中毒，你应该清楚得很，如不是你网开一面，咱们哪有今日。”

想不到，一向憨直的铁成刚，竟然耍出了这么一招花样，不但使得那谷飞瞠目结舌，不知如何回答，就是白天平等，也都大感意外。

伍元超低声笑道：“这一招精采极了，此话如是出自兄弟之口，还发生不了什么作用，但出自铁兄之口，就要那谷飞吃不完兜着走了。”

洪承志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伍元超道：“因为，我们在习练魔功时，对我们的性格，都有着很详尽的调查，这谷飞是主持我们的那一批训练的人，铁兄这一招就算不能使他身受重罚，也叫他出身大汗。”

果然，铁成刚话刚说完，那三顶小轿中正中的一顶，突然传出了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召谷飞和田无畏来。”

站在轿后的一个大汉，应声而出，召来了谷飞和田无畏。

悬崖下，也暂时停止了向突岩上的攻击。白天平等居高临下，看的十分清楚。

只见谷飞和田无畏快步奔行到那三顶小轿之前，突然停下身子，对那居中的小轿一欠身，道：“教主召见？”

小轿的垂帘未启，隔着帘子传出来一个冷冷的声音，道：“刚才，那悬崖上有人说话，你们听到了没？”

谷飞一欠身，道：“听到了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谷飞道：“这要问田堡主了，他神智如此清楚，显然是那脑中的药物失效了。”

田无畏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谷兄，教主只是要问明情况，还未怪罪下来，谷兄却完全推到兄弟的头上了，不觉着太过份了吗？何况，那铁成刚已说得很清楚了。”

谷飞冷冷说道：“如是他们没有练成魔功，自应由兄弟负责，如是他们魔功练成了，而不能为我所用，那如何怪在兄弟的头上？”

轿中人嗯了一声，道：“说的十分有理，田无畏，你有什么申辩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主持手术、用药的大夫，只是借住在武家堡中，并不受属下的节制，和谷兄一样，只是借住花园中假山密室，属下无权管他们，究竟是药物失效，还是别有原因，属下也无法知晓，不过，他们在谷兄训练之下，相处甚久，这两人如有可疑之处，也早该瞧出来了。”

轿中人嗯了一声，道：“谷飞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谷飞道：“属下只是督促他们练习魔功，其他地方，也许有所忽略，因为，属下一直很相信大夫们的手术和用药之术。”

轿中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不是你们两个人的错了？”

田无畏、谷飞齐齐一欠身，道：“教主明察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现在，你们两位觉着应该如何？”

这一句，显然问得大出了两人的意料之外，两人同时怔了一下，对望一眼，谷飞才缓缓说道：“教主的意思，可是要属下们提供些意见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不错，我问你们目下的情形应该如何对付他们？”

谷飞道：“铁成刚和伍元超，都是列入一等才慧，练的是一等魔功，在他们那一批速成人手中，以他们两人的成就为最高。”

轿中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就因为他们的成就太高了，咱们才有很多的伤亡。”

谷飞道：“派在武家堡中的大夫，助手，必能对此事有所解释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这个，我会派人查明。”

谷飞一欠身，道：“至于现在对付强敌的办法，自然要生擒铁成刚、伍元超，以教规处死，不过，彭长家该问个什么罪，属下不便妄论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这也用不到你管，铁成刚和伍元超，既是出自你训练之下，就由你负责把他们擒来见我。”

谷飞道：“属下领命，不过……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还不过什么？”

谷飞道：“护法身份和各堂、分舵，都没有直接隶属关系，属下是否可以调动他们的人手。”

轿中人冷冷说道：“除了公主等一行和我的从卫之外，这场中之人，都听你调动……”

谷飞一欠身，接道：“谢教主。”

轿中人接道：“慢着，我要他们在很短的时间，受到教规制裁。”

谷飞道：“属下明白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好！你们去吧！”

谷飞、田无畏齐齐一欠身，转身而去。

谷飞脸上有些得意地说道：“田兄，没有想到吧！这是因祸得福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谷兄擒到了两人之后，再行夸口不迟。”

谷飞道：“听说，咱们这些金牌的护法之中，以你田兄的成就最高。”

田无畏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？你要我先出手？”

谷飞道：“自然不是要你田兄一人出手，我会命两位武功高强的人，和你一起出手。”

田无畏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谷兄既得了教主的面谕，确可以命令兄弟了，只不过，兄弟有一件事，想奉告谷兄。”

谷飞道：“兄弟洗耳恭听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谷兄如若觉着兄弟的武功还不错，似乎是用不着兄弟先上了。”

谷飞笑一笑，道：“田兄，铁成刚、伍元超的武功不错，如若派几个武功较差的人上去，那不是白白送死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兄弟上去，一定能够胜吗？”

谷飞道：“以田兄的武功，兄弟相信能够抵挡住铁成刚和伍元超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如是兄弟不幸败了，谷兄在咱们这一伙金牌护法中，还能派出什么人呢？”

谷飞笑一笑，道：“田兄，兄弟急欲立功，所以，我不打算派出第二批人手，我一下子就要成功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好吧！谷兄既是如此打算，兄弟就只好从命了。”

谷飞道：“多谢田兄合作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这么办吧，田兄自己选两个人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用不着，如若谷兄希望兄弟先上，那也用不着兄弟选人了，谷兄随便给兄弟派两个人就是了。”

谷飞笑道：“看来，田兄是有些冒火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不敢，谷兄请派人，兄弟要开始攻上突岩了。”

谷飞道：“好吧！田兄先上，只要你稳住突岩，兄弟就派人接应你。”

田无畏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要兄弟一个人先上？”

谷飞笑一笑，道：“那突岩只不过丈余方圆大小，如是人手众多，反有着一种碍手碍脚的感觉，所以，田兄可以先行上去，只要能稳住，兄弟就派人接应。”

田无畏点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！谷兄之命，兄弟不得不从了。”

谷飞笑道：“哪里，这是教主的令谕，兄弟只不过是代表传达一声罢了。”

田无畏不再答话，举步行到了峭壁之下，仰脸向上望去。

谷飞快步行近田无畏的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田兄，登上了突岩之后，想法子招呼兄弟一声……”

田无畏冷冷接道：“只怕兄弟那时候，已经没有说话的工夫了。”

谷飞笑一笑，道：“以田兄的武功，足可独拒两人……”

田无畏冷笑一声，未再答话，却突一提气，直向突岩上面冲去。

他武功卓绝，实为武林中有数的高手，全身直冲到了突岩之上。

铁成刚早已蓄势戒备，田无畏未曾接近突岩，破山刀已挟着一片刀光，直罩过去。

田无畏早已有备，右手扬处，一阵金铁交鸣，竟把铁成刚的破山刀，弹震开去。

铁成刚未料到这蓄势一刀，竟被人封挡开去，不禁心头一震，暗道：这人好强大的内劲。

就这么一瞬工夫，田无畏已双足踏实的站在了突岩上。

白天平身子一侧，冲了过来，长剑一震，闪起了三朵剑花。

铁成刚一挫腕，收回了破山刀，双手平握刀柄，准备再次出手。

伍元超也从一侧绕了过来，准备合击。

田无畏右手挥动，借腕上的金色护腕，挡开白天平的三剑，低声道：“谷飞奉令，指挥这一阵攻势，诸位是否能抵御得住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倒不劳费心，但对阁下，咱们应该如何？”

田无畏双手挥动，寒芒闪飞，不知何时，他手中已多了两把短刀。这人的能耐，实是不得不叫人生出敬佩之心。

铁成刚破山刀风卷残云一般，刀速本极惊人，但在田无畏两把短刀的封闭之下，铁成刚手中的破山刀已然无法施展。

白天平剑势一紧，道：“阁下可是准备和咱们决胜负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你们亮出真本领把我逼下去，天皇教主目光如电，如不假戏真做，只怕无法瞒得过他。”

两人谈话的声音很低。在刀光剑影、金铁的交触声中，别人是无法听得到。

白天平剑招一紧，攻势加速，剑芒飞舞，已然是攻向田无畏的主力。

田无畏一面挥刀封架，一面说道：“你这样锋芒毕露，不怕暴露出身份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就算我引起他们的怀疑，也比让你们占上了突岩的好。”

田无畏短刀快如闪电，封挡住白天平和铁成刚的攻势，一面说道：“换伍元超来，你最好别再出手。”

白天平心中一动，故意卖个破绽，让田无畏一刀刺中，刀芒沾上衣面，才仰身退开。

洪承志冷笑一声，长刀一摆，就要攻上。

白天平故意一个踉跄，拦住了洪承志，低声道：“洪兄，不要出手，咱们还不到出手时间。”

伍元超已抢步而出，长剑飞取田无畏。

剑影刀光，电掣芒飞，整个突岩上，都已经被寒芒罩住。

两条人影，跃上突岩，一把月牙刀，和一对虎头钩同时攻出，希望能拨开那笼罩在突岩上的寒芒，找一处立足之地。

但突岩上的搏杀太过激烈，已然无法分出敌我的兵力，但觉一团寒芒涌了过来，硬把两人给逼了下去。这两人武功虽然高强，但因足下无处着力，在那寒芒冲击之下，生生被逼摔了去。

去。

谷飞眼看突岩上搏战激烈，刀光剑影，连成一片，已然无法分出敌我，两位金牌护法，都无法抢登上去，心中大是懊恼，忖道：“象这样不胜不败，打到几时才休。”

尽管他心中急怒交迸，却又想不出个适当的方法出来。

彭长家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久闻田无畏是本教中杰出的高手之一，今日才见他的身手，果然是非同凡响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似是有意在帮助咱们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要全力求胜，就算一时间，不能把伍兄和铁兄击败，但他至少可以把两人逼退离去，让出一些地方，让别人抢上突岩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原来却也没有什么破绽，但你这样一说，看来却是这么回事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武功高强，如是一上来，就败了下去，不但要引起别人的怀疑，而且，也无法帮助咱们拖延时间了。”

但闻谷飞的声音，由崖下传上来，道：“田兄，请把两人逼退两步，让出一些地方，兄弟派人助你，如是万一不成，田兄也不用再打下去，快请退下，咱们想别的办法对付他们。”

田无畏高声道：“谷兄训练这两位杀手，武功十分高强，兄弟全力抵御，尚不可败，如是想逼退两人，那就不是易事了。”

两人的声音，都是内功传出，听得十分清晰。

但听谷飞的声音，又传了上来，道：“那就请田兄退下来吧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不行，他们刀剑攻交，十分凌厉，兄弟无法抽身了。”

突岩上完全被闪飞的剑芒掩遮，谷飞也无法看到悬崖上情形。

谷飞千思万想却未想到会成这样一个局面，一时间，竟想不出处置之法。

这时，天皇教集聚在悬崖下面的人手、愈来愈多，而且，已布成了重重包围的阵势。

只听田无畏高声叫道：“谷兄，兄弟已感觉到了很大的压力，谷兄何不自己上来，咱们联手拒敌，立刻可以控制全局。”

谷飞一提真气，道：“田兄，最好能给兄弟腾出一个落脚的地方。”

田无畏低声说道：“让他上来，最好把他引入山洞之中。”

手中短刀一紧，果然把伍元超和铁成刚迫退了一步。

就这一瞬间，谷飞已登上了突岩，手中蛇头判，封开了铁成刚手中的破山刀。

金铁大震声音中，铁成刚的破山刀，生生被封挡开去。谷飞借势踏进一步，双脚落实，蛇头判伸缩如电，连攻了七招，铁成刚立时被攻的险象环生，手中破山刀只有招架的份儿。

谷飞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田兄，你看要几招能收拾那姓伍的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大概十招成了。”

谷飞道：“好，兄弟也在十招内，取铁成刚的性命。”

白天平冷眼旁观，已明显的看出了铁成刚和伍元超的危急，立时说道：“退回洞中。”

铁成刚连番苦斗之后，又遇上谷飞这等高手，几招硬拚，已震的手腕发麻，当先向洞中退去。那洞口很小，两个人无法同时退入。伍元超奋起余力，攻出三剑，稳住退势，掩护铁成刚当先退入洞中。

谷飞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伍元超，你还不弃剑受缚，真要自寻死路吗？”

喝声中，一式“铁树开花”，蛇头判幻起三点寒芒，点了过去。

伍元超虚晃一剑，陡然一缩身子，人已退入了石洞之中。他早算好了方位，虽然是头未回顾，但却取位很准。那洞口很狭小，铁成刚守在洞口，放过伍元超，挥刀挡住洞口。

谷飞冷哼一声，铁成刚手中破山刀挥舞不易，出刀一挡，竟然未挡住飞来寒芒。冷锋掠着面颊扫过，划了一道血口。

谷飞打出了暗器之后，身子一侧，人也冲入了洞中。

白天平一扬手，接住了暗器，翻腕打了出来，寒芒一道，反袭谷飞。

谷飞自己的暗器，自是懂得收发之术，一抬手，竟然也把暗器接住。

铁成刚刀势斜劈，斩向谷飞，希望把他逼出洞外。但谷飞早已有备，蛇头判突然伸出，硬把铁成刚的破山刀给封住。金铁大震声中，谷飞人已欺到了铁成刚的身前，左手一抬，一拳击向铁成刚的前胸。

这一拳不但攻势奇幻，而且，快速如电，铁成刚如不向后退避，就无法避开这一拳，以那谷飞的功力，这一拳，非把铁成刚击毙当场不可。形势迫人，铁成刚本能的向后退了三步。

谷飞哈哈一笑，人已冲入石洞。

洪承志一侧身，越过了铁成刚，正待挥刀击出，突然田无畏的声音传入耳际，道：“谷飞，放下手中兵刃。”

谷飞怔了一怔，道：“田兄，这是什么时光，你开的什么玩笑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在下说的很认真，谷兄，莫以等闲视之，再不放下兵刃，休怪兄弟下手了。”手中的刀锋，已然逼在了谷飞的背心要害。

谷飞感受到那刀上蓄满了真力，森森刀气，直砭肌肤。心中震动了一下，放下了蛇头判。

田无畏一上步，左手短刀寒芒，逼上了谷飞的咽喉，缓缓说道：“从此刻起，谷兄最好是听兄弟的话，利刃无情，别要它割断了你谷兄的脖子。”

谷飞脸色灰白，勉强笑一笑道：“田兄，刚才的事……”

田无畏冷冷接道：“住口……”目光一掠伍元超道：“快去挡住攻上突岩的人。”

伍元超一闪身，跃出洞口。铁成刚道：“我也去。”脸上的鲜血也未拭去，人已冲出洞外。

这时，已有三人登上突岩，但脚步还未站稳，伍元超已疾冲而至，剑如轮转，横里扫向三人。铁成刚也疾快的冲了出去，大刀一挥斜里劈出。

两人刀剑并施的全力猛攻，一举间，把三人迫下了突岩。

谷飞冷冷地说：“田无畏，他们瞧到了你的举动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没有瞧到，就算瞧到了，那也不会对你有什么好处。”

谷飞道：“田兄，如是他们禀告了教主，只怕教主会立即下令，抢登突岩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最好，他们抢不下突岩，一旦抢登上来，那对你不会有什么好处，兄弟可能要先要了你谷兄的命。”

谷飞杀人无算，有笑面阎罗之称，但他自己却很怕死，在田无畏利刀威迫之下，竟然变得十分畏惧，轻轻叹一口气，道：“田兄，咱们多年相处，纵然有些不和的地方，田兄也不用如此啊！”

田无畏笑一笑道：“谷飞，你可是想和我谈谈条件吗？”

谷飞道：“兄弟一向敬重田兄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谷兄想和兄弟谈话不难，但必得答允兄弟一个条件。”

谷飞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谷兄替兄弟杀一个人。”

白天平、洪承志，各执兵刃，望着两人，等待局势的变化，彭长家却远站在一丈开外。

谷飞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杀什么人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吴飞娘。”

谷飞呆了一呆，道，“吴飞娘，田兄不是故意刁难兄弟吧？”

田无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要你谷兄决定了，你如不愿，兄弟只好先把

你杀了。”

谷飞叹口气，道：“我也许不是吴飞娘的敌手，但和她动手相搏，至少可以晚死一会儿，是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生死大事，你谷兄一向想的比咱们透彻，那也用不着兄弟再多说了。”

谷飞道：“兄弟答应了，就决不改变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既不后悔，那就把此药吞下。”左手探入怀中，取出一粒黑色的药丸。

谷飞怔了怔，道：“这是什么药物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不管什么药物，吃下去，总比被兄弟一刀杀了的好。”

谷飞道：“田兄，看来，兄弟这笑面阎罗的外号，是被人白叫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谷飞道：“讲阴险、毒辣，兄弟似乎都不如你田兄，兄弟还有什么面目，当得笑面阎罗之称？”

田无畏右手微微一加力，刀锋已陷入了谷飞的肌肤之中。

谷飞一张嘴巴，道：“田兄这药是立刻毒发而死的药物吧！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不错，那也比一刀杀死的好。”

谷飞道：“所以，兄弟宁可死在毒药之下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谷兄是识时务的人。”屈指一弹，把药物弹入了谷飞的口中。

谷飞闭上嘴巴，一语不发。

田无畏突出左掌，在谷飞前胸拍了两下。

谷飞脸色一变，道：“田无畏，你欺人太甚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谷兄把药物含在口中，不肯吞下，岂不叫兄弟失望。”

谷飞叹口气，不再多言。

田无畏道，“谷兄一生杀人无算，但谷兄自己却是十分怕死。”出手一指，点了谷飞两处穴道。

谷飞靠在石壁上，缓缓说道：“田兄，现在可以把药物作用，告诉兄弟了吧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可以，这是迷失本性的药物，以谷兄这付身手，如是被药物毒死，未免是可惜得很，所以，咱们要借重谷兄的武功、拒抗来敌。”

谷飞道：“你们要我杀死天皇教中人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不错，在下知道，你对教主有着无比的畏惧和忠诚，决不敢在教主的眼皮子下，杀伤天皇教中人，不过这一点，你谷兄可以放心……”

谷飞怒道：“田无畏，你这么做法，不怕教规的制裁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如是我害怕了，怎会如此做呢？”

谷飞叹口气，道：“田兄，你干脆点了我的死穴算了。”

田无畏笑道：“那怎么行？等一会，你服的药性发作之后。你就不忠于

教主了，天皇教配此妙药，教主一看你的神态就会清楚。”

谷飞道：“这药物可有解药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有！但要看你谷兄能够支撑多长时间了。”

谷飞道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如是谷兄守护突岩，撑到天皇教人撤走，咱们念你拒敌之功，自然不会加害，而奉上解药了。”

谷飞冷冷说道：“如是教主亲自出手，别说在下抵挡不住，你田兄只怕也无能抵挡吧！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不是你能否挡得住，而是你根本就不敢出手。”

谷飞脸上突然泛现出一片神采，道：“谁说我不敢出手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谷兄说的是，就算教主亲身临阵，你实也不必怕他。”

谷飞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要他们进来，我一人守护那片突岩，足足可以应付了。”

田无畏行了过去，举手在谷飞的身后拍了一掌，道：“谷兄，请出手吧！”一面低声对白天平道：“要他们退回来。”

谷飞伸手捡起了蛇头判，大步向外行去。

伍元超、铁成刚刀剑并举，又把两个登上突岩的人，逼了下去，才双双退回石洞。

白天平一直冷眼旁观事情变化，直待谷飞提着蛇头判，站在洞外突岩上，白天平才回顾了田无畏一眼，道：“田堡主，事情发生的太快，快得在下有些目不暇给。”

田无畏道，“重要的是，在下这些设计，是否对你们有些帮助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帮助很大。”

田无畏点点头，道：“难道这还不够吗？”

白天平啊了一声，答不出话来。

田无畏接道：“别认为我们已经胜了，以后的敌势，愈来愈强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田兄的看法，可是教主要亲自出手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如是他们败的次数太多，他很可能亲自出手，这地方存放的药物，不能落入别人的手中，所以，天皇教中人，不管已牺牲了多少，教主决不会下令撤走。”

彭长家道，“教主积威之下，谷飞早已心生敬佩，自然不敢阻止教主。”

田无畏正待答话，突闻谷飞大声喝道：“下去。”

蛇头判三缩三伸，把两个刚刚登上突岩的人，生生给逼了下去。

崖下之人，无法看到洞中情形，但谷飞站在突岩上，情势就大不相同了，站在远处的人，可以清晰看到谷飞。只见他横判而立，大有一夫当关，万夫难渡的气势。

白天平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田堡主，咱们是敌是友，在下已经有些无法分辨了。”

田无畏笑道：“不用去分辨它，只要看他的作为就行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田堡主的药物很灵吗？”

田无畏笑一笑，道：“谷飞已然出手对敌，白少侠还有什么可疑之处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不是怀疑，只是觉着事情来的太突然了。”

田无畏不再多作解释，话题一转，道：“白少侠，玄支下院中的道长们，还可以支持多久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大概还可以支持三日左右吧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丐帮弟子，会不会和玄支下院中人，合作一处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个，在下也无法预料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白少侠，是否相信我田某人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就目下的情势而言，在下似是没有怀疑田堡主的理由了。”

田无畏叹口气，道：“无名子道长，是白少侠的什么人？”

白天平心中一动，道：“是家师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他对你提过田某人吗？”

白天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没有提过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二十年前，有一位身犯色戒，被无名子逐出师门的人。白少侠是否听令师提过？”

白天平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田无畏接道：“我就是那个被师父逐出门墙的人，这件事，太伤了师父之心，从此，不肯再收弟子，但他老人家又不忍坐视武林的劫难，二十年后，又造就了你这样一位后起之秀。”

白天平黯然一叹，道：“师父对小弟隐约的提过此事，只是说的很含糊。”

田无畏黯然一笑，道：“我被逐出师门之后，更难自拔，二十年来，做了不少坏事，近几年中，才深深悔悟，这中间，自然有着很多内情变化，但大都是不为人齿的事，不说也罢。”

白天平恭恭敬敬的一抱拳，道：“后进师弟，白天平见过师兄。”一屈膝，就要跪下。

田无畏伸手拦住，道：“惭愧，惭愧，我不配做你的师兄，而且，我已被逐出师门，师父没有令谕下来，我也不敢再自称是他老人家的弟子，江湖上，对我田某人的传说虽多，但却绝无人知晓我的出身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师兄才气纵横，误陷风月陷阱，造成大憾，必是受人的诱惑所致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那只怪我定力不够……”苦笑一下，接道：“老人家养育十几年，此恩此情，田某一直深铭肺腑，但江湖形势，变化太大，我一人之力，也难扭转，今日形势，已到了正邪存亡的关键时刻，武当玄支下院的剑士们，身中奇毒，难过三日劫危，单凭丐帮之力，纵然精锐尽出，也难是天皇教的敌手，一旦丐帮崩溃，那就是整个武林大难临头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师兄的意思是……”

田无畏摇摇头，笑道：“别叫我师兄，我已经没有这个身份

白天平道：“只要你曾在恩师门下，小弟就该叫你一声师兄。”

田无畏叹口气，道：“叫我一声田兄吧！师父已把我逐出门墙，咱们不能再伤他的心。”

白天平略一沉吟，道：“那小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田无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如不是为了使你对我减去一些怀疑，我也不会说出师门的名讳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现在咱们应该如何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这地方，最适合咱们以少拒众，天皇教的高手，虽然已十之七八集中于此，但他们没有法子联合出击，只有分遣人手，连环的攻袭，那对咱们是一件大大有利的事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田兄之意，可是说借此险地，和他们决战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谈不上什么决战，咱们只是完完全全的防守，只希望能够吸引住天皇教大部分的实力在此，给丐帮弟子一个机会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如能吸引住天皇教大批高手，丐帮弟子能够击溃天皇教的防守吗？”

田无畏叹口气道：“兄弟，千万不能低估天皇教的实力，就小兄所知，不但丐帮难以匹敌，就以少林寺强大的力量，也未必能胜过天皇教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教主早知道武当派，玄支下院中的剑士，是一股不可轻估的力量，他很想借重这批剑士之力，用以开拓江湖，这真是应了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了。武当派因为有了这一批优秀的剑士，而成了天皇教第一个下手的目标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但他们没有收服那一批剑士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不错，万花堂选了百名美女，旨在诱惑那批玄支剑士，但那批玄支剑士，不但武功精深，而且，还有着森严的纪律，他们很少离开过玄支下院一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无法对玄支下院中人下手，只好改对武当门下弟子下手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不错，他们改对武当本院中的弟子下手，竟然一举成功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小弟见过玄支下院的剑士，那真是人人都具备了一个剑士的气势，满怀正义，个个端庄，每人至少都有三十年以上的火候。”

田无畏点点头，道：“万花堂失败之后，天皇教主，也感觉到了事态严重，所以，他亲身赶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天皇教主赶到此地的时间，并非很久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不过数日时光……”语声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为了防止武当玄支下院中人反击，天皇教主也作了准备，把天皇教中精锐高手，也都调集于此，小兄和谷飞也都在此一措施下，调到此地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天皇教，对玄支下院中的剑士们，似乎是有着很多的顾虑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不错，玄支剑士，一直是他顾忌的强敌之一，看他这一次

的部署，如不能把玄支剑士收为己用，势必要把他们全数歼灭不可。”

白天平点点头，道：“小弟还有一事不解，请教田兄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田兄怎知小弟的出身呢？可是从剑招瞧出来的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老人家自号无名，其武功造诣、亦如无名之水天上来，任何人，也瞧不出他的剑路变化，小兄见到了袁老前辈，承他相告，才知道你是承继老人家的衣钵弟子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师兄身在绿林，心存仁侠，单是这一份善心，已足可功过相抵了。小弟日后，如能见得师父，必将恳求老人家，允准师兄再归师门。”

田无畏神情激动，双目中泪光隐隐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贤弟的盛情，小兄是感激不尽，袁老前辈也这么告诉我，但得恩师一语允准，小兄死而无憾，只是恩师性格，小兄十分清楚，外和内刚，老人家决定的事，只怕很难有改变的可能。”

白天平笑道：“恩师虽然淡薄名利，不太管江湖中人，但他老人家也不会坐视门下弟子，用他传授的武功为害江湖。”

田无畏呆了一呆，接道：“这一点，小兄还未想到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田兄一心向善，暗行仁侠之事，只恐早已为师父侦悉了，所以，他一直未多管你的事情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惭愧啊！惭愧，如非兄弟提起，小兄竟未能想到。”

但闻几声厉喝，和兵刃撞击之声，登上突岩的两个大汉，又被谷飞击落悬崖，但这两人武功亦甚高强，谷飞虽把两人打下突岩，但自己也受了一点刀伤。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田兄，谷飞伤的不轻，咱们要不要换他下来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此人作恶多端，杀人无数，如非十恶不赦之徒，小兄也不会给他服下迷乱神志的药物。”谈话之间，又是一个大汉，飞上突岩。

谷飞蛇头判攻势凌厉，形如疯狂一般，但那登上突岩的大汉，亦非弱手，手中一把雁翎刀，极尽奇离幻怪。交手十余招后，执刀大汉突然一刀奇招，斩下谷飞一条左臂。

谷飞本有能力救助这一条左臂，但他却舍弃不救，一判刺入那大汉前胸，飞起一脚，把那大汉踢下突岩。

目睹这等惨烈的搏斗，白天平也有些怦然心动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田兄，这药物如此恶毒，竟能使人忘去了本身的痛苦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这是烈性的亢奋毒丸，据说，服下之后，一个人的行血在药性的催迫之下，不停的加速，脉穴僭张直欲迸裂，只有流血，才会使他减少去穴脉膨胀的痛苦，身受魔功训练的人，都服有这种药物，只不过，那是慢性的毒药，谷飞服用的是急烈的一种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配制这些药物的，可是这位副教主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也不是他一个人，不过，这人很重要，你们是否已经杀了他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他还活着，只是被点了穴道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快去解他的几处穴道，要他亲自瞧瞧这等惨烈的经过，也许能唤回他一些人性的。”

突然间，铃声破空掠过突岩。但见谷飞的身子一摇，倒摔下去。

白天平轻轻叹一口气，道：“田兄，这暗器大约是天下最厉害的暗器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小兄对此化费了不少的心血，但还未想出破解之法，飞铃不但构造的极是灵巧，而且，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力道……”突然回头望着副教主，接道：“华副教主，认得在下吧？”

华副教主点点头。道：“田堡主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可惜你来的晚了一步，未能瞧到你手配药物的恶毒。唉！毁在药毒之下的人，不知有多少？”

那华副教主忽然叹口气，道：“我是奉命办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你既能调配毒药，也能调制解药。”

华副教主道：“自然能够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受天皇教主之命，为了什么？”

华副教主叹口气，道：“情非得已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最多是杀了你吧！但如华副教主不肯和咱们合作，我们一样可以杀你。”

但见人影一闪，两个年轻人，同时跃上了突岩。这两个年轻人，穿着一色一样的衣服，手中也拿着一样的兵刃。那是两把又窄又长的剑。两人的窄剑，都已经出鞘，看起来，比平常的剑，还要长一些。

比平常的剑长约有六寸左右，那长出的一截，颜色也有些不同，三尺光亮的窄剑上，有六寸长的一截乌黑的剑尖。

洪承志人已抢先行出了洞口，准备迎击敌人。

伍元超和铁成刚，都正在坐息，除了白天平自己要出手之外，也只有让他出手了。

洪承志虽然是很少在江湖上走动的人，但他却是刀法大家，眼看那两截乌色的剑尖立刻停下了脚步。

但闻田无畏高声道：“小心了，那是两把碎心剑。”一面抢出洞口，接道：“洪兄弟，快请退回。”

洪承志从没有听说过“碎心剑”这样名词，不禁向后退了一步。

田无畏已越过了洪承志，挡住两人，冷冷说道：“两位请留步。”

两个人穿着一般的黑色劲装，头上横勒着一条白色的带子。同时，扬起了窄长的剑，指向了田无限的前胸。突岩的面积很小，两柄长剑举起，剑尖距田无畏，也不过一尺左右。

田无畏很镇静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两位要联手攻袭吗？”

两个黑衣人没有讲话，突然右臂一伸，窄剑点向前心。

田无畏一侧身，以快速灵巧的身法，由两剑之间，穿了过去。双掌疾起，拍向两人。

两个黑衣人剑势落空，左掌突然退出，各自接下了田无畏的掌势。诡异快速的变化中，硬拚了一掌。

田无畏身躯疾转，一个翻身，如影随形般，紧贴在左面黑衣人的身侧。

原来，两个黑衣人霍然分开，田无畏已无法兼顾两人。

两个年轻的黑衣人，未说一句话，但窄剑忽扫忽点，攻势却极为凌厉。

田无畏施出了突穴斩脉的手法，紧贴在一个黑衣人的身边，使一柄长剑，无法发挥出威力。但另一个人的窄剑，却如灵蛇的刁钻穿刺，几乎不顾同伴的安危，攻向田无畏。

洪承志看了一阵，道：“白兄，奇怪啊！他怎么不亮出兵刃封架，一味闪避，兄弟去替他下来。”

白天平一把拉住了洪承志，道：“洪兄，不可造次。”

洪承志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那师兄，一身武功，在小弟之上，决不在小弟之下，他这样不肯硬拚，必有原因，洪兄当可看出，那贴身相搏，比之亮兵刃封挡敌势，要困难得多了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兄弟想不通，为什么不能用兵刃封挡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看那窄剑上有些古怪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你是说剑上那一截不同的颜色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颜色既是不同，自然是有些古怪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怎么说法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剑尖处有一截颜色不同，自然那一截是经过淬毒了。”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如是这么简单，我那师兄，岂不早已亮兵刃了吗？”

两人交谈之间，黑衣人一剑刺向田无畏的前胸。

田无畏已抓住了另一个黑衣人的右腕，挥剑一挡，双方交触在一处。

但闻啪的一声，两柄窄剑撞在一处。前面那一截颜色不同的剑尖，突然碎裂，化成了片片飞芒。

白天平虽然觉得这窄剑有些古怪，但却没有想到，这截剑身，竟然会暴成一片飞芒，不禁失声而叫。

两个黑衣人，在飞芒激射下，同时身中数片。同时，撒手丢了窄剑，倒摔下突岩。

田无畏在挥剑封挡另一柄窄剑时，人已躲在了那黑衣人的身后，躲过了一劫。

眼看两个黑衣人的身子跌下突岩，他才长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厉害，厉害。”

突然飞身一跃，闪入洞中。但闻铃声破空，划过了突岩。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田兄，没有伤着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只要中上了一片，人就立刻死亡，伤着了还能和兄弟说话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可怕呀！可怕，完全是同归于尽的打法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那窄剑叫做碎心剑，用剑的人，被称作敢死剑

白天平道：“唉！如非师兄早明内情，只怕小弟和洪兄，都难逃这一动难。”

田无畏道，“我最担心的事，就是这一批敢死剑手，想不到，他们竟真的来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田兄、施用碎心剑的敢死剑士，共有多少人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好的是这批人不多，总共有十三个人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十三去二，还有十一个人，如是他们一个拚一个，也还罢了，怕的是他们在群殴、搏杀之中，突然出现，震裂碎心剑，不知要伤到多少人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他们的用心，也是如此了，准备在群搏、混战之中，派出敢死剑士，一举间，伤了咱们很多人，但我未想到他们竟然如此的沉不住气，对我们也派出了敢死剑士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暴露一下这敢死剑士也好，使我们多一份警惕之心，问题是，咱们要如何才能把这消息传出去，使丐帮中人，有所准备？”

洪承志突然长长叹一口气，道“江湖上原来还有这样多的麻烦，看来，一个人的武功高强，也不是无往不利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洪兄说的是，武功要佐以机智，才能使武功发挥出很大的作用，以洪兄而言，就算十三个敢死剑手，全部出手，围斗你洪兄一个，但也未必能把你洪兄击败，现在，他们只要派出一个人，就可能和你洪兄同归于尽了。”

田无畏望了望洪承志一眼，口虽未言，但神情间，却流现出不信之情。

好在洪承志没有发觉，白天平缓行一步，拦在两人之间，道：“田兄，我们现在应该如何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咱们连伤了两个碎心剑手，当可使他们震惊一下，对我的背叛天皇教，更使教主震怒异常，所以，他忍不下去，如是我推断的不错，他们此刻，也还在商量对付咱们的办法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们会不会再遣派高手，攻上突岩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天皇教主决不会就此善干罢休，他忍不下这口气，也不愿在他的属下面前，丢这个人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此地存粮，足可供咱们一段时间食用，如是咱们凭仗这一

片险地固守，可以使他们多遭伤亡，问题是，很多消息，咱们必须要传出去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咱们闯出去如何？”

田无畏摇摇头，道：“不容易，他们集于此地的高手，不下数百位，何况教主和教中几位顶尖人物，都在此地，一旦被他们困住了，脱困不是易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田兄之意，可是要咱们长守此地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这地方，自然也无法长守，要离开，也要在入夜才行，而且，还得有一番详细的计划……”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不瞒兄弟说，在这断崖下面，小兄还布置了一支伏兵，但在天皇教高手云集之中，这些人，很难发挥作用，如是夜暗之中，声东击西，必可扰乱他们的布置。”

目光突然转到华副教主身上，道：“华大夫，你本是一代名医，犯不着置身于江湖是非之中，如是咱们能离开此地，定然放你离去，埋名隐姓，远避他乡，以你精湛的医术，不论行向何处，大概都可以找一口安稳的饭吃吧！”

华大夫苦笑一下，道：“阁下可是觉着我很留恋这个副教主的位置吗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我瞧你很留恋这个副教主位置。”

华大夫道：“我妻女老母，都在他们手中，我这个副教主，只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罢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为人如何？是否值得相信，你该已从咱们的谈话中听出来了？”

华大夫点点头，道：“看来，诸位都是英雄人物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英雄人物，倒不敢当，不过，咱们说过的话，一定算数。”

华大夫道：“阁下的意思是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愿不愿意跟我们走，咱们决不勉强，不过，咱们希望你华大夫，能够据实回答咱们一切问话。”

华大夫道：“你说吧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对付玄支下院的剑士的药物，是不是经你手配制？”

华大夫道：“药物早经配好，由在下手中发出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有没有早经配制好的解药？”

华大夫道：“有，不过，那配制好的解药，不在华某处收存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谁正谁邪，谁好谁坏，你已经看的很清楚了，是吗？”

华大夫点点头。

白天平道：“那解药收存何处？”

华大夫道：“教主那里，解药共有一百粒，都是对症之药。”

白天平一皱眉头，默然不语。

田无畏道：“华大夫医学精博，是否能够自行配制解药呢？”

华大夫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可以，这里有很多种毒丸，毒毒相克，可以配出一种解药，只是还缺少两味药引，此地无法取得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很难找的药吗？”华大夫道：“不难，是两味很普通的药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好！大夫有此一念，救了数十位武林中的正义剑士，功过

足可相抵了。”

华大夫摇摇头，道：“我只怕不能和诸位同行了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华大夫道：“一则，在下和诸位同行，可能牵涉到我家人的生死；二则，我的武功不足以自保，万一在途中发生了意外，岂不是前功尽弃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么大夫有什么高明的办法呢？”

华大夫道：“最好的办法，那就是我把解药配好，交给你们，届时，你们找来药引，就可以给他们服用了。”

白天平心中暗道：“你如是下了一剂催命药，我们岂不都要变成凶手了？”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配好成药带上，那是最好不过，但药归药，人归人，大夫非去走一趟不可了。”

华大夫道：“如是途中遇险，在下身遭不幸，那将如何是好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们尽全力保护你的安全，如是你非死不可，那也是没有办法，如是不幸，咱们都死了，那是皇天无眼，谁也不能怨谁了。”

华大夫道：“看来，你们是不太信任我了？”

白天平笑一笑，道：“目下情势，变化万千，咱们相交不深，我想信任你也没有法子信任你了。”

华大夫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只有随你们去安排

田无畏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华兄，白少侠他们是正人君子，兄弟可是出身天皇教，他们下不得手的，我可以下手，他们做不出的事，我能做得出来，华兄如是想给兄弟我耍花招，那就别怪兄弟手下无情。”

华大夫垂下头去，默然不语。

铁成刚冷哼一声，道：“白兄弟，这小子靠不住，咱们先打断他两条腿。”

华大夫脸色一变，不自禁的向后退了一步。

白天平右手一探，扣住了华大夫的脉穴，道：“大夫，告诉我们，带些什么药物，丑话说前面，咱们一起死了，那没有话说，如是被我们冲过险区，到了玄支下院，你指明带的药物少了几样，无法配制解药，那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了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那一刻，杀你一千刀，还不让你死。”

华大夫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我告诉你们带哪些药物。”

田无畏、洪承志留在洞口，白天平、铁成刚、伍元超、彭长家，都一起随着华大夫，行入后洞。

在华大夫指点下，铁成刚和伍元超，把应用之物，打成了两个小包袱。

这两个包袱中，各分装所有需用的药物，只要有一个能带入玄支下院，找到两味药引，就可以配制解药。

白天平为人细心，分散药物之后，又要那华大夫说出配方。

铁成刚手执破山刀，怒目而视，这对华大夫构成了很大的威胁。

白天平一连问了三次，才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华大夫，你非江湖人，

我们本不愿以对江湖人物的手段对付你，但现在，情形好像是有些不行了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第二十五 回协力突围 说服娇娃

华大夫也神情庄严地缓缓说道：“阁下什么事？”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告诉三次配方，每次都不相同是何用心？”

华大夫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都不同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阁下可要我背出来给你听听？”

华大夫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一共三十八种药物，你都能记得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用心听着。”口齿启动，连续说了出了华大夫三个不同的配方。

华大夫脸上流现出敬佩之色，道：“阁下果然是高明得很，佩服，佩服。”

白天平道，“大夫，这三个配方，全都是假的吗？”但闻两声厉啸，传了过来，转头看去，只见洪承志手执长刀，鲜血由刀上滴下。

原来，又有两人飞上突岩，洪承志拔刀击出，一刀把两人腰斩四截。

田无畏从未见过如此凌厉的刀法，像电光一样，只一闪，人已横尸刀下，不禁看的一怔。

他很想开口问问洪承志，这是什么刀法，但话到口边，又咽了回去。

华大夫叹口气，道：“何玉霜才慧绝伦，过目不忘，能熟记老夫讲过的每一种药物，但阁下之才，似在何玉霜姑娘之上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华大夫，天皇教作恶多端，大夫似是用不着再帮他们了。”

华大夫道：“不错，天皇教确实不好，不过，他们待我不错，再说，我也不能拿着妻女作为赌注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……”

华大夫苦笑一下，接道：“白少侠，我无法帮你们的忙，我立过重誓，这一生决不背叛教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大夫，你……”

华大夫叹口气接道：“我要去了，不过，我可以指点你们一条路，何玉霜可解他们之毒。”突然闭目，口鼻中涌出鲜血。

白天平左手抓起华大夫的衣领，右手一掌，按在华大夫的背心之上，一股内力，直透内腑。

强劲的内力，逼住了华大夫发作的毒性，也托起他一口将要散失的真气。

白天平沉声道，“大夫，你……”

华大夫接道：“我口中早含有致命的毒药，天下没有解它的药物，我应该早死，但我很怕死，所以，我尽量在拖延时间……”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你太聪明了，我发觉诡计难逞，更不愿身受苦难。”

铁成刚大声叫道：“你配这些药物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

华大夫道：“半真半假，我无法再说了，就算我现在真的希望告诉你们，我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”

铁成刚叹口气，道：“你这不是坑人吗？”

华大夫道：“天皇教中用毒高手很多，但我是首座，承我衣钵，能够配制解药的。只有一个何玉霜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她是你的弟子吗？”

华大夫道：“不是，但她很聪明，学习配毒，和你们练武功一样，想学到某一种至高的境界，不是人人都可以办到，需要一种很高的智慧才行……”

吐出一大口黑血，接道：“何玉霜很聪明，我不愿这一手配毒的本领失传，所以，就传给了她。”言罢，双目一翻，气绝而逝。

这毒性太强烈，就这一阵工夫，华大夫的脸色，已然变成了一片紫色。

白天平放下了华大夫，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真是善泳者死于水，像他这种配毒、用毒的高手，竟然死在自己配制的毒药之下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咱们替他分了这半天的药物，敢情都是假的。”

白天平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带上吧！我想这些药物还有用处，至少，对天皇教的影响很大，他们一时间，没有毒物耍了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可是，也无法救玄支下院的剑士们。”

白天平叹道：“何玉霜，何玉霜，怎生想个法子，把她生擒，带她配制解药。”

田无畏摇摇头，道：“办不到，兄弟，何玉霜武功成就不在你我之下，更难得的是，她的飞铃手法，就算咱们能把她诱入埋伏，也无能收拾住她。”

白天平缓步向外行了几步，道：“那何玉霜和天皇教主之间，是什么样一个关系？”

田无畏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密切，但决不是父女关系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其实，何玉霜和教主之间，虽然有些关系，不过，这些关系还无法掩盖两人之间的仇恨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他们之间有仇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是的，只是这件事知道的人太少，连何玉霜本人也不知道，整个天皇教中人，也不过三五个人知道罢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彭兄，就是三五个人之一了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不错，所以，我一直明白自身有一种可怕的危险，有一天，我会被天皇教主灭口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，天皇教主和何玉霜之间，有些什么仇恨，还望见告，这对玄支下院的剑士，帮助太大了。何玉霜如若相信了天皇教主是她的仇人，定然会帮忙解救玄支下院剑士们的危难。”

彭长家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何玉霜生性很冷傲，咱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近她，而且，也不可能使她静静地听我们述说经过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只要晚辈能知晓内情，还可有机会说给她听。”

彭长家双目盯注在白天平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忽然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和何姑娘相处得不错吧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们见过几次面，也动过几次手。”

彭长家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只是几个人知道的秘密，也只有天皇教主的亲信，参与其事，我虽然追随天皇教主的时间很久，也曾被他列入亲信的人物，但一则受我本身的条件限制，二则，我觉悟的太早，所以，到现在也只混到一个总巡主的身份，也正因为我在教主的亲信中，是武功较差的一个，但也因此，保全了性命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的意思是……”

彭长家道：“因此，我没有被派加入暗杀何若天夫妇的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何若天是……”

彭长家道：“何玉霜的父亲，那时，何玉霜已远离父母的膝下，随他的师父学艺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何若天夫妇被杀的事，难道何玉霜就一点也不怀疑吗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那时候她太小，不过五六岁吧！何况，教主那次下山，计划的周密无比，别说是何玉霜那点年纪，就是第一等老江湖，也瞧不出什么，更妙的是，当时，他摆下了很多鲜明的物品，使得何玉霜有着很深刻的记忆，当时，又不点破，使得何玉霜年纪渐长，逐渐由记忆中发出疑点，不停的追索下去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追索下去，追出些什么事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追出些杀害她父母仇人的身份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是些什么人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都是些江湖上的名人，但都是正大门派中人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是天皇教主的安排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是的，那是一种嫁祸的安排，何玉霜一步一步的追，天皇教主也一点一点的透露，就这样也使得何玉霜姑娘内心充满着仇恨、杀机……”

白天平急急道：“何玉霜可是杀了不少的人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说起来，这倒也是很奇怪的事了，在下一直听说着何玉霜要报仇，但却一直没有听说她杀过什么人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为什么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这中间的内情，我就不太明白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，何玉霜身侧有一位五旬左右的老妪，武功十分高强，不知是什么人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你说是那位吴飞娘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错，那位姓吴的老妪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那位吴飞娘，不知是什么个出身，何姑娘一出现，她就一直跟在何姑娘的身侧……”语声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对何姑娘的事，在下只知道这么多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，“够了，多谢彭老的指教。”

彭长家笑一笑，道：“白少侠，咱们现在应该如何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原来的打算，咱们准备等到天色入夜之后，突围而去，但目下情况变化，咱们又不能不改变主意了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白少侠，可是准备要见见何玉霜何姑娘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错，为了玄支下院中数十名第一流的正义剑士，咱们非得一尽心力不可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白少侠如何安排？”

白天平目光转到田无畏的身上，道：“田兄，咱们要如何安排？”

田无畏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准备现在去呢？还是晚上去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天色入夜，固然是行动方便一些，但咱们到哪里去找何姑娘呢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问题就在这里，现在固然可以看到她，但这中间的重重阻难，只怕是很难渡过……”

白天平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，“情势迫人，在下不得不冒险一试试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你试图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想法子接近一下何玉霜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你要生擒她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这么多高人维护之下，自无法生擒她了，在下只想传一个信给她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约一处会面的地方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错，不过，最好是只能让她一个人知道，别让那吴飞娘和她的从婢知道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兄弟，有把握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没有，不过，我自己想一想，应该有几分希望。”

田无畏望望天色，道：“如是兄弟心中有一半把握，咱们现在就应该中出去了。”

洪承志向下瞧了一眼，道：“看来，他们似乎已不准备再攻

田无畏道：“适才洪兄那一刀把他们震住了，天皇教主，也觉着事非寻常，遣人上岩，只有使他们送命的份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所以，他们改变了作法，准备把咱们生生困死此地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天皇教主不会是这样容易气馁的人，咱们的力量，固然使他们大出意外，但这暂时的平静，只是他在召集部下研商对策的空隙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至少，咱们使天皇教集中于此的精锐暂时无法抽人别用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此刻也是咱们突围离此的大好机会。”行近突岩，向下望去。

白天平、洪承志都跟了过来，分立在田无畏的两侧，向下瞧去。只见悬崖之下围集的人手，都已经向后撤走七八丈远。那三顶正对突岩的小轿，已然不见。吴飞娘和何玉霜，也失去了踪影。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田兄，糟了，何玉霜也不见了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看来，那位何姑娘在天皇教中也很重要，所以，她也会参与机要的会商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如是无法见她之面，玄支下院中的剑士，就无法获得解药了。”

只听彭长家叹口气，接道：“我在想，是不是天皇教主因在下的叛变，而心中动疑，先下手为强……”

田无畏接道：“你是说，他对何玉霜姑娘下手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照他的为人而言，他自然不会就此罢休。”

白天平心中一动，道：“田兄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咱们可要赶：去助她一臂之力？”

田无畏摇摇头，道：“就算咱们要为她帮忙，也不是现在能帮得上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要如何才能帮得上忙呢？”

田无畏想了想道：“天皇教主，早已把自己完全神化起来，这时候，众目睽睽，他决然不会伤人，但如到天色入夜，那就很难说了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突然回头望着白天平，道：“小兄没有和何玉霜动过手，但我听说她武力很高，可惜一直没有和她动过手，兄弟和他试过招法，不知她高明到什么程度？”

白天平点点头，道：“武功不错，功力招法，都和小弟在伯仲之间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真有这么高明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的，田兄可是觉着兄弟的话，有些夸张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兄弟，真要能在功力、招法上，和你平分秋色，就算是天皇教主想杀她，也不是那样简单了。”

白天平精神一震，道：“怎么？你是说，天皇教主比我们的武功，并非是高明很多，是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一个人的武功，到了某一种境界之后，就要面临到一个人体能的极限，除了师父那等人物，已超越体能的极限的修为之外，当今之世，只怕很难再找出超越体能的极限人物，所以，何玉霜如能和兄弟你的武功相若，天皇教主就无能杀害她了。”

白天平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这个就……”突然脸上一红。住口不言。

田无畏接过话题，道：“为了救助玄支下院中一批优秀的剑士，所以，咱们不得不想法子冒险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要田兄设计一下了，咱们应该如何去突围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咱们要想法子见到何玉霜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如若咱们把实力分散，就算见到了何姑娘，也没有办法接近她的身侧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田兄的意思是……”

田无畏道：“咱们几人集中在一起，如是一旦遇上天皇教的拦截，咱们可以分头拒敌，那就给你一个机会，去见见何姑娘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

“记着，你要想法子暗中通知她，不能让别人听到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一点，小弟明白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好！各位请准备一下，咱们立刻行动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田兄，要不要分配一下各人的位置，和拒敌方法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自然需要……”目光一掠洪承志，接道：“洪兄刀法绝世，请站正面的方位……”目光又转到伍元超和铁成刚的身上，接道：“两位还能撑下去吗？”

铁成刚道：“你只管吩咐，咱们已大部恢复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好！那么两位就请分守左右翼。”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兄弟，你和彭老走在中间，能不出手，最好保持着体能，接近了何玉霜时，你就全力杀出，设法子传出心声。”

白天平点点头，道：“小弟遵命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我居中接应，咱们不能和他们停下决战，不能动逞强好胜之心，要边战边走，找敌人最弱的地方攻袭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田兄，小弟很担心一件事……”

田无畏道：“飞铃，是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错，咱们这等布置，正是飞铃发挥威力的阵势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据我所知，天皇教主也练了一种暗器，但不是飞铃，擅长飞铃的人，似乎是只有一个何姑娘，兄弟，我了解你的为人，你心中有上五成把握，大约只说三分话，所以，一看到何玉霜，你就越众而出，迎向她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试试看罢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另有一件，在下向诸位提供一二浅见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我觉着，咱们应除去脸上所有的伪装、面具，堂堂正正的以真正面目见人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田兄说的是。”

铁成刚、伍元超、白天平、洪承志，全都取下了面具。

彭长家叹口气，道：“今天我不是死亡，就是新生。”也除下了脸上的面具。

洪承志豪气振发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洪某人初入江湖，就遇上这样的大搏杀，也算赶上热闹了。”

白天平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是一场大劫难，不论胜败如何，对江湖、对人生，都是一场很大的悲哀。”

洪承志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白兄，话是这么说法，但如没有一点豪壮之气，那岂不是未战就先胆怯了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兄弟，这位洪兄说得不错，咱们如若没有一点豪气，又怎能对付这样的群匪围攻大战呢？”望望天色，接道：“现在，咱们可以走了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洪兄，咱们冲向东南方位。”

洪承志一点头，道：“诸位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铁成刚、伍元超齐声应道：“都好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可以冲下去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慢一点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白兄还有什么高见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蛇无头不行，鸟无翅不飞，咱们得推举一个人，主持大局，才能运用自如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田兄，熟悉敌情，该由田兄主持其事。”

田无畏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洪兄如此说，兄弟也不推辞了，咱们下去吧。”

洪承志一提气，飘身而下。铁成刚、伍元超、田无畏、白天平、彭长家也紧随着飘身落下突岩。

围守在突岩下的天皇教中人，都已撤退到七八丈外，做梦也未料到，田无畏等竟然会冲下突岩。只听一阵竹哨之声，传入耳际，原来席地而坐的人，突然挺身而起。

洪承志手执长刀，直向正南方位上奔了过去。

他动作奇快，四五个手执兵刃的大汉，还未排成阵势，洪承志人已冲到，长刀一挥，惨叫声中，有两人摔倒在地上。他刀法凌厉，未让对方阵势布成，已然挥刀冲过。

伍元超、铁成刚，布守两翼，长剑和破山刀并起齐出。借洪承志攻出刀势的余威，伍元超剑伤一人，铁成刚也活劈了一个大汉。

一接触，眨眼间，死伤了天皇教中四人，一行人已疾快的冲了过去。

但这一阵工夫，天皇教也用竹哨传出了消息。但见刀、剑在日光反射下，闪起了一阵阵的寒芒。四面八方，十几行天皇教中的人手，直奔过来。

洪承志目光一转，发觉围来的人手，至少有百名左右。

这些人中，有一行穿着很特殊的衣服，奔行的速度，也比别人快速很多，一转眼间，已由数十丈外，奔行到几人的身前。

田无畏沉声道：“停下来，不击杀这批杀手，咱们很难过去，他们会像冤魂一样，紧追不舍。”

洪承志一收长刀，停下了脚步。不待田无畏吩咐，铁成刚、伍元超，立刻站到了自己的方位，一左一右。

这本是一个向前奔冲的阵势，但如停下来拒敌，那就有一个很大的漏洞，四个方位中，只有三个方位有人。彭长家迅速的还补了后面的空隙。

他长年戴着人皮面具，一旦取了下来，反而觉着有些面目陌生的感觉。

所以，接近他们身侧的天皇教中弟子，竟然认不出他总巡主的身份。

就这一阵停留的工夫，天皇教中人，已有七八十位，围在几人的周围。

大约他们也觉着洪承志的利害，所以，虽然接近到几人身侧，却没有立刻扑了上去，只是团团把他们围住。忽然间，人墙分开，一队衣着怪异的年轻人，越众而出。

这一行有一十二人之多，每人都穿着一身大红色的衣服。

落日幻起了满天红色的云霞，和这十二人的红色衣服，相映成一片夺目的红彩。

红色的衣服，穿在身上，就给人一种刺目的感觉，红得像鲜血一样的衣服，在性命相搏的战场上，更给人一种血的感觉。十二个红衣人，每人都佩带着两件兵刃，一把长刀，和一把短剑。

迅速的散布开来，十二人，把洪承志等布成的方阵，团团围了过来。

但闻咔咔一阵轻响，十二个红衣人手中的长刀，一齐出鞘。

洪承志双目中暴射出冷厉的神光，长刀缓缓举起。

田无畏低声道：“洪兄，且慢出手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田无畏道，“这座方阵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洪兄一出手，方阵的作用，也立刻生出变化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田兄的意思呢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要他们出手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咱们采守势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不错，咱们采守势，洪兄守住前方，那是最要紧的大门……”放低了声音，接道：“洪兄，只要你照顾一方，这些人凶狠绝伦，只管放下杀手。”

洪承志一点头道：“小弟明白了。”田无畏目光一掠白天平道：“兄弟，你也不能闲着，找出可以下手的机会时，就立刻下手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田兄，中间的地方太狭小一些，最好能把这座方阵，扩展一下。”

田无畏打量了一下四面的形势，果然把方阵，向外扩展了很多。

这虽然使地方广阔了很多，彼此之间照应，却也减少了很多。前后左右之间，留下了很多的空隙，自然，那要守在中间的田无畏和白天平把它弥补起来。

这方阵不奇怪，也没有什么玄妙的变化，但却是很实用的一座阵势，你有多大的武功，就可以发挥出多大的威力。这时，十二个红衣人，已然在方阵四周布成了四道冲击的队形。

每一队三个人，每个人都已经举起了长刀。

洪承志、伍元超、铁成刚、彭长家，也都举起手中的兵刃。

白天平居方阵之中，可以从容的打量一下四周的敌人。只见布成四条单行，准备冲击的红衣人，脸色逐渐在变化。由略带苍白的脸色，变成了深红脸色。

血红的衣服，配上一张赤红脸，看上去，给人一种凄厉的恐怖。

突闻一声尖厉的啸声，传入耳际，当先而立的四个红衣人，突然向阵中冲来。

红影一闪，刀光如电射而至。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，双方的兵刃，互撞于一起。

田无畏手中两把短刀，随着侧进的身躯，划出两道寒虹，吱吱两声，把突进的长刀，封架开去。

原来，这方阵最弱的一环，竟然是彭长家，被红衣人长刀突入，几乎冲破了方阵。

伍元超和铁成刚，虽然把敌人全力一刀给封挡开去，但已感觉到对方刀上的压力沉重。

第一波红衣人攻出一刀，未能伤敌，立刻向下退去。第二拨红衣人的长刀，像狂风一样，及时而至。

就这样，十二个红衣人展开猛烈的冲击，他们连绵不绝的进攻，每一个人，只攻出一刀，就转向后面。这是武林中很少有的搏杀，长刀招招落实，而对方又非挥兵刃封架不可。

因为，只要有一个方位的人，移开了身躯，方阵立刻就遭到了破坏。

伍元超、铁成刚，连对二十余刀之后，已感觉双臂酸麻起来。

白天平目光转动，发觉洪承志仗着奇奥的刀法，独守一方，尚有余裕。

彭长家得田无畏之助，亦可稳稳的把住了方位。铁成刚和伍元超，原本应该还能支掌下去，但两人适才恶斗，耗力、受伤，消耗了不少体能，已无法再承受连番的冲击压力。

白天平为难的是分身乏术，无法同时援助铁成刚和伍元超。

他本是极端聪明的人，略一沉思，立刻闪身而出，长剑挥展，接下了攻向铁成刚的刀势，一面沉声说道：“铁兄，快去助伍兄一臂之力。”

铁成刚正感不支，白天平适时而至，接下了强敌刀势之后，长长吁一口气，回头望去，只见伍元超在对方长刀连番冲击之下，已呈不支之状。顾不得停下喘息，大喝一声，挥刀而上。

两个人，轮流接下对方的长刀冲击之势，都获得了适当的休息。这一来，顿时保持了平静的局面。

白天平手中长剑，和对方厚重的长刀对敌，亦感十分吃力，心中不停的忖思着，如何才能取胜对方。他想从对方的刀法中，找出破绽。但这些红衣人，虽然三人一组，连环攻袭，但他们的佳妙配合，却是浑如一体，很难找出破绽。又恶斗了数十招后，白天平才找出了三人合击的刀法中，有一丝可剩之机，当下高声说道：“田兄，咱们要不要杀死这些人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杀。”

他杀字出口，白天平已跃飞而起，暗运内力，贯注剑身之上，滑开了一柄长刀，剑尖正迎向一个疾冲而上的大汉小腹。这是他早已看准的方位，算好了时间，最好的办法，果然是剑未落空。

那向前跃起攻击的第二个红衣大汉，正好撞上了剑尖。由于前面的人，挡住了他的视线，等他看到白天平的长剑时，剑尖深入了半尺多，左右一搅，

红衣人登时肚破肠流。

这当儿，突闻砰然一声大震，那第三个红衣人，竟然撞在了第二个红衣人的背后。

长剑刺穿第二人的后背，扎入了第三个红衣人的前胸之中。三尺青锋，活活穿着两个人，白天平不得不一松手，丢下了长剑。

这时，白天平忽有所觉，这般人的心智和武功，极不配合。至少，那第三个红衣人，不必再为此牺牲。

就在他心念转动之间，另一个红衣人，却悄无声息的欺了过来，一刀刺向了白天平的左肋。

田无畏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急急叫道：“兄弟小心。”

白天平心中警觉时，已自不及，匆匆一吸气，硬把左肋移动了一寸。

虽只有一寸之差，但已经避开了要害，刀过左肋，肌裂皮绽，鲜血淋淋而下。

但从表面上看，白天平伤的不轻，事实上，除了未伤着筋骨之外，伤得的确很重。

白天平一转身，人已欺到了那红衣人的怀中，左手一记“飞杵撞钟”，蓬然一声，击在那大汉前胸。这一拳伤后击出，力道仍十分强大。

但闻那红衣人啊呀一声，身子摇摇晃晃，倒了下去。

原来，这一掌，击中心脏，震断心脉，直待倒在地上之后，七窍才涌出血来。

田无畏短刀飞舞、进攻红衣人，一面说道：“兄弟，不可太逞强好胜，快些想法子敷药止血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大哥，兄弟只是一些皮肉之伤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你伤的不轻，血染半身，不要太任性，快些调息。”

白天平回顾了一眼，发觉半身衣服尽为鲜血染湿，也不禁心头骇然。一面运气止血，一面取出身上的刀伤药，包起了伤口。

奇怪的是，另外三个方位上的红衣人，明明看到，这面一个很大的空隙，却似视若无睹一般，没有一个人肯填补过来。

白天平包好了伤势之后，伏身由两具尸体上抽出了长剑。

忽闻洪承志大喝一声：“杀！”刀光连闪，三个红衣人，一瞬间，已被腰斩六段，横尸刀下。

没有人看清楚那是什么刀法，只觉它快如一抹突然而至的闪电，心生警觉，已然斩腰而过。

田无畏眼看着两人，都已斩去强敌，手中的短刀一紧，施出了一路怪异的刀法，一面传音对彭长家道：“彭兄，用手中长剑，刺你右面的空档，兄弟替你拒封来敌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好！”呼的一剑，刺向右面空档。

妙的是，红衣人中之一，突然身子一转，正好撞上了彭长家的剑尖。

彭长家长剑一挺，洞穿了那红衣大汉的后背前胸，田无畏快刀如闪，也削去了一个人的脑袋。

十二个红衣人，片刻间，死去了大半，联攻的威势，立刻大为减弱。尽管减弱，但余下的红衣人并未停下。

田无畏沉声说道：“兄弟，把他们一齐搁下。”喝叫声中，双刀又刺倒了一个。

白天平、洪承志，刀剑毒招频施，片刻间，十二个红衣人尽都死于几人的刀剑之下。

围在几人周围，不下百位以上敌人，但却没有一个人出手相助。

直待十二个红衣人全数死去，才响起一声阴沉的冷笑，道：“田无畏，你真的敢背叛本教吗？”

不知何时，三顶小轿，已然无声无息的出现在几人身前一丈开外，拦住了几人的去路。声音由正中一顶小轿中传了出来。

田无畏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是教主，恕在下手执兵刃，不便见礼了。”

白天平很想看清楚那位天皇教主是什么样子，但那轿上垂着一重厚厚的垂帘，无法看到轿中景物。

只听那居中小轿中，又传出那冷厉的声音，道：“田无畏，很多人都告诉我你靠不住，要我早些把你除去，但我念你一身武功，成就不易，而且，人又极富才智，想不到，你仍然是背叛了我。”

田无畏肃然说道：“这些年来，我已经为你做了不少的坏事，心负愧疚，手沾血腥，我谈不上背叛你，只能说我觉得悟了，但匆匆十余年，已不知铸下了多少大错……”

轿中人大声喝道：“住口。”

田无畏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为什么？我既然觉悟了，回头是岸，也不会听你大吼，老实说一句话，天皇教中弟子，只要他们神智是清醒的，又能够自主，谁会真正听你的话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！胆大妄为，今日如不能把你处以教规，对本教的声威影响太大了。”

田无畏吸一口气，道：“教主最好能自己出手，但不知你是否有此豪气？”

轿中人冷冷说道：“田无畏，你还不值得本教主亲自出手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教主如不出手，但总要有一个出手的人吧？”

但闻居中小轿传出声音，道：“劳请崔老出手一次，生擒叛徒，以教规处置。”

右面小轿，软帘启动，一个白髯垂胸的老者，缓步行了出来。这老者生像很怪，个子不高，脸色铁青，稀疏几根头发，但一部白髯，却飘扬前胸。因为他个子太矮，看上去，那长垂的白髯，几乎已垂到了小腹之上。

但最奇怪的是那老者的一双手臂，长过双膝，十个手指，又黑又长，而且，都留着很长的指甲，那指甲都卷在了一处。他穿着一身黑色服装，也不

知是什么材料做成，闪闪生光。

这时，正是晚霞已尽，黄昏将至的时刻。

黑衣老人望望十二具横躺地上的尸体，道：“很难得，能够一举杀死十二个魔功训练下的本教弟子的高手，这世上还很难找出几个人。”

白天平已包起伤势，敷过药物，正在闭起双目调息。洪承志身躯一横，拦在了白天平的身前。

黑衣老人行到离几人七八尺处，就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哪一个和田无畏？”

田无畏吸一口气，缓步行了出来，道：“在下便是。”

黑衣老人双目闪起两道冷芒，盯注在田无畏的身上，道：“你是本教中的弟子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不是，只能说在下是天皇教主的合伙人。”

黑衣老人点点头，道：“好狂妄的口气，单是这一句话，就该处死了。”田无畏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在天皇教中是什么身份”黑衣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是专管清理叛徒，处以门规的人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在下在天皇教中时，怎么从未见过阁下。”黑衣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用不着套交情，你自己束手就缚呢？还是要老夫动手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在下不会束手就缚，江湖上本就是合则留，不合则去，在下加入天皇教，为教主立了不少汗马功劳，如今在下要去了，教主竟遣阁下来杀我，等阁下一旦要离去时，教主只怕也一样不会放过阁下的。”

黑衣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想挑拨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在下说的是事实。”

黑衣老人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你说完了没有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说完了。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可惜这付身手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嗯！阁下的意思是……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因为你就要死了，老朽要杀你。”

田无畏已确定难免一场恶战了，仰天大笑三声，道：“在下自入江湖以来，虽然也曾身经几次凶厉的搏杀，但还未曾逢过敌手……”

黑衣老人冷哼一声，打断了田无畏的话，道：“今天，你很幸运的遇上了。”

田无畏看那白天平运息仍未醒来，心中暗道：“拖延时间，对我们似乎是利多害少了。”心中念转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在未动手之前，很难说，咱们是鹿死谁手。”

黑衣老人叹口气，道：“是你！田无畏，不信，你可以试试了，天包愈黑，对老夫愈是利，你不用拖延时间了。”田无畏道：“为什么天黑之后，对你有利？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老夫练成了夜光眼……”声音一变，接道：“田无畏，老夫不但给了你警告，而且，也给了你充分的时间，现在，你小心，老夫出

手了。”右手一探，疾向田无畏衣领上抓去。

田无畏一吸气，退后三尺，避开了一抓。哪知黑衣老人的右手，如影随形一般，紧追着田无畏的身躯移动，有如附骨之蛆，挥之不去。

田无畏在身躯移动中，连换了五种身法。但五种身法，都无法摆脱那双魔手。

暗暗吸一口气，田无畏突然停下了脚步。脚步停下，右手的短刀，已由胸前翻起，护住了前胸。

也许是刀势太慢，或是田无畏计划未周，只觉衣领一紧，咽喉要穴一麻，身躯向旁侧摔去。他身躯麻木，无力闪避，这一跌被摔的十分结实。

这时，天色太暗，洪承志几人只觉出田无畏被人摔了一跤，都未看清怎么摔的。

洪承志突然一横长刀，道：“在下领教。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可以，但你要报名上来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在下洪承志。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好！你出手吧！”

但闻一声大喝道：“慢着，咱们还未打出一个结果。”

洪承志转眼望去，只见田无畏不知何时，已挺身而起，短刀平架胸前。

黑衣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很好！你能借老夫一摔之力，震开被锁的穴道，倒也算得高明人物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阁下能练成附影掌法，使在下大开了一次眼界。”

黑衣老人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认识附影掌法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认识附影掌法，也算不得什么大事。”黑衣老人道：“但在武林同道，能够知道这附影掌法之名的人，老夫还未遇到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今天，你遇上了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听说那附影掌法，练到了至高的境界之后，它本身就完全没有了招术变化，一切都依附在对方的掌势变化之上。”

黑衣老人听人和他谈起附影掌法，心中似是极为快乐，忘记了出手对敌的事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这附影掌法到了相当火候之后，不但没有了自己的招数，身法也随着对方转动，那才是炉火纯青的境界。”

两人大谈武功，似乎是已忘了敌对之事。

田无畏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阁下的附影掌法，到了什么火候？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老夫这掌法，大约已有了七成火候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七成火候，那已是很大的成就了。”黑衣老人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还得数年之功，才能上窥奥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七成火候，已算登堂入室了，只要下点工夫，不难步入大成之境。”

黑衣老人突然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可惜呀！可惜，为难啊！为难。”

田无畏道，“可惜什么？又为难什么？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可惜咱们谈的这样投机，但在下却又非要杀你不可，这不是很为难的事吗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但咱们谈的这么投机，老夫实在不忍杀你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说的不错啊！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老夫倒想起了一个办法，不知你是否答允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说说看吧！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你回天皇教中，由老夫在教主面前替你求情，不再惩罚你就是，而且，把你拨入老夫手下听差，以后，咱们就可以畅所欲言了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在下也有一个办法。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田无畏道：“你也离开天皇教，咱们常年在一起，岂不是可以无拘无束了。”

黑衣老人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行，老夫不能叛离教主。”

田无畏道：“很可惜的是，我也无法重回天皇教。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看起来，咱们只好分个生死出来了。”

田无畏回目一顾，白天平已由调息中清醒了过来，心中顿感一宽。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，黑的难见两丈外的景物。天皇教人众多，但也只能瞧出黑影在迅快的移动。

彭长家突然发觉了情势有异，急急说道：“诸位小心，快找一个可以存身的地方。”

洪承志、铁成刚、伍元超等，已然缩成了一个小圈子，彼此之间，已可互相的照应，听得彭长家的话，不禁齐齐一呆。

铁成刚一向说话最直接，急道：“找一个存身地方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天皇教的弟子，正在四面移动，他们似乎在争取时间，布置什么阵势，就我所知，有一种专用各种毒砂，毒水的暗器高手，白昼之间，咱们还可以闪避，如天色太暗，目难见物，就算有第一等武功的人，也无法闪避开这等暗器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咱们可以冲出去。”

伍元超道：“但白兄的伤势……”

他心中对白天平，一直有一份很深的歉咎，是以一直存着以死谢罪的心情，无形之中，对那白天平，生出了一种特别的关心。

白天平道：“我伤势不碍事，咱们可以行动了。”

这时，田无畏和那黑衣老人，已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搏杀，但见人影闪动，带起了一片呼呼的风啸。夜暗中，无法瞧出两人搏杀的情形，但只听两人移动身形时带起的疾风，已知双方搏杀得紧张异常。

洪承志叹口气，道：“天色太暗了，敌人众多，真不知向哪一个方向攻

出才对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他们似是已布置妥当了，如不是田兄和教中二老中一人搏杀凶厉，使他们无法施放暗器，只怕他们早已行动了。”

白天平经过这一阵调息后，体能已大部恢复，凝神四下瞧了一阵，道：“洪兄，你看田兄还能支持得住吗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他一对短刀，奇招连出，已把那老小子的攻势封住，三五十招之内，决不会落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正南方三丈外，好像是有不少人聚集于一处。”

洪承志凝目望去，低声道：“不错，似乎是有不少人集在一起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好！洪兄请守在这里，兄弟攻过去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你伤势未愈，还是我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要紧，我已好了大半。”突然一长双臂，一式“潜龙升天”，直飞两丈多高。

散布在周围的天皇教中弟子，似是一直在注意着白天平的举动，看见有人飞跃而起，立刻，响起了几声吼叫。十几道冷芒寒光，突然间，疾射而出，奔向身在空中的白天平。

白天平心中全无轻敌之念，早已有了戒备，一收双腿，右手长剑撒下了一片剑光。

但闻一阵轻微的波波之声，近人暗器，全被剑光击落。

白天平收卷的双腿，突然一伸，头下脚上，直向人群聚集处冲了过去。人还未落地，手中长剑已疾快的施展开来。寒芒闪动中，响起了一连串的惨叫。

白天平长剑有如一道长虹般，射入了群匪之中。夜色掩护下，没有人看清楚，那是什么样的剑法，但却看到了效果。七个天皇教中弟子横尸地上，另有八个人受了创伤。

远处的人，看不到，近处的人，却看得心惊胆颤，魂飞魄丧。

这一剑的威势，连死带伤十几个人，实在叫人害怕。

白天平脚踏实地，横剑而立。但他周围，已然没有一个活人。

活的人，固然是早已跑开，就是身受重伤的人，也爬到了七八尺外。这一剑，简直使死者瞑目，活者亡魂。

白天平目光扫掠了周围的尸体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哪一个还怕死，请上来试试。”他连喝三声，竟然无一人敢出面应战。

白天平仰天大笑三声，举步向前行去。笑声直冲霄汉，有如龙吟一般。原来，他惦记着玄支下院中剑士的生死，心中无限忧愁。借三声大笑，发泄出心中的忧苦、悲伤。

笑声甫落，突见人影一闪，一老一少疾飞而至。

当先一人，手执长剑，身着玄色劲装，正是何玉霜。何玉霜身后，紧随着吴飞娘。

白天平目睹何玉霜突然现身，心中大喜，见吴飞娘紧随其后，又不禁为之一呆。忖道：这吴飞娘紧随不舍，想个法子把她摆脱才成。

只听何玉霜冷冷说道：“果然是你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似乎是早已知在下在此了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只是有些怀疑，想不到怀疑成真，你真是勇敢得很，全不把生死事放在心上。”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可是觉着在下非死不可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能逃不逃，那不是自己找死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觉着能够杀了在下吗？”一面暗施传音之术，道：“何姑娘，在下有要事奉靠，可否找一个无人之处，咱们仔细的谈谈。”

何玉霜突然一扬长剑，刺了过去。

白天平未得回答之言，不知她是否答允，只好挥剑封架。

何玉霜长剑疾变，快如电闪，片刻间，一连刺出了八剑。

白天平长剑挥展，封开了八剑。八次长剑相击之声，太过快速，场外之人，只听到一声金铁交鸣。

何玉霜一面挥剑击出，一面施展传音说道：“往西面走。”手中长剑，展开快攻，一剑快过一剑。

白天平又接了十二剑后，突然，转身向正西奔去。

何玉霜娇声叱道：“哪里走！”一提气，飞跃而起，疾向前面追了过去。

吴飞娘沉声道：“公主，穷寇莫追。”飞身而起，疾追过去。

但闻一阵金风破空之声，一道寒芒，直飞过来。吴飞娘挥杖一挡，寒芒微偏，掠着发边而过。

就这微微一怔神间，白天平和何玉霜两人已奔出七八丈外，夜色中，踪影不见。

白天平疾奔如飞，何玉霜紧追不舍。两人奔雷闪电一般，片刻间已然奔出数百丈外。

虽然，有很多天皇教中弟子，但因何玉霜紧追身后，无法出手拦阻。

不大工夫，两人已奔出了天皇教弟子的布守圈外。

白天平停下了脚步，回过头道：“何姑娘……”

何玉霜收不住脚步，身形一错，越过了白天平，打个转，才回过身子，道：“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白天平道：“在下有事，想求姑娘帮忙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什么事？我能够帮上忙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普天之下，你是唯一能帮上忙的人，只是你肯不肯帮忙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想不到我还有这么重要，你说吧。”白天平回顾了一眼，道：“玉霜，救人要紧，咱们失去玄支下院……”

何玉霜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行，不把话说清楚，我不会去。”白天平急道：“这地方够隐秘吗？如是咱们说了一半，天皇教中人赶了过来，那岂不是一场很大的麻烦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咱们就找个地方谈谈。”

白天平无可奈何，道：“咱们到哪里去呢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随便找个地方谈谈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附近，姑娘比在下熟悉一些，那就有劳姑娘带路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不怕我把你带入陷阱之中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怕，咱们两人之间，必得有一个信任对方才行，姑娘不肯信任在下，在下只好信任姑娘了。”何玉霜没有说话，举步向前行去。白天平紧随其后，转了几个弯子，到了一片草丛之中。

何玉霜道：“这里很安全了，你有什么话说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贵教中一位副教主，擅用药物，管制着贵教所有迷魂药物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有这一个人，他现在何处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死了。”

何玉霜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什么人杀了他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没有人杀死他，是他自己咬破了口中预藏的奇毒，毒发而死。”何玉霜道：“他死去之前，可有什么遗言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说姑娘聪明绝世，已经得他真传，是唯一能救玄支下院中剑士的人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把这些话都告诉我，不怕我出卖你。”白天平道：“在下相信姑娘不会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凭什么这样相信我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只是相信你罢了，说不出什么理由。”何玉霜道：“哼！要是玄支下院的剑士，用不着我帮忙了，你就不会来找我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何姑娘……”

何玉霜道：“告诉你，我不会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数十个天下第一流剑士，就让他们死在奇毒中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与我何干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何姑娘，天皇教的作为，你已经十分清楚，何况，天皇教主还是杀你父母的仇人……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胡说，我义父为什么要杀我父母？”白天平道：“你义父，就是天皇教主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不错，他一直对我很好，为什么要杀害我的父母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件事，彭长家很清楚，姑娘如是愿意听，我们会请他和姑娘谈谈……”

何玉霜道：“谁是彭长家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们贵教中的总巡主。”

何玉霜叹口气，道：“他现在何处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没有跟我来，这个人，不但是贵教中的元老，而且，也

是天皇教主的心腹密友……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他既是我义父的心腹，为什么还会背叛我义父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看得太多了，你那位教主义父，手段也愈来愈恶毒，如是有一点人性的，就不会再追随他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用尽办法，可是想说服我，背叛我义父？”

白天平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在下之言，句句出自肺腑。”

何玉霜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给我一点时间，好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救人如救火，不能拖延太久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知道，你们先回玄支下院中去，我会尽快的赶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论你是否肯答应为他们疗治毒伤，但在下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回信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答应你。”

白天平突然抱拳一揖，道：“玄支下院，乃天下剑士中最精锐的一批剑士，他们身系武林正邪的消长安危。”

何玉霜点点头，道：“不论如何，我都会给你一个答复，我不便留此太久，咱们就此别过了。”

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姑娘，太晚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但见火光一闪，一个身着天蓝色劲装的少年，站在一丈开外。

何玉霜脸色一变，道，“是你！”

蓝衣少年笑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我早就对你有了怀疑，今夜里总算是被我找出了证据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不要误会……”

蓝衣人笑一笑，道：“我一点也不误会，何姑娘，你只有两个选择……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……”

蓝衣人道：“一个是答应我的婚约，一个是听候教主的处置，你必须立刻决定，我们的时间不多。”

白天平手握剑柄，但却忍着没有出手，回头望着何玉霜。

蓝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玉霜，你不用打什么主意，我有两个从卫，形影不离，大概你心中早已明白，他们都停身在一丈开外，只要我出声一叫，他们会立刻施政紧急信花，那时义父会大驾亲到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大哥，咱们慢慢的谈谈好吗？你一身武功成就，并不在我之下，你还怕什么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你的飞铃，听说你最近又练成了几种最难练的手法，对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对我的事知道的很清楚啊！”

蓝衣人道：“不错，很早之前，我都留心了呢！”

何玉霜道：“大哥，这些年来，咱们相处不错，一向以兄妹之礼相待，一下子要改变这种称呼、身份，岂不是太突然了。”

蓝衣人笑一笑，道：“你是收的养女，我是收的养子，义父也从来不避讳这些，这一点，你心中早已明白，再说老人家也早有这份心意，只不过，他没有开口罢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养父不会，如若他真有此心意，早就告诉我了。”

蓝衣人道：“你一直面罩寒霜，好像这世上所有的男人，都欠你三百两银子似的，以他老人家的身份，自然是不会说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大哥，咱们不谈这些了，武林儿女，也不太受世俗礼法束缚，不过，你这样威胁我答应婚约，未免太卑下了。”

蓝衣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玉霜，你觉着我在逼你，是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是……”

蓝衣人道：“如是没有这个逼你的机会，咱们就不能谈这件事，咱们相处数年以来，你每次对我说话，不是低着头，就是仰着脸，我就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还要如此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今晚是机会，所以，你除了答应婚约之外，还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在义父得到消息之前，能把我和两个从卫杀死，不让他传出信花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咱们武功相若，我如何能杀得死你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所以，你只有答应婚约一途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如答应了，你会相信吗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不会完全相信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我答应了有什么用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我知道你的为人，只要你答应了一句话，在心理上，你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约束，自然，你如答应了，也不会再吝惜交换一件信物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想得可是真周到啊，但不知你要什么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你胸前挂了一个翠玉牌……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，我怎么能够轻易送人。”

蓝衣人道：“那只不过是用来作一件信物罢了，日后，咱们成了夫妻，自然是还要还你。”

何玉霜一时间，真还被他缠得没有法子，这人软硬不吃，而且，早已熟思在胸，绝不让步，闹的何玉霜，颇有六神无主之感。

白天平冷眼旁观，只觉插口不好，不插口，何玉霜已显然没有了应付之法。

只听何玉霜低声求道：“大哥，你不能这样逼我，至少，你该给我两天时间，让我仔细的想一想，好吗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我不明白，你准备想什么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从来没有想到，我们兄妹之间，会有这些事，我也没有想到你作哥哥的，竟然会对妹妹存下了如此的用心，这一点，来的太突然了。”

蓝衣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我答应你多想几天，不过，你得答应我另一个条件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说吧！不太为难时，我都会答应你的。”蓝衣人道：“杀了这小子。”

何玉霜回顾了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杀了他？”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动手呢？还是要令妹动手？”蓝衣人道：“玉霜，咱们两人合力出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为什么要拉一个女人出手，不觉得有失风度吗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这是我们兄妹的事，和你阁下无关。”白天平道：“怎么和我无关呢？你们两兄妹，要研究杀我的办法。”

蓝衣人道：“玉霜，咱们联合出手吧！杀了他，咱们就好商量的。”

白天平暗暗提聚了功力，运气戒备，却不再插口多言。他要看何玉霜，如何处置这件事情。

只听何玉霜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大哥，这件事办不到。”蓝衣人道：“舍不得杀他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杀不了他。”

蓝衣人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他武功比我高。”

蓝衣人突然一翻腕，长剑出鞘，寒芒一闪，刺向了白天平。白天平一闪避开，并未还击。

何玉霜道：“住手！”

蓝衣人哪里肯听，手中剑招一剑紧过一剑，攻势凌厉至极。白天平感受到快速剑势的压力，不敢再行托大，唰的一声，长剑封挡对方的攻势。

蓝衣人一口气攻出二十七剑，白天平全都轻巧的化解开去，但仍未还击一剑。

何玉霜脸上是一片茫然无措的神色，望着两人挥剑搏杀，不知如何劝说。

只听蓝衣人冷冷喝道：“玉霜，你如再不出手，我就要他们施放信花，召请助拳人了。”

何玉霜心中陡然间生出了怒火，口中却应道：“好！咱们两人攻他。”突然挥剑进招，连攻三剑。这三剑的猛锐，比之那蓝衣人凶狠十倍，迫得白天平连退带封，才算把三剑躲过。

蓝衣人甚感满意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玉霜，义父常说，你武功成就，比我高明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错。”

何玉霜借攻出三剑的机会，人已闪到蓝衣人的身侧，道：“你怎么不出手了？”

蓝衣人一挺长剑，道：“对！咱们并肩上。”挥手一招“风起云涌”，闪起一片剑芒，攻了过去。但他剑至半途，突然停了下来，身子摇了两摇，摔倒在地上。

原来，就在他起手攻向白天平时，何玉霜陡然出手，点了他的穴道。

蓝衣人道：“霜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何玉霜一伸手，又点了蓝衣人的哑穴，道：“这不能怪我，你逼得我非出手不可。”

蓝衣人哑穴被点，连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急得面红耳赤。

何玉霜叹口气，道：“我本来不想伤你，但你太不知进退了，你平常装的一本正经，才受到我的尊重，想不到你今天才露出狰狞的面目。”

蓝衣人有口难言，就算能舌粲莲花，也无法解说。

白天平道：“他两个从卫现在何处？咱们还未查清楚，你点了他的穴道，岂不是要露出破绽。”

何玉霜双目深注白天平，答非所问地道：“告诉我一件事，天皇教主，真是杀害我父母的仇人吗？”白天平道：“不错，此事出自彭长家之口，十有八九不会假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可以走了，这地方由我来善后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玉霜，玄支下院中有数十位剑士，等你救治。”何玉霜道：“等我查证了我父母的死亡原因之后，再去救玄支下院的剑士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恐怕是来不及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来不及也得等下去。”

白天平怔了一怔，道：“玉霜，你……”

何玉霜突然下了泪来，道：“白兄，别太逼我，除了我能证实我父母确实伤在教主的手中之外，我不能背叛他。”白天平心头震动，大感失望，暗道：在那石洞之中，她对我的表现，似是十分有情，但目下的情形，好像有了很大的转变。但闻何玉霜低声道：“白兄，你可以想法子走了。”白天平道：“玉霜姑娘，在下很失望，也很痛心。”何玉霜道：“快些去吧！我想他们会很快的找来此地。”白天平有些黯然，也有些凄凉地望了何玉霜一眼，道：“女人的心，海样深，真叫人无法预测啊！”

何玉霜低声道：“你最好委屈一些，走得隐秘一点，别让人瞧出了你的去向、破绽。”

白天平未再多言，一伏身，疾窜而去。

望着白天平远去的背影，何玉霜忍不住举起衣袖，拭去眼眶中涌出的泪水。

低头看去，只见那蓝衣人闭着双目，躺在草地上，显得很安详。

轻轻叹一口气，伸手解了蓝衣人的哑穴，何玉霜缓缓说道：“大哥，你都看到了。”

蓝衣人道：“嗯！我看得很清楚。”何玉霜道：“小妹应该如何呢？”

蓝衣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什么事应该如何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这么看来，你并非是真的关心我了，你只是喜欢我的美丽。”

蓝衣人精神一振，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我对你说的话，字字出于肺腑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这话当真吗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如有一字虚假，天诛地灭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他们告诉我，说天皇教主就是杀害我父母的凶手。”

蓝衣人道：“什么？这个，不太可能吧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小妹心中也很怀疑，但他说的活龙活现，小妹不能不信了。”

蓝衣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师妹，如若要小兄说一句凭良心的话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”

何玉霜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大哥觉着有些可能。”

蓝衣人四顾了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可能的很，义父的为人，小兄比较清楚，而且，小兄也听过这一传说。”

何玉霜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也听过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是的，我也听过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真是该死，你能听到了这个传说，为什么我就未听到过呢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这并不奇怪，这件事，任何人都避忌着你，谁又敢告诉你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大哥听说得很详尽吗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经过之情，小兄倒是听过，但详细之情，还不太了解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大哥，是否可以把经过之情，仔细告诉小妹呢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自然可以……”身躯挣动了一下，住口不言。

何玉霜心中明白，一抬手，解开了蓝衣人的穴道。

蓝衣人站起身子，捡起了地上的兵刃，笑道：“师妹，在未谈令尊。令堂被害之前，咱们先谈谈关于咱们的事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咱们有什么事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小兄想知道，你为何心向外人，一下子点了我的穴道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不是他的敌手，而且，他也正要告诉我关于父母被杀的事。”

蓝衣人道：“好！这个小兄信了，还有咱们婚约的事，霜妹是否答应呢？”

何玉霜突然觉着一股怒气，由心中直冒上来，但却强自压了下去，道：“大哥，你如对我是真的有情，这时间，就不该和我谈这些事情，你该明白，我此时的心情，又怎么会谈到个人的事？”

蓝衣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不论你心中多么悲苦，但这件事，非得先决定不可，你要知道，此事的成败，关系着我们的生死存亡，小兄要冒这个险，必得有些代价，是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大哥的意思，可是说要小妹答应了你的婚约，你才肯帮我这个忙，是吗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霜妹一定要这么一个问题，小兄也只好直说了，霜妹如不答允小兄的婚约，只怕是小兄有些为难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好吧，要谈条件，咱们就谈一个清清楚楚。”

蓝衣人道：“对！小兄也是这么一个想法，咱们谈它个清楚，大家才能放开心情，放开手脚，大刀阔斧的施为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能帮助我什么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调查你父母的死因、内情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然后呢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如是两位死去的老人家是我岳父母的话，我自然应该替他们报仇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如是杀我父母的仇人，真是义父教主，你将如何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朋友有远近，亲戚有厚薄，如若咱们的关系密切一些，我自然应该维护你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义父教主的武功，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，合咱们两人之力，也未必是他敌手，何况，他身侧还有二老护法，这个仇如何报法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这诚然是一个问题，不过，师妹是否想到了，你如是一个单枪匹马，那就困难更多了。”

何玉霜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说说你的条件。”

蓝衣人道：“第一，你答应我的婚约，必须要给我一个保证，使我能相信，被人杀害的，真是我的岳父岳母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要我如何一个保证法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这个，要师妹你自己想了，不过，最能使小兄信任的，自然是你的人。”

何玉霜头一晕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蓝衣人笑一笑，道：“师妹不要误会，小兄只是说出内心的话，如是师妹不同意，那又另当别论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这个法子不行，我何玉霜岂是任人轻贱的人，除了正式嫁娶之外，别想碰我一下。”

蓝衣人道：“师妹说的是，小兄太冒失了，不过你总得给我一点保证吧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如何一个保证法，我一直想不出来，还是你自己说吧！”

蓝衣人道：“好！我如说错了，还望师妹不要见怪。”何玉霜道：“不会见怪，你说说看吧！”

蓝衣人道：“既然师妹不愿以身相赐，那咱们就来个形式如何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什么形式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我们先来个花堂行礼，拜个天地如何？”何玉霜道：“拜天地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不错，小兄保证不伤害到师妹，而且还可以立下重誓，在替岳父、岳母报仇之前，决不沾师妹之身。”何玉霜道：“唉！这说法，也不能算不合理。”

蓝衣人道：“小兄提的事，自然是很合理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能不能让我想想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你要想好多时间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总得要两三天吧！”

蓝衣人道：“为什么要这样长的时间呢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因为我要想得仔细一些。”

蓝衣人叹口气，道：“霜妹心中大概明白，咱们没有办法等下去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师兄的意思是……”

蓝衣人接道：“义父耳目灵敏，咱们只怕没法骗过他三四天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如是咱们没有办法骗过他，只怕现在已被他发觉可疑了。”

蓝衣人道：“这一点，小兄可以想法子应付，但霜妹如是不肯给小兄一点保证，这就很难说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大哥，不要这样逼迫我，给我一天时间好么？”蓝衣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由此刻算起十二个时辰内，你给我答复。”

何玉霜无可奈何地道：“好！”蓝衣人果然不再多言，吸一口气，转身而去。

何玉霜目睹那蓝衣人背影远去，突觉心底泛起来一股怒火，忍不住对那蓝衣人的去向啐了一口。

她并未追那蓝衣人而去，也未重回来路，转了一个方位，疾步而去。去的正是玄支下院。

有了一次经验，何玉霜变的更为小心，奔行之间，突然隐入了树后草丛中，默查是否有人在暗中追来。

这一次，没有人再追过来。何玉霜一口气行到了玄支下院的门外。

只听一阵冷笑，道：“臭丫头，竟敢单人匹马的找上门来。”何玉霜目光转动，道：“不要误会，我有要事求见，围墙外不是说话之处，可否让我进入围墙再谈。”

那冷笑声音应道：“只有你一个人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是！如是你们看到了后面有人追来，最好把他杀死。”

那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就让你混进来，何惧之有，你请来吧！”

何玉霜飞身跃入了围墙之中。

只见人影一闪，出来一个满头白发，身着百结鹑衣的老叫化子。

何玉霜打量了那老叫化子一眼，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老叫化道：“老夫袁道。”

何玉霜一欠身，道：“老前辈号称丐仙？”

袁道道：“正是老夫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晚辈久仰大名，今日有幸拜会。”

袁道挥挥手，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别给老夫来这一套，你这丫头，可就是会放飞铃的人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雕虫小技，算不得什么！”

袁道道：“看来，你是个很谦虚的人，说，半夜跑来，要干什么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找人。”

袁道道：“谁”

何玉霜道：“白天平回来没有？”

袁道道：“你要见他，有什么重要的事？”

何玉霜心中有些不耐，但却忍着胸中的怒气，说道：“谈一谈关于这玄支下院中人的生死问题。”

但见人影一闪，白天平疾掠而至，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来晚了一步，未能接待姑娘，望姑娘见宥。”

袁道突然飞身而起，人影一闪不见。

何玉霜目睹袁道消失去的背影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袁老前辈，在江湖上声誉卓著，也是天皇教主心中最畏惧的人物。”

白天平担心玄支下院中剑士的安危，话题一转，道：“玉霜，你此番前来，可是答应替他们疗治伤势了？”

何玉霜摇摇头，道：“还没有。”

白天平大感失望，但却强自控制着激动的情绪，道：“玉霜，那你来这里的意思是……”

何玉霜有些黯然地说道：“不替玄支下院中的道士们医病，我就不能来看你了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们已经感受药物的威胁，内腑中起了某样变化，如若不能及时救治，这一批天下最好的剑士，可能就要断送在药物的折磨之下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自私的只管想你的事，就不管人家心中的痛苦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有什么苦恼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要报杀父母的大仇，又有谁肯助我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区区在下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这话当真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千真万确，如若口不应心，要我不得好死……”

何玉霜气得一跺脚，道：“谁要你起誓了！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，事有轻重缓急，在下希望姑娘，先答应疗治这批剑士，这些人，不但是一股维护正义的力量，也是姑娘报杀害父母之仇的大援，公谊上，你替武林中做了一件大好事，私情上，他们感激你的救命之恩，你想想看，这一股力量，对你的帮助有多大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白兄，你好像快要说服我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句句都是出自肺腑的真诚之言，希望姑娘相信。”

何玉霜叹口气，道：“白兄，疗毒不是一时半刻的事，我们要一些时间，这一段时间，我们无法阻挡天皇教的反击。”

白天平喜道：“玉霜，你答应了！”

何玉霜道：“看起来，我是非要答应你不可了。”

白天平一个长揖，道：“多谢姑娘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天皇教主很精明，我们用药的副教主死去了之后，他也知道我对药物上有了很大的成就，所以，我一旦失踪，他们可能会想到我背叛

了天皇教，一旦他们知道我在玄支下院中，就会想到了我在替玄支下院中的道长们疗伤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们知道了，又会如何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会全力攻打玄支下院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样吧！玄支下院的剑士们，虽有毒发之证，但他们还没有失去抗敌之力，如若情形需要，咱们就分批疗治，留一半抗拒敌人的攻袭，一半疗治毒伤。”

何玉霜道，“别想得这样轻松，如若天皇教真的要全力攻打这玄支下院，就算院中剑士全部动员，也未必能抗拒得住，何况，分出一半人手。”白天平道：“玉霜，我想，我们非得冒险一下不可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我不反对冒险，但冒险也要经过一番算计，如是我们的胜算大，这个险自然是应该冒，如只是一半对一半的机会，也可以咬牙一战，就小妹了解的情况，咱们的胜算，不足两成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玉霜，就算是九对一的机会，咱们也不能坐视玄支下院的剑士们毒发而死，是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是的，所以，我才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只有冒险一试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就算是九对一的冒险，咱们还有一成胜机，那机会由何而来？”

白天平被她说的愣了一愣，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请教姑娘。”问玉霜道：“小妹觉得，那是由精密的算计而来的。”白天平道：“说的是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对天皇教的实力，我有十之七八的了解，但咱们有多大的实力，小妹却是一点也不知道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袁老前辈在此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知道，他是天皇教主最畏惧的人物之一，他老人家在此，对天皇教主，有着很大的震慑作用，但不知除了他老人家之外，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丐帮中人……”

何玉霜道：“有多少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大概有五六十人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是不是丐帮中最精锐的弟子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大概是吧！他们来此的人，都是些高明的人。”何玉霜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些什么身份我不清楚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他们帮主是否在此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这里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位副教主在死去之前，没有告诉你用的是什么药物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这方面的修养不够，但我们已把他收在那山洞中的药

物，拿回来很多，姑娘也许能从那些药物中，找出疗治他们的办法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试试看，运气好，我也许很快的找出办法，解去他们身中之毒，但解毒过程，最怕天皇教全力攻袭，是一齐服药，还是分批疗治，这要看情势才能决定，但事前，咱们必须要有一套安全的布置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玉霜，你说的这么慎重，我们自也不能掉以轻心了，我立刻想法子找丐帮中人来，目前，似乎只有以他们作为主力了。”

第二十六回 妙手解毒 追查真凶

何玉霜望望白天平壁上的纱布，低声道：“你伤的重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算太重，但失血不少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别太逞强，受了伤，就要多休息一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敷过药后，已大见好转，目下情形，也无法让我休息，但我会小心一些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玉霜，我心目中有很多的事情想请教，但此时此情，却叫我无法开口，你也无暇对我多作解释，所以，我只先问一件重要的事情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关于飞铃，它似乎超越了暗器的应有的威力和规范。”

何玉霜点点头，道：“是的！那是因为它构造的精妙，和一种特殊手法，造成它奇异的威力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想来，那构造之巧，定然十分神奇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飞铃的威力，在它制造的精巧，但那种发出的巧劲，如果无人传授，也不是苦练就能有成，而且，这中间也要有一点天份才行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天皇教中，有几个人，会用飞铃这等暗器？”

何玉霜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不多，大约只有三个人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可否见告是些什么人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传授我飞铃的师父，和他的一位晚辈，正式可以用此物的，只有三个人，不过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听说我那位小师妹，除了飞铃之技，不在我之下外，还练会了一种补助飞铃，可以自己出手，也可以由她的从婢相助。”

白天平道，“那定然威力很大了！”

何玉霜点点头，道：“那是迹近神奇的威力了，一只飞铃，已足以使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，为之手忙脚乱，如若真有补助的飞铃，就算是天下第一等高手，也无法避过那飞铃的威力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玉霜，你说说看，那飞铃的威力，能不能伤到我？”

何玉霜双目盯注在白天平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那要看用什么手法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飞铃的手法，还有很多种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不错，最厉害的一种手法，叫作日月交辉，只飞铃是阳面手法打出，两只是阴面手法打出，在一个人的武功成就中，不可能闪避开去。”

白天平担心的也就是这飞铃的霸道，他亲眼看到过那飞铃的厉害，那真是像神话一样的威势，杀人于不知不觉之间，如若那还不是最厉害的手法，这最厉害的手法，确已超过一个人所应具有的能力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玉霜，飞铃的威力，的是可怕得很。在下如非

亲眼看到，别人告诉我，也难以相信了，所以，在下对飞铃的事，十分担心，也希望多了解一些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对飞铃的事，我了解的很多了，你只要问的不太离谱我大概都可以答复你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听你的口气，似乎是你那位师妹的手法，比你还要高明一些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们两个人的手法，大约在伯仲之间，不过，她如有补助的手法，那就可能比我的日月交辉更厉害了。”白天平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皱起了眉头，沉吟不语。何玉霜奇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了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不便出口。”

问上霜道：“不妨事，你尽管请说吧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如若你那位师妹的手法，比你还高明，那岂不是一个很厉害的杀手了。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如若她要杀人，大概是很少有人能够拦阻她的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玉霜，你既然知道了，咱们就应想法子阻止她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好的是，她不是一个喜欢杀人的人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喜欢是一件事，但她具有杀人的能力，她可以随手杀人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不错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玉霜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，能够防止这件事，因为，她一旦出手，伤的人，必然是咱们这方面的高手，也许是在下，或是袁老前辈。”

何玉霜一颦柳眉儿道：“手在她身上长着，除了杀了她之外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用不着杀人，只要想法子使她失去了伤人的力量，那就行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可是要我暗算她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唉！玉霜，这不是暗算她，如是杀死了我，你心中定然也十分不安了。”

何玉霜叹口气，接道：“你让我想一想看，使用什么法子才好……”

突闻一阵步履之声，传了过来，丐仙袁道，突然飞身而入。

紧接着人影闪动，洪承志、铁成刚、伍元超、彭长家等，鱼贯而入。

彭长家半身浴血，似是受伤很重，铁成刚、伍元超，也都满身伤痕，血透衣衫。

只有洪承志完好无恙，但衣服却溅满了血迹。

袁道回顾了铁成刚等一眼，道：“你们伤的不轻，快些坐下休息一下。”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，拔开瓶塞，倒出了三粒药物，分给了彭长家、铁成刚、伍元超等人各一粒。

三人之中，以彭长家的伤势最重，服下药物后，立刻坐下调息。

洪承志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天皇教中人，不但有很多武功高强之辈，

那一种悍不畏死的气势，更非一般江湖上人物能及，在下刀下死伤了数十人，仍不能拒挡住他们悍不畏死的攻势，如非袁老前辈及时而至，只怕在下等很难平安到此了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义父，天皇教中还有追来的吗？”

袁道道：“丐帮中人，和天侯七英，及武当派中一些忠贞弟子，都已撤到了玄支下院，目下，我们已集中了不少人力，虽还不足和天皇教一决胜负，但防守玄支下院，大概可以应付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只怕应付不了。”

袁道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还有老夫呢！”

何玉霜道：“老前辈虽然是名满武林，但天皇教中，还隐藏了不少实力，这一次诸位能突围而出，老前辈又现身出来，也提高了天皇教的警觉，他们再动手，必将全力以赴，老前辈一人之力，也是独力难支大局。”

白天平似是突然想起了一件十分重要之事，低声道：“洪兄，天皇教二老之一情形如何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高明的很，我全力施为，才算把他击败，冲出了一条血路出来。”

何玉霜双目眨动了一下，道：“你击败了二老之一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天下极少有人能逃过我那一刀，那老二逃过了，只削下他一片衣襟。”

何玉霜冷冷说道：“这话当真吗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姑娘可是不信在下的话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们能杀出重围，回到玄支下院，虽然，三个人都受了伤，但这份能力，也足以叫人震惊了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其实，天皇教中人，也不见有什么特别杰出的武功。”

何玉霜目光转到白天平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他们带的药物还在吧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幸未遗失。”取下包裹，递了过来。

何玉霜接过包裹，道：“你们布置一下人手，如是我的推想不错，天皇教很快就会集中实力，向这里攻来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目下，已有很多的人手，布置在玄支下院外面，天皇教一有行动，他们立刻可以传入警讯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问题不在传入警讯，而是，你们能不能挡住天皇教中全力的攻袭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如肯给我们一些指点，我们就可以省去了不少麻烦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要先找出玄支下院剑士中的什么毒，然后，才能决定如何下手疗治，如是运气好，一个时辰内，我就可以找出来，如果运气坏，一下子找错了路，也可能要十二个时辰或者更多一些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的意思的……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的意思很简明，在我找他们身中什么毒物这一段时间中，

我没有分心别处的能力，如是你们没有办法，拦阻天皇教中人的攻势，我的安危可以不管，但玄支下院这一批剑士，也要全军覆没了。”

丐仙袁道道：“小丫头，你放心，老叫化在这里；至少可以保证你安全无恙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老前辈，我何玉霜的生死，不算什么，但这一批剑士，要服药解毒，必需要有一段时间，天皇教中人拥了进来，这一批玄支剑士，都将作刀下之鬼了。”

袁道还未来得及答话，突然一阵呼喝之声，传了进来。

白天平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洪承志突然手握刀柄，道：“小弟去会他一会。”

只听一阵兵刃交击之声，一条人影，疾如天马行空一般，飞入了院中。

丐仙袁道双目耸动，飞身而上，道：“先吃老夫一掌。”呼的一掌，遥遥击出。

来人脚落实地，右手一扬，竟把袁道一掌接下。这一掌接实，只震得来人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五尺。

何玉霜急急喝道：“住手。”

袁道依言停手。何玉霜娇躯一闪，人已到了来人的身前。

只见来人长发散披，手执藤蛇杖，正是常和何玉霜走在一起的吴飞娘。

何玉霜神情肃然，冷冷地道：“你受伤重吗？”

吴飞娘道：“不重，霜姑娘，老身听人说，你可能到了这里，老身有些不信，但想不到你竟然真的来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飞娘，我想问你件事，希望你不要骗我。”

吴飞娘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是我义父派往我身边，监视我的人呢？还是我们何家留下来的忠仆？”

吴飞娘道：“都不是，老身是受人之托，照顾你的人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受人之托，什么人托你的？”

吴飞娘道：“这个，老身不便奉告。”何玉霜道：“我想知道，我父母怎么死的？”

吴飞娘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怎么忽然间问到这上面来了？”何玉霜道：“我想知道谁是杀害我父母的仇人！”吴飞娘道：“这个，老身无法奉告。”

何玉霜冷冷说道：“飞娘，表面上，你只是一个照顾我的从仆，但你管我的事情太多了。”

吴飞娘道：“老身纵然有冒犯姑娘之处，我也是一片好意，玉霜，需知我一向是个谨慎的人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也很小心，也很阴沉，所以，你一直在管我，监视我……”

吴飞娘接道：“胡说……”

何玉霜冷冷接道：“飞娘，看看你的态度，像一个从仆的样子吗？”

吴飞娘道：“老身本来就绝不是从仆的身份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你是什么身份？”

吴飞娘道：“我是保护你的保姆，奉命保护你的安全。”何玉霜道：“我长大了，用不着你保护了，也用不着你再多管我的事，念在你跟我多年的份上，你可以走了。”吴飞娘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决心留在这里了？”

何玉霜冷冷说道：“不错，而且，你也要留在这里。”

洪承志长刀一挥，道：“对！你也得留在这里了。”

吴飞娘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天侯七英，和无数的丐帮高手，也未能拦住老身，就凭诸位几人之力，就能把老身留下吗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不用太狂，咱们立刻就可证明。”

吴飞娘冷冷说道：“玉霜，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答应了，老身愿承担一切错误，不让教主追问到你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够了，飞娘，就凭你这两句话，就可以证明你和那教主的关系了。”

吴飞娘冷冷说道：“不知死活的丫头。”忽然一扬右手，一道碧青的光华，飞了过来。

何玉霜疾退一步，还未来及拔剑封架，斜里飞起了一道寒芒，挡开了青光。

是洪承志的长刀，一举封架开吴飞娘手中藤蛇杖。

不再等吴飞娘第二次出手，洪承志的长刀，已展开了疾快的攻势。

吴飞娘冷哼一声，藤蛇杖幻起了一片蒙蒙青光，扩及到一丈四五尺外，想把那洪承志圈入那一片青光之中。但洪承志的长刀，有如激射的寒电一般，凌厉无匹的划出了一道寒芒，硬把吴飞娘手中的藤蛇杖封拒一面，有些施展不开。

何玉霜右手已握到了剑柄之上，准备随时出剑抢救那洪承志的性命。但是洪承志纵横自如的刀法，竟把吴飞娘奇形兵刃藤蛇杖硬给封住，心中大大吃了一惊，低声对白天平道：“这人的刀法，好生高明。”

白天平道，“是的！他还未用出全力，如若他用出全力，只怕那吴飞娘还无法挡住他一刀。”

何玉霜道，“吴飞娘武功高强，在天皇教中，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。”

白天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玉霜，如若双方都单凭武功，以决生死，不用下毒手段，天皇教虽有高手，我们也未必害怕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时间宝贵，我先检查一下，这些药物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玉霜，这些玄支剑士，都已深得了剑术神髓，他们不但继承了武当剑法的精奇，而且，也承担了这次江湖劫难的大任，你能把他们由药毒中解救出来，不但武当派对你感激万分，就是整个江湖中人，无不对你心存崇敬了。”

何玉霜叹息一声，低声道：“白兄，别忘了我是个女人，荣耀、名誉，

对我已无法再构成太大的诱惑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你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替我父母报了仇，我就削发为尼。”

白天平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何玉霜凄凉一笑，道：“我太孤独，我本是天皇教中的公主身份，我周围还有很多的从人，平常之日，对我很敬重，但他们竟然是奉派在我身侧监视我的人，所有的亲友、故旧，一下子都变成了敌对的强敌，这样的人事变幻，实叫人活的无味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江湖上本多诡诈，姑娘为何不把心胸放宽一些。”

何玉霜苦笑一下道：“放宽一些？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亲友故旧，如何能放宽胸怀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，你如能疗治好武当门中剑士，受到的尊仰、敬慕，又岂是天皇教中公主所能及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会尽力，你不用对我用太大的心思。”提起药物，转入后面大殿中去。

两个小道童，及时迎了上来，恭敬稽首一礼，转身带路。

袁道目注吴飞娘已完全为洪承志凌厉的刀势，封住了攻势，目光才转注到白天平的身上，道：“天平，你说那丫头能不能找出解毒之药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很难说，不过，她已经答应了我们，自然会用心去找。”

袁道道：“天平，告诉你一件事，希望你能沉得住气。”

白天平心头震动了一下，道：“义父有什么吩咐？”

袁道道：“刚才玄支下院外院，有一场激烈绝伦的搏杀，丐帮中人，奋力迎敌，战死了一十八个，伤了二十三个人，这数字，是丐帮调集在这里的人手一半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个，平儿不知道。”

袁道道：“申帮主亲自督战，丐帮弟子用命，才算把强敌击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，平儿竟然不知道。”

袁道道：“唉！我看过了丐帮的搏杀经过，他们都已尽了全力，不过，仅凭丐帮弟子，已无法阻挡住天皇教的攻势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申帮主的身体如何？”

袁直道：“也中了毒，不过，是一种慢性的毒药，现在，毒性已经开始发作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目下，唯一的希望，就是靠何玉霜了，希望她能找出药物的配方。”

袁直道：“我闯荡江湖五十年，从未遇上过像今日这样严重的情势，唉！说到这里，我又想起你那位牛鼻子老道师父了，他只要还活着，老叫化非得找到他痛痛快快的骂他一顿不可。”

白天平不敢妄论师长的事，只好一转话题，道：“丐帮伤亡如此之重，

咱们得想个办法。”

袁道道：“你想想看有什么办法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刚才攻入丐帮防守区域之内的，不知是天皇教中什么人？但我相信，他们还未遇上天皇教中第一等杀手。”

袁道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天皇教中真正的杀手，不死不休，如是他们能为丐帮中人，奋力击退，那就不会是第一等杀手。”

袁道道：“丐帮伤亡很大，但申三峰没有一句不满之言，而且，下令征调附近丐帮高手赶来助拳，但我觉着，这一战如若以丐帮为主力，打下来，只怕要使丐帮中精锐尽失，还未必能阻止天皇教的攻势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义父说的是，所以，请义父下令把丐帮中人，全数调入这道院中来。”

袁道道：“那不是自己放弃了险要可守之地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是的，平儿就是这个意思，玄支下院，地方不大，咱们集中人力，可以活用，但最重要的是义父你，平儿和洪兄，也可以救危、援难，平衡局势。”

袁道笑道：“你这些主意，可都是跟牛鼻老道学的吗？”

白天平一欠身，道：“平儿承恩师指点，也过得他老人家十之一二罢了。”

只听洪承志大喝一声，刀光如闪电横空，吴飞娘骇然疾退，已自不及，被一刀砍下了一条左臂。

袁道出手如风，点了吴飞娘六处穴道，止住流血，道：“先把她放下去，听候何姑娘的发落。”

两个佩剑道人，由暗影中闪了出来，抬起吴飞娘，退了下去，。

洪承志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这妇人武功之高，大出了在下的意外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她能冲过重重拦截，深入下院，自然是有非常的武功了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她手中兵刃，忽软忽硬，变化无端，迫得我非伤她不可。”

袁道点点头，道：“老夫欣见下一代武林中双奇并秀，你们守在这里，老夫走一趟，要他们全都撤退到这里来。”飞身而去，跃出下院。

这时，伍元超、铁成刚，都已调息完毕，缓缓站起。

但彭长家却仍然静坐如故，显然，他伤势沉重，一时无法调息过来。

白天平简略的说明眼下的形势及处境后，接道：“如若我们无法疗治好玄支下院剑士，只怕难能抗拒天皇教大批人手的攻袭，不知三位，对此事看法如何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天皇教中，有这样多的高手，实叫人防不胜防，在下也觉着，咱们应该把力量集中，固守这个玄支下院，全力保护何姑娘，替那玄支下院的剑士疗伤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白兄弟，河玉霜是天皇教中公主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

在天皇教中一向受尽了尊宠，只怕她不肯真心替武当剑士疗伤。”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铁兄的顾虑甚是，不过，咱们目下已无法选择，除了何玉霜之外，当世之中，只怕无人能够疗治玄支下院的剑士了。”

伍元超道：“白兄和她谈妥了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谈妥了。”

铁成刚道：“如若她趁机会，毒杀了这一批剑士，白兄又作何打算？”

这一问，问得很意外，白天平愣了半天，才缓缓说道：“果真如此，咱们也不能放过她，那就只好杀了她，替玄支剑士报仇

伍元超道：“我想这倒不会，如若无法证明她药物有效，咱们也不会把全部玄支下院的剑士，交给她医疗，她真要下毒，也不过只能毒死一两个玄支剑士罢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小心一些就是……”话题一转，接道：“两位伤势如何？”

铁成刚道：“一些皮肉之伤，经过这一阵坐息，已经恢复了大半，激烈的搏杀，难免伤口迸裂，不过，总是可以行动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伍兄呢？”

伍元超道：“白兄请放心，在下等自会尽力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两位伤口上，可要再敷些药物吗？”

伍元超道：“那倒不用，不过，咱们还要再多休息一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两位请进入室内休息一下吧。”

伍元超回顾了彭长家一眼，低声道：“铁兄，咱们把彭老也扶进去吧！”

铁成刚道：“理当如此。”两人抱起了彭长家，行入殿内。

洪承志忽然叹口气，道：“白兄，你离开之后，一阵好杀，杀软了兄弟一双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洪兄辛苦了，如若不是洪兄，今日之局，恐怕铁、伍两兄，和彭老都很难保全……”语声微顿，接道：“洪兄，那一位田无畏，到了何处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他单独突围而去，行向不明。”

白天平道，“适才在下和何姑娘谈到了彼此的实力，据那何姑娘说、天皇教的实力，强过了我们很多，如若他们全力攻袭，我们很难抵拒得住，所以，小弟向袁老前辈请示，如其分守院外，倒不如把实力集中在玄支下院中来，这样，范围缩小，咱们对四周的形势变化，也可以予以监视。洪兄，这一次，咱们对抗强敌，主要的是要仗凭你洪兄和我义父，及兄弟了，咱们三个人能否拒挡住天皇教的攻势，不但关系着武当派的存亡，而且，关系着整个的武林大局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我知道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天皇教中，也确有很多的高手，这一次，我们突围而出，迫得兄弟一连三次，用出了‘日月合一刀’。”

两人谈话之间，袁道一片衣襟飘风之声，落在两人身前。

但见人影闪动，先后十几条人影，鱼贯而至。紧随在袁道身后的正是丐帮帮主申三峰。

接下去一连串丐帮的高手，黑、白双卫，王安奇和莫宗元，龙、虎二总巡，游一龙和黄一虎。另外有六个七袋弟子，紧随身后。

白天平目光一转，发觉了丐帮中人，除了申三峰之外，所有的人，都受了伤，不过，伤势都不算太重。

紧随在丐帮之后的，是天侯七英。

天侯七英中，也有大半数受了创伤，血透重衣。

只看这些人的伤势，就可想到了适才搏斗的激烈。

申三峰急行一步，握住了白天平的右手，道：“老弟，你好吧！”

白天平微微欠身，道：“帮主好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老弟，我不太好，中了慢性的毒，这几天，已然开始发作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吉人天相，以帮主的仁义豪风，必可以渡此劫难。”

申三峰笑一笑，道：“但愿如此，江湖上劫乱正殷，申某人还不是死的时候。”

言下之意，已隐隐透出心声，丐帮要全力担负这一番重责任。

申三峰目光转到了袁道的身上，道：“袁老前辈，在下已传出快谕，调集本帮中十八长老赶来助阵。”

袁道道：“贵帮十八长老，都已到退休之年，如何还能让他们冒此风险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敌势太强大，非本帮弟子所能抗拒，只好再麻烦他们一次了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，“贵帮适才一战，伤亡很大。”

申三峰道：“我丐帮以忠义帮规相传，为忠为义的事，一向死而无憾。”

袁道道：“申帮主，这些年来，丐帮对江湖上的事务，参与很多，而且也伤亡很大，江湖上九大门派与丐帮相较，那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武当派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几乎是倾巢之危。”

袁道道：“想起来，我就有些恼火，少林寺那些和尚是干什么的，到现在还看不见他们有什么行动，难道一定要天皇教中人，逼上少林寺，他们才肯出手？”

申三峰笑一笑，道：“看到了武当派这些遭遇，使我心中生出了很大的警惕，也许，少林寺也有他们的苦衷，少林、武当两个门户，一向被尊为武林中的泰山北斗，任何一个准备图谋江湖的人，都会先行对两大门派下手。”

袁道哦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也有些道理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贵派中的人手，都已经调回来了吗？”

申三峰道：“我已下令，把本帮中人，分由原守的方位，退入玄支下院。”

袁道道：“那很好。”

说话之间，又有一批人手，跃入院中，来人是天侯七英。

天侯老人侯瑜，腰系短剑，手提长刀，一马当先。身后紧随着六位兄弟。白天平目光转动，只见追魂剑韩山，三手剑何刚，寒煞剑苗雨田；衣衫破损，血迹处处，似是都受了不轻的伤。

侯瑜看到了白天平，心中甚感激动，抢上一步，道：“老弟，听说你身陷重围，咱们要合力去救，但却为敌势阻止，而且袁老也不肯放我们前去，想不到，你竟然回来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多谢关心，适才诸位力拒强敌……”

侯瑜接道，“好一场搏杀啊！老朽身经百战，从未有过这样的厉害搏杀，我们七个人合力拒敌，还被伤了三个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天皇教用药物控制了人性，使他们无死亡之惧，一个个勇往直前，奋不顾身，实是可怕。”

侯瑜道：“说的是啊！老弟，我剑如骤雨，不知道劈死了他们多少人，但他们一波接一波的猛攻不停，实在叫人杀的寒心。”

韩山道：“我们兄弟中虽然伤了三人，但他们连死带伤，有三十九个，天皇教也该寒心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可怕的是，天皇教就是不怕伤亡，再让他们多死一些，他们也不在乎，所以，这一点，吓不住他们。”

侯瑜道：“天皇教中入，都是劫掠各大门户中人组成，以药物迷住他们本性，他们不怕死，也不吝惜伤亡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说的是，咱们不能跟他们拚，诸位久战之后，体能未复，还希望能多休息一下。”

这时，丐帮中人大都撤入玄支下院，还有些武当弟子，也退了回来。

申三峰一面指令未受伤的丐帮弟子，布守三处，一面把受伤的人，抬入大殿中养息。

天侯七英也在白天平劝说下，行入一座厢房中坐息。

看丐帮布置妥当，白天平低声对洪承志道：“洪兄，你也该会息一下了，你一路杀过来，耗费的真力不少。”

洪承志确有着疲倦的感觉，但却摇摇头，笑道：“兄弟还能撑得住，倒是白兄臂上的伤，应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。”

袁直道：“你们两个都去休息吧！有老夫在此就行了，有事情我会招呼你们。”

洪承志还要出言推辞，但却被白天平一拉衣衫，退了下去。

白天平坐息片刻，但他心有所念，哪里能安静得下来，悄然起身，直奔向何玉霜停身之处。

这是大殿里面一座特别的静室，木门紧闭，两个小道士守在室门两侧。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何姑娘在房里吗？”

两个道童都认识白天平，齐声应道：“在！”

白天平轻推木门，行了进去，只见静室木案上，高燃着两支儿臂粗细的

巨烛，照得一室通明。

这些药物，有粒，有粉，各种不同的颜色。

白天平放轻脚步，停到了木案之侧，低声道：“姑娘……”

何玉霜抬起头，望了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可找出一点眉目吗？”

何玉霜点点头道：“瞧出一点眉目，不过要找两个人来试试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玄支下院中的剑士们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是的，他们中的毒，自然要找他们试试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如是药物不对，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可能会死、也可能变成很重的毒伤。”

白天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，我去先跟他们谈谈，请他们派两个人来。”

何玉霜冷哼一声，道：“站住。”

白天平已转过身子，闻言一怔，回过头，道：“姑娘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吩咐不敢当，不过，我看你似是很为难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事关生死，自然是一件大事了。”

何玉霜冷冷说道：“在我的看法中，这算不得什么大事，我是来救他们的，不是来这里拿他们试验药毒的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话是这么说，他们已然中毒，再要他们冒生命的危险试药，对他们而言，那该是一桩很大的事了。”

何玉霜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总是替别人想，不愿别人受一点委曲，难道我就一点儿也不委曲了，是吗？我不要管这种事，我要走了！”

她说走就走，丢下手中的药包，转身向外行去。

白天平吃了一惊，急急说道：“姑娘，这怎么行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为什么不行？我不是大夫，也没有悬壶济世，我要来就来，要去就去，也用不着向谁请命。”

白天平抱拳一个长揖，道：“姑娘，千不看，万不看，看在在下的薄面上，姑娘就忍受一些委曲吧！”

何玉霜紧绷的脸上，现出了一抹笑容，道：“你这人最不会说话了。”

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玉霜，这时刻，关系太大了，你不能再施小性子，你如真的救了玄支下院的剑士，心中感激的，又何止是武当一派，天下武林同道，都会感激你相救之情。”

何玉霜轻声道：“我从小孤独惯了，用不着别人感激，相识满天下，知心有几人，别人感激我，我不稀奇，我要知道的是你的心……”

白天平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我怎么了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不感激我，是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陪何姑娘来此，除了十分感激之外，还有一份荣幸之感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这话当真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字字句句出自肺腑。”

何玉霜叹口气，道：“但愿你心口如一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不信，可要在下起誓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倒不用了，你帮我一个忙，试验药性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好！在下去请两个剑士来。”快步行了出去。

片刻之间，白天平带着两个身着道袍，神情萎靡的剑士，快步行了进来。这两个剑士的年龄，都在四十以上，五十以下，虽然精神不佳，但身上仍然佩着长剑。两个剑士，双目无神，但举步行动之间，仍然有着剑术大家的气度。

何玉霜望了两人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有一件事，我想事先说明，那就是我目下还无法确定解毒的配方，是否正确，所以，必须先要找两个不怕死的试验一下。”

两个佩剑道人道：“我们两个人，就是不怕死的人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诸位服用的毒药，是一种综合之毒，不知内情的人，无法配解药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以毒解毒，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如是我配毒稍有错误，两位将立刻死在奇毒之下。”两个佩剑道人，点头微笑，道：“是的！姑娘只管放心试药，我们死而无憾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两位的豪壮之气，十分可敬，哪一位先试？”两个道人同时向前上一大步，道：“我来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先后都是一位，两位猜拳决定吧！”左首道人回顾了右首的道人一眼，道：“师弟，小兄先来如何？”

右首道人一欠身，道：“小弟遵命。”

左首道人道：“姑娘，要在下如何试验，请下手吧！”何玉霜伸手取过一粒丸药，道：“这是用九种毒粉混制的药物，如是平常之人吃下去，立刻就要毒发死亡。”左首道人点点头，道：“多谢姑娘指教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服下这粒药物之后，请听我指示动作。”左首道人接过药丸，想也未想，就吞了下去。

何玉霜道：“闭目运气，行开药力，随时把内腑中的变化告诉我。”

左首道人依言闭上双目，行开药力，白天平全神贯注，望着那道人的反应。何玉霜也是全神集中，不敢稍有疏忽。但闻那服药道人说道：“此刻，贫道感觉到内腑中一股热力，直向丹田下面沉去。”

何玉霜点点头，道：“再继续说下去。”

服药人道：“现在丹田已有反应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什么反应？”

服药人道：“丹田中有一种热力，直升上来，分向四肢百骸行去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很好，心和胃感觉如何？”

服药人道：“没有不适的感应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一有反应，立时说出。”一面由怀中取出一个皮夹，由夹内取下一枚银针。

那眼药人闭上双目，不再多言。足足过了一盏热茶之久，仍无反应。

白天平有些不大放心的低声说道：“玉霜，他没有事吧？”

何玉霜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不会自己瞧吗？”

白天平碰了一个钉子，未再多言。

又过了片刻工夫，只听那服药人道：“姑娘，情形有些不对了。”

何玉霜大为紧张地说道：“哪里不对了？”

服药人道：“我觉着心脏开始麻痺，全身酸软，人已经不能支撑，好象要倒下去了。”

何玉霜手起针落，由前胸直刺下去。服药人身子一软，向后倒去。

白天平早已蓄势戒备，看那人要倒下来，立刻伸手去扶。却不料何玉霜的动作，比他更快，右手一伸，抓住了服药人的身子。白天平却一下子抓住了何玉霜的玉手。

何玉霜没有动，白天平却像是抓住了烧红的烙铁一般，忽然放手。

何玉霜缓缓把服药人放了下去，仰卧在地上。

白天平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怎么样了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配错了药。”

白天平道，“这人的性命是否可以救活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白天平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姑娘是不是还要配制解药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是，我说过，这只是一次试验，虽然毒倒一个人，但收获不小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位副教主，临死之时，教在下记了不少的药方，不知道是否该背给姑娘听听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如有此记忆，早该背给我听了。”

白天平开始背诵起来。他虽然不懂药物配方，但他的记忆，却是十分惊人，竟然背的全无错误。

何玉霜很用心的听着，听完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你怎么不早些背给我听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很重要吗？”

何玉霜没有立刻回答，却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看来，天皇教主确是大有问题的人，这位一向为他亲信的人，虽未正式背叛了他，但却把疗治的配方融化其中，只是你对药物一道，了解的不多，所以，无法听懂罢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想不到那位老前辈竟还是一位有心人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但你们却不解他的苦心，活活的把他逼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们并非有意，而是他自嚼口中奇毒而死。”

何玉霜黯然说道：“我不是责怪你们，而是觉着你们保住了他的性命，

天皇教很快就可能烟消云散了。”

白天平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的意思是……”

何玉霜道：“事情很明显，天皇教所以能纵横无敌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组织严密，他们所以能楚材晋用，原因是仗凭这些药物，而他，却是掌握全教中药物总配方的人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知道他很重要，很可惜，我们无法救他，我们原想保护他一起离开的。”

问玉霜道：“正因为你们有这样一份心意，所以，他才肯把这些配方隐秘，借你之口，传给我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位前辈也算是一个明辨是非的人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他不只是一个明辨是非的人，而且也是很重情义的人，天皇教主对任何人，都有一份防范之心，唯独对他，却能真诚相处，这就是他明明知道自己错了，却又无法改变自己的原因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也许只说对了一半。”

何玉霜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就在下等所知，那位老前辈对天皇教主有着极端的不满，他所以不敢背叛天皇教主，是因为他妻儿的性命，都掌握在天皇教主的手中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这件事，他倒没有对我提过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告诉你白兄一个好消息，玄支下院的剑士们有救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是天下之福，姑娘之功。”

何玉霜黯然说道：“我不敢居功，我只想知道父母被害的经过。”

白天平点点头道：“此中之情，那位彭总巡主很清楚，他正在坐息，等他醒来之后，姑娘再和他谈谈吧！”

何玉霜一面提笔开了两味作引子的草药，一面要人准备了一大锅开水。只见她把各种毒粉，放入了开水之中，然后，再把药引投入。这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，毒毒相和，竟变成了解毒奇药。

另一个剑士，先行试饮了一杯，坐息片刻出了大汗后，竟然是毒性全解。玄支剑士，一个个饮下了数十种毒物调和的药水，果然，全数解除了身中之毒。

何玉霜立刻间，受到了神明一般的敬重。

计点玄支剑士，除了部分伤亡之外，余下的大部分无恙。

白天平暗中吩咐他们，先去坐息一下，然后饱餐一顿，准备应变，因为，天皇教随时可以大举攻来。

这时，玄支下院群道中，心目中最敬重的两个人，第一个是何玉霜，再就是白天平。但见群道个个稽首，分向两人行礼之后，才鱼贯退了出去。

片刻之间，室中只余下了两个人，白天平和何玉霜。

望着白天平脸上泛现出的笑容，何玉霜缓缓说道：“白兄，小妹幸未辱

命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玉霜，你没有感觉到吗？他们对你的敬重，那该就是最大的安慰了。”

何玉霜嫣然一笑，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我也有这样的感觉，看来，正邪之间，那倒不完全在死亡上的区别了，活的人，也是大大的不同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！他们恩怨分明，对于救命之恩，永记心中，他们不说出口，但内心中那份感激，却是诚形于外，至少，你能领略到这份救人的快乐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领受到了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当真是多谢你了，我也一样快乐。”

何玉霜眨动了一下大眼睛，狡黠一笑，道：“你怎样也会快乐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因为，我有你这样知己，因我的劝说，你做了一件拯救武林第一流剑士的大事，我以此为荣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以我为荣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的！何姑娘，我以你为荣，你不但给予那批剑士延续的生命，也给予他们挽救武林大劫的力量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我也感觉得到这份荣耀，也体会到这份快乐，但它对我却不见得有什么特别帮助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玉霜，他们心中对你的感激，也就是你的力量，他们会全力助你为父母报仇。”

何玉霜忽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白兄，谢谢你给了我这些安排，但我心中一直有着一个无法解开的结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什么结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在我记事以来，天皇教主一直对我不坏，在我的感觉之中，一个人对他的亲生儿女，也不过如此，他知道我对你有情，只是暗中点我几句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何玉霜奇道：“你明白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这一次见面，姑娘对我冷淡了很多，原来是受了你那位义父的影响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白兄，我很惭愧，自我记事以来，我一直受他的教养之恩，我不能不受他的影响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孝之一字，乃人伦大道，这方面，在下无法反驳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戴了一顶孝字帽子，你就不敢说什么了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天皇教主，为害江湖，非得伏诛不可，事为之公，他和你之间的恩情，应属私情，玉霜，你是亲身经历的人，他对你如何？只有你自己心中明白，因此，在下不便多所置喙，应该如何，只有你自己选择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如若他是杀害我父母的仇人，你们杀他、刷他，我都不管，

但如他不是杀害我父母的仇人，我就大感为难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替你们医好了玄支剑士，那就等于和他为敌了。”

白天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玉霜，这件事，在你心里结了一个结，如若打不开这个结，只怕你心中一直会很难过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不论你们把天皇教主说的如何坏，但他一直是一个很好的义父，他待我恩情深重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去看看那彭总巡主，是否清醒了，他追随在天皇教主身侧，对他为人，知之甚深，也许，他能够解去你心中之疑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但愿如此，我也希望能解去了心中之负担，要不然……”

白天平人已转身，准备离去，闻言停下了脚步，道：“要不然怎么样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们会有很大的伤亡，唉！如是撇开了我和天皇教主的父女关系，对天皇教中的作为方法，我也是极端的不满，但我有什么法子呢？我不能说服他，也不能改变他……”

白天平心中一直想着另一件事，接道：“你是说，我们会很大的伤亡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不错，但我不能再告诉你们为什么了，我已经替你医好了玄支剑士，总不能再让我把天皇教赖以自保的隐秘，也泄漏给你吧！女人啊！女人，真是最无用的人了！”

白天平听得一怔，道：“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为什么我不能影响你投入天皇教，却跟你跑到玄支下院中来。”

白天平肃然说道：“因为你早已不满天皇教的作为，也不忍心看江湖上生灵涂炭，所以，你帮助我们。”

何玉霜摇摇头，道：“我没有想得这样深远，我只觉自己好笨，笨得让我自己生气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冰雪聪明，何笨之有呢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觉着自己已被你牵着鼻子走，我每次都想反对你，但每次都被你取得胜利。”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怎的会存此想法呢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为什么不？咱们相遇以来，我从没有一次影响到你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以后，就会了。”转身行了出去。

彭长家经过了一阵坐息之后，伤势大见好转，人也清醒了过来。

白天平行过去，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老前辈，身体好一些吗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好多了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何玉霜姑娘配制出来解毒药物，解了玄支下院中剑士之毒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那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过，有一件事，还要请彭老证明一下。”彭长家道：“可

是关于她父母被害的消息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错，她对那天皇教主，心存着极深的愧疚，此中的隔阂如是不能打通，只怕她无法和咱们合作。”彭长家道：“有一件事，老夫也有些困惑不清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照那天皇教主的性格，对任何人事的容忍，都有一定的限度，但他对何玉霜却是十分宽大，甚至她犯了叛教大罪，也未追究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他谋害故友，只留下这么一位侄女，心中有愧疚，所以，才对何姑娘有着很大的容忍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照他的为人，应该是没有这份气度，他谋害何姑娘的父母，又是千真万确的事，但对何姑娘的这份容忍，却又叫人想不明白。”

白天平神情肃然地说道：“彭老，这中间会不会别有原因？”

彭长家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很难说，这一点，我想不明白，天皇教主，容忍了违背他个性的事，自然是有他的原因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彭老，此事重大，彭老要用些心思，多多推敲一番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何姑娘很小的时候，就被师父接去学艺，可能是天皇教主对她师父有几分顾虑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倒也有道理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唉！天皇教主的生性作为，在下都极了然，所以，当年我们几个共同追随他闯荡的朋友，一个个都爬上了高位，但一个个都摔的粉身碎骨，天皇教主，欲想杀一个人时，必为他制造一个该死的理由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前辈采取了中庸之道……”

彭长家笑一笑，接道：“所以，我才一直活到现在，我不喜高位，不抢大功，但也不太疏远他，就这样，我保住了自己这条命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彭老，何姑娘要找你谈谈。”

彭长家点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！你要我说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晚辈觉着，有什么说什么。”

彭长家接道：“老弟，这中间，有很大的差别，因为，老朽无法说的很清楚，有很多谎言，用心至善，就算是说出了口，也是无伤大雅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何玉霜很聪明，如若说的谎言，只怕也无法骗得了她，再说，咱们与天皇教唯一的不同之处，就是实话实说，不尚虚伪，老前辈知道好多，就说好多，应该如何，由何姑娘去判断了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说的是，这些年，在天皇教中混，老朽学会了自保的办法，几乎忘去了堂堂正正的做人之道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好了，老前辈，咱们见何姑娘去。”

只听一声轻轻的叹息，道：“用不着惊动两位，贱妾理当就教。”

随着应话之声，何玉霜缓步行了进来。

彭长家一欠身道：“公主……”

何玉霜还了一礼，道：“别这样叫我，我是何玉霜，已不是天皇教中的公主了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公主明辨是非，弃暗投明，实天下武林之幸。”

问玉霜道：“别这样捧我，我想和你谈谈我父母的事，希望你能实话实说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老朽知道的，尽数奉告，不知道的决不妄加一

何玉霜道：“先父母，是不是死在天皇教主的手中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千真万确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他为什么要杀害我的父母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这是一个疑问！到现在为止，在下还没有想出来，不过，有一件事，只怕姑娘还不知晓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令尊是一个举世少见的美男子，他活在世上时，受着无数的美女包围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哦！我竟有这样一个风流的父亲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姑娘，这是真话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就算是吧！但这和天皇教主杀我父母有关吗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老夫说不出来，不过，老朽觉着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应该告诉姑娘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我母亲呢？那也该是一位绝世的美人了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令堂很美，但恕老朽直话直说，令堂之美，并非是令尊周围的美女中最美的人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是说，在我爹的周围，还有比我娘更美的女人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是的，老朽正是此意。”

何玉霜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古往今来，有很多侠士英雄，常常困于一个情字，而不能自拔，难道我父被杀，和那些女人有关吗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这个，老朽不敢胡言乱语，要凭姑娘的智慧判断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是何等重大的事，岂能凭臆断而定凶手。”

彭长家微微一笑道：“那杀害令尊、令堂的凶手，确是天皇教主，但他为什么要杀害令尊令堂，是否和那些环绕在令尊身侧的美女有关，那就不清楚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先不谈那些女人的事，你又怎知天皇教主，是杀害我父母的凶手呢？”

彭长家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老朽早年是教主的心腹之一，不瞒姑娘说，杀害姑娘双亲一事，在下也是参与人物之一。”

何玉霜双目精芒暴射，凝注在彭长家的身上，道：“你手上，也沾有我父母的鲜血？”

白天平大吃一惊，万万没想到，彭长家竟然参与了杀害何玉霜父母之事，假若何玉霜忍不住心头怒火，突然出手，一举击毙了彭长家，那就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结了。

心中念转，暗中却运气戒备，如是何玉霜真的出手，那就挡她一招了。

何玉霜双目中虽然杀机闪动，但她幸好还忍了下去，未曾出只听彭长家道：“老朽没有沾染姑娘父母身上的血腥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自己承认了，是杀害我父母凶手，为什么还要狡辩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因为我是所有参与人中武功最差的一个，所以，我只是担任把风工作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除了天皇教主和你之外，还有些什么人参与这场围杀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所有参与的人，除了老朽之外，大都被天皇教主毒死了。”

何玉霜啊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也算死无对证的事了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如娘如是心存此想，那就没有办法解说了，不过，在下可以答允姑娘一件事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你如能使那天皇教主和我对质，老朽愿和他当面辩明此事。”

何玉霜眨动一下双目，滚下两行泪水，道：“天皇教主对我父母下手之前，定然先把你们召集于一处了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是的！那是初更时分，我们集合在一处荒野之中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们有几个人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连老朽在内，共有十八人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现在，你们还有几个活着的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连天皇教主和老朽在内，大约还有一个人活着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和天皇教主之外，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还有一个人，姑娘和他常常相见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是谁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江副教主，都叫他和合老人的那一位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和合老人，他那样和气、仁慈，怎么是杀害我父母的凶手呢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姑娘对他了解的只是一个表面，其实，老朽宁可和天皇教主那样的人物往来，也不愿与和合老人交往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是说那和合老人很阴险是吗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阴险还在其次，最可怕的是，他那一副和和气气的笑容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一个人终日里带着和和气气的笑容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那是一副千锤百炼的笑容，就算他一连杀死十个人，那笑容仍然不变……”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就算他做了一件最无耻的事，被人瞧见了，任何人都会有无颜见人的感觉，但他不会，甚至连脸也不红一下，而且，仍然是那样一付和气的笑容，只要你瞧到他，别人告诉你，他刚刚杀

了个人，你决不会相信。”

何玉霜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说的也是，谁要告诉我，江副教主杀了人，打我两个耳光，我也不信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他脸上一贯的笑容，固然是叫人难分真假，但最恶毒的，还是他那卑下的手段，他能忍，忍到他有利的时间，突然会对你下手，而且，决不会留一点给对方报复的机会，如是照他的意思办理，只怕你何姑娘，早已经死去十几年，哪还会活到现在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江副教主有这么厉害，实叫人不敢相信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教主很毒辣，但他没有江副教主那份笑里藏刀的阴险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有一件事，在下必须说明了，那就是姑娘这条命能保下来，完全是教主的力量，我们十八人聚会，江副教主坚决建议，把姑娘也给除去，但教主却一力主张，留下姑娘的性命，因此，两人之间，还有一番争执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教主为什么要留下我的性命呢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这个我也不清楚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难道这中间还会有什么内情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管如何，姑娘已可确定那天皇教主是杀害你父母的仇人，为害武林的大奸巨恶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唉！说了这许多，我还是不敢相信江副教主是凶手。”

彭长家叹口气，道：“姑娘，在下说的句句真实，如有一句虚言，天诛地灭。”

何玉霜心中确有些不信，但听到了彭长家立下重誓，不得不信了。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老前辈的话，晚辈相信。不过，此事重大，晚辈也不能贸然从事。我相信，咱们聚集在玄支下院的事，天皇教主已经知道，自然，也会联想到你彭老，可能泄露我父母被杀的隐秘。”彭长家道：“很可能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天皇教主既然知道了这件事，不会不作准备。”彭长家点点头，道：“这些年，天皇教主本有对你下手的机会，但他不肯下手，这中间，也许有些内情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这一点，我心中一直很困惑，他为什么能容我十几年，从小长大，照他平日的为人，绝不会有这份气度，所以这中间，定有着某一种原因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玉霜，对杀害你父母的凶手，你是否还有怀疑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没有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天皇教主不杀你，也许有些原因，不过，这已是枝节小事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和合老人江堂，在我记忆之中，是一位终日笑容满面，不发脾气的长者，说他是如何阴险的人，实在难以叫人相信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唉！这些年来，江堂的火候，愈来愈深，这十年来，从没

有听他大声说过一句话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是的，他总是那么笑容迎人，一派仁厚长者之风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有一件事，咱们整个天皇教中，也很少人知晓，那就是笑面阎罗谷飞，就是江副教主的师弟，他们艺出一门，据说他们那一门工夫，笑的越是和蔼可亲，越是功力深厚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原来，谷飞是江堂的同门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这是一件很大的隐秘，教中知晓此事的人，实是不多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谷飞的阴险、冷酷我很清楚，杀人于笑语轻声之中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那是谷飞的火候不够，才会被人发觉，如是他火候到了江堂的境界，那就不会被人能够轻易发觉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听彭老之言，那江堂是教主最亲信的人了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不错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在他口中可以问出天皇教主不少隐秘吧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我一直有个怀疑，咱们天皇教中的实权，恐怕早已操在江堂的手中，教主只不过是一个名义，至少，两人是一个分权而治的局面。”

何玉霜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是说，江堂副教主，已取代了教主的地位吗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老朽实有这样的想法，不过，也并非全无根据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愿闻高论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当年和教主，同时闯荡江湖的，一共七人，目下还活着的只有三个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哪三个人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教主、江堂，和我三个人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算起来，你是仅余的元老之一了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论资格我早该弄个副教主干干了，但我有自知之明，如若我干了副教主，只怕已活不到现在了，七个人，死了四个，留下两个最能干的人，和一个最差的人活着，这中间，不完全是靠运气吧！”

何玉霜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可否说清楚一些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明白点说，这中间有着很大的智慧，江堂够强，强的可以和教主分庭抗礼，所以，他可以没有事情的；我安于现状，苟安于总巡主的职位，明哲保身，没有人会顾虑我，所以，我也可以活下去，极刚极柔，都可以一样无伤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看不出来，你原来是这样一个大智若愚的人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如我锋芒太露，此刻尸骨早寒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这几年来，我在义父身侧，总没有听他提到过你。”

彭长家笑一笑，道：“因为，我是那么微不足道，最好他们想不起我，我的职务，使我用不着参与教中的机密，就算有机会参与，我也从不提什么主张意见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看来，你是个很狡滑的人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可以这么说，狡滑和智谋，本就是一体两面的叫法，但姑娘是否知道，我对此事，付出的代价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我的资质并不太差，这些年来，我也有很多的机会，求登更高一层的进境，但我放弃了，我一直不让自己的武功，有什么特殊的成就，就这样的平庸，才保下了自己的性命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原来，你如此的老谋深算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我自知武功无法保护自己的安全时，只好用点心机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的事不用再谈了，我想多了解一些江堂的事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说气度、威严，也许江堂还不如教主，但如论智略雄图，江堂计决不在教主之下，一山并容二虎，岂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？”

何玉霜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说的也有道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玉霜，对令尊令堂被害一事，是否还有些疑问呢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希望多了解一些内情，白兄，我义父养育了我十几年，要我一旦和他翻脸成仇，是何等重大，我不能有一点疏忽，也不能有一点大意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姑娘还有什么疑问，只管请问，老朽知无不答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彭老知道护教二老的底细吧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这个么？略知一二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护教二老，何时加入了天皇教，他们是什么身份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护教二老出现于天皇教，不过十年左右，但他们的来历，却一直是一件很大的隐秘，除了教主之外，大概无人清楚他们的来龙去脉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如是江副教主真的能和教主分庭抗礼，单是护教二老的力量，就可以把江堂置于死地了，对吗？”

彭长家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姑娘问的是，护教二老诚然武功高强，不过，江堂掌握了教中大部分的杀手、新锐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果真如此，教主更应该除了他才是，怎能纵容于他，由他坐大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双方实力，大小不同时，小的一方，必为大的一方吞噬，但如双方的实力很接近时，这就会保持了个微妙的共同均衡，因为，双方心中都明白，没有一举击溃对方的把握，勉强出手，可能会两败俱伤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彭老，你说江堂掌握了天皇教中的杀手和新锐，但不知有何凭据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姑娘，此事天皇教中有地位的人，心中都很明白，江堂是专以训练杀手的负责人，而且，训练出来之后，也就由他的亲信掌握、运用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你常常和江副教主接近吧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见过他很多次，每次，他都很和蔼，看上去，也很仁慈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这不只是姑娘的看法，天皇教中不知内情的人，都是这样

的看法，尤其是近几年来，天皇教中人，凡是见到江堂的人，无不觉着他很仁慈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一个人能装作这样久，不为人发觉吗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姑娘，大奸和大贤，本就是一线之差，也都是具有大才大慧的人……”沉吟了一阵，接道：“姑娘，你知道江副教主那血煞四卫吧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知道，听说他们武功很高强，常随江副教主，寸步不离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他是副教主的身份，在天皇教的范围之内，为什么会带着血煞四卫，形影不离？”

何玉霜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彭长家道：“因为，他怕遇上刺客，不得不随时防备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教主的行踪，又为什么那么神秘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难道他们在互相提防吗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还认为他们一个是故作神秘，一个是故作排场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所以，老朽想到了天皇教主和副教主之间，可能已引起了某种程度的摩擦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是说他们已经开始自相残杀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不错，他们可能已经开始了自相残杀之局，现在，他们所以还没有动手，那是因为一致对外，和咱们冲突的原因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唉！这么说来，江副教主的实力，在天皇教中，也足以和教主抗衡了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教主也不是省油的灯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很好，我先去找江堂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彭长家急急叫道：“公主，请留步……”

白天平一横身，拦住了何玉霜的去路，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去找江堂，我要他证明一下，我父母的死亡内情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江堂能和教主分庭抗礼，那岂是简单人物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知道他不简单，不过，他也想不到我会对他下手……”

彭长家道：“姑娘，请听老朽一言，你如去见江堂还不如见教主来的安全一些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江堂笑里藏刀，最喜欢暗算别人，姑娘想和他互较心机，岂不是……”

何玉霜冷哼一声，接道：“不问江堂，难道要我去问教主吗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姑娘，急也不在一时，老朽之意，咱们要有一番计划，然后再行动不迟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什么计划？太久了，我等不及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玉霜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这一点，还望姑娘三思……”

何玉霜道：“生我者父母，养我者义父，十几年的养育之恩，岂能轻易为敌！”

彭长家道：“所以，姑娘想证明这件事，要去问江堂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姑娘不肯相信老朽的话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背叛了天皇教，自然可以设词陷害教主了。”

彭长家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走，咱们去见江堂去。”

何玉霜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好像很激动！”

彭长家冷冷说道：“老朽说的句句实言，姑娘不肯相信，老朽只好带姑娘去求证一番了。”

何玉霜叹口气，道：“这件事太重大，我不能造成终身大恨。”白天平也有些冒火了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是非要在江堂口中求证不可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是的！我不想冒一点险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不想冒一点险，那只有我们冒险了。”何玉霜道：“你们也没有冒什么险，我只是求证一下。”白天平道：“好吧！姑娘救了玄支下院的剑士，我们感激不尽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倒不用感激，我救他们是为了你。”白天平道：“想不到啊！在下在姑娘心目中，还有这么重的份量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，简直连一点良心都没有。”

白天平柔声道：“姑娘，在这一段时间中，在下对姑娘处处迁就……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不是为了我，那是因为你让我救那些玄支剑士，现在，他们的毒解了，我还有什么重要？”言罢，泫然欲泣。白天平叹口气，道：“玉霜，你心中念念不忘深重的养育之恩，那也是一片孝心……”

何玉霜流下泪来，道：“你明白就好了，我不是故意别扭，我只是要求证这件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准备怎么做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去问问江堂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好吧！我和你一起去。”

何玉霜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也要去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是的！我陪你去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知道，那很危险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所以。我才要陪你同去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明知危险，却还要陪我同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如是没有危险，在下就不用去了。”

何玉霜很感激，也有些感伤，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身上伤还未好，跟我去，万一打了起来，只怕对你不好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要紧，一点皮肉之伤，在下还能忍得住。”彭长家突然一挺胸，道：“我也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彭老，你的伤很重，去了只怕不妥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那江堂狡滑得很，而且，是一位极善谎言的人，如是不去，无法当面揭穿他的谎言，你们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”

只听一阵哈哈大笑，道：“白兄、彭老，在下也去凑凑热闹如何？”随着大笑之声，洪承志大步行了进来。

白天平道：“洪兄肯去，对我们大有帮助，不过，洪兄一走，这里岂不是少了很大的实力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玄支剑士，毒性已解，目下正在进食饱餐，这群剑士，对天皇教施下毒物一事，大感激忿，大部分的人，主张立刻去找天皇教中人，放手一拚，但幸为袁老拦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天皇教实力，已大部分集中于此，这是一场决战，不可轻进误事，有害大局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袁老前辈劝说之下，玄支剑士已大部安静下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就好了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防守玄支大院的人，已加入了玄支剑士这批生力军，实也用不着在下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好！既然如此，咱们欢迎洪兄同往一行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为我的事，劳动诸位，我心中极是不安。”

洪承志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见外了，白兄曾和在在提直何姑娘。”

何玉霜眨动了一下大眼睛，道：“他说我什么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说姑娘是一位才貌绝世的人……”何玉霜嫣然一笑，接道：“他胡说，别信他的。”洪承志道：“在下一见么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失望的很，不如闻名多了，是吗？”洪承志笑一笑，道：“一见之下，才知道白兄把姑娘的美丽、才能，只说了一半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哪有那么好！都是他胡说的。”

白天平微微一笑，默不作声。

何玉霜道：“你笑什么，你倒替我胡吹，要我日后怎么见人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你就尽量做得好一点就是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就是这个样子，只怕是很难学好了。”洪承志望了白天平一眼，接道：“那只有让白兄学着适应姑娘了……”笑一笑，转过话题，接道：“何姑娘，咱们几时动身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两位还要准备一下吗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不用了，咱们随时可以行动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很好，小妹想立刻动身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慢着，姑娘如是不带者朽同往，只怕再去上十位高手，也是无法让江堂说出实言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非要带彭老去不可了。”彭长家道：“不错，姑娘如是不带老朽同往，只怕会徒劳无功。”

何玉霜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就请你跟我们一起去吧。”彭长家道：“咱们这样去，也不行……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要如何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你姑娘在天皇教中的身份，他们也许不敢拦阻，不过，白、洪两位，势必要遭到重重的截杀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的意思呢？”彭长家道：“咱们都装扮成姑娘的从人，对方虽然心中有所疑，但看在姑娘的份上，也不会强行盘问，咱们可以平安的通过重重截杀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彭老高明。”

在彭长家的指导下，白天平、洪承志，都经过了一番改装。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玉霜，请稍停片刻，在下去禀报义父——何玉霜道：“你去吧！”

白天平见到了丐仙袁道，说明内情。

袁道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二十年前，我见过江堂这小子两次，他对我一直是必恭必敬，满脸笑容，但我看这小子，就不是好东西，果然在二十年后，成了罪魁祸首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江堂的武功如何？”

袁道道：“听说很高明，但他没有和我动过手，不过，他的忍耐工夫，大约是天下第一了，有一次，我迫他动手，辱骂他祖宗三代，他竟然一直带着笑容，坐着不动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人的阴森，当然是很可怕了。”

袁道道：“你和洪承志两人联手，大概是天皇教中人，还拦不住你们，为了防患未然，咱们约定一个时限，过时，你们还不回来，我就带人去接应你们。”

两人约好时限和传讯之法，白天平才告退而去。何玉霜、洪承志、彭长家，早已在门口处相候。

洪承志低声道：“袁老前辈怎么说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老人家要咱们小心一些，而且，也规定了联络信号，如是咱们在一定的时间内不回来，他就带人去迎接我们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老人家准备怎么接应我们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们已约好了通讯之法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希望咱们几人，能够把事情办好，用不到老前辈出马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尽力而为吧！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两位都扮作了天皇教中人，如若情势能不动手，两位就不要轻易出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好！咱们听姑娘招呼。”

四人离开了玄支下院，行不过百丈左右，立刻有八个黑衣人由暗影中闪身而出，拦住了几人去路。

何玉霜神情严肃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认识我吗？”

八个人一欠身，道：“认识公主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们是哪一堂中人。”

为首的黑衣人道：“咱们是江副教主的手下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很好，我正要去见江副教主，他现在何处？”

为首黑衣人道：“江副教主就在距此不远的一座茅舍之中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去替我通报一声，就说我有要事见他。”

为首黑衣人一欠身，道：“属下领命。”转身疾奔而去。

白天平和洪承志，尽量的耐着性子，站在何玉霜的身后，一语不发。

足足过了一刻工夫之久，那黑衣人才匆匆奔了过来，道：“江副教主，恭候公主的大驾。”

何玉霜回顾了白天平和洪承志等一眼，道：“咱们去吧！”

彭长家完全改了一付形貌，他本是天皇教中最熟识的人，但此刻，却无人能认识他。在那黑衣人带路之下，四个人行到了一座茅舍前面。

这时天色将明，东方已泛起了鱼肚白色，但茅舍中还燃着灯火。

一个全身灰衣的半百老者，面团团如富家翁，带着满脸微笑，站在茅舍门口。

何玉霜一欠身，道：“晚辈何玉霜，见过副教主。”

江副教主微微一笑道：“公主请进，老朽在此候驾多时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怎敢劳动副教主。”

江堂道：“公私两面，老朽都理当迎驾，姑娘请吧！”

何玉霜一步跨进门，江堂立刻紧随身后。

两个年轻人，立刻由门后闪了出来，希望堵在门口。但白天平和洪承志的动作更快，一跨步二人已进入了茅舍，竟然抢先两人一步，反而把两个人堵在了大门里面。彭长家紧随着行了进来。

江堂回顾了两个年轻人一眼，脸上满是笑容，轻轻说道：“给我闪天。”

两个人像火烧似的，突然向后退出了三步。

江堂先让何玉霜落了座，然后自己坐下。这座茅舍小厅中，只设有两个坐位，白天平、洪承志、彭长家，只好在何玉霜身后侍立。

江堂望了白天平等一眼，笑一笑，道：“你们也是咱们天皇教中的吧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错，咱们都是彭巡主的属下。”

江堂道：“在下好像没有见过几位。”

第二十七回 阴险狡诈 误入绝地

白天平道：“副教主权重位高，自然是不认识我们这小人物了。”

江堂道：“只怕不是天皇教中人，如天皇教中人，应该知道我有一个很大的本领……”

洪承志忍不住道：“什么本领？”

江堂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过目不忘，现在我已确定两位不是天皇教中人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人是我带来的，不论什么事，都由我担起来。”

江堂笑一笑，道：“有公主这一句话，那就够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来晋见副教主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请教。”

江堂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关于家父家母的事。”她一面说话，一面留心江堂的脸色神情。

只见江堂脸上的笑容依旧，当真是已做到了完全不动声色的境界。

江堂笑一笑道：“公主听了什么人的挑拨，忽然口出此言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不是听了什么人的挑拨，我只是听说这件事，希望由你副教主口中证实一下。”

江堂笑道：“姑娘说的是，如是有什么事，在下自然可以证实，如是无中生有的事，要我如何奉告呢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咱们一件一件的说，家父、家母，是不是身遭凶死，为人杀害？”

江堂道：“令尊、令堂，是被人杀害而死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凶手呢？”

江堂道：“凶手早已被教主和在下联手擒住，处以乱刀分尸而死，此事是一件轰动江湖的大事，知晓的人不少，教主没有告诉过公主吗？”

何玉霜摇摇头，道：“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此事。”

江堂道：“唉！这样的大事，教主应该早些告诉你才对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法子说出口？”

江堂道：“怎么会呢？凶手早已伏诛，你已长大成人，他早该把这件事告诉你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但他为什么不肯说呢？”

江堂道：“也许是因为教主不愿再触及伤心往事，叫人听了难过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他不说内情，岂不是要我疑神疑鬼吗？”

江堂道：“说的也是啊！他这么拖延下去，岂不是要你误会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已经误会很深了。”

江堂道：“此事简单至极，姑娘去问问教主，必可了解真象，造成今日的误会，实是话未说明，一旦说清楚了，公主自会了解教主的苦心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想不出他会有什么苦心，这样重大的事，不肯说出来，

除非他心中有愧。”

江堂道：“公主，这话就大大的不对了，教主对你，爱护备至、除了不是生身之父外，哪一点不是爱护有加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是不是因为他心中负疚？”

江堂笑一笑道：“公主，你这些话，如被教主听到了，不怕他伤心吗？”

何玉霜似已被江堂说动，垂下头去，默然不语。

彭长家突然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公主，不要为江副教主的谎言所惑，你为什么追问他谁是杀你父母的凶手呢？”

何玉霜听得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该死，重要的事，我竟然一句也未问。”

江堂双目缓缓转注到彭长家的脸上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彭长家笑一笑道：“副教主虽然是极善作伪的人，不过，你如知道我是谁后，也要大吃一惊了。”

江堂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听你的口气，似是和我很熟了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简直是熟的不能再熟了。”

江堂道：“你易了容，又故意把声音改变成怪腔怪调，是吗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不错！”

江堂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是教中的总巡主彭长家，一个很受教主冷落的人。”

彭长家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江堂，当年咱们追随教主，平起平坐，但自教主创出了天皇教后，咱们就有了很大的变化，你江堂贵为副教主，手握大权，和教主分庭抗礼，咱们这些老朋友，难得见上一次面了。”

江堂没有发作，反而点头说道：“老弟，这些年来，教主对你是太冷淡了些，老朋友嘛！虽然职司有别，但私情上实也该照顾一下。”

彭长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江副教主，咱们相识数十年，别人不清楚你，彭某人却是了解得很，咱们现在，都还活着，江兄是凭仗自己的武功和实力，升到了副教主的职位，兄弟么，也就是凭了那份冷淡，才保住了性命，这一点，江兄大约心中早已明白了。”

江堂的脸上，一直展露着笑容，不置可否。

彭长家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昔年老友，大都故去，当年咱们同时闯荡江湖的人，如今屈指计算，也就余下了咱们两个人，那些人，怎么一个死法，江副教主比兄弟更清楚了。”江堂仍然带着满脸笑容，道：“这一点，我也是有些怀疑，有几位故旧老友，确实死的不明不白，此间事了，咱们一起去看看教主，问个明白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江副教主，这件事可能吗？”

江堂道：“老朋友嘛！大概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我能活这么多年没有事情，就是因为我很少说话，副教主，数十年体验、经历，难道还能被几句花言巧语瞒过去？”

江堂道：“彭兄，这一点，你可以放心，兄弟可以担保……”

彭长家冷冷说道：“副教主，够了，在下不会相信教主，更不会相信你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着道：“就拿当年咱们对付何若天夫妇那件事……”

江堂接道：“彭兄，何若天是教主的金兰义弟……”

彭长家接道：“我知道，但何若天夫妇，确实死于教主的谋杀之下。”

江堂笑容一敛，但又立刻恢复，缓缓说道：“彭兄，对此事，好像很清楚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江副教主又何尝不清楚呢？”

江堂道：“哦！”

彭长家道：“彭某人这点武功，还不足担任杀手的要务，只能干干把风的工作。”

江堂道：“你是参与杀害教主金兰兄弟的人，此事教主是否知晓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副教主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用不着这样藏头露尾吧！”

江堂啊了一声，未再多言。彭长家冷冷说道：“如若在下的记忆没有错，当年对付何若天夫妇的杀手中，你副教主是主要的杀手之一。”江堂笑一笑，道：“彭总巡主，这等大事，岂可随口胡说。”彭长家道：“我说的很真实，所以，我什么都不怕。”江堂道：“唉！何姑娘，一个可以出卖他故友长上的人，这种人的话，如何能够相信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江副教主的意思呢？”

江堂道：“我没有什么意思，我觉着这件事，已超出我这副教主身份的职权，我看，咱们还是去见见教主，由他处置这件事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教主现在何处？”

江堂道：“如是公主要见他，咱们立刻可以去见教主。”何玉霜淡淡一笑道：“我想先和副教主谈清楚，然后，再去见教主不迟。”

江堂仍然是满脸笑容，道：“公主，还准备和我谈些什么？”何玉霜道：“我想请教副教主说明一件事，是否参与杀害我父母的凶手？”

江堂道：“姑娘要在下答复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不错，我希望你能有一个肯定的答复。”江堂道：“唉！我说的话，姑娘肯相信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要看你如何说了。”

江堂道：“我可以告诉姑娘，绝无此事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也可以回答副教主，我绝不相信。”江堂脸上的笑容，突然收起，冷冷地说道：“那么公主的意思是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我只想求证一下，你们杀死我父母的经过。”江堂道：“公主既然不肯相信我的话，说了也是白说。”何玉霜道：“江副教主，我对你很敬重。”汪堂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我也一样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以你这样的身份，应该是敢作敢为了。”江堂道：“姑娘说的是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所以，你应该说实话。”

江堂道：“我说的本是实话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么你为什么不说，如何杀害了我的父母？”江堂道：“姑娘不相我的话，难道一定逼我说谎吗？”何玉霜道：“你本就说的谎言，我要你说实话。”

江堂道：“姑娘，我尊重你是公主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也尊重你是副教主的身份。”

江堂道：“所以，在下希望你留点余地，不要逼人过甚。”何玉霜道：“江副教主，这话就很奇怪了，我一直耐着性子，没有发作，不知道何处逼人过甚。”

江堂道：“词锋、口气，无一不咄咄逼人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这只是你副教主的看法了。”

江堂笑一笑，道：“是的，姑娘，我是副教主的身份，咱们这天皇教中，除了教主外，我还想不出有谁比我的身份高些。”何玉霜道：“我是教主亲口封的公主身份，这一点，超然出乎天皇教的制度以外，教主也没有告诉过我应该听从何人的令谕。”

江堂笑一笑，道：“所以，姑娘想要知道的事，应该听从教主的吩咐。”

何玉霜冷冷说道：“我会亲自向教主求证，不过，我希望能在你这里先得到一些真实经过的答复。”

江堂笑一笑，道：“公主，你不觉着自己这做法有些过份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倒没有这样的感觉，如若你副教主实话敢实说，我还要向你讨取杀害父母的血债。”

江堂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长家兄，何姑娘这般来势汹汹，想来，都是你挑拨的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副教主，不用移恨别人，有什么话，只管对我何玉霜说。”

江堂道：“姑娘，我应该把你拿下、交给教主治罪。”

何玉霜正待发作，却听到白天平的传音之术，道：“姑娘，彭老说，最好能跟他一起去见教主，虽然是危险一些，却可以一下子求得真相。”长长吁一口气，压下去升起的怒火，何玉霜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副教主，你觉得这件事，应该向教主求证一下？”

江堂是何等老奸巨猾，笑一笑，道：“我并非害怕你何姑娘的飞铃利害，不愿和你动手，而是因为你是教主的义女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这个，你不用顾虑，但我也愿和你动手，因为，你总是副教主的身份。”

江堂道：“那很好，姑娘能顾全大局，足见高明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不过，我要你副教主委屈一下……”

江堂奇道：“要我委屈一下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是的，我要带你去见教主。”

江堂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厉害的反客为主手法，姑娘，被带去见教主的

不是我，而是姑娘和你的从人。”

洪承志早就在强自忍耐，闻言一挺胸，道：“就凭你们这几个人物，也敢妄言拿人……”

江堂双目寒芒暴射，盯注在洪承志的身上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洪承志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不会欺骗人，但也不愿告诉你真话，那就无法奉告了。”

江堂目光一转，望着彭长家道：“这些人，可都是彭兄的手下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算是我的属下，但并不是……”

江堂接道：“既然算是，为何不是？彭兄，我是副教主的身份，我随时可以把你擒来，处以教规。”

彭长家笑一笑，道：“墙无百日不透风，你也用不着装下去了，何姑娘只是问她父母被杀的事，你说说何妨？”

江堂道：“彭长家，好像是你一手造成了今日的局面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不管你怎么想，事实总归是事实，你要不要我把当年之事，很仔细的说它一遍。”

江堂突然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何姑娘，你一定要我承认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不是要你承认什么？我只是求证当年的经过。”

江堂道：“好吧！就算当年我们杀害了你的父母，彭长家和老夫，都是凶手之一，那又如何？”

这一次，何玉霜倒是平静的很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副教主，为什么你们要杀害我的父母呢？”

江堂道：“原因很多，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奉到了教主的令谕。”

何玉霜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奉到了教主的令谕？”

江堂道：“不错，姑娘不信，何不问问彭长家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副教主说的不错，不过，这中间稍有出入。”

江堂道：“什么出入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教主下令，要咱们围杀何姑娘的父母，事前，也曾徵询过咱们的意思，江兄不知道是否还敢承认？”

江堂道：“老夫做的事，一向认账，有什么不敢认的，你只管请说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当时集会之人，有两种主张，一种主张放过他们，一种主张非杀了他们不可，江兄赞成哪一种？”

江堂道：“老夫为人，一向慈和，自然是主张放过他们了。”

彭长家微微一呆，道：“江兄，你也真敢说出口啊！”江堂道：“我一向皂白分明，既然何姑娘苦苦逼问，也只好说个明白了。”

彭长家叹口气，道：“高明，高明，江兄，你真是唱做俱佳，好叫兄弟佩服。”

江堂冷冷说道：“彭兄，你不用怀恨挑拨，这件事，咱们也解决不了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去见教主问个明白。”何玉霜道：“教主一定要见，不过，

不是现在。”

江堂笑一笑，道：“公主的意思是……”

彭长家接道：“公主的意思，只是想证明这件事情，罪魁祸首既是教主，她自然会先找教主算帐。”

江堂道，“哦！”

彭长家道：“所以，副教主也用不着替教主隐瞒什么了。”江堂叹口气，道：“彭兄，你可是已经把经过之情，告诉何姑娘了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不错，我已把当年详情，告诉了公主。”江堂道：“你既然说过了，实也用不着我再说一遍了。”彭长家道：“如是公主完全相信了在下，那也用不着再来求证了。”

江堂道：“你是说，要兄弟证明这件事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不错，你只要证明这件事，我自会斟酌处理。”江堂道“好吧！公主想证明什么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教主为什么要杀害我的父母？”

江堂笑一笑，道：“公主是想知道这件事的经过呢？还是想知道这件事的前因、后果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自然是知道的愈详尽愈好。”

江堂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先说令尊吧！你父亲是一位世间少见的美男子，他具有了一种奇怪的魅力，任何女人看到他，都会情不自禁，姑娘必需先接受一个事实，令尊是一位十分风流的人，由于他本身的优越，和他的行迹不检，在他手下，不知坏了多少女人的名节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胡说，我爹怎会是那样的人？”

江堂笑一笑，道，“公主，你是要听真相啊，还是只想知道什么人杀了你的父母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……我自然是想知道真相了。”

江堂道：“好！你既然是想知道真相，那就只有听我说明内情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说吧！不过，我希望你说实话。”

江堂道：“令尊的风流韵事，数不胜数，咱们实在也用不着无中生有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娘呢？难道就不管他了？”

江堂道：“令尊不但是一个举世无匹的美男子，而且，还有着很好的武功，就有那么多女孩子情甘献身，就在下所知，毁在令尊手下的女孩子，不下数十人，因此而死的女孩子，也有十人以上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爹真是这么一个可恶的人吗？”

江堂道：“这要看怎么一个解释了，令尊没有勉强过一个女孩子，都是她们心甘情愿的献身，事后，含愤而死，也是自作孽，这责任，实不能记在令尊头上……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不要再谈我爹了，我娘呢？她该是一个很好的人吧？”

江堂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姑娘，你要听真话呢？还是听假话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自然要听真话。”

江堂道：“如是姑娘要听真话，江某人就据实而言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接道：“令堂是个很美丽的女人，一身武功，倒也不错，只可惜，她太愚了一些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娘哪里愚了？”

江堂道：“她如不是愚人，令尊一生中，都被美女环绕、包围，你娘怎的还要和他守在一起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是我娘的事，和局外人无关。”

江堂突然叹一口气，道：“何姑娘，那些美女不是大户小姐，就是一方雄主千金，这些人，大都有父母兄妹，就算她个人认了，别的人岂不找他报仇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但那些人，为什么没有动手，却由你们出手杀了他？”

江堂道：“那些女子中，难道就没我们的亲人至交吗？”

何玉霜呆了呆，道：“你受到了什么伤害？”

江堂道：“我一个近亲堂妹，就伤害在了令尊的手中，固然是她自己该死，但令尊如能看在我的份上，放她一马，她也不会含悲自绝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真是应该找我爹算帐了。”

江堂道：“咱们隐藏此事，只是怕伤害姑娘之心，固为令尊玩世纵情的罪恶，不能加诸姑娘的身上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但教主呢？他又为什么非杀我爹不可？”

江堂道：“教主杀你爹，至少有两个原因，一是他身为这一组合中的首脑人物，对令尊放荡行径，既无约束之法，只有设法把他杀了，以谢罪武林；至于第二么，在下就不清楚了。”

何玉霜心疼如绞，忽略了下面两句话，接道：“我爹真是有如此罪恶，你们杀他应该，但为什么你们不明火执仗，把他明正典刑，却雪夜偷袭？”

江堂道：“姑娘，有一句俗话说，家丑不可外扬，因为咱们都是你爹的好朋友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好朋友，你们竟忍心取他之命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我娘呢？她没有什么罪恶，她只是懦弱了一些。”

江堂道：“她出手卫护你爹，伤了我们两人，只好把她也杀何玉霜道：“原来你们用的围攻。”

彭长家突然接口道：“你何不问问教主杀害令尊、令堂的第二个原因，至于令尊的行径，并非如江副座所言……”

江堂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彭长家，当年你也是参与此事的凶彭长家接道：“不错，这一点，在下早已告诉何姑娘了。”

江堂道：“不知道告诉她多少内情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江堂，用不着打哑谜，有什么话直来直往。”

江堂道：“如是我记忆不错，当年主张斩草除根的，杀死何夫人的，也

是你彭兄的建议。”

彭长家笑一笑，道：“江堂，姓彭的说的话，绝对算数……”

江堂道：“彭兄承认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栽脏的事，姓彭的不愿认，也不想认，坚主杀死何夫人的，是你江堂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要不要我揭穿你为什么要杀死何夫人？”

江堂脸上的笑容，第一次完全消失，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冷漠的寒霜。

彭长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江兄，你怎么不笑了，你笑不出来了，是吗？”

江堂道：“彭长家，你如要信口雌黄，我就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你心中慌了，是吧！因为，你怕我说出来。”

江堂道：“好！你说吧！你敢不敢站出来说给何姑娘听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我有什么不敢！”大步行了出来，接道：“何姑娘，你爹是美男子，你母亲也是一个绝色的美女。”

何玉霜叹口气，道：“我的家，怎会这样复杂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姑娘，不能怪他们，你爹和你娘，身体都得自父母，上天赋给他们一个美丽的形貌，与人何干？”哈哈大笑一阵，道：“你爹有很多女人追，你娘同样也有很多的男人追在她的周围……”脸色突然转变的十分严肃，一字一句地接道：“咱们这天皇教中，有很多人追你的母亲，江堂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。”

江堂笑一笑，道：“彭长家，你没有吗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在下有自知之明，不敢参与。”

江堂点点头，道：“说的也是。”突然扬手一掌，推了出去。一股强烈的掌风，直撞过去，击向彭长家。

白天平横行一步，右手一挥，接下了江堂的掌势。两股强烈的掌力撞在一起，白天平身不自主的向后退了一步。

强大的反震之力，使得江堂的身子，也微微震动了一下。他立刻警觉到，这是有备而来，这个看似教中弟子的人，竟然是第一流的好手。他明白自己这一掌之威，寻常人物，立时会被震碎内腑，当场咯血而死。

但这一掌，被人接下之后，强大的反击之力，竟能把自己的力道给挡了回来，这自然非同小可。微微颌首，江堂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何姑娘，这两个不是天皇教中人吧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江副教主，可是觉着这件事，十分重要吗？”

江堂道：“重大极了，如是你把外人勾结进来，对本教危害，岂不是十分重大吗？”

彭长家突然叹一口气，道：“江兄，可否听兄弟一言。”

他忽然变的客气起来，连世故狡猾的江堂，也无法猜出他的用心何在，不禁一呆。但他立刻浮现出一脸笑容，道：“彭兄有何高见，兄弟洗耳恭听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江兄和我，都是参与杀害何氏夫妇的凶手，但咱们都情非

得已！”

江堂点点头，道：“说的也是啊！如若当时谁不参与，教主决不会饶了他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咱们被逼出手，情非得已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，这一点，兄弟早已对何姑娘说明白了。”

江堂道：“何姑娘怎么说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何姑娘说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当年咱们参与围杀何氏夫妇的人，足足有一十八位之多，何姑娘也不能去找每一个人报仇。”

江堂道：“每一件事，都有罪魁祸首，这件血案的祸首，自然是教主了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是！何姑娘也是这样的看法，这件血案，她只想求证一下事实，然后，找罪魁祸首算帐。”

江堂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如若真问起事情经过，个中有一段极大的隐秘，只怕你彭兄还不知道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江堂道：“当年参与围杀何氏夫妇的一十八人，如今还有几个活的？”

彭长家道：“如若兄弟的记忆不错，似乎是还有咱们两个活的。”

江堂道：“严格点说起，只有一个半还活着，咱们十八人，四个人死于何氏夫妇之手，但却有十二个死在教主的手中，至于你彭兄，能够保下性命，固然是你深谙明哲保身之道，但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你知道的事情太少，所以，你只能算半个人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至少，兄弟对教主杀害何氏夫妇的事，知晓得很清楚吧！”

江堂道：“不！你也是知道一半。”

彭长家道：“有这等事，在下倒未听过了。”

江堂道：“这件事，知道的本就不多……”目光一掠何玉霜，接道：“姑娘听到了此言之后，还望能保持镇静，别太激动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说吧！我受得了。”

江堂道：“令尊英俊潇洒，令堂美丽绝伦，姑娘揽镜自照，就可以瞧出令堂当年的大部容色，令尊风流韵事，固然是招来了很多的忌恨，但令堂的美丽，也是祸起萧墙的原因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是说，教主杀害我父母的原因，和我娘有关？”

江堂道：“是的！令堂的美色、令教主倾倒，借令尊风流之名，出手围杀，我们的目的，只在令尊，但想不到，令堂的贞烈，竟然要舍身相护，就这样，不得不连令堂一起杀了。”

何玉霜心情激动，全身也微微颤动，但她却强自忍耐，道：“什么人杀了我父亲？”

江堂道：“这个，很难说，我们是数人围攻，令尊似乎是先中了教主的一剑，以后，被我们乱刀劈死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母亲呢？也死在乱刀之下吗？”

江堂道：“是的！姑娘，那是一场混战，我们十八人合攻他们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什么人杀中我母亲第一刀？”

江堂道：“这个，在下没有看清楚，不敢妄言。”

何玉霜冷冷说道：“是不是你，听说本教中，除了教主外，以你的武功最高。”

江堂道：“这话不错，教主武功，过去比在下高明，但现在，是否还高过我，这就很难说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口出如此狂言，难道就不怕教主知道吗？”

江堂道：“何姑娘，我们十八人合作闯荡江湖，目下只有三人活着，教主除外，能活的只有我和彭兄，彭兄是大智若愚，叫人忽略了他，在下没有彭兄那份才气，只有以武功对武功，实力对实力了。”何玉霜道：“你的实力，可是已然能在教中和教主分庭抗礼了。”

江堂道：“谈不上什么分庭抗礼，但教主心中明白，如是杀了我这个副教主，天皇教下至少一小半人数，会叛离本教，这就是我的保命方法，和彭兄有着显著的不同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哼！蛇无头不行，鸟无翅不飞，如是教主一举把你杀死，你这些忠心属下，自然会听受教主之命。”江堂道：“看来，何姑娘对在下的实力，还有些怀疑，对教主，还有一分偏爱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姑娘，咱们教主是一位思虑很周密的人，姑娘能够想到的，教主自然是早已想到了。”

何玉霜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谁也不偏袒，你们都是我的仇江堂点点头，道：“说的也是，姑娘不是外人，也是咱们教中公主身份，这是自相残杀的局面，不是合力对外，姑娘先找教主呢？还是先找在下报仇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两个人都要找。”

江堂道：“那很好，姑娘是否现在可以选一下呢？”

何玉霜点点头道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如若我要找人，自然是应该先找教主，不过，很不巧的是我先碰上了你。”

江堂笑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在下并没有逃避。”

何玉霜笑道：“也许，我们最后要有一场拚杀，不过，你既非罪魁祸首，似乎是用不着首当锐锋。”

江堂又恢复满脸和气的笑容，道：“姑娘这么镇静，看来是早已受过高人的指教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用不着什么人指教我，大悲大伤之后，总会自然平静下来，因为，我要报仇。”

江堂道：“姑娘的报仇原则如何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报仇就是报仇，还有什么原则不原则的！”

江堂道：“报仇有三种，姑娘准备如何一个报法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先说说看，哪三种方法？”

江堂道：“一是分辨是非的报法，姑娘应该先了解令尊是不是该死？然后，姑娘再替他报仇……”

何玉霜道：“第二种呢？”

江堂道：“第二种么，范围小一些，只杀罪魁祸首，从者不究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还有第三种，又是什么？”

江堂道：“大开杀戒，不分首从，凡是参与这件事的人，一体诛绝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们十八人，死了十五个人，余下还有三人，对吧？”

江堂道：“不错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彭长家是不是只担任把风的工作，没有下手？”

江堂道：“也不错，彭兄深谋远虑，似乎是早已想到今日之事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，“彭长家我可以不究，至于你，你自己说，算不算是罪魁祸首呢？”

江堂道：“这要看你姑娘的看法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的看法？”

江堂道：“不错，在下参与了围攻令尊、令堂的直接行动，而且，也是对他们的主要人物，姑娘要找我报仇，在下觉着并无不对之处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江副教主倒是想得很开啊！”

江堂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想不开又能如何？在下总不能怕死，跪地求姑娘饶命吧！”

何玉霜神情冷厉，沉吟不语。彭长家低声说道：“姑娘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咱们应先找教主报仇。”

何玉霜心情已逐渐冷静下来，闻言缓缓说道：“彭老的意思是……”

彭长家道：“是的，先找教主，不过，姑娘应该先和副教主取得协议。”

何玉霜点点头，道：“江副教主，彭老的话，你听明白了没有？”

江堂道：“听到了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副教主准备如何？”

江堂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姑娘的意思，可是说要在下答允不管教主的事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要你一个明确的答复。”

江堂道：“天皇教一致对外，如若有人侵犯咱们教主，咱们自然不能坐视，不过，姑娘的情形特殊，你这是报私仇，而且，姑娘也是咱们自己的人，公情私谊，这件事，咱们都可以置身事外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有一件事，江副教主应该明白。”

江堂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杀了教主之后，一样会找你江副教主算帐。”

江堂道：“应该，应该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副教主如此大方，叫人有些莫测高深了。”

江堂笑一笑，道：“在下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，对令尊之死，在下心中一直有一份惶惑不安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江堂道：“因为，令尊生前，和在下很谈得来，我们是很好的朋友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很好的朋友，你会杀了他……”江堂接道：“没有法子的事，教主之命，一向森严，在下如不答允，只怕会死在教主手下了。”

何玉霜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副教主，我想求证一下你说的话，不知你肯不肯帮忙？”

江堂道：“自然可以，不过，帮人忙的事，一定要有一些条件，是吗？”

何玉霜心中一震，暗道：这人的阴险、精密，果然是无微不至，我还未提出条件，他已预留退步了。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，“我想劳动你副教主的大驾，咱们一齐去见过教主，然后，把当年杀害我父母的事，说个明白。”

江堂道：“姑娘的意思，可是要在下去和教主对质吗？”何玉霜道：“实事求是，如是想把一件事，查个明白，必需要有追查到底，水落石出的精神，才能把事情查个明白。”江堂道：“这事情有些困难，他是教主的身份，我是副教主，要我们面对面的争辩这件事，在下很难从命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不用你反抗他，我只是要找出来，什么人是杀害我父母的主凶罢了。”

江堂道：“姑娘，在下可以不管你去找教主报仇的事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决无反悔，但我没有答应同姑娘去和教主对质，这一点，希望你姑娘明白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就算教主是杀害我父母的主凶吧！但你也是重要的元凶之一。”

江堂道：“姑娘，这么一转话题，似乎先要找在下算帐了。”何玉霜道：“不幸的是，咱们先碰上了江副教主。”江堂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那也好，久闻姑娘的飞铃绝技，近日中，又有很大的进步，这茅屋小，只怕姑娘施展不开。”洪承志突然大上一步，道：“对付你，似乎还用不着何姑娘出手。”

江堂镇静的点头一笑，道：“看起来，你们是有备而来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这是龙潭虎穴，咱们如是全然无备，也不敢闯进来了。”

江堂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恕不奉告。”

望望洪承志手上的长刀，江堂缓缓说道：“有一个豪勇无比的人，闯过了本教无数杀手的拦劫，大概就是你阁下了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江副教主既然也知道了这件事情，那是最好不过，区区已见过贵教中不少的高手，但还没有见到一个武功特出的高人，今日有幸，会到副教主。”

江堂道：“听你口气，咱们是非要有一场搏杀不可了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领教副教主的高招。”

江堂道：“好！你既然看上了江某，在下只好奉陪了，不过，阁下是否会觉着这室中很狭小呢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不论在哪里，都是一样。”

江堂道：“用兵刃还是拳掌？”

洪承志一扬手中长刀，道：“在下手中有刀，阁下也亮兵刃吧！”

江堂道：“好像有十几年，我都没有用过兵刃对敌了？”

洪承志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，用不着太托大了，在下手中的长刀，已会过天皇教中不少的高手。”

江堂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知道，你的刀法很凌厉，不过，武功一道很精博，有些人成就在兵刃上，有些人成就在拳掌之上，所以，阁下不用太顾虑了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江堂道：“不和客气。”

洪承志冷哼一声，右手一挥，一道寒芒，直劈过去。

江堂身形突然一闪，灵捷无比的避开了洪承志一刀。

洪承志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好身法。”长刀回转，唰唰唰连劈三刀。

这三刀快速绝伦，幻起了一片银芒。凌厉的刀风，逼得何玉霜和白天平都退到厅中一角。

洪承志刀法展开，有如冷电飞虹，满室中尽都是森寒的刀但江堂不知施用的什么身法，竟然在那飞旋的寒芒中穿来穿去，在绕身匹练似的刀光中，安然无恙。忽然间，江堂右手一挥，当当两声金铁大震，竟把洪承志的长刀封开。

这一挡之势，力道奇猛，竟然把洪承志的长刀，硬封开去。洪承志疾退两步，收住了长刀。

江堂本有借机反击机会，但他并未反击，反而向后退了三步。

洪承志目光凝注在江堂双手之上，看他用什么东西，封开了自己的长刀。但见江堂长袖垂遮，掩去了双手。

洪承志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阁下用的什么兵刃？”

江堂淡淡一笑，答非所问地道：“后生可畏，阁下这点年纪，竟然逼的我手中兵刃亮了出来。”

洪承志心中也有了很大的警觉，暗道：“这人武功之高，乃天皇教中从未遇过的敌手。”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这副教主的身份，看来，果然是名符其实。”

江堂道：“客气，阁下有什么高见，区区洗耳恭听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咱们还没有分出胜败。”

江堂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，咱们找一个空旷的地方，决个胜负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区区正是此意。”

江堂道：“那很好，咱们到外面去吧！”当先举步向外行去。

这一次，白天平和何玉霜都未阻拦。茅舍外面是一片空旷的草地。

江堂的茅舍外面，本来有很多的从人，但此刻却只有两个站在门口。

洪承志手提长刀，选了一片平坦的草地，道：“阁下，在下很少遇到像

你这样的对手，希望咱们能放手一战。”

江堂笑一笑，道：“年轻人，这地方不是扬名立万的地方，也不是比武试招的地方，所以，阁下也用不着施展堂堂正正的打法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副教主的意思是……”

江堂道：“你有多大本领，就施展多大本领，能有多凌厉的招数，就使出多凌厉的招数，这是一个各展所能，以命相搏的地方。”

洪承志冷冷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要施展什么奇招了？”

江堂笑一笑，道：“世人大都说江某人笑里藏刀，你阁下的看法如何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天皇教中人，无法以好恶度之，阁下能再三提醒，各以所学求胜，是一个有着豪壮性格的人。”

江堂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朋友，那是仁侠英雄的行径，阁下把江某人估计的太高了。”

洪承志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是别有图谋了。”

江堂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年轻人，你自己想想吧！”身子一闪，右手疾向洪承志的头上劈去。

洪承志长刀一横，一式“分水断流”，截向江堂的右臂，一面大声喝道：“见不得光亮的三等小人，这一记暗袭，全无一点副教主的气势了。”

江堂身子一闪，突然三个倒翻，掠出去了三丈多远。有如天马行空一般，冲到了白天平的身侧，左手一探，一股力劲，疾向白天平击去。

白天平冷哼一声，身子一闪，长剑同时出鞘，点了过去。

江堂未等身子落地，忽然悬空打了一个跟斗。身子掠着彭长家身前五尺左右处飞过。

就在那身子飞掠的同时，一道白芒，闪电一般飞了出去。像是暗器，又像是一道闪电、飞虹。

人影掠出了两丈外，彭长家才大叫一声，身子向前倒下。

白天平虽然是心中早已有备，但江堂却全未表露出一丝杀机，心中的防范渐松，却不料，江堂突然会对彭长家下了毒手，而且，势道奇怪，白天平大出意外之下，救援不及。

彭长家的前胸和后背，同时涌出了鲜血，不知江堂用的什么兵刃，一下子洞穿了彭长家的身躯，伤口在心脏要害，看伤势，就算华陀再世，也无法救得活了。

这一击，表现出了江堂的阴险狡诈，也表现出了他具有的武功。因为，直到彭长家倒摔在地上，白天平等无法确知，江堂那挥手一击的白芒，究竟是什么兵刃。

白天平抱起了彭长家的身躯，失声道：“彭老，你……”

彭长家拚耗着最后一口护心元气，说道：“我不行了，江堂阴险成性，不可信任，小心他……”他伤的太重了，一句话没有说完，人已气绝而逝。

白天平长长吁一口气，放下了彭长家的尸体，道：“阁下的手段，不但

很恶毒，而且，也很卑鄙。”

江堂仍然是满脸笑容，淡淡说道：“有一句俗语，无毒不丈夫。”

何玉霜的双手已各握了一枚飞铃，冷冷接道：“江堂，那就是你的看家绝技，破云斩了。”

江堂笑一笑，道：“想不到姑娘还记得我这招不成气候的玩艺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早该提醒他们的。”江堂道：“破云斩比起姑娘的飞铃绝技，那是不堪一提……”何玉霜双手缓缓扬平，道：“你可要试试我的飞铃？”江堂突然敛起笑容，肃然而立，道：“姑娘准备和在下，在极短的时间中，一决生死了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要替父母和彭老前辈报仇。”

江堂道：“当今之世，只有区区在下和教主，知晓你父母被杀的经过，其中内情，十分复杂，如是在下死于你飞铃之下，你只好去问教主了。”

何玉霜心中一动，握在手中的飞铃，无法击出。

江堂淡然笑一笑，接道：“在下若中了姑娘的飞铃，姑娘也将同时尝试在下的双手并发的破云斩，我想，那该是一个同归于尽的局面，只好让杀害你父母的元凶，逍遥事外了。”何玉霜道：“你……”

江堂道：“我说的很真实，希望你姑娘能相信我的话。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玉霜，别造次出手，逼他拚命，那破云斩有如驭剑一般的威势，咱们得先了解一下，才能放手一拚。”江堂道：“阁下倒是明白人，破云斩，未必能对付飞铃，但飞铃也一样无法对付破云斩，区区相信，那是同归于尽的一拚。”洪承志长刀一举，道：“阁下还有未施展出来的武功？”江堂笑一笑，道：“这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咱们动手之间，阁下并未全力施展了。”江堂笑一笑，道：“阁下，咱们还未到全力拚命的时候。”洪承志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希望咱们在一场立刻的搏杀之中，你能全力施为。”

江堂哦了一声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因为，我们即将在一场搏杀中，分出胜负。”江堂似是对洪承志这番话有些畏惧，脸色一变，道：“这又何苦呢？何姑娘要替她父母报仇，心怀大恨，不计一切，有时间，不惜舍命一拚，但阁下和我江某人，似是用不着这等穷凶极恶的一战吧！”

洪承志冷冷说道：“咱们既然动上手了，就总要分个胜负出来，阁下武功高强，是我洪某人生平仅遇，如若不能全力一搏，只怕无法分出胜负了。”

江堂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看阁下的刀法很像中州大侠洪士高的刀路。”

洪承志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认识洪士高？”

江堂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他现在何处？”

江堂暗里长长吁一口气，尽量维持着神情的镇静，道：“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，那就是洪士高并没有死，还好好的活在人间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在下之意思是，你可否带我去看他？”

江堂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去看看他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是的……”

江堂接道：“你和他什么关系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源出一门。”答的很妙，轻着一鞭，不着痕迹。

江堂道：“阁下也姓洪，是吧？”

这一句话单刀直入，洪承志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江堂道：“你是不是洪士高的后人？”

洪承志暗里一叹，道：“是！”

江堂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所以，咱们这一场搏杀，应该停手了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江堂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如杀了你，你见不到亲人了，如是你杀了我，没有人带你去见他，所以，咱们这场搏杀，只好停止

洪承志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要认输吗？”

江堂道：“咱们还未分出胜负，老夫为什么要认输？”

洪承志黯然一叹，退后三步。

白天平心头震动，身子一闪，冲了出来，道：“江副教主，在下姓白，领教高招。”

江堂双目盯注白天平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你戴着人皮面具？”

白天平笑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副教主，就算在下取了面具，也没有什么可以威胁的地方。”

江堂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动手搏杀，分个生死。”

江堂道：“你有把握能胜过老夫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没有，不过在下相信至少可以打个平分秋色。”

江堂道：“老夫相信你的话，不过，有几件事，老夫不得不先说明白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江堂道：“洪士高的囚居之处，只有在下一个人知道，如是在下不幸伤于你阁下之手，只怕，天下再也无人知道这件事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天皇教主呢？”

江堂道：“他自然知道，不过，你就算用尽天下酷刑，他也不会说出洪士高的下落。”

白天平暗暗叹一口气，道：“这人的狡诈、恶毒，果然厉害，很小的一件事，但却叫人生出了很多顾虑。”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就这一件事？”

江堂道：“还有何姑娘的事，如是江某人不肯和她在教主面前证实很多事，别说教主的花言巧语，可以骗过你们，认为他不是凶手，而且，可以动以养育之情，要你们自行火并。”

白天平心中最害怕的，就是这件事，果然被对方用上了。长长吁一口气，

道：“阁下的言语之中，真是极尽威胁之能事，但不知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？”

江堂笑道：“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咱们双方合作了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合作？合作对付哪一个？”

江堂道：“如若咱们合作了，对付什么人不言而喻，似乎用不着说出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合作的重要条件，是先要见到洪士高，再要你到教主面前证明了这件事。”

江堂道：“阁下不觉着这条件太过苛刻一些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阁下有什么公平办法呢？”一面拖延时间，一面暗暗忖思，希望能想出江堂一番说词是真、是假，破绽何在。目睹了江堂的真实武功之后，白天平已感觉到，留下此人，天皇教随时可以死灰复燃……

只听江堂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在下的意思是，如若是我和教主对质，对诸位并不太好。”

白天平还未想到如何处置江堂的办法，随口接了一句，道：“两位对质，对我们会有什么不好呢？”

江堂道：“老实说，在下如若真和教主对质，只怕诸位也很难分辨出真假来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看来，江副教主，对咱们估算的很低了！”

江堂道：“阁下不相信江某人的话吗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完全不相信。”

江堂道：“可惜，这件事，无法试过。”

白天平暗道：任你老奸巨猾，只要你敢和教主对质，我不信我们会听不出一点头目。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如是阁下愿意和贵教主对质，咱们是乐意一试。”

江堂笑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如若坚持，何姑娘和洪世兄又不肯同意在下的意见，在下倒愿一试，不过嘛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江堂道：“有个条件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我们为求真象大白，只要不是太苛刻的条件，咱们都可能接受。”

江堂道：“天皇教主如若不讲理，下令属下出手杀在下以灭口，那将如何是好呢？”

白天平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，以阁下这身成就，自保是绰有余裕了。”

江堂笑道：“无论如何，在下总是副教主的身份，无法和教主动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阁下的意思呢？”

江堂道：“如若阁下能保证在下的安全，江某倒愿和教主对质一番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这个，在下只怕……”

何玉霜接口道：“只要你答应和教主对质，我可以答应你的安全……”

白天平低声接道：“玉霜，你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我要求证一下父母的真正死因，需要查明内情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玉霜，这件事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你不用想说服我，事情已经到了此等境界，如若无法查明我父母的死亡内情，我是死不瞑目，你不用多管我了。”

白天平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这老狐狸当真是一计连着一计，几句话就把局势改变了，大家都看着他杀死了彭长家，但他提出一个洪士高，就使整个局势完全改观了……

洪承志似乎是已经忘去了替彭长家报仇的事。

何玉霜也被江堂一句话改变了仇恨的观念。

白天平有着一种孤掌难鸣的感觉，一时间呆在那里，想不出适当的措词。

江堂目光转注到洪承志的身上，道：“洪世兄，看来，只有先委屈你一下了，先和教主对过质后，再带你去看洪大侠了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那也只有如此了。”

白天平只听得暗暗心焦，忖道：先去和天皇教主对质，如若引起了什么冲突，洪承志自然会全力维护这江堂的安全了。

四个人，一个人死在江堂的手下，另外两个人，被人家三言两语就拉了过去。

白天平虽然瞧出了这是个有计划的安排，但白天平却又无法劝说。因为，两人的题目都很大，都是为了长辈，忍一忍，咽下了口中的话。

只听江堂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何姑娘，洪世兄，你们三位一起来，两位虽然和老朽有约定，但在下感觉中，总是不够完整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还有什么条件？”

江堂道：“最好，让这位朋友，也答允在下，和两位一体行动。”

何玉霜回顾了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你愿不愿意同去？”

白天平明知故问地道：“到哪里去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和江副教主同去见过教主，求证我父母被害的经过。”

白天平暗暗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看来，在下只有同往一行了。”

